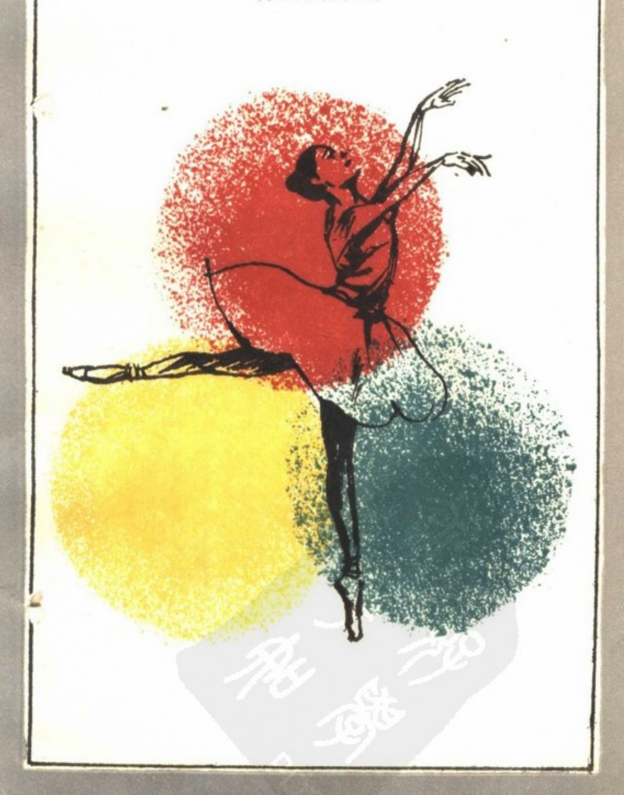
好伙伴

下册

普里斯特利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英〕普里斯特利著

好伙伴

郑大民 译

下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

J. B. Priestley

THE GOOD COMPANIONS

本书根据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1983年版译出

好 伙 伴

〔英〕普里斯特利 著

郑 大 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杨行中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6 插页 [illegible] 字数 592,000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300册

ISBN7-5327-0739-3/I·373

（上下册）定价：13.25元

第四章　奥克劳依特先生在一个短时期里充当了逃亡者的角色

1

在桑迪贝的那个星期的头两天奥克劳依特先生好不快活！以前他曾多少次梦想自己成了一位独立自主的手艺人，然而在任何一次美梦之中都没有像现在这样独立自主，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真正成了一位手艺人。如同在希格顿工厂里一样，他每天工作许多个小时，有的时候他的工作时间要比在那里长得多，一天的工作量会让那儿的任何一位工会书记大惊失色。不过，他的活动很难称之为工作；它们好比是一种癖好，一种愉快的工作之梦，如此而已；这些活动使得萨姆·奥格尔索普那老家伙、他那“专营细木工，交货迅速”的招牌以及他的养鸡场和小屋都变成像“两便士的铜板”一样微不足道。奥克劳依特先生记得，一两个星期之前他还十分羡慕老萨姆；想到这里，他很惊异自己竟如此幸运，虽然这好运气还没有完全变为现实。的确，关于演戏这个行当，他有许多事情要学；摆弄帷幕和一块块布景，以及照明设备——所有这些对于他都很陌生；可是眼下他正学得很快，并且对它们产生了兴趣。只要他们允许他不上舞台（这是他划下的一条界线），其它任何事情，哪怕是为米切姆先生从一副纸牌中挑选一张这样的小事，他都随时准备着按他们的吩咐去办。每次他

为这些人做了一点事情，他们就会唠叨个没完，说是多么高兴、多么感激，等等等等，弄得他简直不知眼睛朝哪儿瞧才好。人们对于他所干的活儿采取这样一种态度，是他以前从来没有遇见过的；奥克劳依特先生感到十分惊讶。在希格顿工厂里，假如你不埋头苦干，他们就会问，你到厂里来是干什么的；可是，倘若你果真埋头苦干，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他们也只是说那么一句"嗯，可以"。奥克劳依特先生确实觉得这些奇怪的从事唱歌跳舞的人——说实话，包括他目前遇见的所有这些南方人——过分地喜欢在你为他们做了一点事情的时候大惊小怪地在你背上拍打几下；他们这种做法使你觉得自己仿佛是个吃不起苦的人。不过他也不能不承认，这种做法的确使各项事情进展相当顺利，而且使你在面临一项新的工作时，心里十分踏实。啊，这个活儿真是上帝的恩赐。

除开这一点，还有那周游各地；将来可以向别人夸耀旅途中和在南方的各种见闻。要知道，按照目前的速度，六个月之后歌舞班几乎就要跑遍整个英格兰。这些唱歌跳舞的人到过的地方可真不少！秀茜还只是个小姑娘，却也能像乔贝·杰克逊那样，谈起她所去过的几十个城镇，可以连续地讲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至于米切姆先生，即使把他的话打个对折来听，他也一定到过地球上很多地方拨弄他的班卓琴并且变戏法，包括你觉得人们不大可能想听班卓琴或者看变戏法的那些地方。以上这些人有资格挑剔和苛求，他们或许觉得罗斯累和多特渥斯不怎么样，但是奥克劳依特先生在这两个小镇得到了很大的快乐。它们的异国风味使他感到愉快。在罗斯累，他的房东太太有一天晚上给他几个干的内有少许羊肉馅的小团子当晚餐，这东西是他在布拉德斯福特从来没有见过的；在那儿的一个酒店里，他还遇见一个人把布拉德斯福特联合足球队误认为是橄榄球队。多特渥斯

在这方面一点儿不亚于罗斯累。那里的人们在喝茶时不放别的，却放入瑞士牛奶；把小圆面包称为“饼”；不懂得羊毛必须经过洗涤和精梳之后才可以纺成线；他们还老是把约克郡和兰开夏混为一谈。在多特渥斯的一个酒店里，奥克劳依特先生有机会十分文雅地纠正了一个小伙子的错误。他以前常常自得其乐地陶醉于其中的，正是这么一个场面。他常常幻想自己周游世界之后回到布拉德斯福特，有一回从嘴上取下烟斗平静地说，“等一等，伙计，不是那样的，你弄错了。我去过那儿，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这一次的情景恰恰如此。这小伙子是赶大车的，看上去十分自负地在那儿说东道西，接着他谈论起北大道来。他说北大道经过林肯和约克，酒店里那些天真的多特渥斯钝汉们都从酒杯上抬起头来张大嘴巴望着他，说他讲得很对。这时候奥克劳依特先生说话了，他从嘴上取下烟斗平静地说，“等一等，伙计，不是那样的，你弄错了。”哦？他弄错了，是这样吗？是的，他错了，他是否曾经去过北大道？不，他没有去过，但是他有几个朋友去过，他们很熟悉北大道。“嘿，你的朋友也弄错了，伙计，”奥克劳依特先生告诉他和酒吧里其余的人。“北大道根本不经过林肯和约克。我去过，怎么会不知道。只不过是几天前的一个夜晚我搭乘一辆卡车沿着那条道南下的。”接着，他花去十五分钟的时间告诉他们一两件新鲜事情，连酒店老板也被吸引到酒吧间里听得津津有味。

然而，这两个小镇没有一个比得上桑迪贝。倘若按照喜爱的程度排列一个顺序，奥克劳依特先生会把桑迪贝放在他所游览过的其它一些滨海小镇之前，如莫尔卡姆、布莱克普尔、斯卡巴勒。这并非因为桑迪贝比较“冷闹”（大多数人都说“热闹”，但是布拉德斯福特人说“冷闹”，这个微妙的差别颇有意思），在这一方面它不如那三个小镇，尤其比不上布莱克普尔；在那儿，五花八门的娱乐活动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城镇都要多一些。不，奥克劳

依特先生偏爱桑迪贝是因为它那比较浓厚的海边风光：海滩上的小船、渔网及其它捕鱼器具、救生船，还有捕鱼人本身——蓝色的紧身上衣、黝黑的脸膛、白色的胡须，跟图画上所见到的一模一样。他们之中有个老头活像他最喜欢的"老水手"牌烟丝的包装盒子和广告画上画着的老渔夫；那幅画像他见过的次数太多了。奥克劳依特先生甚至同那老头有过交谈。他和这些渔夫中的许多人讲过话，或者是在海边，或者是在这港口附近的某个有趣的小酒店里喝酒的时候。他觉得很难听懂他们在说些什么，而他们好像也感到难以听懂他的话，不过这种情况反而增添了乐趣，犹如置身于外国人中间；唯一的区别是，这些捕鱼人喜欢喝啤酒，喜欢抽烟斗，有时候还互相乞讨。乔也喜欢和这些人交谈，有时还同他们一起四处转悠。歌舞班所有的人都十分友好——"跟他们相处得非常愉快，"奥克劳依特先生承认——但是可以在一起散散步聊聊天的却只有乔一个人。乔可以算是个歌唱演员（当然他那条嗓子要是吵起来也特别厉害），同时也是个踏踏实实的有头脑的人，还颇有办事能力。他喜欢抽烟，喜欢喝苦啤酒，而且一旦打开话匣子还相当健谈。到了他们抵达桑迪贝的时候，这两位已经成了知心朋友。乔把他的儿子乔治的情况介绍给奥克劳依特先生，奥克劳依特先生则向乔谈论他的女儿莉莉。

奥克劳依特先生之所以觉得快乐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到目前为止他喜欢寄宿于租借的房屋。关于这个问题，他和布伦迪特先生两人在突堤亭内一起制作那个小布景的时候曾经有过一番讨论。乔抱怨说，租借的房屋他已经住腻了，他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

"是啊，我理解你的心情，乔，"奥克劳依特先生回答，"因为你已经寄宿了很长时间。然而，对于我来说，寄宿于租借的房屋

是生活中发生的一点儿变化，我并不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也不想回到现在的那个家里去。我觉得当房客是一种享受，乔。”

“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的?”乔问道。“租来的房屋不是你自己的地方，在那儿你不能随心所欲，必须接受他们给你安排的一切。”

“不，我倒是觉得住在宿舍里情况要好得多。在家里的时候，那个天地并不属于我，而是属于我老婆。她可以为所欲为，我却不行，这一点我很清楚。假如你不服从她给你安排的某件事情，那么她就会一连几天跟你闹个没完。可是，假如你对房东太太说，你不想整整一个星期老是吃布丁，那么她在离开房间的时候或许会把房门关得响一点儿，但是却不会站在那儿使用凡是她所能想得出来的话来咒骂你；到了第二天早上，她又会变得态度和蔼，那眼神也大不一样，仿佛你在动脑筋要放一把火烧掉她的屋子。”

“嘿，奥克劳依特，”乔无法接受他的观点，“你这不是在对我说你怕老婆怕到这个地步了吧?”

“我跟别人一样，不怕老婆，”奥克劳依特先生一本正经地说。“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房客害怕房东太太。”

“那有可能。但是你一定听说过许多房客被人诈骗，钱财被盗。倘若你连这些都没听说过，那么，有这么一位房客此时正和你讲话呢。一些房东会克扣应该放入你茶杯里的牛奶，还会偷去你靴子上的鞋带，甚至为了去卧室的楼梯也要向你收费，只要他们办得到。有关这方面的事情，我可以讲几个故事给你听听。”

“毫无疑问你可以讲故事，乔，”奥克劳依特先生认真地说，“我也不否认我在多特渥斯的那位好心的大块头房东太太在膳食供应方面的确有几分吝啬。然而尽管如此，我眼下的情况仍然比前一阵子好。喏，你一定明白，一星期三镑这工资不算大，以前

我的工资大于这个数目，却还迫不及待地要离家出走。然而，当只须照顾自己一个人的开销，并且过着寄宿生活的时候，我觉得似乎这几个钱比在家里的时候更有用处了。你付两英镑什么的给房东太太，她便认为你是一位好房客，热情地照顾你，仿佛你是个不寻常的人物。可是在家里，即使把全部工资都付了出去，你仍然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哦，是你吗？’他们在你回到家里时这样说道。‘得等一会儿才能给你沏茶，我手头的事情还没完呢。跟你讲过多少回了，进屋之前先把那大靴子脱掉！看你把地板上弄得这么一塌糊涂！’在家里你就受到如此待遇，乔。可是当我跨进宿舍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您来得正是时候，奥克劳依特先生，’房东太太说。‘您的茶马上就到，不会让您久等的。今天下午天气真好，奥克劳依特先生。’你看出这区别了吗，乔？”

不错，乔看出了这里面的区别，但是并没有被说服。“等你在宿舍里住上一两年，尽尝房东太太的伙食，老朋友，”他说，“你就会改变看法了。吉米·纳恩老是在那儿抱怨，因为他什么都不能吃，不过有时候我倒认为他很幸运。他知道自己不能吃东西，而我呢，觉得自己将要有什么东西吃了，但是却不想吃。”

“把那些一英寸长的钉子递给我，乔，”奥克劳依特先生说。随后他思考了一两分钟。“我说，这许多年来我所品尝过的膳食一定胜过你在这附近一些地区所能尝到的，因为你没有去过约克郡。在南方这一带，妇女们从不烘面包和饼，你也就不能尝到葡萄干饼、薄饼、油脂饼这一类点心。呃，昨天我遇上一件滑稽事情。我的房东太太姓卡林，是个寡妇，丈夫原先在这儿的煤气厂干活，她告诉我，工种也不错。她身材小巧，打扮得体面、整洁，态度和蔼——她告诉我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这位卡林太太，昨天她对我说，‘喂，奥克劳依特先生，今天我请你吃好东西，’她说。‘晚餐我替你准备了大片牛肉，又因为你是约克郡人，所以我

还要请你吃约克郡布丁,'她说。晚餐送来了,一块牛肉、一些卷心菜,还有土豆。我瞧着说,'嗳,卡林太太,你说的约克郡布丁呢?''在这儿呢,我们先尝尝吧,'她手指菜盘瞪大着眼睛说。'什么!'我叫道。'你不会说卷心菜下面的这块糊状物,这块软绵绵黏糊糊的东西就是约克郡布丁吧?''是啊,我指的就是它,'卡林太太说。'如果这不是约克郡布丁,那么是什么呢?''嗨,'我说,'这是什么你不该问我,太太。我只知道它根本不是约克郡布丁,就像我这个人不是布丁一样。这是蛋糊,或者是薄煎饼,不会是别的东西。'随后我详细地把约克郡布丁向她作了解释。你听仔细了,乔,因为将来什么时候或许对你有用。"说到这儿奥克劳依特先生暂时停住,重新点燃装满"老水手"的烟斗,吐出一两口烟雾之后接着往下说。

"'首先,'我说,'约克郡布丁是单独吃的,不可以同土豆和肉放在一起,搞成那么软糊糊的一团。它从烘箱里出来之后,应该直接放到盘子里。不能耽搁,'我说,'否则就被弄坏了。要是你不把它直接放到盘子里,那么还不如用它来给你的靴子换一个底。另外,你必须保持烘箱内一定的温度,这一点我知道也很重要。这样,假如你配料正确,烘箱又是热的,那么,做出的布丁就轻如鸿毛,呈褐色,十分松脆,只有上下两层,你会觉得,当中根本就没有这黏糊糊的一层。现在你懂了吗,太太?'我说。'不,'她说,'我这辈子再也学不会那一些了。你在这儿唠叨热的烘箱,可是你的晚餐却成了冷的,'她说。于是我们两人开怀大笑。我还听见她昨天夜里把这件事情一五一十统统告诉她在一家布店工作的女儿。她有这一个女儿和一个男孩在家里,另一个儿子在海军服役;他们都很热心——甚至那水兵的年轻妻子也经常到这儿来——我们相处得很不错。星期六晚上他们将一起来看我们演出。"

"你这办法不错，"乔赞扬说。"你是在这镇上扩大歌舞班的影响。我也是这么做的。一些小伙子和姑娘们笑话我，可是我觉得这样做很有帮助。"

"当然有帮助，"奥克劳依特先生大声说。"卡林太太家里人对歌舞演员们很感兴趣。'这个歌舞班好不好？'他们问我。'好！'我说。'这是你们在桑迪贝所遇见的最好的歌舞班，'我说。'我们在这儿只待一个星期，以后就要去大剧院——去发彩啰，'我说。'发什么？'他们问。'发彩，'我说，'这是我们约克郡的说法，就是发财。你们来看"好伙伴"的演出呀，错过这次机会就再也看不见了。那样，当你们在报纸上读到关于这歌舞班的报导时——这个时刻很快就会来到——你们将懊恼得发疯。这是最出色的流动剧团，'我说。"

的的确确，奥克劳依特先生真是这样认为。他坚信，现有的歌舞班子没有任何一个能比得上"好伙伴"。不错，他对别的歌舞班了解不多，甚至连见也没见过，但是，他无法想象它们当中会有哪一个比"好伙伴"更加出色，无法想象有哪一个能与"好伙伴"不相上下，所以，他的看法十分真切。他的热情也不仅仅反映了他忠诚于他的新朋友和他的雇主特兰忒小姐。奥克劳依特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经常看戏或者听音乐的人（尽管他保留着一种爱好，那就是买一张七便士的正厅后座票到布拉德斯福特"帝国"戏院看第二场演出），然而他却认为自己对于优秀演员独具慧眼。我们这位布拉德斯福特居民遇上任何需要花钱的事必然作出致命的鉴定。在他几乎已经从每一个可能的角度了解了"好伙伴"剧团之后，便确信它的成员都是优秀演员。奥克劳依特先生最不以为然的是埃尔茜的表演，认为她那些死板而轻佻的小动作"可有可无"。然而，对于杰里·杰宁汉先生的舞蹈，奥克劳依特先生则是这个岛国最坚决的支持者；他毫不犹豫地声称自

已算得上是个权威，决非普通观众，因为年轻时他曾经是布拉德斯福特伍尔格特区和莱恩区最好的木鞋舞演员之一，并且在匹特公园联欢会上得过一次三等奖。但是他瞧不起杰宁汉先生的模样。“那个家伙，”他常说，“比大姑娘更糟糕，我敢说，死要打扮，甚至于情愿饿肚子”；接着他使用别人愈加无法听懂的约克郡西区方言来辱骂杰宁汉先生，结束时低声咕哝，说杰宁汉先生“比最最愚蠢的大傻瓜还要糟糕”；末了这一句分量很重的断语并不因为没人理解而削弱它的摧毁性作用。但是，奥克劳依特先生在作为普通人的杰宁汉与作为舞蹈演员的杰宁汉之间划有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对于后者他打心眼里佩服。奥克劳依特先生最欣赏的是秀茜，无论在台上还是在台下。秀茜显然是个优秀演员，虽然他有时候看不懂她的表演是什么意思；这位活泼、美丽、待人和蔼的姑娘跟他的女儿莉莉太像了，奥克劳依特先生觉得跟她在一起是那么快活，同时又那么心神不定，简直就跟英尼戈的感觉一样了。英尼戈也是奥克劳依特先生所欣赏的；他钦佩乔利芬特钢琴弹得好，喜欢这年轻人的态度和蔼以及好强自信。在布拉德斯福特，人们对于自负者总是比较注意的；在那儿，如果一个人做了什么不平常的事情，别人立刻就会注意他是否自负。在英尼戈和他两个人之间有一种特别的默契，因为，正如他向布伦迪特先生解释的：“我们面临着相同的危险，就像你说的，都是业余爱好者，同时来到这里，眼下正努力向人们显示我们的能力。”根据奥克劳依特先生说这些话的语调，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他认为英尼戈·乔利芬特和他两个人目前不但正在努力，而且正在取得成功。

对于特兰忒小姐，奥克劳依特先生怀着深深的敬意，虽然他煞费苦心地不让这种感情流露出来。特兰忒小姐身上存在着某种品质——他知道这东西确实存在，但是没有费心去探索它究

竟是什么——使人不能不敬重她；这种品质是奥克劳依特先生在约瑟夫·希格顿准男爵身上从未发现过的；还有布拉德斯福特那些地位显赫的阔佬，他为他们干活，却也从来没有在他们身上发现过这种品质。好伙伴们（他们不止一次地议论过）谁也不知道特兰忒小姐究竟有多少钱，不知道她的确很富裕还是只不过有几百镑可观的收入能供她现在心血来潮的时候尽情开销。不过，奥克劳依特先生认为她有大量的钱，而且很早就已经有了，因此压根儿不再把它放在心上。"在她看来，树上也会长钱，"他谈到特兰忒小姐的时候这么说。若是在上一代人中间，奥克劳依特先生的这种看法会激怒一个民主主义者，而在这个年头，它就只会使他本人更加钦佩特兰忒小姐，尽管他对自己这种感情讲不出个所以然。布拉德斯福特有富人也有穷人，可是奥克劳依特先生从来不记得曾经在那儿遇见过一个像特兰忒小姐这样的人。小姐和他仿佛是来自两个不同星球的生物，现在刚刚才发现互相接触和同情的交点。假如特兰忒小姐是个男人，奥克劳依特先生的态度或许会有所不同，但她是个女的，而且在他看来还是个相当漂亮的年轻女子。有一天下午，在与秀茜两人沿着长长的突堤散步的时候，奥克劳依特先生曾经同她议论过特兰忒小姐。秀茜对特兰忒小姐颇有好感，认为她——用秀茜的原话来说——"的确很漂亮，和蔼可亲"；不过当然啰，已是人到中年，并且根据目前情形，一旦离开了"好伙伴"，将不得不接受一种死气沉沉的老姑娘生活。奥克劳依特先生听见秀茜这样评论自己的雇主，立刻表示强烈的反对。

"不，苏斯，"他说，"你这是信口开河了，姑娘。要是特兰忒小姐马上结婚我也不会感到十分意外。也许此刻就有那么一位小伙子正等着她给一句话呢。对于任何年轻人来说她都不嫌老；你只要瞧上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她是一位有身份的小姐，却又精

明能干，有进取精神，而且又那么秀气。假如我是个到此地来找对象的年轻小伙子，那我就第一个向特兰忒小姐求爱，你要知道。"

"哦，是这样吗？"秀茜装出十分厌恶的神情。"哼，你真是个骗子，奥克劳依特先生。我待你这么好，你就一点儿不想到我吗？你把我搁哪儿去了？"

"给我多少钱我也不愿娶你，苏斯，"奥克劳依特先生快活地宣称。"一个小伙子要是跟你共同生活他就不会有五分钟安宁，因为，你这一分钟吻他，下一分钟就会折磨他，再下一分钟就会把杯盘朝他扔去；你要么规定他离开半个小时也不行，要么就会告诉他你将永远离开他；你准会把这可怜的小伙子弄得昏头昏脑。"

"这样对他才好呢，"秀茜答道。"他会喜欢的。不过，当然啰，你现在讲的全是胡说八道。其实你一点儿都不了解我，根本不了解，刚才把我说成那个样子实在是亏你想得出来。你当真认为以后我会那样吗？"

"刚才说的都是空话，"奥克劳依特先生开始认真起来。

"而且说得正是时候！"

"不过我确实了解这么一个情况：在这个歌舞班里我注意到有一位年轻人，而且已经开始为他感到惋惜。"

"什么？你把话讲清楚了，刚才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奥克劳依特先生？"

"这年轻人算得上是个很好的钢琴演奏者；这一点我不否认。人们告诉我，凭他所作的一些曲子，他很容易赚大钱。对此我毫不怀疑。不过我观察了他的行动，刚才说了，我为他感到惋惜。如果按照目前的情形继续发展，你等着瞧吧，他会陷入困境。现在他迷上了一位姑娘，要是这姑娘不接受他，他将永远得不到

安宁，可是这姑娘假如接受了他，也同样会使他永远不得安宁。”

“我长到这么大还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情，”秀茜大声说。“好像我——他——不管是谁——哦，尽说傻话！如果他搞成那个样子——当然现在还没有；他认识我还不到五分钟，并不是说那样就有多大区别，我承认——唉，那不是我的过错，对不对？”

“与其说是你的过错还不如说是他运气不好，”奥克劳依特先生答道，同时露齿而笑。

“嘿，你这位先生！”秀茜冲他打了个响指。“要是在从前，有谁告诉我说，一位来自沙德士福特① 的木匠会像个老太婆似地令人厌恶，专门喜欢打听别人的私事，我不会相信。可是现在嘛，你离开这里去干点儿活吧，别在这儿唠叨你自己胡编乱造的小道消息了，而且”——说到这里，她的嗓音变轻了，还带上颤声，让人听了浑身冰凉——“把一个还是小孩、又是个孤儿的年轻姑娘的脑袋瓜子也毒害了，把她的心事也都抖搂出来。走吧，杰斯爵士②。”

这位坏良心的从男爵把他那顶咖啡色的小帽子拉得更低一些顺从地离去，临走时还对秀茜眨眨眼睛。他经由后台入口进入突堤亭。两个星期之前，他是无论如何不能想象自己会大模大样地从后台入口走进一个戏院的。那儿有一件小小的活儿等待着他。开开心心地干完那件活儿，跟布伦迪特先生聊一会儿天，或许还有别的一两位伙伴，抽上一两斗“老水手”，然后优哉游哉地散步回宿舍，最后还有茶点。“下午好，奥克劳依特先生，您来得正是时候，茶点准备好了，还有一条您非常爱吃的鲑鱼，我拣了一条特别肥的。”“哦，这样很不错，卡林太太，”他将这么回答。接

① 秀茜故意把“布拉德斯福特”错念成“沙德士福特”；“沙德”原文shudder，意为“战栗”、“发抖”。

② 这里秀茜戏谑地按称呼从男爵的方式称呼奥克劳依特先生。

着他吃茶点，看看报，到附近某个地方逛一圈，或许喝上一品脱，然后悠闲自在地返回突堤。这是独立自主、轻闲漫游的奥克劳依特，是“好伙伴”之一。啊，多么舒心的日子！

“不对呀，伙计，”他对自己发出警告，“慢着，慢着。那是在睡大觉做好梦吧，后边可有点儿不对劲呢。”

在桑迪贝的后半个星期，不对劲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2

打破奥克劳依特先生宁静心绪的是他收到的一封来信。他很快便明白过来，要想完全切断同家里人的联系是不可能的。他们必须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因为，尽管他们可能觉得没有奥克劳依特生活更惬意，尽管他们很高兴从此以后不再看见他这个人，但他们仍然住在布拉德斯福特，仍然是奥克劳依特先生的妻子和儿子；如果遇上了什么事情，他们就会想要让他知道，而他也会希望知道。此外，莉莉的信也是个问题。一封信寄到加拿大需要两个多星期的时间，得到她的回信又需要两个多星期；真正计算一下，即使莉莉接到信之后立刻就回信，这么一个来回也要六个星期。他已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刚加入歌舞班的时候就“仔细考虑过这一点”。他可以像往常一样给莉莉去信；实际上，现在他有这么许多事情要告诉她，所以想写得更勤一些。但是，莉莉怎么回信呢？他无法在六个、七个或者八个星期之前就把地址告诉莉莉，因为他不可能每趟都预先知道到时候自己在什么地方。他得出结论，莉莉只能跟从前一样把信寄到布拉德斯福特奥格登街五十一号，然后由奥克劳依特太太或者伦纳德（后者的可能性很大）转寄过来。这样，他只须告诉布拉德斯福特家里人自己下个星期将在哪里，而这一点他是可以保证做

得到的。他曾经同乔谈起过这件事情，乔告诉他只要让他们知道在哪个城镇，演出场所和歌舞班的名称是什么就可以了：桑迪贝，突堤亭，"好伙伴歌舞班"奥克劳依特先生。上个星期在多特渥斯他正是这么做的；当时他写了一封短信给家里，告诉他们说在一个歌舞剧团找到了一份工作，要他们按地址把莉莉的信转寄过来。回信尚未收到，他又去了一封，把温斯特德的地址告诉了他们。

星期四下午奥克劳依特先生在突堤亭看见有自己的一封信。他取了信，赶紧到一个僻静的角落，打开之后高兴地发现里面是莉莉的一封来信。但是她写得不多。在加拿大天气仍然很热；她一切都好，只是有点儿懒散，因为不久便要生产了，她相信一定会生个儿子；她的丈夫杰克·克拉夫工作非常努力，可望很快得到擢升；他们向全家人问好。奥克劳依特先生读完第二遍，心中开始感到悲哀。这封信使他如此强烈地忆起他的莉莉，尽管无法清楚地看见她的容貌，也不能清晰地听见她的声音，但脑海中却有着她最为生动而感人的形象。这是莉莉的信所产生的效果之一；与此同时，这封短信也使奥克劳依特先生痛苦地、明白无误地感觉到他们父女两人之间相距多远啊。莉莉在那儿，但是她所能写的只有这么一些。明天，他自己将坐在桌旁，捻着胡子，使劲按捺自来水笔弄得大滴墨水溅到信纸上，绞尽脑汁地要想把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告诉莉莉，可是他也写不出更多的话。要是莉莉能在这儿听着自己讲话该有多好啊！或者，他奥克劳依特能到加拿大去，面对面地瞅着女儿！直到今天莉莉的来信中没有一个字提及请他去加拿大的事。奥克劳依特先生垂头丧气地小心地把信折叠起来放入内衣口袋。

随莉莉的信一道寄来的还有一张纸片，上面潦潦草草地写着一些字。他瞥了一眼末尾的署名，原来是伦纳德写来的，字数

不多。奥克劳依特先生漫不经心地扫视一遍；他对于伦纳德想说什么没有多大兴趣。可是一遍看完了，他倒抽一口冷气，把帽子推到后脑勺上，集中注意力一个字一个字地从头再看。伦纳德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爸爸：

来信收悉。我现在把我们的莉莉的一封信转寄给你。我不得不写这些字给你，因为妈妈说她不愿意写，她认为你太可耻了，她再也不想和你说话，她说。你干了什么？你一定干了某些事情，因为你离家出走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一名警察来调查你的情况，还询问你在哪里。我们回答说不知道。这还不算，萨格登太太告诉妈妈说警察已经把我们的屋子监视起来了；乔·弗拉瑟告诉我他们还到希格顿工厂去过，在俱乐部里向人打听你的下落。所以你最好离开这儿，走得远远的，或者伪装起来，否则会被他们抓住的。艾伯特·塔格里奇说，写信太冒险了，他们会把所有的信都拆开，根据线索来追踪你。我现在正是冒着风险给你写信，虽然我们没有把你的行踪告诉任何人。妈妈对这件事十分反感，可是我得说，它有那么点儿令人不安。我同意艾伯特的看法：如果你干了什么事情，你一定是被人利用了，上了一帮骗子的当。我们很惊讶你居然在一个歌舞剧团找了一份工作，跟那些唱歌跳舞的混在一起，我觉得你该留点儿神。“联合”队又输了，这个球队真不像话。在葛雷格森我已经上升到第四把交椅的地位了。

你亲爱的儿子

伦纳德

看完第三遍之后奥克劳依特先生把这封信撕掉，手里捏紧碎片，悄悄地从僻静角落里出来——此刻他已沦落为逃亡者了。

在这之后，整整一天他都无法把这封信从头脑中驱逐出去——警察造访奥格登街五十一号；警察把那幢房子监视起来；警察到希格顿工厂调查；警察在俱乐部里向人打听——他越想越心虚。"不，我没干什么，"奥克劳依特先生不停地这样安慰自己，但是无济于事。自从有了新的工作以来，他一直十分忙碌、十分快活，几乎已经把将他引到罗斯累的那一系列惊人的事件统统忘记了，或者，至少可以说，只是把它们作为一个故事的几个片断而留在记忆里边，准备在将来向人叙述。可是现在它们一齐回来了，依着顺序排列成可恶的一队。首先是那笔钱，那个喝得烂醉的运动员乔治·乔布莱胡说是他奥克劳依特偷走的；然后是警方宣称掌握了一条线索，一条有价值的线索；也正是在那一天，他同希格顿公司闹翻了，同自己所属的工会也吵了一架，后来就撕碎健康保险卡（这是一种绝望的举动）离家出走。事情没有到此结束。接着他遇上了那辆装载着偷来货物的卡车，搭乘它一直南下，警察在后面追赶；开车的那两个家伙，诺比和弗雷德，还有那可怕的胖女人大个子安妮，三个人毫无疑问是蓄谋使他陷于绝境。事情到这一步还没有结束。在里布斯登集市那一次争吵中，警察要检查他的营业执照，后来发生一场斗殴……他被卷入其中，警察审视了他好一阵子。不知怎么搞的，无论到什么地方，每走一步他都被卷入某个触犯法律的事件里边。还有，在那个酒家他不得不把一柄凿子留下做抵押，酒家老板叫波普比，那家伙记得他奥克劳依特，一定会及时提供情报的——像平常一样"宽宏大量"，这苍白面孔的大块头傻瓜！回顾自己一路上的经历，奥克劳依特先生看见这些抱敌视态度的证人一个个跳了出来。"我什么也没干，"他最后悲哀地得出结论，"可是却没有安身立

足之地。"

奥克劳依特先生是个正正派派的工人，与那些图谋不轨作奸犯科的痞子无赖互不相关，因此他并不把警察视为自己当然的敌人。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的社会地位又不同于那些衣冠楚楚、养尊处优的人；那些人只是纯粹把警察看作自己的保护者，觉得警察都是些魁梧、和蔼、幽默、尽心尽职的人，在他们的蓝色紧身上衣里面都有一颗高尚的心。奥克劳依特先生和他在布拉德斯福特的朋友们跟警察没有什么纠纷，但是对警察也没有什么好感；他们采取的是一种带有戒心的中间态度。一名警察总归可以搞些鬼门道胡作非为，如能安分守己那就很不错了。奥克劳依特先生这些年来结识过几个警察，同他们一起喝过啤酒，还谈论足球比赛，觉得他们与其他人一样，有的好一些，有的坏一些，有的不爱多管闲事。对于警察们的上司——那些警佐啊，探长啦——奥克劳依特先生很不信任，总觉得他们太喜欢形形色色的"案件"，因此为人不会十分正派，也就不可能成为自己理想的伙伴。对于法律，对于法律那带有神秘色彩的例行手续，以及狡猾精明的各种伎俩，他怀有真正的恐惧。"避开着点儿，伙计，"他多次听人这样告诫他，也不止一次这样叮嘱自己。无论是他，还是他的任何一位朋友，都不在读者们所熟悉的天才律师之列；那些天才律师是每一艘军舰上的水兵、每一个军团里的战士，以及每一家工厂里的工人都知道的，却并不受人欢迎；这一类人总是随时随地熟记着他们的"权利"，非常确切地知道什么事情是你无论如何不能去做的；他们喜爱每一个到法庭上去抛头露面的机会。奥克劳依特先生心里有底，自己是清白的，只是撕碎健康保险卡那件事情做得不大妥当，不过他准备作出巨大的努力不让别人来迫使他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压根儿没有想到过要洗刷自己，没有想过要向当局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如果警察正在寻找

他，那么他所要做的就是避开他们；如果有什么人觉得他的这种态度不可理解，那只能说明这些人不了解他奥克劳依特先生，不了解住在布拉德斯福特镇奥格登街上的任何一个人。

只有一点奥克劳依特先生得到了满足，而这一点也是令人沮丧的，那就是他现在确切地知道了什么地方不对劲。第二天，他苦恼地、反反复复地想了许多，觉得自己成了逃亡者，怎么也无法安心。先前在桑迪贝他从未注意过任何一个警察，可是现在警察仿佛从每一个角落里跳了出来。每次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便心跳加剧；他们猜疑的目光似乎紧紧地盯着他的后背。就这样，在下午，突堤亭的侍者，那个有着一张忧郁长脸的独眼柯蒂斯同奥克劳依特先生聊起天来。

“我在报上看到了，”柯蒂斯说，“那个在伦敦西区抢劫巨额珠宝的家伙是在什么地方被逮住的。”

奥克劳依特先生喉咙口咕哝了一声。

“一点不错，人赃俱获，”柯蒂斯继续津津乐道。“警察只要花点儿时间就行了，容易得很。现在，这个家伙可有了一点儿时间。”说完这句俏皮话他得意地放声大笑，仿佛他找到了一个话题可以把自己从日常的忧郁中解脱出来。“一些人曾经对我说，‘噢，他们别想抓住他，’但我总是说，‘你等着瞧吧，伙计。只要给他们时间。’你说呢，奥克劳依特先生？”

奥克劳依特先生只是让喉咙口又发出一声咕哝。他瞅着身边这位朋友，心里既害怕又厌恶。柯蒂斯的一只眼睛闪耀着光芒，眼珠子邪恶地在他周身上下骨碌碌转个不停，另一只玻璃假眼则冷冰冰地、死死地盯住他的面孔。奥克劳依特先生觉得这种目光可恶极了。

“人们尽可以随心所欲地议论警察，”柯蒂斯接着又说，“但是我对他们有所了解，也喜欢动脑筋思考那些案子，我得到的结

论是这样的，奥克劳依特先生：只要让警察有时间，他们一定会抓住他们要抓的人。”

奥克劳依特先生只把舌头在上颚弄出“嗒”的一记响声，然后瞪起眼睛四处张望。

“一定会抓住他们要抓的人，”这另一位加强语气重复道，同时还拍拍他说话对象的手臂。

奥克劳依特先生急速地把手抽回来。“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一定会抓住他们要抓的人’？”他光火地说。

“他们要抓的人他们一定会找到的，”柯蒂斯说。“可能不在这个星期，也可能不在下个星期，但是迟早会”——说到这儿他伸出一只肮脏的大手，猛然捏紧拳头——“把他抓住！”这样戏剧性地结束他的讲话之后，他得意地用那只独眼瞧着奥克劳依特先生。

“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奥克劳依特先生气愤地大声说道。“在我看来，没有被他们抓住的和被他们抓住的人一样多。”

柯蒂斯微笑着摇头表示遗憾。“许多人都那么想，可是他们并不了解。警察是有组织的，他们是一个抓人的组织。”

“全是鬼话，”奥克劳依特先生说。

“不，伙计，全是‘贵’话。”柯蒂斯说着又放声大笑，那模样十分令人厌恶，奥克劳依特先生觉得真想掴他一记耳光。

“我一位朋友的一个姻弟在大城市里——喏，在伦敦，是苏格兰场①的正式警官，你该听听他给你讲故事。一点儿机会都没有，他们没有逍遥法外的机会，那些被追捕的人。”

“都是胡说八道！”奥克劳依特先生咕哝说。

“警察可以根据照片和指纹来侦破，可以通过电报和无线电

---

① 即伦敦警察厅。

联络，还有飞车追捕队！"柯蒂斯兴高采烈地大声嚷嚷。"一点儿机会都没有！警察给那些人准备了圈套，然后——把他抓住！"

"哼，以前你就是干那种勾当的吧！"奥克劳依特先生鄙夷地说，此刻他已经完全被激怒了。"现在你继续这么干究竟是为了什么？瞧你那样子多么愚蠢。把他抓住，把他抓住！你这腔调就好像拚命要抓绿头大苍蝇。"

"我这不过是比划他们是怎样抓人的，"柯蒂斯语气缓和地答道。

"哼，这抓人的事跟你有什么相干呢？"奥克劳依特先生责问。"任何人听了你这样说话都会要选你当镇上的警察局长了——"

"好吧，好吧，伙计。你这是怎么啦？"

"没什么，"奥克劳依特先生回答，"只是要你别再做出那副样子。你讲过就行了，我已经知道，咱们别再提它了，伙计。我讨厌一个人老是那样唠叨，就像一条可恶的警犬，让人听了心烦。那些人可并没有惹你。"

"噢，你的心肠太软了，真的，奥克劳依特先生，"柯蒂斯说；他显得如释重负。"这样会给你带来一定的荣誉，不过请相信我，你会受不了的，在这个年头你受不了。最好把这些家伙全部扫除干净。我巴不得他们统统都下大牢。"

"那边大概是波森先生吧，"奥克劳依特先生用这句话结束了这次不愉快的谈话。打那以后，他一直留神再也不与柯蒂斯闲聊。但是现在，"扫除干净"的事件开始现出凶兆。在正常情况下本来会激起他好奇心并使他有机会沉溺于最最愉快的遐想的那些事情现在把他弄得提心吊胆，与人讲话也吞吞吐吐、遮遮盖盖。举个例子来说吧，星期六下午他在突堤亭外相帮搬运增添的坐椅时，跟汽车司机进行过一次简短的谈话。在两趟车之间的空

隙闲着没事的时候司机踱步到奥克劳依特先生跟前。小伙子穿一身悦目的蓝色制服，有几分军人气派。

“恕我冒昧问一句，”他说，“你大概是在这个‘好伙伴歌舞班’里干活的吧？”

“是啊，”奥克劳依特先生自豪地回答。“你问这个嘛，我是舞台木工，也是道具管理员。”他瞧着司机说，“我觉得曾经在附近什么地方看见过你。”

“驾驶一辆蓝色的大型戴姆勒，”司机说。“你可能在镇上看见过它。我们住在东方大酒家，就在那前面。我们曾经两次见过这个歌舞班；我所说的‘我们’，指的是女主人——不是太太，你要知道；她是戴姆勒的主人，此刻正待在她的房间里。我本人也见过这个歌舞班一次。今天晚上我们又要来了。这是个很不错的歌舞班。”

“没有比它更好的了，伙计。”

“是啊。但是它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抽一支烟吗？”

“不，我从来不抽纸烟，我吸烟斗。”

司机点燃香烟，友好地对奥克劳依特先生点点头。“依我看，你跟我差不多。今天到这儿，明天又到那儿。”

“是啊，”奥克劳依特先生应道；他喜欢这样的谈话。“我们总是东跑西颠的。明天又要启程了。”

“这一次上哪儿去？”司机问道；他的漫不经心显得有点儿过分。

“下星期到一个叫温斯特德的地方去，”奥克劳依特先生心不在焉地信口回答，看得出他这个人随时准备接到通知便马上出发，不管到哪里去。

“温斯特德，呃？让我想想，那是个小镇，镇上集市很多，在北安普敦还是贝德福郡，对不对？”

“噢，我也不很清楚，”奥克劳依特先生坦率地说，此时他依然十分自在。“实话对你说，我从未见过那个地方。”

“以后再上哪儿？”对方继续问道。

“以后嘛，我得想一想了。是不是有个地方叫哈克斯贝的？”

“是的，在考文垂那个方向。你们要到那儿去吗？”

“大概是吧。我听他们谈到哈克斯贝什么的。”

司机瞧瞧手中的香烟。“然后再去哪里呢？”他又问。

“然后嘛，他们还谈论过米德尔福特，”奥克劳依特先生承认说，“不过那也许是下下个星期，或者也可能是许多许多个星期之后的事情，谁知道呢？”

“我想你可以设法了解，然后列一张表给我？”

奥克劳依特先生瞪大眼睛望着对方，他那悠闲自在和蔼友好的神态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怎么，你这是什么意思？”他问道。“我们去哪里跟你有什么相干呢？”

“我只是好奇，没有别的意思，”司机相当吃惊地回答。“这样问话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危害吧？”

“可能没有，也可能有，”奥克劳依特先生以怀疑的目光打量对方。“不过我弄不明白这事跟你有什么相干，先生。巡回演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跟人讲话得看看对象，”他神情严肃地说。

“你说得对，”司机应道。

“处于我这样地位的人非留神不可。对任何一个来向我打听情况的人我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天下的事情复杂得很，”奥克劳依特先生又莫测高深地添上一句。

“好吧，如果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要问你，”司机突然对他的朋友表示极大的信任，“那么我告诉你，虽然我本来并不打算这样做。是我的女主人想知道。”

“女主人！”奥克劳依特先生瞪大眼睛高声叫嚷。

"目前我替她开车的这位太太,"司机笑着解释。"告诉你吧,她喜欢上你们这个歌舞班了。她老是喜欢这个喜欢那个。钞票太多,事情太少,这就是她的麻烦。她是个寡妇,你知道,钱多得不得了。今天早晨她吩咐我到这儿来打听你们准备到哪里去。她想再来看一次你们的表演,虽然她嘴上没有明说。现在你知道了吧?"

"嗯,"奥克劳依特先生若有所思。

"你不能再告诉我一些什么吗?"

"不能。"

"那么就这样了。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危害吧?"司机说着冲他点点头,颇有点儿鄙视的意味。"再见!"他打了个招呼便转身离去。

奥克劳依特先生手摸下巴望着司机远去的背影。"不,孩子,"他自语道,"这就有点儿太过分了。女主人想知道! 女主人个屁!"他不相信这种荒唐的说法,心里仍然忐忑不安,十分疑虑,所以很留神不把这次相遇透露给歌舞班任何一位伙伴。也许,要是他透露了,伙伴中有几位就不会觉得献给杰里·杰宁汉先生的那束鲜花以及后来所发生的另外一些事情如此令人大惑不解。

我们已经知道,在桑迪贝的最后一场演出是一次盛会,奥克劳依特先生同伙伴们一样为此感到高兴。他们的成功就是他的成功。在整个演出过程中,他活动在舞台的两侧,带着微笑的宽脸庞红彤彤的,焕发出光彩,如某些人所说,看上去像是舞台上增添了一盏聚光灯。但是,当演出结束,最后一位鼓掌的观众离开了剧场,所有的道具都搬走之后,他觉得自己又被阴影所笼罩。运气真是坏透了! 这阵子他奥克劳依特正如鱼得水,舒坦的日子不亚于英格兰任何一位居民——然而,却遭受警察的追捕。

他们随时都会嚷嚷"把他抓住!"——到那时候他会在哪里呢?那处境将比从前更糟。想到这些他就想骂人。"我什么也没干,"他又自言自语,这一次是咬牙切齿的了,"可是却没有安身立足之地。"

"奥克劳依特先生,"当好伙伴们都站在突堤出入口的时候特兰忒小姐快活地喊道,"现在你必须决定,这一次你仍然乘汽车呢,还是喜欢坐火车?哪一个比较浪漫一些?我知道你是个浪漫的人——和我一样。"

这句问话迫使奥克劳依特先生迅速地、拚命地思考。哪一个比较安全一些呢?这是最重要的。他仿佛看见自己在一个火车站被人抓住,又仿佛看见自己被人从汽车里揪出来。"噢,我还不能肯定呢,"他结结巴巴地回答说。"我还得想一想,特兰忒小姐。"

"他受到特别的宠爱,都已经被惯坏了,"秀茜说。"因为他是我们的小天使,是吉祥人物,你说对不对,小伙子?"

"把舌头管着点儿,你这丫头,"奥克劳依特先生大声说。"我坐汽车,特兰忒小姐,谢谢你。"是啊,汽车比较安全一些。另外,他还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呢;到时候让她们瞧吧。

第二天遇见特兰忒小姐的时候奥克劳依特先生怀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可是小姐太忙了,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他身上发生了任何其他的变化。"早晨好,奥克劳依特先生,"她招呼说。"你来得正及时。"

他的脸沉了下来。特兰忒小姐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就立刻认出了他。不过,当然啰,小姐本来就在等他。接着秀茜也来了。通常情况下车内可以带上两个人,但是决不能再多了,因为他们在里面塞进了尽可能多的行李。奥克劳依特先生局促地露齿一笑同她打了招呼。

“嘿！嘿！”秀茜高声叫嚷。“这是怎么回事？看哪，特兰忒小姐。你没看出来他干了些什么吗？”

特兰忒小姐微笑着谛视奥克劳依特先生。“你看上去确实跟从前有点儿不一样了，”她说。

“他把小胡子给剃了，”秀茜叫道。

“嗳，真的！”特兰忒小姐说。

“他想躲到幕后去。是不是这样，杰斯？要末你把胡子当作纪念品留给了你的房东太太？”

“别多嘴多舌，秀茜，”特兰忒大声说。

“我想这一定使我的相貌发生了变化，”奥克劳依特先生说，一边用手指抚摸着上嘴唇。“剃掉小胡子一定会有这样的结果。”

“变化不大，你知道，”特兰忒小姐告诉他。

“还是那张来自沙德士福特的甜蜜的脸，”秀茜也证实说。

奥克劳依特先生心凉了。看来他剃光了小胡子把上嘴唇弄得死气沉沉，结果却是枉费心机。“可是你们没有看到什么别的变化吗？”他又问；这时候他已经神思恍惚。

两位小姐重新把他打量。这一回是特兰忒小姐先发现。“我知道了，”她喊道。“你戴了一顶新帽子，奥克劳依特先生。”

“我看同那顶旧的没有区别，也小了两号，”秀茜说。

“不，那一顶是咖啡色的，”特兰忒小姐说。

“是啊，没错，”秀茜大声说。“而这一顶是灰的。我想起来了，他那顶旧帽子的颜色约克郡人称它为邋遢咖啡，那也的确是一顶又旧又邋遢的帽子。看得出来，奥克劳依特先生现在想当演员了，又是剃胡子，又是爱打扮，瞧他这劲头还真不小呢。”

奥克劳依特先生尴尬地笑笑，把头上的帽子往后推了一推，因为这顶帽子跟那顶旧的一样，尺码太小，所以同样很容易把它推到后脑勺去。虽然他脸上带着微笑，内心却感到深深的失望，

因为，早晨他修面之后有一段时间异常激动，曾幻想着这么一个场面：他朝特兰忒小姐和秀茜走去，两位小姐注视着他，闹不明白眼前的人是谁。"为这顶帽子还花去了我二先令六便士，"他自言自语道，"旧的那顶我倒更喜欢一些。这样看来，要想伪装我就非留大胡子戴软毡帽不可了。真是比登天还难。"他已经写信到奥格登街告诉家里下个星期他将在温斯特德。假如信落到警察手里，他就要彻底完蛋。因此，对于这下一站，现在他远不如先前那么兴致勃勃了。

3

在整个中部东区，没有哪一个集镇比温斯特德更令人愉快。在温斯特德，有鹅卵石铺就的广场和宽阔的海伊街，有漂亮的十五世纪的教堂，有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集市大厅，还有古老的尖顶房屋。它不是一个集镇，却又不能算是任何别的什么，因为它制造手套、袜子和花边，做工很仔细，经营方式也颇有绅士风度。这个小镇很富裕。海伊街上的商店很有大都市商店的气派；芒西咖啡馆拥有一个管弦乐队（有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每星期举行两次午后茶舞会；每隔十分钟左右便有一辆来自某个村庄的汽车驶入集市广场——众多的村庄都把温斯特德看作是世界的中心。温斯特德还有一个电影院，以及一个叫"普雷豪斯"的小剧场。这个小剧场偶尔在它的固定剧团的两个演出季节之间接纳流动剧团来这儿活动。

"好伙伴歌舞班"眼下正在"普雷豪斯"。这一次的演出情况比上星期在桑迪贝的时候更好；观众们虽然并不狂热，但是每天晚上人数都相当多，反响也很热烈，尤其是在票价较贵的座位上。温斯特德看来是个很好的"演出场所"，大伙儿这样互相谈

论。几乎每个演员都喜欢这个小镇，只有杰里·杰宁汉例外，他厌恶在任何一个小于自己故乡伯明翰的地方参加演出，抱怨说他"在这些小镇里闷闷不乐，一天比一天消瘦"。关于这里的宿舍条件，大家一致认为比一般地方好，比较清洁，也比较舒服。时令正值金色的十月，好伙伴们得以领略最为宜人的天气，那明媚的阳光似古老的红砖墙一般柔和。特兰忒小姐在这样一个地方觉得悠闲自在、心情舒畅。埃尔茜则碰巧遇见两年前在克罗默度假时结识的一位朋友小朗格先生，原来他就是海伊街上的朗格一帕斯伯里房地产商行的老板；在那段时间里，这位年轻的先生随时都很乐意用他的双座汽车带埃尔茜外出游玩，从而把生意和娱乐结合起来。秀茜怡然自得地四处闲逛，尽管她内心深处也十分向往大都市，向往热闹的街道；如果说在信步闲行时她总是独自一人，那么，这并不是她的同事英尼戈·乔利芬特的过错。布伦迪特太太此时又一次觉得机会来到，可以快活快活；她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大型的绒线编结活计并且已经上手；她跟房东太太大谈她的乔治；偶尔也迈着庄严的步伐进入芒西咖啡馆。布伦迪特先生则衔着烟斗在阳光下漫步，倾听莫顿·米切姆先生回忆往事，或者同吉米·纳恩玩撞球戏。吉米在寻找消化药的过程中发现在海伊街背后就有一家药房，店主人是个滑稽逗乐的小个子，可以把他作为对象来创作一只新的曲目。

然而，这些人都没有遭受警察的追捕。自认为是警察缉拿对象的奥克劳依特先生在温斯特德却很不自在。没有哪一件事情不弄得他心神不定。金色的阳光也只是起到照亮他面孔的作用，使每一个经过他身旁的警察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到达温斯特德的第二天他就碰上一件叫他心惊胆战的事。那一天，他思忖待在宿舍里虽然自由自在十分舒服，但老是这样躲躲藏藏并不解决问题，于是下定决心在阳光灿烂的下午勇敢地上街观光。

在一个拐角，正要折入广场的时候，迎面遇上一名警佐；这家伙身材魁梧，相貌令人生厌，奥克劳依特先生与他撞个满怀。“喂！喂！”这警察吼道。奥克劳依特先生吃惊地瞥了他一眼，嘴里咕哝一声，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匆忙逃走，几乎就要撒腿奔跑了。他在公共汽车之间躲闪着向前走，穿过广场，然后放慢脚步沿海伊街而去。在海伊街上他遇见手里拿着一个小包的吉米·纳恩，如此整齐的小包只有药剂师才能包得起来。吉米把他拦住。“这种药你从前听说过吗，奥克劳依特？”他拎起手中的小包问道。“他们称之为‘胃蛋白酶’。”接着他把奥克劳依特先生留在原地足有五分钟之久，向他仔细描述胃蛋白酶，听上去似乎这个药已经到了最后的试验阶段，也就是要同吉米的胃病斗争到底。在这五分钟结束的时候，奥克劳依特先生恰巧向马路对面投去一瞥。在那儿，站在人行道上把两道目光向他射来的，正是那个大个子警察。

奥克劳依特先生急匆匆地与吉米说了一声再见，不过这一回他留神不让自己现出逃跑的样子，他只是漫步向前，还不时驻足，细心观看商店橱窗。他又一次壮胆瞥了一眼马路对面，警察还在那儿，并且显然还在监视着他。然而，他第二次再投去一瞥的时候，警察已不见了。奥克劳依特先生心中的石头落地，他把帽子往后一推，心里说，这样自己吓唬自己真是愚蠢。他在一家靴子店的侧面橱窗跟前站定，漫不经心地朝里边张望。过了一会儿，他还在张望，但是不再漫不经心了。在一双方格花纹的小牛皮绅士手套的上方有某个蓝色的东西在移动，原来是后边一面镜子里的反照——一件警察制服的反照。那警察就在他的身后。他弯下腰、假装系鞋带，同时从眼角注视着人行道，等待两只蓝色的裤腿从身旁经过。但是它们没有出现。他猛然向前冲刺，急急忙忙离开，连头也不回。他一边走，一边仿佛听见某个低沉

的声音："嘿，等一等！"又向前走了几公尺，他迅速地从两辆汽车之间溜到马路对面，正想撒腿奔跑，突然看见另一名警察正严肃地注视着他。这个地方到处都是警察。

"这个小地方真可爱啊！要这么多警察干什么用？"奥克劳依特先生愤愤地思忖。"什么闲事都没有！我看这是白白浪费老百姓的钱钞。"在这时候，他已经转了一个弯走出海伊街，经由一条狭窄的支路折入另一条布满商店的街道。在这条街上，看不见一个警察。他顿时如释重负，点燃他的"老水手"，缓步向前走去。一幅招贴画使他停住了脚步，那上面是一艘大轮船。另外还有一幅，画着一个人站在一片麦田上，伸出双手说："到加拿大来吧。"他花去几分钟的时间，瞅着这两张以及其它的一些画，想到了莉莉和加拿大。眼前这个店面属于一家船运公司兼旅行社，奥克劳依特先生朝里边窥视，可以看见若干小册子陈列在书架上。他先前曾经翻阅过其中的几本，感到它们有一种魅力，使他快活地觉得莉莉距自己近了一些。有一两本可能还有地图，会确切地告诉他莉莉在什么地方。他步入店堂，把这些书一本本挨次序翻阅。没有人来打搅他，待到把它们全部看过之后，他把两本最大的迅速地放进衣袋，然后走出门外。在门外，高大的身躯占据了整个人行道的宽度、双眼直视紧紧盯着他的，正是那个警佐。

"怎么？"警察问。

"你想干什么？"奥克劳依特先生结结巴巴地回答，心头怦怦直跳。

"你想干什么？为什么要逃跑？"警察的语气非常严厉。

"没有啊，我没有逃跑，"奥克劳依特先生回答。

"干吗带着土音说话？"警察又说。此刻他的严厉之中透出友善。"你以为现在你是谁——兰开夏的喜剧演员？"

"你这是什么意思？"奥克劳依特先生绝望地问。"对不起，警

官，我听不懂您的话，"他更加彬彬有礼地添上一句。

警察走上前来对他仔细端详，吓得他心胆俱裂，暗自叫苦道：这一回全完了。可是，警察的脸上渐渐现出困惑的表情。"你是吉米·皮尔逊，"他最后说，"要不就是他的孪生兄弟。"

"不，我不是。我根本不认识什么皮尔逊兄弟。我是一个……我是一个……外地人，警官。"

"你叫什么名字？"

"奥——"他刚要说，忽然想了起来。"奥格尔索普，"他勇敢地宣称，"萨姆·奥格尔索普。从约克郡来，约克郡的沃布莱。"

"听口音你的确是那一带人，先生，"警察说。"事情是这样的：你和从前住在这儿的一个姓皮尔逊的人简直像极了；当你在广场上撞我那一下的时候我心里说'吉米·皮尔逊回来了。我要对他说句话。'吉米对我们没有什么好感——那时候他常常写书——不过我们并不在乎。后来你又躲躲闪闪的，那就跟吉米一模一样了。"

奥克劳依特先生觉得现在无法再假装刚才根本没有看见这位警佐。"在拐角处我撞了你之后心里想最好赶快离开，不要继续待在那儿，"他显得十分坦率地说。

事情总算过去了，分手时他们彼此相当友好。但是这次遭遇极大地震动了奥克劳依特先生，连出乎意料之外的愉快的结局也丝毫没能消除他心中的恐惧。如果要说产生了什么效果，那就是他比以前更加胆战心惊了；向警察谎报姓名是会引起麻烦的。第二天晚上，在演出的时候，奥克劳依特先生又被吓了一大跳。当时他站在一架小梯子的顶端调整灯光，杰里·杰宁汉的身子刚刚腾空而起，他便注意到一顶警察的头盔在舞台两侧来回移动。他差一点儿没从梯子上摔下来。他们找到我了。此刻奥克劳依特先生完全可以走下梯子来，但是他待在原处不动，指望警察的

眼光产生疏忽。然而，紧接着就在下一秒钟，他低头便看见了警察向上仰起的脸。

“那上面的事干完了？”

“是的，”奥克劳依特先生很不情愿地回答。

“那么下来一回儿，”警察说。奥克劳依特先生每下一档梯子都感到警察随时会一把揪住他的衣领。真是可怕。

“他们说您能告诉我，”警察和蔼地、简直是带着歉意地说。“必须到各处看一看，你知道。镇议会要求非常严格。关于防火等等事项。只占用您几分钟时间，提一两个问题。”说着他取出一个笔记本，脸上随即现出庄重严肃的表情。

奥克劳依特先生总算放下心来。“只要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伙计，”他认真地说，看那神态仿佛他准备用自己的双手去扑灭一场火灾。

最糟糕的是你根本无法知道什么时候你是安全的，哪怕是一个钟点的安全。最最纯洁善良的事情会突然之间变成邪恶和威胁。这样，在星期六早餐的时候房东梅森太太——她的丈夫是朗格—帕斯伯里房地产商行的搬运工人——对奥克劳依特先生说，他必须保证下午一定来喝茶。“今天是米莉的生日，”她说，“我们备了些酒菜想庆祝一下，希望你光临，如果这个要求并不过分的话。米莉的小伙子也来参加。他是个蛮不错的伙伴，你会喜欢的。我们把时间定在六点，因为他无法在那之前赶到这儿。”

奥克劳依特先生最喜欢这一类庆祝活动。他不但保证一定参加，而且准备了两张当天晚上“好伙伴”演出的戏票，作为生日礼物赠送给米莉和她的小伙子（这位年轻人他以前曾隐约听说过，但从未见过）。下午五点半，他已经在客厅里，第一次显得颇有兴趣地聆听梅森先生——一个行动迟缓、不苟言笑、工作热情不高的人——冗长沉闷的谈话。梅森先生大概认为这是个阐

述自己宗教态度的恰当时机。"想参加一些仪式,"他说,"我喜欢仪式,奥克劳依特先生。"正在这时候他那位身材高大肌肉丰满的女儿米莉——她在手套厂干活,收入很不错,对父亲没有敬意——似一阵彩色有香味的风刮进客厅,叫他"住口,别唠叨那些陈旧的仪式"。奥克劳依特先生向她祝贺生日并递上戏票。为此他得到一个扎扎实实的吻。另外,米莉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与舞台生活有某种联系的人,奥克劳依特先生曾发表意见支持她的看法。米莉在那个星期的几天之中把他的话向手套厂的姑娘们广泛传播,使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满足。这件事情有助于奥克劳依特先生得到那扎实的吻。接着,梅森太太——她穿着猩红色闪闪发光的节日盛装,让人看了颇觉新奇——一溜烟跑进客厅,告诉大伙儿说,在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茶点已经准备就绪。

"汤姆还没到呢,"米莉说。"我们再等一会儿。要是他让我们等得太久了,看我不骂他!"

"把舌头管着点儿,小姐,"梅森太太很高兴女儿的情绪这么好,她这句话并非真的警告。

"将来她会管住汤姆的,"梅森先生瓮声瓮气地说,"否则才怪呢。他的身材够高大的。"

汤姆的身材够高大的。他将近六英尺的个头,腰板笔直,肩膀极宽,红脸膛,小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一只眼睛眨个不停,嘴巴大得出奇。身穿一套新的灰色衣服,他显得既魁梧又整洁;像这种类型的小伙子,倘若是在任何别的时候,奥克劳依特先生立刻就会喜欢上他,但是现在,不知什么原因,他对于这年轻人的模样没有好感。他觉得汤姆迈着笨重的大步跨入客厅那种方式看上去总有点儿不顺眼。

"瞧他这样子,好像要把我们统统铸起来似的,"米莉大声说,两只眼睛望着在座的几位,等待他们说几句称赞汤姆的话。

"那么你可要当心点儿,我的小姐,"汤姆假装粗暴地说。随后他和米莉大笑起来,梅森夫妇也放声大笑。奥克劳依特先生的反应不同,只做了个似笑非笑的表示,此刻他内心烦乱。汤姆说曾经听人谈起过他和"好伙伴剧团",现在很高兴见到他。奥克劳依特先生说他也很高兴;说这话时他努力做出高兴的样子,特别是在他的手几乎被汤姆捏成肉酱的时候。他们一起到里边去喝茶。

见了桌上的茶点奥克劳依特先生顿时快活起来。菜肴包括煮火腿、罐装醋鲑,甚至还有果酱馅饼;这是道地的茶点,是布拉德斯福特也会另眼相看的一次丰盛的待客茶点。他因此而想起了从前在老家的时光。然而,他们刚刚入座梅森先生就把这令人愉快的气氛统统败坏了。

"喂,汤姆,"他说,"最近抓住什么人吗?他在警察局供职,是个警察,"他转向奥克劳依特先生补充一句。

奥克劳依特先生点点头,他感觉到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真是妙得很,让自己陷入这样一个尴尬的场面,在警察的鼻子底下吃茶点。"最聪明的办法,伙计,"他在心里绝望地说,"就是保持沉默,不要说话。"这样维持一段时间是很容易的(乘米莉和汤姆忙于互相开玩笑的机会),但过后就无法回避了。汤姆很感激奥克劳依特先生送戏票给他们,急于向他表示谢意,所以一再地找他说话,向他提一些问题。

"你说你是从哪儿来的?"汤姆问道。

"利兹,"奥克劳依特先生回答。

"我记得那天你说是布拉德斯福特,奥克劳依特先生,"梅森太太大声说。

"一回事儿,"奥克劳依特先生回答。"你分不清楚这个地区该在哪儿结束,那个地区又该从哪里开始。"没有哪句话比这一

句离开事实更远的了，他心里明白，但是它可以糊弄这些外地人。说真的，一些确实曾经到过约克郡西区的外地人很容易接受这种说法，因为，在当地人眼中的五六个性质完全不同、风俗习惯互相冲突的区域，他们却看成是一个连贯的城镇。

"我们不常遇见从你们那个地区到我们这儿来的人，"汤姆思考着说。"不过，巧得很，有那么一个人刚刚到达此地，根据他的口音判断恰恰是从你们那里来的。我们的警佐把他的一些情况告诉了我们。这个人活像过去住在这儿的一个叫吉米·皮尔逊的小个子赌注登记员——"

"我也已经听说了，"梅森先生极为严肃地说。

"因此警佐在后面跟了他一段路，想同他说几句话，可是后来发现这人不是吉米·皮尔逊——"

"你们警察把这种情形叫做对象误判，是不是？"梅森先生神情更加严肃地说。"啊，我看没错。对象误判，他们是这么说的，太太。"

"你的脑袋瓜子真好使！"梅森太太大声说。"让我给你再倒一杯茶，汤姆。把煮蚕豆传给奥克劳依特先生，老爷。"

"这个小个子从约克郡来，跟你说的是同一个地方，"汤姆说；他没有把一个话题半途而废的习惯。"他的姓也跟你的差不多。警佐说过，叫奥……奥什么来着。"

"是不是叫奥格登，"梅森先生自鸣得意地说。"这个姓我很熟悉，过去为了还债至少有过两回把家里的东西变卖给他。"

"不，不是奥格登，"汤姆说，继而瞧着奥克劳依特先生。"比奥格登长一些，是个道地的约克郡姓。我想你可能知道这个姓，可能知道这个人。警佐说，这家伙开初躲避他的时候显得有点儿可疑，不过任何事情他都觉得可疑，真的。警佐们就是这个样子。"

“我不喜欢一个人疑神疑鬼的，”米莉大声说。“你可不要学得那么疑神疑鬼，汤姆，不管你干什么。”

奥克劳依特先生看来对于这句话十分敏感。他努力想给在座的人这么一个印象：此时此刻他只关心煮蚕豆、牛奶蛋糊、黑面包和黄油，没有心思为任何其他事情费脑筋。但是别人依然要来打搅他。

“我想你可能知道这个姓奥——什么的家伙，”汤姆对他说。

他摇摇头回答：“我没有听说过这儿还有谁是从约克郡来的，不过也许有很多，谁知道呢。”

梅森先生一直在沉思，此刻他宣布他的判断。“汤姆不会疑神疑鬼的，他只会过分地随和，他的麻烦恰恰在这儿。”

“不，不会的，”米莉大声说。“是不是啊，汤姆？”

“他会做到召之即来的，”梅森太太说。“乘这牛奶还挺热把你们的杯子递给我。”

“我的头脑里长着眼睛哩，”汤姆一边这么说一边环顾桌子四周的就餐者，看来他那意味深长的目光将停留在奥克劳依特先生的身上了。这位布拉德斯福特居民被弄得惊慌失措，正用汤匙在切割的半只生梨冷不防从他的餐盘里飞出来，掉进柠檬乳酪馅饼堆之中。

“啊！哎呀！”奥克劳依特先生惊叫。“看我弄成这一团糟。”

“得把你送交警察了，奥克劳依特先生，”梅森先生寻开心说。“这儿有个案子，汤姆。有人用生梨破坏馅饼。”

大伙儿都笑了。梅森先生受到鼓励，便立即把谈话的主动权操纵起来。“别再开玩笑了，咱们言归正传，”他说，仿佛在这屋里还有其他人在说着各种各样的笑话，“我不提任何人的名字，不想冒犯任何人。我说，现在这时候，在这个城镇，另外还有一些案子。是的，在其他城镇也一样，在许多其他城镇同样如此。我知

道自己在讲些什么——”

“不，你不知道，爸爸，”他女儿说。“闭上嘴别再讲了。”

“当心你的胳膊肘儿，”他妻子说。“喂，把牛奶蛋糊拿开，否则他马上就要把它打翻了。”

“如今走在街上的某些人，”梅森先生接着说，“真是应该进监狱。成百上千个这样的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同他们擦肩而过。是不是这样，奥克劳依特先生？你是懂得这些事情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奥克劳依特先生吃了一惊，大声问道。

“别理他，奥克劳依特先生，”女主人说。“舒舒服服地喝点儿茶吧。你怎么不吃东西啊。”

“请别介意，我只是这么说说而已，”梅森先生自得其乐地说。“我的意思是说，你见过大世面，你在各处周游，就和我一样；我懂得那些事情，你也懂。那些警方正在追捕的人，现时走在街上跟你我一样自由自在，奥克劳依特先生。如果按照我的意志行事——”

“如果按照你的意志行事，”米莉大声说，“我们全体就会立刻陷入困境。把警察贬低成那个样子！现在你跟他说说，汤姆。”

“对呀，”她母亲说。“让汤姆有个说话的机会。给奥克劳依特先生一块三明治。他根本没在吃东西。”

“当然啰，我并不是说我们有本事创造奇迹，”汤姆说，虽然他说这话的神态让人觉得，要是他尽力而为便可以创造那么一两个。“我们不能，也没人指望我们创造奇迹。不过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比你们一般人所想象的多一些。我们没有大海捞针的本领；我们也不能犯错误，那样代价就太大了。”

“当然不行啰，汤姆，”梅森太太说，显然她对这个问题已经深思熟虑。“把你爸爸的杯子递过来，米莉。”

“我已经吃过很多了，”梅森先生说。“我要听他讲话。”

"我们这么说吧,"汤姆继续道。"假设由于某种原因警察正在追捕你,梅森先生——"

"别拿我做例子,汤姆。抓我太容易了。在这个小镇谁都知道上哪儿去找我,就是朗格一帕斯伯里房地产商行,我在那儿已经干了二十年了。假如通缉对象是我,那么赚这个钱太容易了。拿奥克劳依特先生做例子吧。他一直在各处周游,谁也不了解他的任何情况。"

"有许多人了解我各方面的情况,"奥克劳依特先生气愤地反驳道。这个傻瓜干吗非要把我扯到里边去不可!他们为什么不换个话题!这个题目他们已经谈论得够多的了!

"好吧,"汤姆说,"我们就拿奥克劳依特先生做例子。警察正在追捕他,你们看见了吗?"他脸上露出凶相,猛地伸出一只手指,点着倒楣的奥克劳依特先生。"你是个逃亡者,我们在追捕你。"梅森一家被这个插曲逗得开怀大笑。

奥克劳依特先生已经腻烦这样的玩笑。本来,了解一下人们遭到追捕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对于他或许是有好处的,但是他再也坐不住了。"等一等,"他站起身来大声说道,"现在几点了?"

"还只有六点五十分,"梅森太太回答。"还早呢,奥克劳依特先生。今天上午你说过,七点一刻之前你不离开。"

"哎,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咕哝说。"我得早点儿赶回剧场去,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呢。现在我必须告辞了,梅森太太。"说完他离开餐桌去盥洗室。其余的人也都站起身来;失去了开玩笑的对象,他们顿时觉得没事可干了。

正当奥克劳依特先生要打开前门的时候,一只手重重地拍在他的肩膀上。他吓了一跳。"啊!"他惊叫一声,张着嘴巴回过身来。原来是汤姆,此刻他看上去是个彻头彻尾的警察。

"今天晚上你瞧着我们吧，奥克劳依特先生，"汤姆诚心诚意地说。"你将听见我们的掌声。感谢你的戏票。"

"喔唷，我的天哪！你把我吓了一大跳，"奥克劳依特先生大声说着急匆匆地离去。他下定决心今天晚上以及今后任何一个晚上，无论如何不能再让这个汤姆看见自己。他觉得悲哀。既尝到了鲑鱼、生梨和三明治，又受到好几次惊吓，他内心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滋味。

"今晚的演出十分成功，"吉米·纳恩说。"温斯特德真是个好地方，我舍不得离开它。"

"哼，那么你就替我待在这儿吧，"奥克劳依特先生应道。"我讨厌这鬼地方。"

"怎么啦，这地方怎么不好啦？"

"没一样好的，"奥克劳依特先生愤愤地回答一句，随后便继续手中的活儿。

4

奥克劳依特先生觉得自己不能再坚持太久了：他的心病如千斤重担压得他直不起腰。"我必须找个人谈谈，"他告诫自己，"否则我马上就会发疯的，变成一个十足的傻瓜。"一些伙伴已经开始产生疑问：他出了什么毛病？吉米·纳恩认为，看样子他的肠胃发炎了，现在不过刚刚有了一点最初的感觉，"等一会儿就要尝到滋味的"。秀茜说他想家了，渴望见到布拉德斯福特。乔只是摇头。如此情形实在不妙。奥克劳依特先生感到羞耻。他很需要找个人谈谈，但是一直没能做到这一点，心情则一天比一天沉重起来。

"好伙伴"眼下在哈克斯贝的"库尔扎"剧场演出。这个建筑

物过去曾经是个溜冰场，周围四壁严重漏风。观众们倒还不错，虽然在后排座位上的往往没有耐心，喜欢吵吵嚷嚷。至于这个小镇本身，大伙儿一致认为是个令人憎恶的地方。它又黑又脏，到处是空空如也的肉铺，没有衣领的人伫立街头，等待着刊载赛马消息的号外。散发着臭气、叫人很不舒服的宿舍也是好伙伴们所抱怨的；经常吃的是存放了许久的卷心菜，到处刺人的是破旧的马鬃坐椅。这个地方，白天待在里面根本没事可干，所以他们都到附近转悠，或者到稍远处无精打采地散步，或者干些修修补补的活儿，或者设法找一个快活的同伴喝上几盅，待演出的时间快要到了，便高兴地向后台入口走去。

哈克斯贝没有像温斯德特那样给奥克劳依特先生以惊吓，但是却好像弄得他比先前更加沮丧。他觉得这个小镇有一种阴暗和鬼鬼祟祟的气氛。上了年纪的女房东长着一张菜色长脸，毫无友好的表情，似乎一直以怀疑的目光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当“库尔扎”闭上大门把哈克斯贝关在外面，舞台上灯光明亮，英尼戈按动琴键的时候，奥克劳依特先生是最快活的人；但即便是在剧场里，人们也注意到他总是没精打采的。

然而，在星期四晚上他完全成了另一个人。这个情形是英尼戈首先发现的。“再过三个夜晚就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感谢上帝！”在演出之前好伙伴们都站在舞台侧翼的时候，英尼戈说。“每一趟上这儿来我都要路过十五家小的肉铺，每一家的橱窗里都是空荡荡的，只有一条条老羊的腿。我瞧都不能再瞧它们一眼了，实在看不下去了。它们使我作呕，一个劲儿想呕吐，尤其是眼下我正在宿舍里消化它们的兄长哩。哼！真是个鬼地方！”

“不，”奥克劳依特先生表示反对，“不像你说的这么坏。当然啰，我不会挑选这么一个地方来度假，但是我从前曾见过比这更糟糕的地方呢。”他的语调显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喂,喂!"英尼戈瞪起眼睛望着他。"你这是怎么啦,奥克劳依特先生?这会儿算是给我们鼓气来了?这里边一定有奥妙。"

奥克劳依特先生显得心慌意乱。"不,没有发生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嗳,这样回答可不行,"英尼戈说。"你的生活中藏有秘密,就像布伦迪特太太有时候用降E调的嗓门所指出的那样,在你的花园底下一定藏着仙女。到底遇上什么高兴事儿了?"

"没什么——不过就是今天遇见一个从布拉德斯福特来的朋友。"

"噢——原来如此,"英尼戈说。"你听见没有,乔?奥克劳依特少爷重又成了奥克劳依特少爷,因为他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遇见一位布拉德斯福特同乡。把这个消息告诉全体伙伴,让我们唱歌吧,让我们欢呼吧。"消息果真在整个剧团传开了,于是那天晚上好伙伴们把奥克劳依特先生大大地取笑了一番。毫无疑问,他们说,小个子想家了。

奥克劳依特先生一点儿不计较他们说些什么,对每个人都报以微笑。他重又变得快活起来,不再是一个逃亡者,不再有沉重的精神负担。原来,那天下午的一次巧遇把他从恶梦中唤醒过来。

吃过午饭(蹩脚的一餐),他到哈克斯贝的一些主要街道上散步,一路吸着"老水手",一路思忖是不是该在酒店下午的营业时间结束之前去喝一杯啤酒。在镇上最大的酒店"白鹿酒家"的大门外边他注意到一辆小轿车;即使隔着一段距离他还是感觉到这车子有点儿眼熟。他走上前去,等到近得足以看清楚这辆车的后座已经被改装成类似一只大箱子,他便立刻认出来了。奥克劳依特先生对它非常熟悉,因为他曾经在这辆车上花去整整一个工作日。那个用于存放产品样本的大箱子结构正是出于他自

己的手艺，上面还有布拉德斯福特注册标志的字母缀合。这辆轿车是希格顿公司的一个旅行推销员阿什沃思先生的专车。阿什沃思先生此刻很有可能就在"白鹿酒家"里面，要是找到了他，奥克劳依特先生便可以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统统告诉他。

（在这儿不妨说明一下，奥克劳依特先生与阿什沃思先生这一次相遇并非笔者所制造的牵强附会的巧合。如果有读者这样认为，那完全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不熟悉约克郡西区做生意的方式：每个星期都有旅行推销员——肩膀宽阔、说话时把元音强调得十分厉害的本地人——离开布拉德斯福特去周游这个岛国的各个城镇，或者越过大海到瑞典的哥德堡、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法国的里尔和意大利的米兰，或者扬起风帆作环球航行，出现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和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希格顿是布拉德斯福特最大的商号之一，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你都有可能遇上希格顿公司的人。）

奥克劳依特先生这时候有了一个主意。他要向阿什沃思先生叙述自己的经历，这位推销员先生一定会发表他的看法，而他是一位有见识的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奥克劳依特先生进入"白鹿酒家"。阿什沃思先生不在酒吧，也不在吸烟室，也就是说他根本不在楼下；他本来就不是那种喜欢在这些地方长时间逗留的人。正当奥克劳依特先生犹豫不决的时候，侍者询问他需要什么，接着，他被告知有一位先生此刻还在楼上的咖啡厅里进午餐。那就是阿什沃思先生。奥克劳依特先生来到楼上，看见他坐在空荡荡的咖啡厅的一个角落，正在吃乳酪和饼干，同时浏览一张报纸。

阿什沃思先生身材魁梧，宽宽的红面颊，两三层下巴，一双淡蓝色的眼睛向外凸出。他瞥了一眼朝自己走来的奥克劳依特先生，继而瞪大眼睛注视着他。"嗳，"阿什沃思先生叫道，"我认

识你，对不对？”

“对呀，阿什沃思先生，”另一位答应着走到他跟前。“近来日子过得好吗？”

“嗨，这不是奥克劳依特吗！你在这儿干什么？我听说希格顿把你开除了，他们真不要脸，你在那厂里干了这么多年！来，坐下吧。”

奥克劳依特先生不谈被开除的事，他解释了自己是怎么会来到哈克斯贝的，结束时这样说道：“现在有件事情弄得我十分烦恼，阿什沃思先生，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想说给你听听。”

阿什沃思先生可能正觉得相当无聊，他表示很乐意听。“不过我们不能待在这儿，伙计，”他说。“到楼下去找一个角落舒舒服服地谈。”两人来到楼下，要了双料威士忌和一品脱容量的酒杯，奥克劳依特先生便打开话匣讲起故事来。他从离开布拉德斯福特的前一天晚上在街头与乔治遭遇那段经历讲起，到伦纳德的信为止。“你瞧，阿什沃思先生，”在结束的时候他说，“我没干坏事——只不过撕了健康保险卡——可是不知怎么搞的，现在却好像没有安身立足之地了。”

“但是，为什么他们会在布拉德斯福特四处搜寻你呢？”另一位问道。

“全是那大个子傻瓜乔治引起的，”奥克劳依特先生答道。“只有那件事情会造成这种状况。你想想吧，阿什沃思先生，那个警察不准我跟随乔治，我的面孔他看得很清楚，还知道我住在奥格登街，那是我告诉他的。假如那个乔治事后说他的钱被人偷了，那个警察就会想到我，就会调查，他们就会发现我忽然逃跑了，就到处搜寻了。”

阿什沃思先生对奥克劳依特先生那表情沮丧的面孔注视了一会儿，随后突然叫人吃惊地大笑起来。“啊呀，真是该死！不，

奥克劳依特，伙计！那个人的名字是乔治·乔布莱，是吗？"

"对呀，是叫那名字。你认识他？"

"认识他！啧一啧一啧——"阿什沃思先生这样"啧"了足足有两分钟。"要是我不认识他那才好呢。我因为车子常常出这样那样的毛病，让他赚去不少钞票。不过那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纯粹是无稽之谈。乔治是在发酒疯，信口胡说；他根本没有被人盗去什么一百二十镑，没有的事，后来他自己也承认。当然啰，这种小事他们从来都不作记录。"

"你是说，"奥克劳依特先生问道，"警察没有立案侦查？"

"就是这个意思。立案！还比不上鸽子蛋那么大，怎么可以算是一个案子。如果你这一阵子总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所有的警察都在搜寻而一直没能抓住的人，那么你现在可以立刻停止这种想法了。不管你儿子在信里写了些什么，统统都是废话。他是在读廉价恐怖小说哩。"

"你能完全肯定吗，阿什沃思先生？"

"那还用说。明天你可以到伍尔盖特街上来来回回地走一整天，要是有警察对你看第二眼，我就给你五个先令。这是决不可能的，"阿什沃思先生以很重很重的布拉德斯福特地方口音最后说，"他们不会为你而伤脑筋的，他们还有好事情要干呢，伙计。"

"啊呀呀！阿什沃思先生，你卸下了我思想上一个沉重的负担，"奥克劳依特先生热切地喊道，"永远把它卸除了！因为这个负担，我所找到的最好的工作都变得索然无味。嗯，没想到我现在得到了再生。"说完他搓搓手，喝尽那一品脱威士忌，随后把烟斗重又点燃。看见同伴也喝尽了他那一品脱酒，奥克劳依特先生诚挚地对他说，"现在，你应该和我再干一杯，阿什沃思先生。你使我重新振作起来了。"

五分钟以后，陶醉于第二杯威士忌之中的奥克劳依特先生

快活地说:“你知道,阿什沃思先生,当初我改装你的汽车后座时,压根儿没有想到不久我自己会与你处境相同。不管怎么说,我俩都在旅行途中,不是吗?”他深深地吸了几口烟,又说:“现在我得问你一件早就想问的事情了,免得忘记。”说完他喝了一大口啤酒①,思索的目光越过酒杯上方注视着他的伙伴。

“‘联合’队那位新来的中锋踢得怎样?”

奥克劳依特先生完全恢复了常态。

① 原文如此,疑为威士忌。

第五章　英尼戈跳下火车，并发现自己正堕入爱河

1

“好了，这一些，”布伦迪特太太拿起最后一小叠纸牌正儿八经地说，“是一定会成为事实的。”

“那么其余的牌怎么样呢？”英尼戈问。

“喂，英尼戈，”秀茜大声说，“这是在给谁算卦，是你还是我？你这个人真是太死板了。接着算吧，亲爱的，别理他。”

布伦迪特太太以预言家的严肃神情审视纸牌。“我在这里边看见，你将有了不起的成功。金钱、荣誉、权力，一切都有了——真正了不起的成功。它将会来得很突然，一个五。”

“五什么？你说不准吗？”

“是啊，只知道是一个五。而且它的来到将通过一个黑皮肤的人，一个很黑很黑的人。”

“可能是个黑鬼，”吉米·纳恩猜测说。

“哦，住口，吉米！”秀茜喊道。“像你这样年纪的人还信口胡说！我该用什么态度来对待这个人？我想知道的是这一点。”

“谈到黑鬼，”莫顿·米切姆先生对大伙儿说，“有一次我在新奥尔良，那儿有个会算卦的黑人老妈子。她用瓜子做工具。她预言一个星期之内我将折断胳膊。‘所以，你不要到北方去，也不要到

西部去，'她对我说。不过我还是去了。整整一星期之后，在纳什维尔[1]——"说到这儿他打住话头，把在场的人挨个儿瞧了一遍。

乔从嘴里取出烟斗顺着米切姆先生的叙述接口说，"你折断了胳膊，被她说中了。"

"不，她的预言可没有应验，"米切姆先生严肃地说，"我也不想故意说那件事真的发生在我的身上了。整整一星期之后，我和那个人在一起——我告诉你们，他就是霍勒斯·卡森，那老家伙一直跟随着'桶中女人'这个魔术节目在各地周游——他折断了自己的腿。你们说怪不怪？还有一次，那是在东部，有一个中国老头——"

"嘿，秀茜，你的运气再好不过了，亲爱的，"布伦迪特太太说。"我说过，一个二，将给你带来许多忧愁和麻烦，但是过后你的一切都会变得十分美好；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大伙儿共同的命运。"

"你们不认为只要努力就能做到这一点吗？"英尼戈问道，现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模样。

"他又来了！"秀茜大声说。"就好像在他看来这些统统毫无意义，好像他每时每刻都在依靠自己的奋斗尽力争取一个好运气，又因为无法得到而怒火中烧。"

"不要充当嘲笑者，乔利芬特先生，"布伦迪特太太认真地说。"又让我遇上了一个嘲笑这类事情的人，你跟那个来参加罗斯登剧团的小伙子一样；当时我们是那个剧团的成员。他叫什么名字，乔？"她向车厢分隔间那一边的丈夫发问。

"谁叫什么名字？"乔问道。

"那个来参加罗斯登剧团的小伙子；他曾经在一个律师事务

---

[1] 美国田纳西州首府。从地理位置来说，它当然在新奥尔良的北面。

所还是什么地方干过活，对于人的运气有好有坏等等这一类事情他一概不信。”

“噢，那个家伙，”乔说。“我记得很清楚，是我所知道的单人惠斯特① 玩得最好的人，他晓得你手里的每一张牌。那个人我记得很清楚。”

“他叫什么名字？”布伦迪特太太尖声问道。“不要一个劲地唠叨你记得很清楚。我要知道的是他的名字。”

乔思索了一会儿。“我忘记了，”他坦白说。

“你这个人啊，乔！”布伦迪特太太带着柔情嗔怪她的丈夫，不再继续追问。“他就是这个样子，”她继而向分隔间自己这一边的伙伴们解释说。“要是我不阻止他，他就会连续一个钟点唠叨他记得很清楚，可是偏偏连那个人的名字都想不起来。好了，我刚才说过，这小伙子来到我们中间，对大家说舞台上像这一类的迷信太多了，他是不相信的。为了向我们表示他的态度，他特意去干那些会带来坏运气的事情，把一些东西放到化妆室里，彩排时重复末尾的句子，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事。他说，他要让我们看到，所有这些都是无稽之谈。结果呢，结果怎么样？”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布伦迪特太太压低嗓门，让人听了不寒而栗，两道目光则紧紧盯着英尼戈·乔利芬特。

“嗯？结果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吗？”英尼戈问；他觉得自己有能力仿效那年轻人的举动。

“我看正是这样，”布伦迪特太太得意地大声回答。“他被辞退了，限一个月之内离开剧团。”

“活该如此，”秀茜语气严厉地说。“不过，这是怎么造成的？”

“噢，我们全都在经理面前抱怨他，”布伦迪特太太回答。“要

---

① 一种纸牌戏，由一人对抗三人。

么留我们.要么留他，我们说，这样他就不得不离开剧团了。”说完她目不转睛地瞅着英尼戈；乔利芬特却突然放声大笑。“对于你来说这件事也许很可笑，乔利芬特先生，但是对于我们它并不可笑；我们被迫这么做，对此我们感到伤心，可是我们不能让他故意地毁掉大家的好运气。他这是咎由自取，不是吗？”

“但是，难道你没看见——”英尼戈刚开口便停住了，因为，布伦迪特太太显然没有看见。再说，秀茜此时正劝他别作声，不要谈论他所不理解的事情。

“我可不怎么相信这种事情，”杰里·杰宁汉先生眨动着长长的眼睫毛向大伙儿宣布。

“你什么都不相信，”朗斯塔夫小姐说；她仿佛是特地从睡梦中醒来讲这句话的。“你相信的只是你自己，要么就是怀特的舞鞋，或者是‘男子的皮肤稍微有点儿晒黑才算得上漂亮’这种说法。”很明显，埃尔茜没有把杰宁汉先生看作她的一位有身分的朋友。

“你不要这样攻击我，”杰宁汉先生说，清秀的脸庞现出怒容。“你老是冷言冷语的，我知道这是为什么。没错，我知道这是为什么。”杰里·杰宁汉——女士们后来这样互相议论——浑身都是玫瑰花束。

秀茜哼起她自己编写的一支歌曲：

> 漂亮先生杰宁汉，
> 来自伯明翰，
> 在那儿他一直学着干，
> 有人说他尽捣蛋，
> 捣蛋，捣蛋。

"行了，女孩子们，"吉米说，"别再缠着这年轻人了，你们这是妒忌。如果不再算卦，就请把纸牌还过来。我们再玩一会儿单人惠斯特好不好，乔？"

"现在热起来了，这儿真热，"米切姆先生边说边脱大衣。

"'银色国王'退场了，"秀茜咕哝说。这是他们给米切姆先生的大衣所起的雅号；这件大衣可不同寻常。在哈克斯贝它第一次露面（米切姆先生是在那儿的一家旧服装店花二十八先令把它买下来的），顿时，歌舞班里仿佛增添了一个成员。米切姆先生现在被大家说成是"陪伴大衣巡回演出"，正如某些演员被说成是"陪伴"母亲或者其他亲戚。这件尺寸极大的长外套是用苏格兰方格花呢制成的，衣领上饰有几英寸某种带神秘色彩、早已绝迹的动物的软毛；它那样子让人觉得它周游世界的次数要比米切姆先生本人多得多，它所见过的一些地方是它的主人所根本没有机会瞥上一眼的。英尼戈说过了，每一分钟你都感到这件奇异的大衣会突然为米切姆先生的旅行回忆作补充，或者大声地纠正他的错误。吉米·纳恩则强调，为了这件大衣他必须多买一张火车票，而且每次把它带进三等车厢时，它领子上的毛便根根直立。这就是"银色国王"。此刻米切姆先生正把它折叠起来，费了点儿手脚才把它放到行李架上。

在哈克斯贝的演出结束之后，"好伙伴"在这个小镇附近的一些地方作了几次两夜的或者三夜的停留演出。今天是十一月中的一个星期天，伙伴们去米德尔福特；这是他们迄今为止路程最长的一次转移，因为，尽人皆知，米德尔福特是东北部那些阴郁的煤铁城镇之一。特兰忒小姐偕同奥克劳依特先生坐小汽车（奥克劳依特先生现在习惯于坐汽车），其余的八个人，我们已经看到，乘坐这列火车，占据了一个车厢分隔间。他们上车已有三个钟点了，互相讲故事、玩纸牌、算卦、吃三明治和巧克力、看书

报杂志、吸烟、打哈欠、打瞌睡，或者呆呆地望着窗外摇摇晃晃向后而去的模糊的灰色景物。今天天气阴冷——跟往常一样，因为是星期天，所以显得更加阴冷——起初车厢里冷得叫人受不了，可是现在不但温暖舒适，而且简直闷热难熬。吉米·纳恩、乔、米切姆和杰宁汉没精打采地玩了几副单人惠斯特；布伦迪特太太编结毛衣；埃尔茜再次闭上了眼睛；秀茜又看了几页《皮阿诺拉之谜》；英尼戈则把几大张星期日报纸拿来翻阅。

"喂！"吉米喊道，一边擦了擦车窗玻璃向外窥视。"好像到了希刻尔菲尔德，今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

"我们不在此地换车了吗？"英尼戈问。

"要换的，"吉米回答。"我们有整整二十分钟，可以去喝一杯。"

"每个人都在这儿换车，"布伦迪特太太放下手中的活儿说。"我仿佛已经在这个车站度过了半辈子。每一次到北方去他们都把我送到希刻尔菲尔德来换车。"

伙伴们也都一致认为希刻尔菲尔德是必经之地，并互相诉说在这儿的茶点室里他们经常遇见熟人。此刻列车正慢慢地进入黑黝黝洞穴般的车站，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怪事发生了：放下了车窗正往外瞧的吉米·纳恩突然轻轻地发出一声惊叫，继而一屁股跌坐在他那个角落里。

"啊呀，真是该死！"他双眼直视前方气喘吁吁地说了一句，起了皱纹现出怪相的面孔变得煞白；看上去他生病了。

"吉米！吉米！你怎么啦？"好伙伴们齐声喊道。

吉米·纳恩把一只手按在胸口上。他的双唇发紫。"没什么事儿，"他呻吟着说。"只是觉得有点儿——有点儿——有那么一阵子，现在好了。把那只包替我——取下来——伙计——里面有一只瓶子。对了，就是它。啊——现在好多了！"他的脸上渐渐恢

复了血色，首先是鼻子，于是有那么一会儿看上去仿佛是一张化了妆的丑角面孔，还在打战的牙齿则显得有点儿滑稽，同时又叫人有点儿害怕。

"吉米，亲爱的！"秀茜一只手扶着他的肩膀说。"出什么事了？你真把我吓了一跳。别再这样了，好不好？"

时间也不允许吉米再这么来一下。此刻火车已经停住。待会儿他们将要乘坐的那一列车已经等候在隔壁的月台，英尼戈和莫顿·米切姆说他们愿意留下照看着把行李搬过去，其余的人立刻下车去茶点室，可是，还在颤抖的吉米·纳恩不肯随大伙儿一起去，于是秀茜便自告奋勇地把他送到将开往米德尔福特的那列车上。当行李搬运完毕，英尼戈来到吉米所在的车厢时，发现他独自坐在那儿。

"秀茜在哪里？"乔利芬特问道。

"我打发她去喝一杯茶，"吉米回答。"米切姆在急匆匆地喝酒吗？"

"是的，他在喝，"英尼戈说，一边相帮搬运工人把小件行李放到座位上。"还有十分钟时间，不过我懒得去了；我不喜欢喝快酒。"

不一会儿，布伦迪特夫妇回到车厢，说他们遇见了从前在"快乐的吉祥人"剧团当演员的汤米·弗奈和梅布尔·罗斯，还和他们进行了交谈。"眼下他们在休息，"布伦迪特太太喘着粗气说，"以后将在沃林顿参加《灰姑娘》的第一场演出——扮演'困顿男爵'和但蒂妮。"在月台的那一头，埃尔茜和杰里·杰宁汉从一个人群中摆脱出来（那是正在做短期巡回演出的"来得容易"剧团）匆匆忙忙地朝这一边赶来，一路还嚷嚷着所有那些他们看见的熟人的名字。随后，身穿"银色国王"气派十足的莫顿·米切姆先生大踏步地走到伙伴们跟前，宣称他已经把两杯酒送下肚

去，而一些比他先到茶点室的人却一杯都没来得及喝完。“跟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喝酒也是一门艺术，”最后他得意地作出结论；吉米和乔两人承认他毫无疑问是个喝快酒的好手。

“秀茜在哪儿？”英尼戈问道。

米切姆先生说他好像看见秀茜在茶点室里跟人谈话。“还有三分钟呢，”他补充说，“她尽管可以从从容容。我有没有告诉你们有一回我是怎么赶上‘二十世纪’高级快车的？”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搬运工人把车门砰地一声关上。吉米和布伦迪特太太同时朝窗外望去。“啊呀！”吉米焦急地叫起来，“她得赶快了。现在还不见她人影，可是他们已经准备打信号和吹哨子了。”

“等一等！”英尼戈说。“让我看一看。”

“还是没有影子，”吉米说。

响起了一声哨子。

“她来了！”吉米喊道。“呃，列车员，你叫什么名字？——等一等！啊，愚蠢的魔鬼！啐！车子启动了！她赶不上了！”

“那么我也不乘了，”英尼戈大叫一声。“往后退，吉米。我要下去了。”列车的的确确已经启动，虽然还非常缓慢。英尼戈打开车门跳了出去；他的背部结结实实地摔在月台上。

当别人惊叫的时候，吉米气急败坏地在口袋里摸索。“接着！”他喊道。“车票！”他把两张票子扔出窗外，它们落到月台上，被一个搬运工人拾了起来；吉米在车上又拚命地打手势，把这搬运工人指点给英尼戈。一眨眼工夫列车已经驶出车站。

“哎呀，我都快要——”乔没有讲出来他快要怎么样，只是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不过别人看来都有同感。“一时间我真不知道我的心是否还在胸膛里，”布伦迪特太太说。

“哎，近来我觉得英尼戈喜欢上秀茜了，”埃尔茜说，“不过我

不知道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我一直注意到这一点，”布伦迪特太太颇有感情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依我看，这就是爱情，没错。”

“哦，他爱上她了，是不是？”乔天真地瞪起眼睛望着他妻子问道。“所以他要到她身边去，要跳火车？”

“那当然啰，乔。别这么傻呼呼的，”他妻子严厉地说。“你也不必这么大惊小怪。他并没有神经错乱。假如我像秀茜那样被拉下了，你也会跳火车的，对不对？”

乔抚摸着下巴，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我想大概会跳的，”他最后说。

“看起来你并不很有把握。”

“那么好吧，我跳，”乔说。“不信你就试试。”

“那样一来你就会折断脖子，我看，”他妻子说，口气仍然很严厉。“我们也就被弄得一团糟，不是吗？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一个人说话会像你有时候这么愚蠢，乔，”布伦迪特太太最后严肃地下了结论。

乔绝望地瞧着他的妻子。随后他又瞧瞧莫顿·米切姆先生，米切姆先生则望着吉米。三位绅士交换着目光，这些目光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意义，它们是那种没有完全丧失理智，没有完全沉溺于古怪念头、不切实际的空想以及无理性的感情爆发之中的男性可能会交换的目光。

2

“你跳下火车来真的就是为了和我作伴吗？”秀茜说。“我觉得你真可爱，英尼戈。”

乔利芬特本人也觉得自己相当可爱，尽管他嘴上没这么说。

他刚刚被这"东北车站"教训了一顿，衣服上还沾着它的许多灰尘，背部与它的月台所发生的那场冲突尚未完全成为往事。那搬运工人把吉米扔出来的两张车票递交给他，但此刻他没有大衣也没有帽子，冷得直哆嗦，那模样有点儿可笑。

"眼下我们该做的第一件事情，"秀茜十分严肃地说，仿佛英尼戈建议下几盘棋，"就是要弄清楚下一班去米德尔福特的车几点钟开出。"

"是啊，我也想到这一点，"英尼戈顺从地说。

于是两人一起查看指示牌，得知下一班去米德尔福特的客车将在下午七点四十五分从二号月台开出。

"还得在这儿等四个多小时，"英尼戈说。

"它几点钟到达米德尔福特？"秀茜问道。"那指示牌上看不出来。我想大概要到拂晓吧。"

"看看那边的火车时刻表就知道了，"英尼戈说着带领秀茜朝那儿走去。两人在时刻表前指指点点，并反复多次地上下比划，终于弄清楚七点四十五分开出的列车在十一点钟到达米德尔福特。

"那就没问题了，"秀茜说。"吉米或者别人一定会来接我们的。他们也会查看火车时刻表，还会替我们安排好住宿。这样的事情我不是头一回碰上，吉米准会这样告诉你。"

这时候一声咳嗽打断了她的话头。咳嗽的是个中年妇女，穿一身黑衣服，正看着他们旁边的一张时刻表。这人长着一张瘦削的长脸，两片嘴唇抿得紧紧的。刚才来到时刻表跟前的时候英尼戈已经注意到她，因为她盯着时刻表的那个模样使人觉得仿佛表内有什么极不正当的东西。她的这一声咳嗽，不带歉意，气势威严，好比在他们肩上拍了一记。秀茜和吉米望着这个女人，她则以坚定的目光挨个儿谛视着他们的脸。

"你们大概是歌舞演员吧?"最后她问道。

是的,他们回答。

"在这儿换车吗?"她又问。

在这儿换车,可是又误了车,他们告诉她,随后两人很快地交换眼光。"这人真爱管闲事,呃?"英尼戈的目光问道。"很可能是想收房客,"秀茜的目光回答。

"你们什么时候到这里的?"这女人又问。秀茜和英尼戈回答了这个问题,并且还告诉她歌舞班所乘坐的火车是从哪个方向来的,这时候这女人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两人,终于又说:"你们没有碰巧同一个纳恩先生在一起吧?"

"什么! 吉米·纳恩?"秀茜失声叫道。

"詹姆斯·纳恩,"这女人语气肯定地回答。

"我想他是和我们在一起,"秀茜大声说。"我们在同一个歌舞班里,它的名称叫'好伙伴'。吉米是我的老朋友。你认识他吗?"

瘦削女人对这个问题毫不在意。"是个流动剧团吧?"她说。"现在你们到哪里去?"

米德尔福特,他们告诉她。

"下个星期呢?"她又问。

这可有点儿奇怪了。秀茜瞧瞧英尼戈,犹豫不决。"那末,要是你真想知道的话,"英尼戈说,他这时候所运用的是我们在回答问题之前说这一类引子的时候所惯用的那种"这跟你有什么相干"的特别嗓音,"我们要到一个叫图伯洛的地方去。"

"离这儿不远,"这女人说。

"我们要在那儿的皇家剧场演出,"秀茜不无骄傲地说。

"呣,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结果,"这女人冷冷地说,那面孔看上去比先前更瘦了。"你们这剧团叫什么来着?'好伙伴'?你

们肯定纳恩先生和你们在一起，是吗？”

“当然啰，”秀茜十分恼火地回答。“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早晨我们就要见到他。你认识他？要我们捎个口信吗？”

“詹姆士·纳恩不想听我对他讲话。我刚才看见他在那列火车上；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他也看见了我。”她神情专注地瞧着他们，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我是他的妻子，”她语气平静地说，接着便要转身离去。

英尼戈怔怔地望着她；秀茜先是目瞪口呆，随后赶紧跑上前去。“喂，”她高声叫喊，让那女人停住脚步，“不过这件事情太奇怪了。我和吉米认识这么许多年，从来没听说——”

“他有个妻子。是啊，我敢肯定你没听说过。”

“可是你听我说！我是秀茜·迪安，吉米以前和我父亲很熟。”

“我也认识他，”这位叫人吃惊的纳恩太太十分平静地说。“或许我还猜对了，你是奎利·迪安的小姐，因为你很像他。”

“啊呀，真是太奇妙了！”秀茜大声说道。她简直就要激动得跳起舞来。

“是吗？”

“当然啰。”

“为什么？”纳恩太太说；她对这件事毫无兴趣。“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奇妙，它不足以让我吃惊。再见。”

“但是你总不能就这样走了，”秀茜说。“我是说，你什么话也没有留下。你不能这样一走了之。”

纳恩太太长时间地盯着秀茜。“那么你想知道什么？”她问。

“哦，并不是我想要知道什么事情，”秀茜解释道，“可是你瞧，就这样碰巧遇见你——”

“我没有存心不讲礼貌，在感谢你对我有问必答的同时，”纳

恩太太嗓音尖尖地说，“我必须奉告，你太容易激动了。你要改掉大惊小怪的习惯，否则它会越来越厉害的，小姐。我要说的就这些。再见。”完了她便转身大步离去，再也不多说一个字。

“哼！碰上这么个枯瘦如柴令人厌恶的女人！”秀茜嚷嚷着回到退缩在后面的英尼戈身边。“你听见她说的话吗？”

“吉米刚才看见她了，”英尼戈肯定地说。“他在车上朝窗外望的时候看见她在月台上。你不记得当时他那模样变得多么奇怪？”

“原来如此！”秀茜说。“不过这事儿真怪。我从来不知道他有妻子。”对于这一发现秀茜感叹了好几分钟，随后她又向乔利芬特描述了吉米的一些往事，在所有这些叙述中并没有一点儿责怪他的意思。

“我们听到了别人家中的丑事，”英尼戈若有所思地说。

“丑就丑在她的身上，”秀茜马上插话说。“现在我们别再谈论她了。重要的是，眼下我们上哪儿去？”此刻他们两人已经步出车站折入一条街道，它看上去像是这个城镇的主要街道之一。

“看来这就是希刻尔菲尔德了，”英尼戈厌恶地环顾四周，身子微微地颤抖了一下。“我觉得这儿的空气不那么诱人，我的秀。事实上，这地方叫我垂头丧气，真的。”

整个城镇被一层薄雾所笼罩。关上了门窗的商店、银行和货栈都变得形象模糊，好比噩梦中的景物。不知从何处溜过来的卡车歪歪扭扭地行驶着，一会儿又滑向不知什么地方；喇叭声如受伤怪物的嚎叫。笨重的电车在雾中隐隐出现，尖叫着、呻吟着，停在站上吞入几个人，又隆隆地驶往无法想象的地方。一名警察、一辆老式的出租汽车、一个手拿报纸的男人、一个穿着仿海豹皮外衣的女人，以及其他一些人和物，呆在那儿，好像是等待着世界末日的来临。唯独人行道打破了这灰蒙蒙单调的一片，因为它

那上面的积垢黑得出奇，令人吃惊。整个希刻尔菲尔德没有色彩，没有生命的火花，不管是什么地方。

“我的上帝！”英尼戈叫道。“我们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吧，秀茜。再待一分钟我就要绝望了。”

“我们去乘那辆电车，”秀茜指点着说，“看看能遇上些什么。快来吧。”两人沿着马路向前奔跑，在电车刚要启动时跳了上去。售票员为此感到惊喜，因为他压根儿没有指望这天下午会有任何事情发生。电车的上层有篷遮顶，他们到了上面，坐在前部带弧形的一小块地方。

“这下可好多了，”秀茜说，一边向外窥视移动着的希刻尔菲尔德。

“是吗，”英尼戈应道。“就像坐在大帆船里。”

然而，乔利芬特此刻所看着的并不是希刻尔菲尔德，而是秀茜。这姑娘好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生气勃勃，这样容光焕发。英尼戈望着她，觉得自己被一种非常奇异的感情所控制；这是一种渴望，其中包含了极为强烈的愉快和不敢表露的激动。他立刻意识到，这个地方——希刻尔菲尔德这辆电车的前部——是地球上唯一他所喜欢的地方，任何别处，从萨沃依餐馆① 到美国的夏威夷，因为没有秀茜，对于他来说，都只是废墟和荒野。霎时间他想到，只要和秀茜在一起，即使凄凉荒地也胜过任何别的处所，因为只要有秀茜，世界便依然值得称颂，如果她不在，不管是什么地方，都只是黑糊糊的一堆杂物而已。现在他知道自己已经爱上了迪安小姐，并且将永远永远地爱她。事实如此，绝对不会有错。他之所以跳火车，就是因为无法忍受秀茜不在身旁。他跳下了火车，并且深深地、深深地堕入了爱河。

---

① 伦敦豪华的萨沃依大酒家之附属餐馆。

"秀茜，"他说，"喂，秀茜。"喊了两声他又停住了。他的声音十分可笑，仿佛羊儿咩咩地叫。

"什么，英尼戈？"迪安小姐的黑眼睛有那么一会儿注视着英尼戈的眼睛，紧接着它们的表情突然改变了。此时秀茜望着站在乔利芬特身旁的售票员；两人问道，电车到终点之后是否有个地方可以让他们去喝茶。售票员告诉他们，到了终点站再往前大约半英里，有一家漂亮的大旅馆，坐落在一条大道上，顾客大多是驾驶汽车外出旅行的人。他们猜想那准是个非常豪华的建筑，英尼戈当即决定两人一定到那儿去喝茶。鉴于从火车站到电车终点站需要一个小时，他们将紧凑地安排夜班火车出发之前的这一段时间。

售票员离开之后，英尼戈不再有机会继续他刚才想讲的话；这一回是秀茜打开了话匣子。英尼戈一边吸着烟斗，愉快地瞧着她的脸上随叙述而做出的各种表情，一边稍有点儿恍惚地听着她讲。由于电车常常爬坡，秀茜的话音不时地被它那沉重的声响所完全淹没。此情此景，它的奇异古怪和飘忽不定，真好像是在梦幻之中：带有神秘色彩的一个接一个的希刻尔菲尔德所属区域在他们脚下渐渐地越来越暗；电车上属于他们两人的这么一个舒适的小块地方；沉浸于回忆之中的秀茜双眼深深地陷入沉思；关于她以往经历的故事随着电车的前进而向前发展，犹如梦中之梦：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奇特。乔利芬特永远也忘不了。

"你得要耐着点性子了，英尼戈，"秀茜对他淡淡一笑开始说道。"我要把我这一生的故事讲给你听。噢，不，并不完全是讲故事，只是我禁不住要回忆每一件往事。现在我脑子里乱成了一团糟，我想大概是刚才碰上那个女人的缘故。我一直在想着我的父亲。你听见那女人提到他了吗？他是个演员，母亲也是。两人演的都是音乐喜剧。父亲在一些流动剧团担任主要男中音歌手。母

亲往往扮演风骚女仆的角色，通常是法国女仆；她是半个法国人，法语讲得好极了。他们一般都在那些滑稽可笑的老剧团里参加演出，例如'乡村姑娘'、'歌妓'和'马戏女郎'。当他俩在曼彻斯特结婚的时候，两人同在'弗洛罗多拉'剧团。我记得父亲总是随身带着一只化妆用品盒，那是他们的结婚纪念物，上面还有一些字呢：'最最衷心的祝愿——弗洛罗多拉，曼彻斯特'，以及别的什么。我很傻，每次想到那个就要哭。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反正我仿佛可以看见他们在曼彻斯特，可以看见他们的'弗洛罗多拉'，还可以看见他们的演出：'告诉我，漂亮的姑娘'，等等，等等，他们的一切——很小很小的人影，个个都非常兴奋和激动；每当我想到他们，这些小人儿都处于明亮的灯光照耀之下，但他们只是那么一丁点儿小，而又被巨大的黑暗所包围；那是一九〇二年，他们谁也不知道以后将会发生什么。你能看见吗，英尼戈？我敢肯定你一定看不见，我也压根儿不知道如何才能让你懂得我是怎么看见的。然而——不管怎么说——这就是生活，真实的生活，当你看见它是那个样子的时候，你不是想笑就是有点儿想哭，的的确确是这样。我真是个傻瓜，不是吗？"

英尼戈摇摇头；那凝视着秀茜的目光里倾注着对她的全部衷情。但是此刻秀茜的心思并不在英尼戈身上，她依然在她的回忆中摸索。待到她重新开始叙述的时候，她的嗓音是低沉的，英尼戈只能断断续续地听清一些片言只字。这时候讲的是关于她母亲的一些事情，秀茜才一两岁她就去世了。英尼戈得到的印象是，以后的好几年秀茜是由一位姑妈扶养的。在这些之后，乔利芬特听到的就更多了，因为这时候电车的声音轻了下去，而秀茜则把嗓子提高了一点儿。

"最最有趣也是我印象最深的，"她说，"就是父亲决定带上我参加巡回演出。他开始那么做的时候我大约五六岁，这样的生

活持续了好几年，现在回想起来是一片模糊，只记得那时候十分快活，但也有若干片断非常清晰地留在记忆之中。我们到过几十个城镇，不过它们好像全都差不多，只是有的房东太太叫我‘可怜的小宝贝儿’，有的称我是‘可怜的小妞妞’，还有‘小伢儿’、‘好乖乖’——这些我记得非常清楚。逢到日场演出，父亲往往把我带到戏院，他登台时就把我放在舞台的侧翼，在化妆室里，坐在丑角或者合唱队女演员的膝上，这时候人们就会给我吃巧克力；那儿的东西都很奇怪，还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油彩、扑粉、麻醉剂等等，你知道——然而我可以听见乐队的演奏、观众们的笑声和掌声，我喜欢所有那一切。不过有时候在夜晚我很害怕，因为我必须在爸爸去戏院之前就上床睡觉；有的时候那些房东太太模样很可怕，她们长着巨大的红面孔，满嘴的威士忌气味。那些屋子也很可怕。现在我还能看见其中的一间——好像面积非常非常大，里面放着特大的家具和颜色深得怕人的碗橱，橱内藏着鬼怪，等待时机向你扑来——百叶窗是放下了，但没有放得妥帖，街道上那怪吓人的绿莹莹的灯光从窗外射入，弄得我每天晚上瑟瑟发抖，蜷缩在衣服和被子底下，提心吊胆地等着，不知何时就会有什么东西突然冒出来——砰！不过有的时候爸爸从戏院回到家里我便醒了过来，并且走下楼去，往往会看见他正在吃晚饭，或许还给我也吃一点儿。他爱吃牛蹄冻，是在牛奶里制成的，和着洋葱一起吃；我也喜欢。我们有许多许多短小的笑话，常常把它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爸爸说，讲这些笑话是他用以充实我们这个家的唯一办法。他的酒喝得不很多，至少那个时期喝得不多，而每一次他喝过了量我都知道，因为在这种时候他总是到我跟前来哭，还一定要我保证决不接近舞台，最后总要对我进行一番‘演说’并检查我的‘听觉能力’（这两个词儿都是他说的）；他还对我说，只要努力用功，将来有一天我会出人头地，因

为我天生是这样的材料。父亲十分受人欢迎，他长得漂亮，嗓子又好，所有的房东太太以及大多数与他在各个剧团里共事的女演员都喜欢他；这一点就连我也看得出来。然而，后来他断然认为这样的生活不再对我有任何好处，于是我不得不住到克拉彭公地附近的另一位姑妈的家里，并且开始上学——哦，真可恶！”

待到英尼戈听完迪安小姐叙述她在克拉彭公地附近如何与枯燥乏味、令人厌恶的生活作斗争；在她十五岁的时候如何回到她父亲身边；十六岁的时候跟他一起参加流动剧团的活动；十七岁的时候看着他被送进医院并在那儿与世长辞；从那以后又如何凭着她自己的力量在人世间奋斗——听完了这一些他们也就到了终点站。小镇早已被甩在后面；眼前只见一个小小的停车棚以及一条蜿蜒伸向浓浓黑暗的路。不过顺着这条路向前大约半英里——售票员再次告诉他们说——在那条向北而去的大道上，就能找到那家大旅馆，它的顾客大多是驾驶汽车外出的旅游者。迈着轻松的步伐，他们向前走去。“这样走到外边来你不抱怨吧，秀茜？”英尼戈说，“不过实际情形如此，我觉得现在没有一件外衣身上真冷。”

“要是你乐意的话，我愿意一路跑步过去，”秀茜说。然后她把一只手放在英尼戈的衣袖上。“可怜的英尼戈！你为了与我作伴而特意跳下火车来，我还没有好好地感谢你呢，对不对？”

英尼戈停下脚步，紧握住那只刚刚碰到他衣服袖子的手，身上微微有点儿哆嗦。“秀茜，”他说，“现在我非告诉你不可了。我有一个了不起的发现。我——我——喜欢你。”

“可是，英尼戈，”秀茜大声说，“真是好极了！不过我觉得你的确喜欢我。请你保持下去，好不好？”她稍稍移动了一下，表示她准备继续向前走了。

此刻英尼戈握住了她的两只手。“好啊，但是比那个更加严

肃。现在的问题不单单是友谊，它牵涉到所有的一切，牵涉到人世间每一件令人愉快使人幸福的事情，并且直到永远。”

秀茜的手一下子抽了回去。“这些话听上去就好像你将要向我求婚，”她轻松地说。“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吧，是不是？”

“当然已经到了那一步，”英尼戈大声回答。“随你说我是在求婚，或者是别的什么，都可以。我爱上你了，绝对地、疯狂地爱上了你。这是奇迹，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说完这些他就想把秀茜搂在怀里，可是秀茜已经不在原地。两人重又迈着轻快的步伐沿着这条路向前走去。

“我很抱歉，”秀茜终于这么说，语气十分严肃。

“我不理解你有什么要抱歉的。”

“我说，你是个可爱的人，不是吗？”

“我并不这样认为，”英尼戈忧闷地回答，继而又振作起精神急切地说：“不过，假如你这样认为，那就大概错不了，对不对？我的意思是，我做好了准备，给你一段时间，虽然这是非常非常难熬的——或者说将要非常非常难熬——就是说我对你有一种渴望。”

“别胡说八道，英尼戈。”

“这不是胡说八道。我真有那么一种感觉。在电车里听你讲话的时候，我每一分钟都渴望着想吻你。现在也想吻你。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吻你，要么是因为——哦，这样一种爱情——”

“嗯？怎样一种爱情？接着往下说呀，英尼戈。”

“我不说了，”英尼戈嗓子沙哑地回答。“以后再告诉你。现在你不过是在嘲笑我。”

“亲爱的，我哪里是在嘲笑你，”秀茜辩解说。“为了表示我是多么认真，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这段对话我已经自个儿操练了不知多少遍了。”

“什么！以我为对象？”

“不，不是以你为对象，傻瓜，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对象，只是在我心目中模模糊糊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小伙子，他爱上了我。他总是对我说许许多多你刚才说的那一类话——不过往往要比你说的详细得多——你知道，他会告诉我，在我身上是什么东西使他爱上了我，然后我就回答他，并且说，我非常抱歉——”

“就像你刚才对我说你很抱歉一样，”英尼戈插嘴说，语气中透出几分严厉。

“随后我就对他说，我们将永远是最亲爱的朋友，但是我已经下定决心永不结婚。我会说，我已经——如同书中的人物所说的那样——把自己献给了我的艺术。接着，非常非常温柔地，我劝他离开我，去爱别人，去爱某一位能向他奉还爱情的姑娘，但他总是说他不会这么做的，所有别的姑娘对他都已经失去了魅力。我喜欢这一部分，”秀茜坦率地说，“往往到了这儿就不再继续想下去了。”

“只有一点你忘记了，秀茜，”英尼戈责怪说。“我是个活生生的人，不是你想象当中那个模模糊糊的吸引人的小伙子。这一点难道没有造成什么区别吗？应该有区别，你知道。”

“是有区别。现在我真正感到高兴，真正感到心情激动。”

“啊哈，那才对呢，”乔利芬特得意地大声说道。

“同时我也感到真正的真正的抱歉。这是个区别，这是唯一的区别。现在让我们谈点儿别的好吗？”

“天底下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可谈，绝对没有，”英尼戈情绪低落地说。

“有哇。我们可以谈谈旅馆；现在我已经能看见它了。看上去是一家大旅馆，一家真正的汽车旅馆，不是吗？让我们去美美地吃一顿茶点。这一回该由我请客，因为全是我的过错。”

于是这两位天真幼稚的人来到旅馆。看来这显然是一个让驾驶汽车在这条大道上南来北往的旅游者歇脚的地方；门口停着几辆车子。尽管很大，这地方给人以舒适的感觉，十分诱人。

英尼戈在灯光照亮着的门边看了看表。“我们在这儿还能待上整整一个小时，”他说，努力显得仿佛刚才路上的对话根本没有发生。

“那就正好，”秀茜说，“安排得这么妥帖，我觉得你真聪明。不过你是很聪明，是不是，英尼戈？我喜欢你。”

“我身上很冷，肚子饿得直叫，我是一头蠢驴，”年轻的绅士这样回答，同时乘侍者还没看见，赶紧用手捋平头发。

3

侍者告诉他们说，茶点在休息室供应。休息室里生着大而明亮的火，还有一位大而明亮的太太；她与其他的客人——那些衣着各异的汽车旅行者——站在一起显得很突出，好比一只鹦鹉站在一群鸫鸟之中。说实话，她还真有几分像一只鹦鹉；小小的弯鼻子如鸟嘴突出在紫红的脸膛上，一双大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前方，圆圆的小嘴巴那两片嘴唇涂得血红血红；她身上的衣服色彩绚丽、价格昂贵；她的每一个动作都伴随着珠宝的闪烁；她还好像有那么许多各式各样闪闪发光的手提包和小匣子，足以开办一个小的商店。这位太太独自坐在一旁，与英尼戈和秀茜所坐的桌子相距不远，显而易见是这个屋子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或者说是目标。然而，他们两人之所以议论这位珠光宝气、鹤立鸡群的太太另外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从他们踏进休息室那个时刻开始她就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们。起先她投来的是疑惑的目光，后来这疑惑很快便从她的眼里消失了，她只是不带表情地注视

着他们，这视线始终不移往别处，却又不像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她怎么老是盯着我们？”英尼戈耳语说。“我们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不是吗？”

“我也正在想这是怎么回事，”秀茜低声应道。“我试着把自己检查了一下，好像没什么问题。你的脸色起先有点儿发青，但现在已经褪了，恢复得相当好。”说着她把英尼戈的杯子递过去。“她一定是在思忖到底认不认识我们。”

“她不认识我——感谢上帝！”英尼戈咕哝说。

“我却不能肯定；她可能在什么地方看见过我，”秀茜又自豪地接着往下说。“你想想吧，我在全国各地给成千上万的观众演出，免不了有的时候会遇见某个曾经看过我表演的人，不是吗？”说完这些她显得非常愉快，非常活泼，还那么妩媚和殷勤，使得英尼戈开始觉得她一定爱上自己了，觉得她终于有了那么一点儿意思。

“除非，”英尼戈一面郁闷地咬着松饼一面在心里说，“她这么做只是为了表示友好，只是因为刚才对我态度简慢，现在作一点儿弥补。”此时英尼戈再也没有心思去注意那位一直望着他们的太太；他甚至已经不知道她是否还在那儿待着，因为他已慢慢地转动坐椅，直到把背对着那位太太。然而，当他吃完松饼的时候，他发现秀茜正抬头仰望，脸上带着十分迷惑的表情。

“怎么啦？”他问道。“那只呆鸟走了吗？”

“现在我知道我打扰你们了，”一个声音就在他的头顶上方说道。

英尼戈大吃一惊，跳起身来，弄得他这张体积庞大的扶手椅直往后移。椅子重重地与某件东西相撞，英尼戈转过身子，惶恐地发现原来它撞着的是那位太太亮光闪烁的胸膛。这女人把椅子猛地一推，英尼戈则把它死命一拉，结果椅子冲向前来把英尼

戈撞在茶桌上。他的一只手打翻了热水壶，另一只手平摊着按在一只餐盘上。

“我能肯定我一定打扰了你们，”一直盯着他们瞧的这位太太大声说。

“一点儿不，”秀茜说；她一边努力对这女人甜甜地微笑，一边留神看着正在茶桌上向四面流淌的热水。“您请坐。”

“一点儿不！哪儿的话！绝对没关系！”英尼戈大声吼叫，此时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把一只手对着一张椅子挥动——也就是刚刚平摊着按在餐盘上的那只手，上面粘着一块涂黄油的面包。“请你坐在这儿——那儿——好不好？”他又说，同时再一次挥动那只手，把大部分黄油面包甩到了椅子上。

“我应该自我介绍，对不对？”这女人说。

“千万当心那些热水，”秀茜对她高声叫喊。

“不，不要坐在那儿，”英尼戈又一次吼叫道。“那上面尽是黄油面包。”

说完这两句，英尼戈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突然间他失去了自制。这个女人，她一双直勾勾的眼睛、一只鸟嘴般小小的弯鼻子和一身华丽炫目的衣服，她的不邀而至，英尼戈自己的从坐椅中惊跳而起以及随后关于椅子和黄油面包的滑稽动作，还有被打翻后满桌子流淌的水——所有这一些都联合起来形成了一次对他的攻击。紧接着，休息室里的一切，整个世界上的一切，似乎都显得荒谬透顶。他猛然跌进他的扶手椅中，发出一阵狂笑。

“我是帕特列特太太，”他们的来访者宣布，一面坐了下来。

这句话对于英尼戈已经足够，他再次发出一阵大笑。假如这位女士说她是琼斯太太，或者她仅仅说了一句天气很冷，结果也将完全一样。英尼戈此时毫无办法；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无论听见谁说些什么，他统统都觉得极为滑稽可笑。

秀茜把他们两人的姓名告诉对方，不过她只是勉强来得及把话说完。此刻她的眼睛十分明亮，正把嘴唇咬得紧紧的。随后，霎时间，她也失去自制格格地笑起来。

帕特列特太太对着他们两人似笑非笑；她的声音中却透出得意。“我看我认识你们，”她说。“你们是一个流动剧团的演员，它叫‘好伙伴’，对不对？一定没错，几个星期之前我在桑迪贝看过你们的演出。”

“是啊，那时候我们是在桑迪贝，”英尼戈气急败坏地说。他使劲地盯着茶壶看，指望依靠这个办法或许可以控制自己，但纯属徒劳。他扯出手帕想擦眼睛，却再一次傻乎乎地爆发出一阵大笑。

“我看过你们三次演出，”帕特列特太太说。“真棒，我觉得。跟从前的剧团大不一样。”

“我很高兴，”秀茜嗓音颤抖着说，竭力不朝英尼戈看。“这太好了，只要想一想——”说到这里她忍不住又笑起来。“哦，不要再这样了，英尼戈。你真是个傻瓜。”接着她好不容易收敛笑容，转向帕特列特太太表示歉意说：“你一定觉得我们太没有礼貌了，不过这是他的愚蠢行动，而现在——现在——他使得我也无法控制自己了。”说着她又格格地笑起来。

“一点儿也不，”帕特列特太太说，脸上仍带着微笑。“那么——呃——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想问一问，你们的人现在上哪儿去了？”

“米德尔福特，”秀茜回答，接着又笑起来，仿佛她讲出了世界上最大的笑话。

“是那个地方。哈，哈！”英尼戈大声叫道。“米德尔福特。哈，哈，哈，哈！对不起，我一想到米德尔福特就非笑不可。”说完他双手抱头狂笑起来。这一阵狂笑使秀茜彻底失去了自制，她紧跟

着英尼戈也大笑起来。帕特列特太太看看这个，又瞧瞧那个，她的眼睛越睁越大，圆圆的小嘴巴也渐渐张开，多肉的面颊开始颤抖，最后她也爆发出一阵大笑：她的笑好比一种怪里怪气的女高音哭腔，使秀茜和英尼戈直想不停地笑，永远地笑。三个人就这样笑得前仰后合，泪水直流，不能自已。

“哎唷，哎唷唷！”帕特列特太太擦着眼睛大声叫嚷。“真不知这是怎么搞的，不过我平时只偶尔这样长时间地大笑。我喜欢痛痛快快地笑。”现在她说起话来比刚才随便得多，完全失去了不可一世的太太派头。这时候在英尼戈和秀茜面前的，是一个四十出头、和善、傻气、有钱的女人。他们为自己这种叫人吃惊的行为向她道歉，她只挥挥手表示不必放在心上。

“我相信这对我有好处，”帕特列特太太对他们说。“我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能这么痛快地笑一场。真的！好了，现在是不是要我替你们再叫些茶点来？肯定不要了？那么，假如酒吧还没关门，去喝点儿鸡尾酒好不好？或者吃点儿巧克力？你们抽烟吗？”说着她递上一只镀金烟盒，三个人便点燃香烟坐下聊起天来。

“别误了火车，英尼戈，”秀茜说。“你知道从这儿到车站要多长时间，一个半小时都不止。”

“你们在说什么？”帕特列特太太问道。英尼戈和秀茜把事情告诉了她之后，她热心地说：“现在你们就别再考虑走那条路去火车站了。我的汽车在这儿，让劳莱送你们去吧，快得很，又非常舒服，你们还可以在这儿多待一会儿。这样对我也很有好处。今天晚上我是路过这里到约克郡去，本来只想停一停喝点儿茶，后来听劳莱说再往前去晚一会儿将要有雾，就不打算继续前进了，我想嘛，就在这儿住下，晚餐之后拿一本精彩的书早早上床。你们觉得这样好不好？让劳莱送你们到火车站去。”

秀茜立刻表示同意；英尼戈虽然宁愿如同来的时候一样回去——因为那样他一路上可以不受干扰地同秀茜卿卿我我，但是无法提出反对意见。

"我这样走上前来同你们说话，请不要觉得奇怪，"帕特列特太太又说，"因为，首先，我应该被当作是你们的一个崇拜者。以前在滨海城镇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好的剧团，我跟许多人谈论你们的演出。你们的名字也那么新颖。另外，说起来，我自己差不多也可以算是干这一行的。我已故的丈夫——就是约瑟夫·帕特列特爵士，你们可能听说过——他对于舞台演出兴趣很浓，把它当作副业，你知道；他把在伦敦西区两家戏院中占主导地位的股权留给了我，还留给我几个剧本。"

秀茜的眼睛立刻明亮起来，并眨动着向英尼戈递送话语。"喂，"它们说，"天仙皇后来了。"

"怎么啦？"帕特列特太太问道。

"没什么，"秀茜回答，"只不过我们每天晚上所梦想的就是你。伦敦西区的两家戏院！还有几个剧本！也许不是音乐喜剧或者时事讽刺剧吧？"

"一般来说，是的。我还觉得很高兴，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音乐喜剧和时事讽刺剧，尽管我也喜欢好的传奇剧。"

"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秀茜对帕特列特太太微笑着大声说。

"不过你们可不能当真以为我跟这一行有什么关系，"帕特列特太太和蔼地解释说。"我只是个在幕后活动的小人物；我所做的一切不过就是签字而已，间隔一段时间签一个字，虽然我也喜欢经常出头露面并且看看他们在干些什么。这些活动对我有帮助，使我不至于闲得慌，你知道，像我这样一个没有孩子的寡妇平时没多少事情可干。可你们不要以为在戏院的活动中我有

很大的发言权。”

“你有足够的发言权，已经使我大吃了一惊，帕特列特太太，”秀茜肯定地说。“那位乔利芬特先生——你可以叫他英尼戈，他喜欢这样——他可能并不关心这一点，因为他只是个稍微变了点儿样子的业余爱好者，至于我嘛——！另外，要是杰里·杰宁汉在这儿的话，我可不能替他的行为负责。他很有可能会要把你绑架了。”

最后这两句话的效果十分惊人。帕特列特太太红润的面颊此时好比两团盐渍的甜菜根；一双眼睛显得既温柔又明亮；她的胸脯剧烈地起伏并闪闪发光。

“你还记得他，是不是？”秀茜问道；她注意到帕特列特太太这些很有意思的反应。“他是我们的喜剧和舞蹈演员。”

“噢，是啊，我记得。我觉得他——很了不起，”帕特列特太太嗓音发颤地说。

“他的确很了不起，”秀茜说。“是不是啊，英尼戈？”

“那还用说！杰宁汉本人可能是个异常的——”说到这儿他卡住了，因为秀茜在他小腿上踢了一脚。

“一个异常优秀的舞蹈演员，”这位年轻的太太提示说。

“对极了！”英尼戈大声说。“我得说他是我所见到过的最优秀的踢跶舞演员。”

“而且又如此惊人地漂亮，”秀茜说。

“是啊，”帕特列特太太轻轻地应了一声。

秀茜不很响地笑了一声，英尼戈觉得他从未听见过如此不真实的笑声。“滑稽得很，”秀茜说，“杰里竟这样吸引了所有的女观众。如果有可能的话，她们就会在后面追他，但是她们办不到。怎么也找不到他。”

“他——他结婚了吗？”帕特列特太太问道，她的嗓子是压抑

的，声音很轻很轻。

“天底下谁——”英尼戈刚开头又挨了一脚，只好把嘴闭上。

“噢，没有，他没有结婚，”秀茜语气轻快地回答。“他甚至连想都没想呢。他脑子里只有他的工作，别的什么都不想。他非常勤奋，雄心勃勃——就像我一样。”

在这以后他们的谈话看来是漫不经心的，不过很巧妙地都围绕着杰里·杰宁汉。秀茜把自己所记得的“好伙伴”日后的活动地点一一告诉了帕特列特太太。最后，当汽车来接他们两人的时候，帕特列特太太悄悄地离去，拿来一盒巧克力给秀茜，一条香烟给英尼戈，告别时含情脉脉几乎要流下眼泪，虽然，秀茜和英尼戈注意到，即将分别给她带来的遗憾并没有迫使她陪伴他们两人去火车站。

“哎，”当他们坐进宽敞的轿车时英尼戈说，“我真不明白那位老姑娘是怎么一回事。我看她有点儿疯了。”

“笨蛋！”秀茜嘴里发出嘘声表示反对意见，“你看不出来吗，她就是在桑迪贝送花束给杰里的人。她喜欢杰宁汉。”

“啊呀，原来如此！”英尼戈恍然大悟。随后，他耐心地听着秀茜议论这件奇怪事情的各个方面。他们舒适地坐着，轿车穿过朦胧的希刻尔菲尔德驶向前方。在它抵达火车站停住之后，秀茜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人们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她若有所思地说，“不过，假如有许多钱那一定很了不起。”

不管是谁，此刻瞧着她从轿车里出来一定会认为她有许多钱。她这时候的表情和姿态显得像一位非常富裕、对生活已经厌倦的小姐，一个被命运娇坏了的宠儿。虽然她的观众只是两个搬运工人、一个出租汽车司机，以及一个难以判断其职业的人，但她的表演却十分出色。她那位没有帽子和外衣的伙伴来到车子外面的时候身上微微发抖，就这样没有掩护地被撂在一旁；他虽

然在那儿，但是无足轻重；一直等到他为她打开一节还没有乘客的三等车厢的门，才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她也重又成为秀茜·迪安。

4

“管它苗条不苗条，”秀茜说，“我一定要吃几颗。”此刻她正查看帕特列特太太送给她的巧克力。这是一盒颗粒很大包装漂亮的巧克力；等到他们吃了两三颗，希刻尔菲尔德最后的微光也在飞速前进的车窗外消失了。秀茜再一次指出，有许多钱将是很了不起的。她沉思着就富裕这个题目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英格兰是一个有这么一种显著特点的国家——凡是两个人在一起就很难取得一致意见；如果一个是现实主义者，另一个就会是理想主义者；一个玩世不恭，另一个即多愁善感。英尼戈强烈地否认超越必须范围之外的钱财有任何重要意义；他谴责奢侈的生活，甚而至于拒绝了第三颗巧克力；他宣称秀茜的态度使他感到痛苦。不过，作为恋人的英尼戈很快便战胜了作为哲人的英尼戈。

“如果你那样认为，”他十分抑郁地说，“那么我就去挣许多钱。我自己不要，而是为了你。你不是说我可以靠作曲写歌来挣钱吗？”

“挣许多许多钱，”秀茜说。“如果让懂行的人听到，我相信你一定会发财，英尼戈。我这话不是开玩笑。你的才能可以很容易地变成一个金矿。”

“好吧，那就符合你的要求了。我将为你挣许多钱。”

“可是我不要你的钱，你这个怪人。我要依靠自己来致富，完全靠我自己。”

"我不相信你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英尼戈说；他明显地看到秀茜并不要他。

"那只说明你一点儿不了解我，"秀茜说。随后她思考了一会儿。"我要成为一颗明星。我要成为秀茜·迪安——砰！——就这样。秀茜·迪安上场——砰！'她来了！'我要听他们这么说。这也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以此来补偿他们那些郁闷的旅行、死气沉沉的宿舍、辛苦的劳动、微薄的薪水以及没有机会走运。我知道不可能使所有那些都得到补偿，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一直发展，成为最了不起的明星，那么就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明星就根本不是为了我自己的需要，"她又添上一句。

"当然，"英尼戈应道。

"我看你这是在讽刺我。"

"不，我并没有讽刺你。接着往下说吧。"

"是这样，"秀茜视而不见地望着英尼戈说，"我并不希罕报上刊登我的照片和有关我的小段文章，或者我的名字出现在霓虹灯上——并不是说那样不会使人十分愉快，你知道——我想的不是那一些。我希望有一套小巧舒适的房间，经理们会往那儿打电话找我，邀我去看角色，还想有一位崇拜我的服装员，或许还有一辆十分舒适的轿车，小小的，却极其漂亮；还想有足够的钱供我开销，使我可以给许多人带来愉快的意外消息，同他们一起度假，向他们赠送礼物；我还喜欢每隔一段时间就远远地离开所有这一切，乘船外出旅行，兴许还要改名换姓，不让任何人知道我是谁，这样，有人就会走到我跟前说，'你真让我想起秀茜·迪安，'这时候我就会承认我正是秀茜·迪安，于是船上每一个人都会说，'那就是秀茜·迪安，'随后他们十有八九会特地搞一个表演会，以便我有机会给大家表演，此外——噢——各种各样的

事情。"秀茜气喘吁吁地结束了她的表白。

"对于我来说，这种生活听起来好像很孤独，"英尼戈没精打采地说。

"噢，可是我有许多许多朋友，"秀茜大声说。"没有他们我就活不下去。你也愿意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是不是，英尼戈？"

"我想大概是的。"英尼戈在想象中看见自己躲闪在后景的某个地方替秀茜拿着大衣，形形色色的显赫而漂亮的男子则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你的话听起来真让人扫兴。我不相信你希望我取得成功。我觉得你属于那种只有在能够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架子时才会表现得友好的人。"说完秀茜高傲地将视线穿过一扇窗子投向车外，不过在那儿她看不见任何东西。英尼戈也试图从自己这一边的车窗朝外面看，但是他发现要想把目光从秀茜身上移开是不可能的。然而，过了一两分钟，他注意到秀茜正在偷看自己；他笑了，于是秀茜立刻转过身来，把面孔对着他。

"我们真是荒唐。"秀茜微笑着说。"简直就像乔和他的太太那样陷入了僵局。去年夏天他们买了一张加尔各答抽彩赌票，那一天，也就是公布抽彩结果的前一天，他们谈论起中彩的机会；当他们认为自己最有得奖希望的时候，他们开始考虑得了钱以后做些什么事情。乔表示想在一个最大的滨海胜地买下一家旅馆。布伦迪特太太说她要把钱全部用于投资，靠它的进帐维持生活。她决不要旅馆，布伦迪特太太对她的丈夫说。乔坚持自己的意见。两人一连争论了好几个小时，火气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两人吵了一场，整整两天互不理睬。这一对可怜的夫妻。好了，现在坐到这一边来吧，免得你把眼睛瞪着我，弄得我心里嘀咕，是不是对你做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英尼戈站起身来，居高临下地对秀茜望了一会儿，一边听着

火车那有节奏的哐啷声。"气氛令人抑郁，你知道，"他缓慢地说。"在这儿只有我和你两个人，照理我应该心情愉快，秀茜。我相信，有一段时期我觉得这就是幸福。"

"为什么，英尼戈？"

"我不想再告诉你了。我要说的只是气氛相当令人抑郁。不过，每个星期天晚上都有一些使我感到抑郁的事情，一些使我感到有点儿伤心的事，绝对如此。"

"我知道，"秀茜和气地回答。随后她现出怒容。"不，我不知道，"她大声说。"坐下，坐在这儿，乔利芬特少爷，英尼戈·绝对少爷；如果你不振作起来，我就要摇你。当然啰，除非，"她偷偷地瞧着英尼戈又添上一句，"你是因为我而心里不快活。"

于是他们两人肩并肩地坐在那儿闲聊，火车则仍然哐啷哐啷地在黑夜的神秘区域穿行，驶往尚有相当距离的米德尔福特。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秀茜的话越来越少，开始打起哈欠，脑袋耷拉下去，身体离开英尼戈倒向她自己那一边的角落。她刚刚打起瞌睡即将进入梦乡的时候，一个查票员走进车厢把她吵醒。一会儿她再次打起哈欠来，脑袋又耷拉下去，这一回身体倒向英尼戈这一边，最后，使英尼戈心里觉得高兴，她的头一直靠在他的肩上。这种高兴其中或许包含着某种讽刺，使英尼戈尝到苦涩的滋味，因为，秀茜已经使事情十分明白：他乔利芬特不可能对她有多大指望了，眼前这一幕只不过是睡眠所作出的让步。可是，这里面仍然体现了信任，这颗轻轻地压在他手臂上部的脑袋使他心里重新燃起了希望。他的四肢很快便觉得麻木，然而就连这麻木也带上了美丽的浪漫色彩。

十点钟刚过不久列车停了，英尼戈压根儿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看上去是一个相当大的火车站。秀茜张了张眼睛，舒一口气，又睡着了，英尼戈在心中祈祷，但愿不要有人来打搅他们。然

而，就在汽笛已经拉响的最后一刻，车门猛然被打开，让进了阴冷的十一月夜晚和一个大个子男人。英尼戈瞅着他，心里凉了半截；这个人却颇感兴趣地高兴地瞅着英尼戈。他在对面座位的正中坐下身来，脱掉帽子，擦擦额头，将一小截雪茄重新点燃，把一只肥胖多毛的手在右边膝盖上放一会儿又在左边膝盖上放一会儿，并向英尼戈和熟睡的秀茜吐出友善的、小小的烟圈。此人身材魁梧、体格健壮；这是一种人们在赛马会、拳击比赛、足球比赛、所有的体育运动俱乐部和音乐厅的酒吧都能见到的标准体型。他的头部呈梨子形，颌部非常之阔，额头狭窄并后塌，上面搭拉着从中间分开的两小圈头发；两只眼睛向外凸出，鼻子油光闪亮，小胡子蜡黄，简直有点儿吓人。他这模样让人看了会觉得仿佛有大量威士忌正在发挥威力，把他那大容量的身体内部照得通亮。英尼戈注意到所有这些细节，心中感到厌恶。

这人丢掉雪茄烟蒂，对英尼戈缓慢地、笨重地眨动眼睛。“恰好赶上，”他友好地说。“十点钟的时候还在‘白马’酒家的酒吧，现在已经到了车上。令人激动，你知道，真的。”

英尼戈只点了点头，但是这就似乎已经足以使他能够同这位温和的入侵者建立一种牢固的友谊。

“喂，”这人说，一边如同魔术师那样奇妙地拿出一只酒瓶，“喝一点儿。来吧，里边有许多呢。不要？好吧，你妻子是不是要喝一点儿？不，她不是你妻子，对不对？她是你的心上人。我们的妻子和心上人，”他举起酒瓶大声说，“但愿她们永远不见面。”他热情地为这一祝愿又喝了一口。

“你要注意，”他接着严肃地说，“那不过是我说着玩的，什么妻子与心上人永远不见面。要是我说给太太听，她会笑的。她对我十分了解，知道那是开玩笑。我的妻子就是我的心上人，而且我们结婚已经十二年了。十二年了，一直是最好的伙伴——最好

的，"他厉声强调，仿佛英尼戈刚才表示了反对意见似的。"最好的，"他再一次说，"最最好的。这一口为她而喝。"说完他举起酒瓶又喝了一口。

"不管她想要什么，"大个子又说，"她都可以得到——合情合理。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道理，不是吗？那就对了。她只需提出要求。这一点她心里明白。她的母亲也明白。'你很走运，'她对我妻子说。'你很走运。'她的运气不好——现在我说的是我太太的母亲——我说她的运气不好。她什么也没有得到。那老头不给。可我就不是那样。只要和我站在一边，我所拥有的任何东西你就都能占有。我的太太明白这一点。她站在我的一边。我们是最好的伙伴，最最好的。我妻子的母亲也一样——完全一样——最最好的。祝老太太走运。"显而易见这一祝愿使酒瓶成了空的，这时候它横倒在座位上，而它的主人在吃力地喘气之后，瞅着英尼戈，瞅着熟睡的秀茜，缓慢地、动情地点起头来。

要是在任何别的时候，英尼戈或许会很高兴与这位先生作伴，可是现在他觉得甚至于很难容忍这个人。不知什么原因，此时这节车厢与一小时之前大不一样了。

"漂亮！"这陌生人说，一面还在对他们两人点头。"非常漂亮！我觉得就像是一幅好看的画。"他注视着秀茜，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看来那最后一口酒使他丢弃了任何保留，此刻他确确实实非常亲切温柔。"我知道这种情形。我也求爱过，不分白天黑夜地和她厮混在一起，就跟你现在一样。快乐的好时光——真是没说的。你瞧她，正做梦呢，幸福又安全。你找着了一位可爱的姑娘，年轻人，我看得出来。好好照顾她，你也会成为一个走运的人，和我一样。"

"这鬼天气真冷，"英尼戈恨恨地说。

"寒冷的天对于一颗火热的心来说算得了什么？"这另一位

大声责备道。"别对我说你注意到天气很冷。我敢打赌你这位小乖乖并不知道这一点。啊，我要是像你这么年轻该有多好，小伙子。用你的手臂好好地拥抱她，把身体贴紧她吧。不要在乎我。我也有过青年时代，现在仍然年轻。我知道使这个世界不停向前的是什么。不是金钱。是爱情。是两颗心一起跳动，如同歌中所唱的那样。"他把背往后一靠，努力瞪起眼睛盯着英尼戈，一只手打起拍子，嘴里轻轻地唱道："我的心——上人，当小——伙子——很久——之前——"

英尼戈闭上眼睛假装即将入睡。他只能采取这样的办法。讨厌的歌声单调沉闷地继续了一段时间，然后渐渐消逝，最后被鼾声所代替。英尼戈小心翼翼地动了动遭受约束的四肢，让思想随着在黑夜里穿行的列车一起缓慢向前。

"米德尔——福特！米德尔——福特！"

陌生人立刻张开眼睛，跳起身来，抓起酒瓶、帽子和提包，转眼不见了踪影。

"我们到了吗？"秀茜大声问道。"我一定睡着了。那人是谁？"

"那个人，"英尼戈故意说，"是我们的旅伴，一位身材魁梧、喝得醉醺醺的先生，他的脑袋就像一张廉价的圣诞贺片。这一路上他老是把你称做我的心上人，我的小乖乖。"

"可怜的英尼戈，这话多恶心！"秀茜冷冷地说。"赶快瞧瞧外边，看看有没有吉米或者别人在那儿。"

英尼戈拖着步子走出座位，他全身僵直，觉得相当冷。"我看见吉米在月台的那一头，"他在车厢门边告诉秀茜，随后便站在那儿仰望着她。他们的这一天到此结束了。"好吧，就这样了，"他略微有点儿沮丧地说。"来吧，秀茜。"

秀茜好奇地对他瞅着。"帮助我下来呀，"她说。"我都冻僵了。"下来之后，当一只手还在英尼戈手里的时候，她柔声地嚷

道:“别绷着脸。谢谢你照顾了我,英尼戈。喏!”一个吻,来得飞快,也去得飞快,乔利芬特简直不知道它是否真正存在过。

“秀茜!”他叫了一声。

“吉米在那儿。”秀茜挥着手快步跑去。

此刻我们看见的是英尼戈的背影,沿着月台在秀茜后面追赶。

第六章　晦气的一周

1

那个糟糕的一周在好伙伴们到达图伯洛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它开始于——至少对于他们中间的八个人来说——它开始于在米德尔福特的那个星期天的晚上。在米德尔福特的那一个星期，每天都过得十分单调乏味，不过也有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值得一提。那就是霍德尼太太，一位富裕而脾气古怪的老太太的来访。她在星期三开车进城来见她的律师，在米德尔福特逗留并观看了"好伙伴"的演出，结束之后她坚持要地方经理——这位经理知道她是一个"怪人"——把她介绍给特兰忒小姐、吉米，以及其余所有的人。跟全体好伙伴在一起她真高兴啊，她说，所以要求他们为她这个古怪的老妇人做一件事情：请他们全体到她家里去——距离此地二十英里、在高沼地边缘的卡斯顿庄园——去那儿在星期天为她、为她的女仆，以及任何一个还没有愚蠢到不知如何在十一月的一个星期天晚上让自己快活快活的人表演一场。他们不可把这看作是一次生意——尽管她有足够的钱为自己的心血来潮付出代价，而如果二十镑能够补偿给他们所造成的麻烦，她很乐意支付——他们必须把它看作是为了使一位孤独的老太太高兴起来，这位不久于人世的老太太觉得任何事情都不能使她得到快乐。霍德尼太太断断续续但是语气非

常坚决地讲了这些话，并且一边说一边拍拍所有这些比她年轻的演员们的背。

于是作出了这样的安排：全体参加实际演出的人星期天晚上都要留在米德尔福特，星期一上午再乘郡际列车去图伯洛，目的是在卡斯顿庄园举行一场特别的演出（需穿夜礼服）；他们确信，在那儿，一间面积很大的客厅、一只大钢琴，以及一顿丰盛的晚餐正等待着他们。"请注意，"地方经理说，"这位老太太会很好地招待你们的。她是个老古怪，我听说过有关她的各种传说，但是她喜欢上你们了，会把你们照顾周到的，相信我的话没错。"霍德尼太太的这次来访在后半个星期里成了大家议论纷纷的话题。特兰忒小姐放弃了分获演出收入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参加实际演出的八个人每人可以得到两英镑十先令；在布伦迪特夫妇之间，在埃尔茜和秀茜之间，关于把这笔意外收入派什么用场的问题，展开过多次激动人心的讨论。另外，这次遵命演出（好伙伴们现在给它起了这么个名称）既具有做好事的性质，又带着巨大的吸引力。大家为特兰忒小姐和奥克劳依特先生感到可惜，因为他们将不能到场。倘若歌舞班的下一站是任何一个别的地方，他们两人就会同大伙儿一起继续在米德尔福特停留，可是图伯洛不是一个寻常的演出场所，星期一有许多事情要做。在图伯洛，歌舞班将在皇家剧场演出。那是个真正的剧场，不是一个简单的亭子或者会议厅之类的地方。特兰忒小姐对于图伯洛一无所知；十分奇怪的是，别人也都跟她一样。不过，她曾经在《舞台》报上看到过一则出租这个剧场的广告，租费相当公道，于是她第一次自个儿拿定主意，不顾吉米的劝告，把它租了下来，为期一个星期。"这完全是无的放矢，"吉米悒郁地说，可是，偶尔喜欢冒险并固执己见的特兰忒小姐不把这警告放在心上，而且她还受到其余大多数人的鼓励；他们都热切地希望自己有机会再一次登上

一个真正的舞台进行演出。特兰忒小姐就这样决心到图伯洛去，并且把这次演出看作是这一年最了不起的一次活动，看作是歌舞班的一个极好的机会；她还认为在星期天她和奥克劳依特先生有必要跟往常一样坐汽车去，以便在星期一能够立刻开始工作。他们两人并不认为错过遵命演出是非常可惜的，因为他们将要得到这样一种快乐——首先目睹图伯洛和它的皇家剧场。

起初，要想找一个人或者找一件交通工具把好伙伴们送到火车并不经过的卡斯顿庄园去有点儿困难。看来很奇怪，米德尔福特的车主们似乎都不很愿意派一辆他们那些较大的汽车开往霍德尼太太那偏远的庄园。不过，最后还是找到了一个姓迪肯森的人。他有一辆大汽车，他说，可以坐十二个人，而实际上一直乘着十八个人；他愿意送他们去再接他们回来，收费两镑，低于那个数目他就不干；好伙伴们发现他们无法一定要他干。不管怎么说，当他们听说迪肯森先生和他的汽车时，心里都感到宽慰。

集合地点定在吉米的宿舍。在约定的时间六点三十分，八个人全部到齐；他们都穿着夜礼服，带着乐器和乐谱夹子，还有令人吃惊的各式各样的斗篷、大衣和男女围巾，个个都兴高采烈。这是一次打破常规的、具有极大吸引力的演出活动。身穿“银色国王”、围着一条绿色长围巾显得高大而引人注目的莫顿·米切姆先生又一次指出，这很像是从前的情形了，而布伦迪特太太——这时候她很吃力地拿着两件羊毛外衣、一条仿西班牙围巾和一件已经穿得很旧的演出用斗篷——又一次表示同意他的看法。好伙伴们准备就绪，只等迪肯森先生和他的汽车了。又过去五分钟，迪肯森先生把车子开了过来，还带来一个名叫阿瑟的扁面孔年轻人；这人老是向两只手上吹气，还好像没有上颚。

“你晚了一点儿，”吉米快活地说。

“晚了？”迪肯森先生很不以为然地大声说道。“比我刚才所

估计的还早了一些呢。车子出了点儿毛病，不是吗，阿瑟？”

“呃——唔——啊——”阿瑟回答，接着便往手上吹气。做完这个动作，他又说：“呃——哦——唔——呃——唔——啊——”

“就是嘛，”迪肯森先生说。“好了，如果我们已经做好准备，现在就出发吧。尽管我宁愿回家去，取消这趟差事，我宁愿把它取消了。”

“嗳，今天夜里天气怎样，司机？”布伦迪特太太摆出最地道的多金公爵夫人的姿态和颜悦色地问道。

“今天夜里这鬼天气冷得很，太太，”迪肯森先生说。“把车子发动起来，阿瑟。你们都上车吧，我们出发了。”

“这些粗头粗脑的北方佬，”布伦迪特太太咕哝道。“毛毛糙糙的，但是跟栎木一样硬气。”

“我真希望这辆车能稍微文雅一点儿，”秀茜瞧着车子内部说。

这辆车当然算不上豪华。首先，十分明显，它已经很旧，当引擎一发动，所有其它部分也随之而动，一起颤抖并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向引擎表示同情。那些座位又窄又硬；车身也不正规，顶上只用一块帆布从四面罩下来。尽管它可能坐过十二个人，但实际情形是，在他们八个人连同乐器、乐谱和一些包裹都进入车厢之后，里面拥挤得连一英寸的隙地都没有了。车子正式上路了，颠簸使人很不舒服，可是谁也没有发多大的牢骚。所有这些都是遵命演出这场具有极大吸引力的活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对于我来说，”布伦迪特太太在黑暗中气喘吁吁地说道，“这是一次浪漫的活动，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开车到偏远的地方，让歌舞班处于另一个环境之中，拿我们一座庄严古老的乡村宅第作为背景，面对着有眼力的热情观众表演节目，随后还有愉快的宴会。”

“别搞那么多的‘随后’,”埃尔茜说。“我主张一到那儿就吃晚饭。我看应该这样安排,从十二点半到现在我只喝了一杯茶,吃了一块面包,肚子已经有点饿了。”

“那就由你们来决定吧,”吉米·纳恩说。“不要指望我会感到兴趣。喝一杯什么,吃一片烤面包,或许再吃点儿鸡——胸脯的肉——这一些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我想大概会有鸡给我们吃的。”

“一定会有的。”这是莫顿·米切姆先生低沉严肃的声音。“在这种时候他们一定会很好地招待我们——这是我的经验,女士们先生们。每一样东西都是上等货,包括香槟酒,好运气啊,虽然,作为一名女士,她对于饮料可能并不非常重视。你们一定见到过从前那些殖民地总督,例如埃尔金·庞德伯里爵士或者还有别的一两位,在一些遵命演出结束之后所举行的招待宴会。那真是豪华,只有这一个词儿可以形容它——豪华!”

“依我说,我赞成一分为二,”乔以抱歉的口气说。“演出之前吃一点儿,结束之后再美美地饱餐一顿。演出之前先吃一点儿可以使我们更有精神。”

“也可以把你的上音域彻底破坏了,”他的妻子冷冷地说。“我就知道你会弄出个什么结果来。你会把肚子塞得饱饱的,然后就站在霍德尼太太面前,想要唱歌,但是上音域已经一塌糊涂。”

“空着肚子我可唱不了,”乔恳求说,“喝茶时你自己不是也说了吗,‘留点儿食欲到今天晚上。’所以我建议演出之前稍微吃一点儿,演出结束回来之后再饱餐一顿。”

“霍德尼太太很显然是一位文雅的女士,虽然脾气有点儿古怪,要是此刻听见你说这些话,她会要求把你的名字从节目单上划掉的,”布伦迪特太太大声说。“如果那样,我是不会责怪她的,

乔。我立刻会说，丈夫也罢，从事歌舞表演的一位极好的男中音也罢，他活该如此，让他尝尝苦头。”

提起节目单，好伙伴们立刻议论纷纷，大家都拿不准是否真正挑选了最好的节目。这一项霍德尼太太是否喜欢，那一项又怎么样？当他们还在这样七嘴八舌的时候，车子突然停了下来。因为在车厢里面什么也看不见，英尼戈撩起车子尾部从顶上下垂的帆布向外张望。

“已经到了吗？”不知是谁对他叫喊着问道。

“看上去我们什么地方都没有到，”他一边回答一边下车到了外面，周围一片黑暗，天上下着蒙蒙细雨，冷丝丝的。

“还有八英里路，”迪肯森先生说，此时他正检查引擎。“再把它摇两下，阿瑟。马上就要下大雨了。行了，阿瑟，随它去吧。”

“呃——哦——唔——啊——哦——呃，”阿瑟垂头丧气地说。

“好哇，我不把这可恶的引擎发动起来决不罢休，”迪肯森先生说，看来他情绪不是很好。“我看这一路上它将要被弄得够脏的。来，把这个握住。好嘞，现在我们再试一试。再把它摇两下，伙计。”引擎开始劈劈啪啪发出很大的噪声。“行了。再过五分钟倾盆大雨就要下来了，从这里到卡斯顿庄园的这一段路是你所见到过的最肮脏的路。我简直昏头了，真不该跑这趟车。”

“没关系，伙计们，”吉米说；这时候他已经到了车外跟英尼戈在一起。“我们很快就到了，那时候你们就可以弄点牛肉和啤酒，舒舒服服地在一个大火堆边上取暖。”

“呃——哦——唔——啊——唔，”阿瑟一边说一边没精打采地向手上吹气。

“要是没有阿瑟，我想这一路上大家会快活一些，”在同吉米一起重新爬上车子的时候英尼戈说。“阿瑟身上有种东西使我觉

得怪不舒服——一种‘乌鸦说’① 那样的声音。”

现在汽车行驶得非常慢，却比先前更加尖厉地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显然，这条窄道坡度不小，并且曲曲弯弯；迪肯森先生一定很不惬意。蒙蒙细雨正稳稳地转变成滂沱大雨。乘客们也迅速发现要使自己觉得惬意十分困难。他们不仅被颠簸摇晃得极为难受，而且开始感觉到雨水滴落到身上继而慢慢地往下淌。十分明显，这帆布车顶并不防水。他们把身上的外衣和围巾尽量裹紧，拚命地抓住椅背或其它任何可以抓得住的东西，同时互相安慰说很快就要到目的地了。然而，他们当中谁都没有经历过这么长的八英里路程。

不过，车子总算停了。英尼戈再次朝外面张望，向车内的人报告说，他们到了一个大门口，眼前是一条车道。

“这就是了，”迪肯森先生高声叫喊。“这就是卡斯顿庄园。如果车子能通过，我是不是要直接开进去？”

“好啊，开进去，”好伙伴们快活地齐声叫道，他应该把车子一直开到房间门口，如果那是可能的话。他们在想象中已经看见了欢迎他们到达的热烈场面；庄园那高大的前门敞开着，屋子里射出明亮的灯光，激动的仆人们和村庄居民们喧嚷骚动。汽车沿着弧形的车道向前驶去，每个人都忙着收拾乐器、乐谱和外衣等物件，与此同时，他们迅速取得一致意见，在演出之前必须吃一些东西喝点儿饮料，因为已经八点了，比预定到达时间晚了一个半小时，他们全体都觉得饥肠辘辘——全体，也就是说，吉米·纳恩除外，他说现在他渴得要命。这些乘客连爬带翻地从车上下来，浑身发冷，衣服湿漉漉的，有点儿狼狈，肚子恐怕是空空的，

---

① 引自美国作家艾德加·爱伦·坡（1809—1849）的著名诗作《乌鸦》（1845），诗中乌鸦反复说“永远不再”来回答诗人的各种提问。坡十分强调诗歌应表现“忧郁”，《乌鸦》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不过他们依然精神饱满；总算到了目的地，他们感到高兴，准备为霍德尼老太太作一场她这一生所看到的最精彩的表演。他们进入倾盆大雨之中，高沼地的雨水冰凉冰凉，不过没关系，他们已经到了庄园门口。

然而那扇门却紧闭着，南边的各个房间没有一丝灯光，别处也只有一两间卧室透出微弱的光线。整幢房子呈黑糊糊的一团，毫无迎接客人的气氛。

"我记得你们说过他们正在期待你们，"迪肯森先生说着发出一声最最令人不舒服的短促的笑声。

"是啊，"吉米一边拉住铃绳把手一边不安地说。

"这幢房屋的这一个部分，"布伦迪特太太怀着希望说，"肯定很少使用。所有的人都在后边忙于做各种准备工作。大家都到门廊下面来，亲爱的，等里面的人来开门。"

吉米拉响了门铃，终于在脚底下出现了一道光线。门被打开了几英寸，随后又是几英寸。"你们要干什么？"一个声音问道。

"大家都请过来啊，"吉米迫不及待地大声招呼。"我们是'好伙伴歌舞班'，来这儿演出的。"

此时这门大开了，不过只是为了让一位看上去十分疲乏的年长的男仆能以惊异的目光瞪着他们。"你们要干什么？"

吉米再次作了解释。

"这么说，你们找错地方了，"这人对他们说。

"不，他们没有找错地方，"迪肯森先生大声说，"这里是霍德尼太太的庄园，我知道得很清楚。"

"这里当然是霍德尼太太的庄园，"这仆人说。

但是在吉米更加详细地作了解释之后，这人仍然以惊异的目光瞪着他们。"啊呀，你们今天晚上来可不行，不管哪一天晚上都不行，依我看。霍德尼太太身体不舒服，病得不轻。星期四她

突然中风，眼下情况不好。医生正在这儿，他派人去请护士了。事情就是这样。”

“那么，我要——”吉米气喘吁吁。

“稍等一会儿，”这人说完把门关上；外边的人听见他离去的脚步声。

接着人们听见阿瑟那不祥的声音比任何别的声音更响。“呃——呃——啊——唔——唔——哦——唔——呃——嗷——唔——”

“我的老天！阿瑟，”迪肯森先生尖刻地大声说，“你说得对，你没有不对的。”

“要是阿瑟再发出声音来，”秀茜心情紧张地耳语道，“我就要尖叫了，一遍又一遍地尖叫。我再也受不了了。”

这时候门又突然大开，好伙伴们发现一只袖珍手电筒正照在他们身上。“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电筒后面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说，“我也不想明白。我没有这闲工夫。霍德尼太太实在病得太重了，病得太重。我很怀疑她是否能够康复，不过我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请你们谅解，离开此地吧，并且尽量保持安静。祝你们晚安。”电筒熄灭了；门被迅速地却又是悄悄地关闭、锁住，并闩上了。

“祝你晚安，”吉米压着嗓门叫喊道。“衷心祝愿你健康长寿。悄悄地走开吧，孩子们。一切都完了。”

“我的上帝！”这是埃尔茜的声音，她头一回说出了大伙儿的心里话。

“你的意思是——”迪肯森先生刚开口就被吉米打断。

“我的意思是，”吉米说，“我们要回米德尔福特去，越快越好，所以你尽量早点儿开车，越早越好。”

“牛肉和啤酒！”迪肯森先生以强烈的讽刺口吻高声叫道。

"舒舒服服地在一个大火堆边上取暖！算了吧！你们是一群笨蛋，还把我也变成了一个笨蛋。"

"呃——哦——唔——唔——呃——唔——唔——"阿瑟恼怒地说。

他这句话把杰宁汉惹火了。"喂，你闭嘴，"他尖声叫道。

"喂，喂！阿瑟干吗要把嘴闭上，呃？"迪肯森先生凶狠地威胁说。"好吧，该死的，拿两把刀来——！"

"干点儿好事快开车吧，司机，"一个可怜的湿淋淋的人说，她神态庄严，令人吃惊。"有女士们在场，别那么气势汹汹地谈论刀子。"这样责备了司机之后布伦迪特太太重又爬进车内，脱去弄脏了的演出用斗篷，打了两个喷嚏，落下了眼泪。

"女士们！"迪肯森先生冷笑着说。"算了吧！"这时候有人拍拍他的肩膀，把他带到一旁。

"现在你看见我了，是不是，"乔十分温和地说。"我是个寡言少语的人，可是我替那位老太太感到难受。我也因为演出被取消而非常失望。我还觉得肚子很饿，身上也全湿了。刚才跟你说话的是我的妻子。现在要是你再噜苏一个字，只要再说一个字，我将很高兴有机会把你这愚蠢丑陋的脑袋砸扁了，出一出心里这口闷气。"他在说这些话的同时一步一步向司机逼近，即便在黑暗中他那身影也十分叫人害怕。"只要你再噜苏，就有你受的，"他又添上一句，简直像是在引诱对方。

"准备发动引擎，阿瑟，"迪肯森先生像泄了气的皮球在车头坐下。

返回米德尔福特的一路上糟糕极了。汽车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向前行驶，仿佛无休无止。它已经三次被迫停下，两次是因为引擎故障，一次是因为迪肯森先生迷失方向。另一方面，雨始终没有停过，帆布车顶仅仅起到类似一个分配盘的作用。先前在去

卡斯顿庄园的路上，车内已经挤得没有空隙，可是现在更加拥挤，每一个人都妨碍着别人，每一个人都是身上湿淋淋的，又冷又饿，于是就抓住旁人，而被抓的每一个人同样是湿淋淋的，又冷又饿，迅速地反过来也拽住对方。莫顿·米切姆先生刚要向大家回忆从前一次与此类似的经历，就立刻被告知没有人对此感到兴趣。当杰宁汉先生抱怨自己浑身湿透了的时候，有人对他说沾点儿水对他是有好处的。埃尔茜宣称，这一回她真正同讨厌的舞台断绝关系了。布伦迪特太太抽噎着说，以往她一向都从好的方面去看待不顺心的事情，但是这一次因为这趟计划之外的演出给她以鼓励她才为小乔治定制了全套衣装，包括靴子等一应俱全，现在这么一来，她再也不知到哪里去寻找这件事情那好的一面。秀茜对英尼戈说，当她想到这老太太——脾气古怪的小个子霍德尼太太——那天晚上还十分活跃，此刻却在一座孤零零死气沉沉的房子里度过也许是她最后的日子，她的心情多么忧郁啊；但是，当英尼戈同情地把一只手放到她的手上时，她把这只手推开，说它又冷又湿像一条鱼，还叫英尼戈别干蠢事。吉米·纳恩一路上不时地哼哼，但自始至终只说过三个字。“好伙伴！”他大声叫道，并发出格格的笑声，怪吓人的。在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谁也没有说话。

当他们终于回到米德尔福特的时候，这个小镇行将入睡。希望渺茫地、可怜巴巴地，好伙伴们寻思，在星期天夜里，时间这么晚了，到哪里去弄点儿吃的和喝的，还想洗一个热水澡？在他们耳边，响起了准备就寝的老板娘们恼怒的叱骂。身上最漂亮的衣服已经湿得一团糟，他们哆嗦着爬出车子；吉米愁眉苦脸地宣告，他必须向每个人索取五个先令去张罗点心和住宿，这不啻是对大伙儿的最后一击，使他们难以忍受了。然而，正当他们掏钱的时候，有那么一阵子不知去向的英尼戈回来了，他语气平静地

说:“好了,我已经把钱付了。你们以后再找个时间算帐,现在我们走吧。”

第二天上午好伙伴们集合在一起等候十一点钟的列车去图伯洛时,他们显得十分狼狈:人人都脸色苍白,鼻子红红的;个个都在吸鼻子、打喷嚏;他们垂头丧气地说要服用阿斯匹林和奎宁;他们打哈欠、打寒战、口中呻吟。布伦迪特太太和埃尔茜因为伤风而头疼;秀茜说自己在发烧;杰里·杰宁汉双眼泪水汪汪;英尼戈的嗓子哑了;乔两腿僵硬行动不便,说是得了风湿病;至于莫顿·米切姆和吉米,他们两人的模样本来就让人觉得古怪滑稽,现在可真是一副可怜相。米切姆被折腾得面黄肌瘦,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吉米看上去确实病了,像一个衰老的怪形生物。伙伴们互相议论说,正值图伯洛和它的皇家剧院恭候他们光临的时候,他们陷入了这样狼狈的境地,这实在是命运如此。然而,他们又都认为,要是第一天晚上全场客满,观众们表示热情的欢迎,那么他们或许就可以摆脱困境。“尽管我身体不舒服,”布伦迪特太太一边吸着鼻子一边说,“我仍然能够做到与观众的情绪相呼应,我的性情向来就是这样。图伯洛是一个大的演出场所,我们的表演要和它相称。”只有这个话题可以使他们从目光呆滞、瑟瑟发抖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列车慢慢地进入图伯洛。已经是吃茶点的时候,天色太暗,小镇的面貌模糊不清。特兰忒小姐和奥克劳依特先生等候在月台上,英尼戈赶紧过去将奥克劳依特先生一把拽住。“你们可得救救我们的命,”他说。“昨天晚上我们真是活受罪。”他简单扼要地把这一场大失败叙述了一遍。“我说,没让你遇上算是你的运气,”他以这句话作为结束。“好了,现在说说,图伯洛怎么样?你们的情况如何?这个小镇什么模样?”

奥克劳依特先生把他拉到一旁。“我到这个地方不过刚刚一

天，你知道，”他谨慎地说。“要想议论一个地方，你得首先了解它。”

“是啊，”英尼戈迫不及待地说，“根据你的了解，这地方怎么样？”

“嘿，”奥克劳依特先生俯身向前，把一只手弯成弧形挡在嘴边说，“这地方糟糕透顶。”

下了这么一个断语之后，他神情严肃地瞅着英尼戈，摇了摇头，接着便迈开笨重的脚步去看伙伴们的行李，那神态让人觉得他将继续履行他的义务，不管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2

建有大教堂的城市、商场活跃的集镇、被大海遗忘的港口、早已不合时尚的游乐胜地，所有这些都可以衰败得很美，而且，往往在生活之潮退落了、离开了它们之后，显得更有魅力。工业城镇则好比蒸汽引擎，只有在正常工作，在喷吐蒸汽的时候尚能为人们所容忍。图伯洛犹如锅炉炸破了的一台引擎躺在路边；它曾经是一台挣钱的机器，现在几乎已经完全停止工作，因为只剩这儿一只那儿一只零零落落的轮子在痉挛般地转动，或者有几只滑轮发出一两声呻吟；它曾经是一家工厂，但现在你只能看见破碎的窗户、散乱的杂物、发霉的帐簿和口齿不清的空屋看管人；现在它只是一个旧的现金匣子，里面除了灰尘和蜘蛛网之外，只有被人遗忘了的几个便士。在图伯洛，贸易几乎已经绝迹，而且，十分明显，它宁愿光顾别的那些更有生气的地方，永远不在此地重新出现。这个小镇的收入逐渐减少，透支惊人，商店老板们靠互相赊帐过日子，劳工们则迅速地变成待业者，主要职业便是在一些建筑物门前闲荡，这些建筑物的名称——真有意思

——叫做职业介绍所。图伯洛从来就是中部地方最丑陋的小镇之一，现在当然十分容易地就变得最最萧条，也最最令人沮丧。在这儿，财富早已停止了积累，但是人却在继续腐败。图伯洛的燃煤、花边窗帘和罐头食品在各地大受欢迎的时代，许多仍然喜欢使用一品脱壶喝茶的本地人有能力把本郡"上尉爵爷"商号统统买下并且据说使格莱斯顿[①] 的手都发抖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些日子所遗留下来的，只是一些拙劣的哥特式公共建筑，两座已经发黑的有连鬓胡子的雕像，一些熔渣堆，一些废弃的工厂和铁路旁轨，一条干涸的运河，一个大的贫民区，大量的垃圾、佝偻病、弓形腿、蛀牙，以及——这皇家剧场。

在奥克劳依特先生给图伯洛下断语的时候，他和特兰忒小姐来到这个地方还不满一天，然而他们心目中那玫瑰般的图画早已渐渐淡去并最终消失了。要让自己喜欢这个小镇是不可能的，尽管他们两人都努力这么做，而且或许可以说成功地将各自对它的厌恶向对方掩盖了一点儿。特兰忒小姐觉得自己压根儿没有意料到有哪个镇子会如此叫人恶心，如此令人沮丧，她很想立刻逃离这个地方，永远不再想到它。坐在旅馆内那邋遢的咖啡室里，面前放着一盘冷冻的肥羊肉，她感到随时都有可能要哭起来。她已经明白，他们这个歌舞班，或者任何别的剧团，都不可能给图伯洛带来欢乐。当旅馆老板听说她租下了皇家剧场的时候，瞪起眼睛瞧着她，继而发出一声使人感到窘迫的短促的笑声。"你是心血来潮想到了这个主意的，是不是？"他说。"行啊，我看试验一下是再好不过的了。你并不是第一个，恐怕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不会的。我想老德罗克看上去一定十分得意，上一次我曾看见他。你和他见过面了吗？他是个古怪的老头，你可能会觉

① 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首相，自由党领袖。他是一位雄辩家，也是财务专家。

得，同这一带的人一样，甚至可以说是最古怪的。哈，哈，哈！"特兰忒小姐感到他这种声音十分讨厌。

星期一大清早特兰忒小姐就和德罗克先生见了面。虽然他们两人没在一起待很长时间，但是她已经确信无疑，这位先生当然是这一带的一位古怪人物。这是个身材矮小的老头，脑袋极大，腿细脚小，看上去像个邋遢的侏儒。他说话时，那衰老的嗓音从嘴唇上和下巴颏上带点儿褐色的灰白胡子之间传送出来，听上去像吹口哨。此外，他有一个非常讨人嫌的坏习惯：说话时与听话者挨得很近，嘴里边结结巴巴，胳膊肘则每隔一段时间便向上将对方撞一记，弄得她很不自在。"这个剧场很不错，"他说。"这一带没有比它更好的了，不管你到哪儿去找。"胳膊肘撞击。"曾经有一些著名的演员在那里演出，他们告诉我说。我并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不在此地，我不在。"胳膊肘撞击。"那时候我在利物浦经营一家店铺。后来我把它卖了，回到这里。现在我在这儿开了一个店。"又是一记撞击。特兰忒小姐往后退缩，德罗克先生则紧紧地跟着，准备下一次撞击。"本来是我兄弟的，这个剧场，后来他丢下给我了。我并不怎么把它放在心上，太忙了，对戏院没什么兴趣。他们老是要我干这个干那个的，把心思花在这剧场上，可是这一点我做不到，你瞧，我还要经管店铺，生意又这么坏。不过，这剧场没什么问题，一点儿没问题。"胳膊肘撞击。"仍然是个很好的剧场。完全是时尚问题，没有别的。这剧场一点儿没有毛病。你们不讲究时髦吧？"更多的胳膊肘撞击。"好了，你们会满意的。非常便宜，价格非常便宜。现在讲究时髦的人太多了，不是吗？闹不清楚他们要的是什么。"

特兰忒小姐也说不准她是否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但是她一看到这个建筑物的外表就立刻明白自己所要的当然不是这图伯洛皇家剧场；她心里一沉。该剧场的位置很糟糕，在一条黑魆

魆支路的尽头;它的外观更加糟糕:窗玻璃残缺不全,木结构的油漆剥落并开始腐烂,到处是垃圾和杂物,只有他们自己的演出海报是新的,看上去十分明亮、动人,它们显得如此新鲜而充满希望,与周围环境根本格格不入。这剧场外表是这样,内部就更不行了。它比大多数老式剧场小,但是布局同一般的没有什么两样,分为正厅前排、正厅后座、花楼和顶层楼座。顶层的座位是狭窄的木头板凳,正厅后座也是这种长板凳,不过有靠背,这两个地方都有一股难闻的臭味。正厅前排和花楼的座位按照常规全是毛绒椅子,但已经很破旧,污渍斑斑。有一个时期这地方可能光彩悦目,十分漂亮,但是现在美丽的表面被厚厚的灰尘和积垢所覆盖,受到光线照耀之后再也没有反射了。在天花板上和舞台的前部有一些雕塑装饰——已经出现裂缝的仙女和表层已经剥落的美男孩。走廊上的地毯已被磨光了绒毛露出织纹。一排旧的演出海报仍然在油腻的墙上粘着:《你是个泥瓦工吗?》、《从凯那儿来的姑娘》、图伯洛和地区业余歌剧团演出的《多萝西》、《窗前的脸》、福斯坦博士所编剧并主演的《了不起的催眠测心术和神秘的东方娱乐》。此外,东一张西一张,还挂着一些泛黄的照片:穿着宽松外袍或戴着丝袋假发的主角男演员、长着连鬓胡子的演庄重角色的老年演员,以及故作笑容的九十年代主角女演员。所有这一切都吸引了特兰忒小姐的视线;她一边往前走一边咕哝:“这一下我们全完了。”透过一扇贴着“西巴”①字样的肮脏的玻璃门,她注视着一个柜台和几只积满厚厚灰尘的酒瓶。

“那酒吧现在已经关闭,”芬尼根先生说。“我们的执照被没收了。他们对营业的规定非常苛刻,太苛刻了!”这位芬尼根先生是德罗克先生介绍给特兰忒小姐联系业务的,名义上是经理,实

① “酒吧”两字都只剩下半边了。

际上显然只是个收入菲薄的杂务总管。这老头看上去一副寒酸相：他嗜酒成性，倒也并不疯疯癫癫。对于这么一个可怜的人，要是在平时，特兰忒小姐会十分同情，可是现在这时候，老头拖拉着脚步陪同她一起走在这积满污垢的走廊上，却只能使她感到厌恶。当他们返回观众席的时候，气氛仿佛比先前更加让人不舒服、更加令人压抑，好比走进了一个大箱子，里面垃圾充斥，已经有二十年没有清除了。特兰忒小姐不寒而栗。

“哦，可是这地方——这地方太糟糕了！”她大声说。“这么肮脏，叫人心里闷得慌。”

“是吗，”芬尼根先生口齿含混，“我也觉得该打扫一下，但是——不瞒你说——有一些人认为这是最好的一个剧场呢。你对它还很陌生，对不对？我估计是这样；一眼就看出来了。恐怕是需要整理一下，但是眼下不值得这么做。所有的剧场都一样，当你在白天进去的时候它们全是空空的，都一个样；如果你不了解它们，就会想要改变主意了。我曾看见这个剧场客满得水泄不通——每个人都来了——市长啊，公司老板啊，什么人都有！当威尔逊·巴雷特[1]在这儿举行他的《十字记号》的首场演出时，一场的收入就要超过一百英镑，星期一的晚上，超过了一百英镑；而且，那时候一镑就能派上一镑的用处，可以买到一些东西。现在当然不行了。镇上的人手里没钱。”说着他沮丧地摇摇头。

猩红颜色已经褪淡了的幕布也摇晃起来。它先发出一记吱嘎声，最后终于向两边分开，并向上升起。两个穿衬衣的人步入舞台。特兰忒小姐走上前去，发现其中一个是奥克劳依特先生；当她再靠近些，她看出奥克劳依特先生脸色阴郁，心情烦躁。

“嘿，特兰忒小姐，”他嚷道，“这后面简直就像是肮脏的精梳

---

① 威尔逊·巴雷特（1846—1904）——英国剧作家、演员、剧场经理。他的《十字记号》演出于1895年。

短毛①，从来没见过这样一团糟的。要想把它收拾干净，我们得有一些人，得有人帮忙。你过来瞧瞧吧。"

特兰忒小姐到各处绕了一绕：打量了舞台，在一两个化妆室门口探头朝里面张望，派人去请芬尼根先生（没有找着），给德罗克先生打电话（他不回话），还找了两个打杂女工来帮助奥克劳依特先生和他那位穿衬衣的同事（此人目光呆滞，还老是张着嘴巴）。

"他的头脑不清醒，查利头脑不清，"奥克劳依特先生低声说。"他的名字叫查利，人有点儿傻，但是他不能不干。如果他很正常，就不会在这儿干活了。这个地方也算是剧场！我宁愿每次都到那些亭子或疗养院大厅去。这里只能算是一个垃圾箱。如果我们在此地待得太久，我会不知干些什么才好，特兰忒小姐。这个镇子看上去太破破烂烂，太寒碜了。"

"是啊，"特兰忒小姐加强语气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比它更破烂更寒碜的地方了。"

"我也一样，"奥克劳依特先生说。"或许你会说，我们到这里才几个小时，等熟悉之后就会好一些的，可是，到现在为止，情况实在糟糕得很。"

我们都知道，奥克劳依特先生不是一个难以讨好的人。在布拉德斯福特生活了四十年以上，谁都不会再吹毛求疵。我们这位布拉德斯福特居民决不是那种完全听凭环境左右而容易生气的人。但是，图伯洛却已经使他觉得腻烦。到车站去接其他几位伙伴之前，奥克劳依特先生回宿舍去过一趟，所以对于这个小镇多了一份了解，也多了一份厌恶。英尼戈所听到的他对于图伯洛的简短评论概括了他对整个形势的看法，包括这剧场、这个镇子、他的宿舍，以及所有一切。作出那个评论之后他就走开了，这一

---

① 在纺纱的精梳过程中从羊毛、棉、麻等纤维上梳落下来的短小茸毛。

方面是因为他该去照顾伙伴们的行李，然而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很懂得戏剧效果。几分钟过后他回到英尼戈身旁。

“你和我得合用房间，”他告诉他的同伴。

“哦，为什么？”英尼戈问。“这镇上的宿舍都客满了吗？”

“不，这儿的一些房屋根本没人住。可他们就是不肯出租。为了这些宿舍我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所有的人都得合用房间。事情总是这样。人们越是钱挣得少就越是不想多挣一些。你到一个人们挣钱已经多得不能再多的地方去试试，那些人随时都准备再多挣一些。现在你来到此地，镇上的人个个都领失业救济，人人都瘦骨伶仃，可是却偏偏不愿租一两个房间给你，也不愿卖点儿吃的或者喝的给你。这些人真不是玩意儿，他们懒得出奇。”

“奥克劳依特君，我很不愿意打断你这深刻的哲理分析，”英尼戈说，“但是我必须提一个问题。我们这些宿舍情况如何？”

“哦，很快你就能亲眼见到了，”奥克劳依特先生答道。“面积相当大，我要说。有一间大卧室，里面放着一张很阔的双人床，还有一张那种小的行军床。地址是比林街九号，去剧场十分方便。可是，嘿！——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儿不舒服还是怎么——总觉得这个镇子好像有什么东西使我提不起精神来。和我一起住你不介意吧，小伙子，”他不好意思地添上一句。

“当然不啰，”英尼戈说；他确实不介意。

“在那个地方能有个伴我真是太高兴了，”奥克劳依特先生最后说。

比林街确确实实让人觉得死气沉沉。它既狭窄又黑暗，还有许多无精打采的病态妇女和脸色灰白眼睛通红的孩子，数量之多大大超过比例。在这条街上：有两三个小货栈，窗户已经破碎；一个蔬菜水果摊，看上去除了土豆和纸一般的香蕉以外什么也没有；一家熏鱼店，散发着猪油气味；一家小杂货店，显然只有石

墨和沙丁鱼；一个小家子气的报摊，贴满了有关赛马消息的布告；一个棺材店，那窗台上放着黄铜名牌的样品和一只已经发黑的花圈；一家草药店，挂着一块大招牌，上面写着“当心你的肠胃”，还陈列着一些绿色小包，里面放着不知什么东西，另外还有一幅色彩浓艳的有关皮肤疾病的图画；一家旧货商店，里面摆满了竹制桌子、熨斗和一卷一卷的油布；此外，比林街上还有两家小酒店，是阅历丰富的奥克劳依特先生所曾经到过的最最邋遢、最最没有生气的酒店。就在这条街的后面，有一个建筑物，它的水塔高大无比，各种管道、梯子和储藏罐密集成凶险的一群，看来这是一个硫酸厂。没有人知道它是否还在制造硫酸，不过，要是说它的管道和盛酸的缸已经停止了工作，那么它们的气味却没有，因为它还在一阵阵地向比林街扩散，给人以强烈的刺激。

九号是这条街上最大的一幢房屋，也是最阴暗的一幢。你只能想象它存在于没完没了的一串阴冷的十一月之中。英尼戈刚刚跨进去就禁不住感谢上帝没有让他一个人到这儿来。难怪奥克劳依特先生说他希望“能有个伴”。卧室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是够大的了，而且看上去还算清洁，但是里面总好像有什么东西莫名其妙地让人觉得冷丝丝的，并且打不起精神来。

英尼戈出声地以鼻吸气。“这是一股什么怪味？从前也曾闻到过。等一等，我知道了。非常像旧杂志的气味。在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常常从破旧杂物堆藏室里把好久以前的《英语插图杂志》翻出来看，那些旧本子的气味同这个完全一样。奇怪，真是奇怪！”他环顾四周。“这地方不很舒服吧，是不是？我觉得隔壁房间好像有人。”

“是有一个人，”奥克劳依特先生冷冷地说。

“什么！”英尼戈大吃一惊。

“哼，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奥克劳依特先生接着说。“那是房

东太太的老母亲，八十多岁了，卧床不起。你会听见她咳嗽的声音。我看她活过这个星期就差不多了。这幢屋子里的人个个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医疗所都要比这儿好一些。莫德太太——就是房东太太——你刚才还看见她——并不十分强壮——"

"脸色有点儿发灰，这是肯定的，"英尼戈无精打采地说。"我觉得不想再了解更多了。"

"既然我们已经开了头，你不妨继续听下去。她的丈夫失业已经很久——他以前是一个货栈的职员——我不很清楚他得了什么病，不过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人肿成像他这个样子，全身浮肿肤色发紫，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得花五分钟时间，还几乎已经不能说话了。嘿，他那情况很不好。你很快就会见到他的。"

"我不想见到他。"

"你也不要去刺激他——这是房东太太说的——他不能激动——"

"我不想刺激他，连看都不想看见他。我觉得他很可怜，非常可怜——听起来他就像是真菌，不过是人的模样罢了——喂！那是什么声音？"

"老太太咳嗽呗。"

英尼戈使劲地呼吸，若有所思地瞅着手中正在拆开的一包东西。

"哎，这屋子里的一伙人都那么古里古怪，"奥克劳依特先生又说。"有一个年轻女人，我从来没有仔细瞧过她一眼，莫德太太也没有谈起过她，我也不知道她是谁。"

"看在朋友份上，"英尼戈大声说，"别再对我说她也有毛病！再这样我就没命了，真的！"

"是吗，我只知道她好像没有工作，举动有点儿可笑。有时候你上下楼梯，或者走在过道上，会冷不防看见她不知从什么地方

露出脸来偷看着你，随后发出一阵笑声，紧接着急急忙忙地逃跑，仿佛有人在追她似的。我已经看见她三回，所以有点儿习惯了——”

英尼戈已经停止拆包，现在坐下身来注视着他的同伴。“听你这么说，她好像是个疯子，”他没精打采地说。

“哎，我想她一定有点儿不正常。这儿一些人好像都在变傻。那剧场里有个叫查利的人也是头脑不清，傻乎乎的。对别人并没有什么危害，你知道，就是有点儿稀里糊涂。”

英尼戈站起身来，说：“我要走了。”

“嘿，小伙子，别走，别走！这是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宿舍了。我之所以决定在这儿住下也是因为，我说过了，我们有两个人在一起。”

“总归能找到一家旅馆的。我要住旅馆去。你也来吧。”

“不，我不到旅馆去。我就住这个宿舍。费了好大的劲才为我们安排下来的，有点儿毛病算不了什么。既然已经来了，就留下吧。”

“好吧，”英尼戈闷闷不乐地答道。“大部分时间我将待在剧场里。只有这个办法了。难怪你说这地方糟糕透顶。这个形容词用得正确，绝对正确。”

“呃，我说的不是这个宿舍，”奥克劳依特先生说。

英尼戈提心吊胆地望着他：“那你说的是什么？”

“噢，总的环境。首先是这个镇子，还有那剧场。”

“剧场？”英尼戈简直是在尖声叫喊。“别对我说那剧场也有毛病！”

但是奥克劳依特先生偏偏要对他唠叨这皇家剧场的种种毛病；他的话还没讲完，两人的茶点已经品尝了一半。“这趟到图伯洛来是一次大失败，”他最后说，“你做好思想准备吧，我们在这

儿将一事无成。"

"这样看来我们的情况不妙啊，"英尼戈哼哼说。"昨天晚上的事我对你说过了，不是吗？今天每个人都萎靡不振。路上大家一直在说，只要能在这儿顺利地演出一个星期我们就可以大有起色。要么在图伯洛获得成功，要么完蛋，这已经成了我们的口号，真的。愿上帝帮助我们！"

当奥克劳依特先生取出烟斗和他那一袋"老水手"的时候心里也觉得，看这情形，他们确实好像骑虎难下了。

3

"一场失败！你们说呢？"星期一晚上的演出刚一结束布伦迪特太太就大声叫道。

"你可以在它上面溜冰①，一连溜上几个星期，"秀茜垂头丧气地说。"我敢担保我的体温有一百零二度。"

"看你那模样我完全相信，亲爱的，"布伦迪特太太告诉她，接着又激动地说，"今天晚上到底算是有没有观众？这剧场里究竟有没有人？我觉得好像有过一次从某个地方传来声音，不过那是不是我的错觉？图伯洛是否知道我们在这儿？"她十分冲动地问。

"它知道，但不当一回事儿，"秀茜说。

"昨天晚上我对乔说：'你瞧着吧，乔，这个星期情况不会好。我的骨头都感觉到了，'我说。明天，大部分时间我将待在床上——噢，那是一张什么样的床啊，亲爱的！——我能肯定那是一张中间凸起的床，就像一只骆驼。那房间窗外没有悦目的风景，

① 布伦迪特太太所说的"失败"，原文是frost，这个字的本来意思是"冰冻"、"霜"，因此秀茜说"可以在它上面溜冰"。

室内没有舒适感。既不清洁，四面墙上又挂满了一些古怪人物的照片。但是明天大部分时间我将待在那屋子里，休息休息，然后，在明天晚上再下床，不过，一天以后假如我并没有觉得身体好一些，我就不到这儿来，我就要请病假。如果我该受到指责，最严厉的一点恐怕就是说我使观众失望，可是，亲爱的，现在我要问我自己：在图伯洛我有没有观众？——以及——图伯洛是不是配得上有观众？”布伦迪特太太洋洋得意地提出这两个问题。

“不，它不配，”埃尔茜没好气地说，“我看你还是住嘴吧，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今天晚上吉米看上去身体确实不舒服，我觉得，”秀茜回忆说。

“我看我们大家都不行了。”埃尔茜使劲地吸着鼻子。“我感觉到非常虚弱，而有这样的感觉可不是我的习惯，不像吉米老是觉得身体有毛病。今天晚上我得服几片阿斯匹林。来吧，秀茜，你的动作真慢。让我们离开这个他们称作为剧场的地方。皇家剧场——我的上帝！垃圾剧场——我看该这么叫它。哎呀，快——点儿！”

星期二的晚上有五十三个观众，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当他们沉默的时候，剧场效果差得可怜；当他们鼓掌的时候，效果更惨，因为这时你仿佛听见空荡荡的一个场子在嘲笑那寥落的几声劈里啪啦。观众们并不经常鼓掌；而好伙伴们个个都已经灰心丧气。他们演出时懒散、疲沓，只有当越来越强烈的恼怒情绪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时候，他们才显得还有干劲。埃尔茜一个劲儿地埋怨杰里·杰宁汉；秀茜公开地责怪英尼戈的伴奏把她的演唱弄得一团糟；甚而至于连脾气温和的乔也发起牢骚来。伙伴们中间有好几位直言不讳地说，现在这时候奥克劳依特先生早该学会他那一份活儿了，但是这位怒气冲冲的小个子立即反唇相讥，叫

他们别管闲事，说他们自己的活儿还"一塌糊涂呢"。吉米·纳恩显得出奇地无精打采，看着他如此安静、如此虚弱、脸色发黄，使人觉得有点儿奇怪，同时也不知如何是好。特兰忒小姐因为这一次后果悲惨的行动是她下的决心，所以感到非常抱歉，虽然，正是她自己而不是其他人将由于这一星期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完全的亏折而蒙受最大的损失；她努力劝说伙伴们不要这样感情用事互相埋怨，并鼓励他们乐观起来，但是她自己也已经灰心丧气。这死气沉沉的镇子和破烂如垃圾的剧场使她越来越情绪低落，因为避开了两者之中的一个就不得不面对着另外一个。

星期三下雾；这不是伦敦那种令人憋闷使人可怕的黄色的雾，不过也浓得可以，一大清早就铺天盖地而来，笼罩了图伯洛，整整一天都不消散。好伙伴们蜷缩在他们的几个房间里，让那些小小的炉火以及马鬃坐椅和沙法充分发挥作用。他们在白中略带绿色的破旧煤气灯罩下看报——这些报纸说的仿佛都是另一个星球上的事情；他们困得打瞌睡，冷得瑟瑟发抖，偶尔站起身来透过水汽流淌的窗玻璃呆呆地望着室外灰蒙蒙的模糊一片。所有这些人当中，情绪最好的恐怕要数英尼戈·乔利芬特了，其原因很简单：在这个时刻，他重又内心冲动——一位有抱负的作家正跃跃欲试。这位作家尚未完成他的《最后一只背包》，他把这篇文章搁在一旁的理由是冬天的气候不适宜写作；不过这些天来他时常伏案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起劲。此刻这位作家再次露面了。

"下了舞台又来到墨水台——我就是这个样子，"在两人合用的起居室里英尼戈对奥克劳依特先生说。"有一首歌我正写到一半，可是眼下我的心思不在歌曲上。情绪，情绪——奥克劳依特君——现在我根本没有情绪搞流动歌舞演出。我本来就想当一个文人，而不是个走江湖的；今天我要开始写一篇散文——带

有强烈的讽刺性——题目就叫它《英格兰快乐的土地》。这篇文章以图伯洛为背景，也穿插着叙述另外几个这一类小镇的情况。我要狠狠地挖苦一下，这样会使我心里舒畅一些，也会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受到震动。”

“这是个好主意，”奥克劳依特先生说，一边悠闲地对着烟斗喷出一团烟雾，并隔着炉火对他的伙伴微笑。“假如在图伯洛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你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做到。可是，你说的那些将受到震动的人是谁呀？”

“嗯——呃——那些——呃——对镇上的情况该负责任的人，”英尼戈的答话虽然含糊但十分严厉。

“我从来就不知道那些人是谁，”奥克劳依特先生承认说。“虽然别人总是知道。不是资本家就是工人，要么，是这一届议会，或者上一届，要么，是土地所有者，或者雇主，要么是大多数人。这种事情我是从来就弄不懂的，讲不清楚是谁的过错，不过我这个人算不上聪明，这些事情对于我来说总是稀里糊涂的。但是你能把它们写出来，我相信。写的时候把那个剧场老板德罗克也捎上，出出他的丑。那坏蛋硬是让我们陷入了困境；他干的好事！我看那老头是个卑鄙的家伙，真该让他头上套个泔脚桶游街示众。好了，你就动手干吧，孩子，开动脑筋把它写出来。”

英尼戈神情严肃地点了点头，把手中的烟斗点燃，随后毫不犹豫地在第一张纸的上端用漂亮的花体写下：

英格兰快乐的土地

——英·乔利芬特

写下题目和自己的姓名之后他并不停笔，径直开始了正文。“时钟敲了十一下，”他写道。然而，对这么一个开头凝视了约摸一两

分钟以后，他又将这些字划去，重新起头："我刚刚透过挂着晶莹水珠的窗玻璃向外面看了一眼。"这句话他仍不满意，于是把第一张纸扔出起居室，另外取出一张；对着这一张，英尼戈紧锁双眉苦思冥想了将近十分钟之久，然后写下："室外，这个早晨，多少个闹哄哄的年头里积起来的垃圾——"；他把"闹哄哄的"划去，又把所有的字统统划去，继而在纸上画了六张面孔，心不在焉地给它们都添上鬈曲的小胡子；随后他叹一口气，重又将烟斗装满点燃，把身体朝椅背上一靠。

从起居室外面的过道上传来一步一拖非常缓慢的脚步声。正在看报的奥克劳依特先生抬起头来。"一定是莫德先生，"他说，"他这是要到我们这间屋子里来——当然啰，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奥克劳依特先生说这话的时候显得颇有几分兴趣，仿佛他很乐意宣布坏消息。

英尼戈扫兴地哼了一声。我们先前已经听过奥克劳依特先生对于他们的房东太太的丈夫是如何描述的，打那以后，英尼戈曾经两次遇见这位周身浮肿肤色发紫的病人。"我觉得他很可怜，我的心在流血，绝对如此，"英尼戈嘴里很快地叽里咕噜，"但要是他待在我身旁我可受不了，那就好像是观看厌恶透顶的慢动作电影。我还来得及跑出去吗？"

他已经来不及了。随着一记微弱的敲门声房门慢慢地被打开，非常非常缓慢，每一次仅仅一两个英寸，简直让人急得发疯。终于，遭受疾病折磨的莫德先生进了门；他看上去更加浮肿，皮肤的颜色也紫得更加厉害了。在门槛边站了至少有一分钟，从这一趟跋涉中部分地恢复了体力之后，他好像一个第一次用外语说话的人那样小心翼翼地招呼说："早上好，先——呃——生们。"随后他很慢很慢地点了点头，继而微微笑了一笑；他的微笑是如此之从容，以致别人有充裕的时间可以看清楚他紫得发黑

的浮肿面孔上每一条皱纹的渐渐出现和慢慢消失。接着，他向前挪动一步，再挪动一步，再一步。他看见了一张椅子，仿佛将它彻底审视了一番之后，终于把脚步朝它移去。"我想——坐一坐——如果——这不妨——碍你们——的话——先——生们，"他说；听上去似乎每一个音节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然后，他坐进椅子里，小心翼翼地把两只浮肿的手放在两只膝盖上，缓缓地转动脑袋，瞧瞧这个又瞧瞧那个，再一次想说些什么。"今天——早上——好像——有雾，"病人下结论说。"这地方——总是——有一个——时期——经常——下雾。"

"当然，是啊！雾多极了！讨厌透顶！本人向来不喜欢雾。"英尼戈发现自己正以快得惊人的速度急促地痴人说梦般地吐出这些短句。"务必请你原谅，莫德先生。忙得要命。现在我非走不可了。"说完他拔腿就走；等到已经跑出屋外，他才突然停步，才想到不知该去何处，去干什么。惨淡的卧室冷得可怕，在里面坐着非穿大衣不可，恐怕少不了还要听那老太婆在隔壁卧室里咳嗽。假如在这幢屋子里四处闲逛，那么他随时会遇见那个让人捉摸不透和心惊肉跳的女人在那些角落里窥探，突然地尖叫一声，然后急急忙忙地逃跑。另一方面，他又不可能待在起居室里观看莫德先生可怕的慢动作表演。他走到前门向外面张望。屋子外边阴暗寒冷。他懒洋洋地上楼进了卧室，披着大衣蜷伏在床上，读一本污迹斑斑的旧书《我们的汤姆·伯克》。

那天晚上剧场里也是一样的阴暗寒冷。好伙伴们的演出，他们的唱歌和跳舞，仿佛都是一场凄凉的梦。到目前为止，谁都还没有完全躺倒不干，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情绪有所好转。牢骚越来越多，而且，看情形在一些互相口角以及大声嚷嚷的伙伴们之间很快就要发生毫不含糊的纠纷。

星期四，大雾变成了阴郁的雨。这一天图伯洛和周围地区的

大多数商店都停止营业，因此，晚上可望有较多的观众来看表演。下午过去了一半，在剧场里绕了半个钟点的奥克劳依特先生这时候回到住宿处来同英尼戈一起围着炉火吸烟斗，并告诉他，已经陆陆续续有人来买票了。

"在这儿，做生意的人比别人有钱，可能今天晚上观众会多一些，"奥克劳依特先生说。"不过嘛，事情不是这样就是那样。"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的布拉德斯福特智者？"英尼戈懒懒地问。

"这歌舞班有麻烦了，"奥克劳依特先生立即回答。"一定会很快就爆发的，你记住我的话吧。所有的人都怒气冲冲。一会儿我就要把他们当中有些人狠狠地骂一顿，瞧他们现在像什么样子。那个老吉米看上去不行了，身体很不好。另外我告诉你一件事。先前我在去剧场的路上看见那个莫顿·米切姆从一个酒店里出来，我看得出他喝过酒了。后来啊，就在我要离开剧场的时候，他进来了，同他一起的还有那个叫芬尼根的——两人都眨了眨眼睛——他们带着一瓶威士忌，满满的一瓶。现在这一对宝贝一定在喝酒。不信你就注意那个米切姆，假如今天晚上他不烂醉如泥的话，就算我是放屁，孩子。"

在演出开始之前英尼戈无法注意米切姆先生，因为米切姆先生根本不在。帷幕已经升起来了，这位先生还没有露面。这天晚上观众的人数比前三天晚上加在一起还要多，占据了差不多整个剧场的一半座位，许多人是从附近的小镇和村庄来的，剧场的气氛也比前几天活跃，所以表演者们情绪比较好了一些；其中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吉米·纳恩，他比前几天更加衰弱更加萎靡不振。第三个节目是乔的，当他演唱完毕，观众们还在鼓掌的时候，米切姆先生出场了。他的化装非常马虎，眼神看上去十分呆滞。他站得还相当稳，不过在就座之前曾经做出要把椅子打翻

的举动。足足有十分钟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不需要他参加伴奏——他那大个子缩成一团默然枯坐，呆呆地望着他的班卓琴。随后，正当吉米·纳恩要宣告下一个节目的时候，米切姆先生突然坐直身子弹起琴来。吉米不知出了什么事情，瞪起眼睛看着他，但是不起作用。于是米切姆先生继续弹琴，声音很响，速度极快；好伙伴们只得装蒜，仿佛这是整个演出的一个组成部分。十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过去了，米切姆先生依然弹个不停；最后，一半是因为欣赏，一半是因为腻烦，观众们鼓起掌来。米切姆先生停止拨弦，摇摇晃晃地向前走了几步，对观众们鞠了一躬，蓦地大声嚷道："雨(女)士们香(先)生们——有一件细(事)情要说——一件细(事)情——只有一件。"他做一次深呼吸，接着大声吼叫："四次周游细(世)界，"继而对观众又鞠一躬。对他的这一表演观众们再次鼓掌，而他的伙伴们则惊慌失措，竭力故作镇静，仿佛任何意外事情都没有发生。

这时候米切姆先生痴笑着举起一只长长的颤抖的手，说道："向(下)一个细(是)娱乐节目——请允许我，雨(女)士们香(先)生们——变几个戏法。有没有哪一位雨(女)士——哪一位香(先)生——哪一位雨(女)士——哪一位香(先)生——哪一位、哪一位、哪一位——"他停了一停——"愿意来抽一张牌？"说完他向观众们举起他的班卓琴。

英尼戈看见吉米焦急地向他投来一瞥，便立刻尽可能响地弹起钢琴来，乘此机会乔把米切姆先生推出舞台；他做得十分自然，好像这是一个排演得很熟练的插科打诨。到了舞台的侧翼，乔为了防止这一幕重演，急急忙忙把怨气冲天的米切姆拉到化妆室里，别人则继续在台上表演。

特兰忒小姐一向认为自己见了喝醉酒的人就害怕，但是那天晚上丝毫不是这样。她怒气冲天，坚持要求尽早见到米切姆先

生。即使当米切姆那高大的身体摇摇晃晃地站在她面前，并且再一次咧嘴痴笑的时候，她还是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害怕，一心只想着要让那愚蠢而令人厌恶的大婴孩头脑清醒一点，行为规矩一点。

“晚向（上）好，特兰忒小姐，”米切姆客气地招呼说。“今天晚向（上）观众真不小（少）。现在我洗（使）他们活跃起来了，不细（是）吗？”

“请你立刻回家去，米切姆先生，”特兰忒小姐大声说。“你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

米切姆先生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有那么一阵子他默不作声，心中不悦地对特兰忒小姐瞪着眼睛。“特兰忒小姐，这可不细（是）朋友该说的话，”他沮丧地摇摇头说。“不，不，不。细（是）谁洗（使）观众们活跃起来的？不细（是）我吗？四次周游细（世）界——四次，请注意——四——现在还能洗（使）观众活跃——莫顿·米切姆。”

特兰忒小姐厌恶地转过身去，望着还没有回到舞台上去的乔，希望他出面干预。“好了，老头，”乔说。“还是让你自己活跃起来吧。”

米切姆先生仿佛把乔的挖苦看作是一句迅速而巧妙的应和。“妙得很，妙得很，”他摇着头说，“不过，不细（是）朋友该说的话。既然不要我了，那么我这就——走。”说完他一个转身跌跌撞撞地就要离去。乔把他扶住，一边对特兰忒小姐说，他将在下半场演出开始之前返回剧场。一时间，特兰忒小姐自已也觉得想要离开此地，离开这倒楣的剧场，回到旅馆的房间里去让心情平静一下。她打定主意，一定要米切姆尽可能早地离开歌舞班。此刻她仍然怒火中烧。正当现在事情如此不顺利的时候，米切姆竟然那样胡闹，实在是太不替她这个当主管的着想了，特兰忒小姐为

此感到愤慨，也感到悲哀。

然而，这天晚上还有更糟糕的事情等待着她：吉米·纳恩在下半场演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体力不支。按计划他要演唱两支歌，这时候他已经唱完第一支——或者，至少可以说，他努力坚持，总算勉强维持到第一支歌的结束——还对观众们鞠了一躬，随后退到舞台侧翼，准备稍微改换一下服装。英尼戈已经弹起第二支歌的开头几个小节，这时候吉米并没有换服装，却呆呆地瞪着眼睛约摸有一分钟之久，接着突然发出一声急促而异样的呻吟便要往地上倒去，要不是正站在他身旁的奥克劳依特先生及时把他扶住，恐怕就直挺挺地摔倒在地了。在可笑的油彩化妆下面(他装扮成一个邮差)，他的脸色惨白，双唇发紫；他的四肢在可怕地痉挛。奥克劳依特先生知道可怜的吉米总是随身带着一小瓶白兰地，结果在化妆室里找到了它。特兰忒小姐用颤抖的手努力把几滴酒灌入那两片发紫的嘴唇，奥克劳依特先生则在一旁扶住吉米的脑袋和肩膀。舞台上发生了一阵骚乱，不过英尼戈一直在不停地弹奏第二支歌那傻乎乎的嘭—嘭—珀啪—嘭，嘭—嘭—珀啪—嘭；这支歌也许再也不会演唱了。观众们越来越烦躁不安；剧场后部已经有人在跺脚。

吉米动弹了一下。他的面颊上稍稍有了一点血色；他睁开眼睛；这时候他有气力可以多啜一些白兰地了。

"我们必须请医生来，"特兰忒小姐说。

吉米摇摇头。"不，不要医生，"他喃喃说。"一会儿就好了。继续演出吧。"

现在，是杰里·杰宁汉先生在指挥演出了。他快步进入舞台侧翼，同特兰忒小姐说了些什么，然后——虽然脸色苍白但相当镇静——他返回台上，制止了英尼戈，向观众们说："女士们先生们，我遗憾地宣布，由于——呃——突然身体不舒服——吉米·

纳恩先生将——呃——不能——呃——继续他的演出了。"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观众们一阵骚动，似乎有人想要急急忙忙离开剧场。"下一个节目——呃——由斯特拉·卡文迪什小姐演唱一支民歌。"听了这个话观众们照例鼓起掌来。布伦迪特太太向钢琴走去，显得神气十足，但是由于心情太紧张她手中的乐谱有一半落到了地上；打扮时髦的杰宁汉先生却无所畏惧，这时候神情严肃地在一旁坐下；演出于是继续进行。

人们把吉米弄到化妆室里，他还在咕哝说不要看医生；这时候，从外面走廊上传来说话声。"嘿，我不知道，太太，"特兰忒小姐听得出来这是奥克劳依特先生。紧接着，一位身穿黑衣服的瘦瘦的中年妇女高视阔步地进入化妆室，对特兰忒小姐和布伦迪特先生连看都不看一眼便俯身望着吉米；纳恩先生则目瞪口呆。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了，詹姆斯？"她一面说一面仍对他仔细察看。

先前大吃了一惊现在正清醒过来的吉米·纳恩先生尴尬地露齿一笑。"不怎么严重，嘉丽。你——在这儿干什么？"

"你脸色很不好，詹姆斯。我记得你早些时候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这可不行啊，詹姆斯。你是个有病的人，不能再坐在这儿了；脸上涂得傻乎乎的。你应该得到照顾。"

特兰忒小姐先是惊呆了，随后不知说什么才好，此刻稍稍把身子挪动了一下。

"大概你觉得奇怪我在这里干什么吧？"这位下定了决心的女人很不友好地瞅着特兰忒小姐说。"哼，我是纳恩太太。刚才他们一宣布他身体不舒服我就马上赶来看他。总算运气碰巧我在场。我知道你们要到这儿来，因为上星期天我在希刻尔菲尔德车站遇见你们歌舞班的两个人，是他们告诉我的。那天你透过车窗看见了我，詹姆斯，"她又添上一句，语气中带着责备。

"是的，我看见你了，"吉米应了一句，不再继续说下去。

"是啊，是啊，当然啰，我懂，"特兰忒小姐匆忙说。她感到窘迫。"我们一直在劝纳恩先生找个医生看看。我知道他这个星期身体一直不好。"

"永远好不起来，"纳恩太太轻蔑地大声说。"吃得乱七八糟，穿的是湿衣服，住的是肮脏的宿舍，以为我不知道吗！？像现在这时候他应该上床睡觉了。什么图伯洛皇家剧场！哼，这一回他要听听我的意见了。以前我对他说过，这一次恐怕他会相信我的话没错。"

纳恩太太这么一说，特兰忒小姐别无选择，只得离开化妆室，让这一对奇怪地结合在一起的夫妻单独待一会儿。乔已经偷偷地溜了出去，于是特兰忒小姐也悄悄溜走。大约十五分钟之后，她在舞台侧翼再次遇见纳恩太太；十分明显，这位下定了决心的女人已经决定采取什么行动。她的模样使特兰忒小姐想到一只盘绕成圈的钢丝弹簧。

"詹姆斯·纳恩要跟我走了，"她见了特兰忒小姐就立刻宣布。"他现在身体很不好；我打算照顾他。你得尽量做好安排让他离开——"

"噢，当然啰，他病得这么厉害我是不会让他继续在这儿演出的，"特兰忒小姐表明自己的态度。看来这位不寻常的女人以为好伙伴们如果认为有必要就会把可怜的吉米拖上舞台去。"可是，到哪里——对不起，我不很理解——他将到哪里去？"

"跟我在一起，"纳恩太太迅速而肯定地回答。"我的家离开此地大约十二英里，在这儿和希刻尔菲尔德之间。我有一个商店；今天只营业半天，所以我来了。詹姆斯·纳恩和我分开过了一阵子，但我们是夫妻，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现在他病成这样，我不会袖手旁观。我曾对他说过要适可而止，可是他不听；这一

回他吃到苦头了。"说完这一些她好像要开步走，但是，仿佛作为一条附带意见，又添上一句："你的歌舞班没有足够的干劲，连一半都没有，你应该把它搞得像样一些，小姐。"说完她大步离去。

特兰忒小姐感到有点儿气喘；她注视着纳恩太太的背影，一时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终于，她在原地继续待了约摸十分钟之后，重又向吉米的化妆室走去。吉米在离开之前可能想见见她，再说，她毕竟有权利知道纳恩先生以后会怎么样。可是化妆室里空无一人。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他们竟这样不辞而别；然而，事实如此，两人不见了踪影。吉米这位太太着实令人惊诧，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带走了，犹如一个女巫。"再过一分钟我可就真要相信她是个女巫了，"在沿着黑魆魆散发着臭味的过道慢慢往回走的时候，颓丧的特兰忒小姐在心里说。她觉得头疼，而且随时有可能会哭起来。哦，这鬼地方，该死的图伯洛！她在剧场里一直待到演出结束——临末了的部分越来越差劲，都只是平时一直在表演的那些节目，十分沉闷乏味——然后她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告诉大家。伙伴们于是产生五花八门的猜测，特兰忒小姐因为过分疲倦过分懊丧而没有精神加入其中。她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旅馆，躺在床上无法入睡，听着阴郁的雨继续不断从图伯洛上空降落；这是个丑陋而令人费解的世界，在这儿她感到孤单寂寞。

第二天上午，当她坐在餐厅的炉火旁草草写信时，旅馆招待通报说有客人要见她。原来是莫顿·米切姆先生。他看上去老态龙钟，又好像随时会暴跳如雷；个头似乎比过去高了，但同时也显得更加形容枯槁。他进屋时仿佛伴随有一种刺耳的吱吱嘎嘎的响声，好像浑身的骨头都散了架在互相撞击。他走上前来，一只手抓着他的阔边帽，另一只手很不自然地抚摸着他那件大衣——"银色国王"——的特大钮扣。特兰忒小姐想起他这件大

衣的绰号，本来她已经完全把它忘记了，这会儿很容易又想了起来，接着她在心里说，这一次不可能再把他也赶走。现在吉米已经不在了，再把莫顿·米切姆赶走无论如何是不明智的，她暗自思忖。

“特兰忒小姐，”米切姆先生慢吞吞地开始说，他的表情十分严肃，嗓音还是那么沙哑低沉，“我是来为昨天晚上的事向你道歉的，向你表示最诚恳的歉意。我知道我那么做简直就是拆了歌舞班的台——而且是在困难的时候——我还觉得我冒犯了你个人。”在他那发黄的凹陷的面颊上方一双眼睛呆呆地望着特兰忒小姐。“我很抱歉。我确确实实感到非常抱歉。我请求你原谅，这是真心诚意的。”

“好了，米切姆先生，”特兰忒小姐赶紧说，“我相信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再也不会发生了。”

“很好，那么”——她觉得眼前这大个子像是个小学生，自己好像是他的校长；真是荒唐——“我们再也不要提它了。”

“特兰忒小姐，你真宽宏大量。这——这太好了。”接着，米切姆先生出人意料地停了一停，垂下他粗浓的眉毛，以一种像是表示异意的目光瞅着特兰忒小姐。“可是这不行，”他又说，那神态在责备中透出悲哀。“关于这件事情非说些什么不可。我应该感到羞耻，而我现在也确实感到羞耻，但是我怀疑自己是否有了足够的羞耻感。特兰忒小姐，请你现在立刻告诉我，你是多么失望，对于我你是多么厌恶。因为，我莫顿·米切姆，作为歌舞班里最年长最有经验的一员，作为应该帮助你渡过难关的人，作为你理应可以依靠的一个成员——竟然干出那样的事情！啊！一想起它我就讨厌。现在吉米又生病了！歌舞班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在这种时候我干了些什么哟？雪上加霜，特兰忒小姐，雪上加霜

啊。说实话我多么希望你能向大伙儿宣布，莫顿·米切姆拆了你的台。不管你说多少责备我的话，也不管你说得多么尖锐，无论如何都不会过分的，"他接着又说，仿佛特兰忒小姐真的已经说了这些话，"是我活该挨骂，你每一个字都说得对极了。"

特兰忒小姐忍不住笑起来。"如果你坚持要这样，那么当然啰，我要说我认为你那样做糟糕得很，或者至少可以说愚蠢得很；我还要说昨天晚上我真是气愤极了。事实上我已经下了决心——"

米切姆先生举起一只手阻止她。"请原谅我打断你，"他一本正经地说，"有一点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只能发生在这儿，不可能在别的地方。图伯洛，特兰忒小姐，就是我的——那地方叫什么来着——我的滑铁卢①。一点儿不错，它让我倒了大霉。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已经太老了或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在图伯洛这个地方，在这个星期，我一跤跌到沟底了。"

"我也一样，"特兰忒小姐不无辛酸地说。

"我是经常在各地周游的，有点儿像一个流浪汉，你不妨这么想，"米切姆先生接着又说，那兴致勃勃的语气中带着几分悲哀，"可我是一个艺术家。我始终保持着一种情绪，就像一头狮子随时准备着要猛扑上前。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一定得有点儿什么让我觉得带劲——能给我刺激，或者能得到伙伴们的赞扬，或者能得到观众的支持，或者有新的节目能顺利演出，等等，不管是什么，有一点儿就行，并不要求很多。可是在图伯洛，我觉得，什么也没有。这个地方，这儿的人，这些屋子，这个剧场，这些演出，每天晚上都是那么死气沉沉的——请你相信我，特兰忒小姐，我是个老演员，曾经四次周游世界，可是图伯洛的这一切让

---

① 比利时南部一镇。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在该镇附近遭到惨败。

我心里烦透了。实话对你说吧，我的考虑是不管想什么办法总要让这个地方活跃起来，可昨天晚上干得太过分了，于是造成那样的后果。”

“我理解你，”特兰忒小姐肯定地说。她确实理解莫顿·米切姆，还几乎能感觉到自己在心里妒忌他的酩酊大醉。“昨天的事完全是一场误会，我知道，”她疲倦地说，“我觉得我们都处在一个困难时期，神经都过分紧张了。现在这歌舞班有了点儿变化，你可一定要帮助我、尤其是可怜的吉米又被他太太急匆匆地带走了，不知去了哪儿。目前我们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特兰忒小姐，”莫顿·米切姆十分郑重其事地说，“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准备要帮助你渡过难关的人。不管你打算干什么，制订一个新的计划或者别的什么，你都肯定可以得到莫顿·米切姆的帮助。我可以承担歌舞班全部节目的一半，如果你希望我这么做的话；像这样的事情我是有经验的。任何要求，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立刻照办。”

“谢谢你，”特兰忒小姐大声说；这时候她仍然觉得十分有趣，但同时也很受感动。

“谢谢你，”莫顿·米切姆说。随后，他表情严肃地添上一句：“为这件事我想同你握手，特兰忒小姐，如果你不反对的话。”

于是他们两人握手，而米切姆随即恢复了常态，重又谈笑风生起来；他一定要特兰忒小姐听他描述他所到过的那些与图伯洛类似的地方，尽管除了他米切姆先生任何别人都很难看出它们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接着，他再一次向特兰忒小姐保证，莫顿·米切姆将帮助她度过难关，并且已经做好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将独自一人维持歌舞班的巡回演出；在这之后他告辞离去。

当天晚上米切姆先生就被迫部分地履行他的诺言，因为又发生了一件麻烦事情。吉米不在，这一点大伙儿已经知道；但是，

杰里·杰宁汉也不见了。起先大家以为他不过是没能准时到达，几分钟以后就不再等他，径自开始了演出——一个可怜的残缺不全的剧团为一群可怜的残缺不全的观众举行演出。可是后来剧场里的人一直没有得到他的消息，特兰忒小姐于是派奥克劳依特先生去他的宿舍，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其余的人则尽最大的努力继续演出。由于吉米和杰宁汉的缺席，原先安排的节目中出现了很大的漏洞，然而秀茜和米切姆先生竭尽全力插科打诨，设法用一些笑料来填补空白。待到奥克劳依特先生返回剧场，他所带来的消息却反而使杰宁汉的失踪变得更加神秘了。"他的房东太太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奥克劳依特先生说。"他什么也没有对她说。但是今天上午来了一辆车，她说，他坐车走了。他一件行李都没有拿——这一点她注意了，你完全可以相信她，因为她不会让他不付钱就把行李拿走的——他没有透露自己是到哪里去，他什么也没有告诉她。假如他留下行李装装样子，实际上不辞而别，"奥克劳依特先生最后说，"我是不会觉得意外的。"

"我不懂你的意思，"特兰忒小姐没好气地说，"所以我也不知道该同意你还是不同意你。"

奥克劳依特先生心里好不奇怪。他向特兰忒小姐投去一瞥：这个话可不像是她说的。"我的意思很明白，"他简短地说，"他走了，不管是不是带了行李。还能比这个说得更明白吗？"看来无法否认，现在这时候好伙伴们是个个都一戳即跳。

特兰忒小姐一句话也不说就转身离去。不管杰宁汉到哪里去了，问题在于他没有待在他应该待的地方，他拆了大伙儿的台。特兰忒小姐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害；她感到愤慨。幕间休息的时候，她发现，埃尔茜和秀茜不再如从前那么友好；布伦迪特太太则抱怨莫顿·米切姆先生的指挥，说他好像把演出看成只是他一个人的事。对于他们的牢骚和怨言，特兰忒小姐一概充耳不

闻。"别那么孩子气，"她急促地厉声呵斥，使众人大吃一惊，随即转过身去不再理睬他们。她已经受够了，她在心里说：这个星期遭受了一场惨败，不少钱付诸东流；吉米病倒以后走了；杰宁汉也不知去向；剩下的人，醉酒的醉酒，吵嘴的吵嘴，不作丝毫的努力来帮助她摆脱困境；没有人为她着想，没有同志间的友谊；整个歌舞班乱成了一团糟。她觉得自己对于所有这一切都已经腻烦。她被困在这么个鬼地方，在阴郁的街道上步履维艰；她的时间不是消磨在黑魆魆的旅馆里，就是耗费在肮脏破败的剧场里；在这场灾难中她所损失的钱，足以供她进行一次她所能够为自己设想的花销最大的外出度假。她没有心思继续待在这儿看着这场演出拖拉到最后结束；她想上床去，读一些远离眼前的现实、轻松快乐的冒险故事，借以忘掉图伯洛和它这糟糕透顶的"皇家剧场"，以及"好伙伴"——想到这名称她就头疼。不过，回旅馆之前，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这就是为什么在演出结束的时候奥克劳依特先生要向大伙儿宣布："特兰忒小姐已经回去了，不过你们大家得去看一看门边的布告栏。"在布告栏里有一张纸，召集他们全体在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的中午到舞台上开会：紧急通知。召集人是伊·特兰忒。

4

星期六中午歌舞班全体成员都集合在舞台上，包括奥克劳依特先生。他的烟斗衔在嘴里，但却是冷冰冰的，里面没有烟丝；他头上那顶小帽子被尽可能地往后推，戴到了后脑勺上；这两个事实不容置疑地证明他心中忐忑不安。现在他们全体都忐忑不安、垂头丧气，说话的声音都比平时轻了。这天上午如同石板一

样寒冷、灰暗。每隔几秒钟他们当中就有人咳嗽或打哈欠，个个都显得很疲倦。英尼戈不时地瞧瞧秀茜，担心她是不是也生病了，因为她脸色苍白、眼皮重垂，看上去毫无生气。吉米和杰里·杰宁汉两人一点儿消息都没有，好伙伴们人人都像是船只失事之后的幸存者。

"我想你们大家不会反对，"特兰忒小姐开始说话了——很奇怪，她的态度又像前一阶段那样，既有点儿紧张，又有点儿超脱，她的话重又变得简短——"我们必须决定今后怎么办。首先，关于今天晚上。是不是还值得举行演出？"

"不，不值得，"埃尔茜说。"昨天晚上糟透了。今天晚上再演出的话他们就要往台上扔东西了。"

"荒唐！"这是莫顿·米切姆先生的声音；他站直了身子，竖起两道眉毛逼视着埃尔茜。"为什么不演出？我们有六个人，不是吗？我说，停止演出就是把许多送上门来的钱再扔出去。怎么啦？我们只要一个人——只要一个——就足以对付图伯洛，更不用说我们有六个。以前那种时候我经历过，整个一出戏剧，包括其中的歌舞杂耍，参加演出的总人数加在一起都不到六个。我本人——请允许我这么说——"

"嗐，是啊，我们知道！"埃尔茜粗暴地打断他。"在遥远的廷巴克图①，早在一八八三年，你创造过奇迹。我们知道得太清楚啦。"

"你什么都不知道，"米切姆先生极为轻蔑地说。"你连听都没听说过。什么地方你都没有去过，什么都没见过。无知，你的问题是无知，小姐，一无所知。"

"噢，滚你的蛋——"埃尔茜暴跳如雷。

---

① 马里中部靠近尼日尔河的一个小城。

“喂，这样不行，亲爱的，”布伦迪特太太急忙说。“请大家都要克制自己的感情。我们遇上了麻烦，我们正在经受考验，这我知道——我不知道还有谁知道，嘿！——可是我们不要弄得伙伴们之间互相谩骂，互相——互相——嘲笑和态度粗暴。”说完布伦迪特太太坐直身子，在约摸两秒钟的时间里确实显得非常庄严，但是不幸得很，紧接着被迫打了一个喷嚏。

“哎，我说，今天晚上就算了吧，”埃尔茜绷着脸说。

“我说，你混蛋透顶，”秀茜气愤地脱口而出，“亏你想得出来。这个星期特兰忒小姐损失了许多钱，而你却甚至于不想让她有个机会可以得到一些弥补。今天毕竟是星期六，晚上肯定会有一些观众的。为什么偏要像米切姆先生刚才说的把送上门来的钱再扔出去呢？就是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也还能搞一场活泼的演出，让他们看了觉得好极了。这些图伯洛人，我知道。”

“不过，等一等，秀茜，”布伦迪特先生以他平时那种诚实而坦率的态度慢条斯理地说。“是特兰忒小姐在征求我们的意见，今天晚上是不是还值得举行演出，所以，现在埃尔茜说不值得你也就不能全怪她。我觉得应该由特兰忒小姐自己来决定。我相信我们大伙儿一定会尽最大努力的，但是如果她认为今天晚上继续演出会使‘好伙伴歌舞班’名誉扫地，这是有可能的，那么，她最好还是把它取消。”

“你看怎么办呢？”特兰忒小姐转向英尼戈问道；在目前的心境中，她觉得英尼戈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亲近，因为他和自己一样，在歌舞班巡回演出这个天地里是新来的人。

英尼戈·乔利芬特耸耸肩膀。“我觉得怎么都可以。假如是考虑要离开这个坟场一般的镇子，那么我说，让我们立刻就走，因为我相信就是这个地方把我们害得好苦，绝对如此。但是，假如我们还得在这儿待下去，那么今天晚上就不妨举行演出。对于

我们来说，这是一次练习；它也可能使这儿的一些人晚上过得快活；再说，虽然我敢肯定今晚我们不会有太多的票房收入，但是，特兰忒小姐，它可以使你的损失稍微减少一点儿。反过来讲，假如你说，让我们收拾行李，到下一站去，翻山越岭到遥远的地方，那么，我坚决服从，绝对如此。”

大伙儿喊喊喳喳表示赞成。然而，特兰忒小姐一下子跳起身来，向前走了几步，随后面对众人。“可是这会儿我在考虑下一个问题，”她大声说。“我们是不是还要去别的地方？这巡回演出是不是还值得继续下去？这是我现在向自己提出的问题。”

特兰忒小姐打住话头，好伙伴们一齐轻声惊呼起来，其中可以听得出布伦迪特太太语调悲哀地重复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特兰忒小姐接着说。“现在我考虑的并不是钱，虽然，正如你们一定也感觉到了，我已经损失了许多，特别是这个星期。你们也绝对不能把我想象得十分富有，因为实际情形并非如此。这一回只是由于得到了一笔意外的款子，我才能这么干。但是，现在我所考虑的并不是钱，尽管，继续这样损失自然是很可怕的。我在考虑的是别的事情——”说到这儿她犹豫起来。

“我能说几句吗，特兰忒小姐？”埃尔茜脸色阴沉地说。“假如是这个星期所遭受的挫折使你灰心丧气了，那么我希望你会记得，是你带着我们到这儿来的，要租下这么个鬼地方，这么个臭得要命的剧场，也是你的主意。”

“你真是可恶极了，”秀茜叫道，那模样仿佛要把埃尔茜弄得永远不再开口说话。“你安静一下好不好！”

“为什么我不能说话？”埃尔茜责问。

“嗝——儿！”秀茜高声地发出让人难以忍受的噪音，这里面

包含了恼怒、愤慨、厌恶，以及其它一些我们说不清楚的感情。然而转眼间她已经面对特兰忒小姐："你不是真的打算停手不干，对不对，特兰忒小姐？我知道我们到目前为止干得不好，但是，说真的，我们始终没有得到好机会。"

"一点机会也没有，"乔垂头丧气地说。

"对于这一点，我跟你们一样，心里很清楚，"特兰忒小姐对他们说。"我现在之所以提出一些疑问，根本不是因为这一点，而是因为——因为——这个星期所发生的事情使我觉得我已经干腻了。是啊，我知道图伯洛这个地方很糟糕，也知道是我带着你们到这儿来的。我真不该租下这么个糟透了的令人厌恶的剧场——我知道——我犯了个错误，为了这个错误我现在正付出昂贵的代价。不过，要是你们支持了我——"

"支持你，特兰忒小姐！"布伦迪特太太大声说，同时双手向上一伸，露出深感失望的表情向周围的人们瞥了一眼。"我还从来没有像在这个星期支持你这样支持过以前我的任何一位经理呢。假设这是德鲁里街①，那么在这一个星期里我所做的事情就不可能比现在已经做了的更多，甚至连这一些都不愿意做。一夜又一夜，我尽管身体不舒服，可还是从床上爬起到这儿来。当乔恳求我不要起床，要好好保养身体的时候，我对他说：'不，我要去，我有义务。假如不是特兰忒小姐，换一个别人的话，我就不会这样了，'我告诉他。我是不是这么说的，乔？"

"是这样，"乔说，一边视而不见地使劲瞪着前方。

"我丝毫不怀疑你尽了最大的努力，布伦迪特太太，"特兰忒小姐接着往下说；她显得有点儿疲倦。"但是我无法摆脱这么一种感觉，就是，歌舞班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星期拆了我的台。对

① 伦敦一街名。1663年建造于这条街上的德鲁里街剧场是英国迄今为止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剧场。

于我来说这是一次特别的行动——我承认结果证明它是一次十分愚蠢的行动——你们本来应该支持我。与此相反，整个歌舞班却四分五裂——"

"你有理由责备我们，因为吉米犯了心脏病，或是什么别的毛病，"埃尔茜插话说。"至于另外一些人——"说到这儿她打住话头，意味深长地瞧着莫顿·米切姆；这位先生呢，假装没听见，可是装得不很成功。

"是啊，是啊，我们的运气太坏了，"特兰忒小姐赶紧大声说。"生病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其他一些事情可以避免——吵嘴，不关心演出，不去尽最大的努力把演出搞好，在别人陷入困境时不予理睬——哦，你们一定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如果不知道，那也没关系；我只是想说明一下我的心情。我觉得事情整个儿搞垮了。"

"只要我活在世上，我就永远永远不能原谅杰里·杰宁汉那样不声不响地溜之大吉，"秀茜高声叫道。

"那个家伙靠不住，"米切姆先生说；他的口吻暗示：他一向知道杰宁汉的为人，而别人居然没有同样注意到这一点他觉得意外。

"我看他恐怕已经到别处去了，"秀茜怀疑地说。

"是的，他一定已经走了，"特兰忒小姐回答，她的声音让人觉得她对这件事情既藐视又腻烦。"他的行李还在宿舍里，不过很可能他宁愿不要行李也不愿继续待在这儿。今天早晨你又去过一趟，对不对？"她对缩在后面忧郁地吸着空烟斗的奥克劳依特先生说。

"是啊，我又去过一趟，还留下口信，假如他回宿舍的话，请房东太太告诉他我们在这儿开会。房东太太说她没有听说任何有关他的消息；根据她的表情，我看她正在估价杰宁汉的靴子、

衬衫和领子，想计算一下如果从此以后杰宁汉杳无音信的话她可以收回多少钱。"

"我们再也不会见到那个滑头的家伙了，"埃尔茜说。"他说了米尔登霍尔许多坏话，自己却这样溜之大吉拆我们的台，也不是个好东西；以后再看见他我就要当面这样斥责他。"

"好了，你们说到点子上了，"特兰忒小姐对他们说。"这是第一次真正的考验——可是——瞧，结果怎么样？要是我产生了我们无法继续下去的感觉，你们能怪我吗？我能做到现在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这并不是指金钱方面，而是说，我对于舞台表演一无所知，对于随着歌舞班到各处巡回演出这样的生活一窍不通——我这么做，就好像是投身于一场可怕的冒险。在开始的时候，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加吸引我的，我觉得，是你们大伙儿都那么忠诚，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还是那么情绪振奋并且互相友好。可是现在——唉——我看，恐怕不再是这样了。"

特兰忒小姐的话音逐渐减弱，直至最后发言结束。这以后，似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动弹。周围寂静无声，静得可以听见小镇上工厂的汽笛声从外面那被遗忘了的世界传送到这个幕布所掩蔽的古怪地方。

随后秀茜站起身来。"不，我认为不能怪你，特兰忒小姐，"她语调低沉地说。"可是——噢，我很难过。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过。"她的声音已经带着哭腔；这时候她一转身，走到舞台的一侧奥克劳依特先生站立的地方。

"别这样，孩子，"奥克劳依特先生说，"想开点儿，想开点儿。"接着他使劲地揉搓下巴，还想把帽子再往后推一推，结果帽子却从头上掉到地上，他把它捡起来，胡乱地往头上一扣，向前走几步果断地发起言来。"大家注意了，"他说，"我想大概你们没人要听我说话，可是既然现在大伙儿都一声不吭，那么你们或许

愿意让我说几句。我要说的是，坚持下去。不要放弃，特兰忒小姐。再试一试。请你们不要产生这样的想法，认为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想失去我的工作——我的确不想失去我的工作，这一点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们，尤其是现在我已经对它很熟悉了——但是我之所以这么说，原因不在这里。我十分讨厌一件事情还没有开始就宣告失败。绝对不能甘心被图伯洛把我们搞得像泄了气的皮球。让图伯洛滚它的蛋，我说。我们是有本事的。"

"说得好，奥克劳依特君，"英尼戈热情地大声说。"我赞成你。绝对如此。"

"这就好比沿着街角拐弯①，"奥克劳依特先生一本正经地对特兰忒小姐说。"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坚持下去，绕过拐角，你就到了那一边；半途而废，它就全部崩溃，就好像从来没有开始过一样。只要再坚持一下，结果怎样你是很难预料的，也许过了两个星期或者四个星期你就开始赚钱了，他们巴不得你永远不要离开此地呢。嘿，"他以责怪的口气大声说，"我们是在巡回演出的路上，不是吗？有顺利的时候，也有倒霉的时候。这次我们确实倒了霉，可是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继续上路，继续演出，看看我们的运气究竟怎么样——你们记住我的话吧——假如我们不是在一眨眼的工夫又变得非常顺利，并且达到最高峰，那么，我就把这顶帽子吃下去。"说到这里，被自己的夸夸其谈弄得忘乎所以的奥克劳依特先生把帽子从头上一把抓下来伸向他的伙伴们，随后又把它胡乱地往头上一扣，转身离去。

"亲爱的！"当奥克劳依特先生走过秀茜身旁的时候，她噙着眼泪喊了一声。

---

① 原文是turn the corner，既有"沿着街角拐弯"的意思，又有"渡过难关、化险为夷"的意思。

奥克劳依特先生对她眨眨眼睛作为回答：他这一次眨眼睛，表情不是那么快活，那么肆无忌惮，这一次他看上去有点儿犹豫，还有点儿尴尬，表明他心里很清楚，刚才自己出洋相了。在布拉德斯福特，倘若一个人如此感情冲动了一回，那就必须经过好几年才会使别人由于他后来生活中的表现而把它忘掉。

紧接着，谁都还没有来得及说些什么，大伙儿便又一次听见奥克劳依特先生的声音从他此刻所在之处传来，这一回他的嗓门提得很高，像是在规劝什么人。好伙伴们个个都仰起头来期待着。从他们的神态可以看得出来，有件事情将要发生了，他们觉得高兴。

一个全身珠宝首饰闪烁有光、丁零当啷的大个子女人走上舞台径直冲到这一群人的中央，性急慌忙地环顾四周。

"帕特列特太太！"秀茜和英尼戈一下子就认出了这位他们在希刻尔菲尔德镇外那家旅馆里所结识的太太，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

"对呀，是我。你们好。你们一定很好吧！"帕特列特太太一边唠唠叨叨，一边企图同时看清楚他们每一个人，于是把身子弄得像只陀螺似的团团地转。"很抱歉我这样闯进来，可能打搅你们了。不过他们告诉我——在这儿。他在这儿吗？啊，他在哪里？"她一面这么说着一面把两只肥胖的小手拍了一记合在一起。

特兰忒小姐呆呆地望着她，感到很惊讶。"我不明白，"她茫然地说。"问的是谁——是怎么一回事——？"

秀茜一个箭步走上前来。"是不是，"她气吁吁地说，"杰里·杰宁汉？"

帕特列特太太顿时变得激动、焦急、慌慌张张，那模样活像一只被惊吓了的鹦鹉。"是呀，当然，是杰里·杰宁汉。这完全

——完全是一场误会，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可以把事情统统对他解释清楚，假如我再见到他。你们能不能肯定，能不能真正肯定他不在这里？因为，"她最后十分冲动地说，"他已经走了。"

好伙伴们肯定地告诉帕特列特太太说杰宁汉先生不在此地，接着便要向她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此刻他们个个都充满了好奇心——但是她不给他们时间。"你是——特兰忒小姐吧？"她快步冲到这位惊愕的小姐跟前继续说道（身上的珠宝首饰丁当作响）。"一定打搅你们了，你却不计较我这样闯进来，真是太好了。"随后她回过身子冲到秀茜面前；很显然她认为在这个歌舞班里秀茜是会同情她的。"从开始到结束完完全全是一场误会，我向你保证，碧安小姐，迪安小姐，而且都是从最最友好的动机出发的。可是他就这样走了，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了；本来我以为肯定可以在这儿找到他的。你们当然都觉得我这个人很奇怪，闯到这儿来做出这样的举动，打搅了你们，可是，你瞧，只要有一线希望能够在这儿找到他向他作解释，我就非到这儿来不可。不过当然啰，这一回情况比以往更糟糕，这儿没有一个人知道有关他的任何情况。"

"他已经有两天没有露面了，"秀茜说。

"是的，我知道。这一点我可以解释，"帕特列特太太刚说到这里，突然一个声响引起她的注意；她朝前方望去，禁不住轻轻地惊叫了一声。"原来你在这儿，"她气吁吁地说。

那正是杰宁汉先生，此刻完全失去了平时他那种优雅的风度。看见急急忙忙穿过舞台走上前来的帕特列特太太，他吓了一跳，脸色顿时变得绯红。

"走开！"他尖声叫喊着倒退了一两步。

"可是这完全是一场误会——"

"我什么都不要听，"他刺耳地喊叫道，接着又怒气冲天地

说："那个人拿走了我的裤子。他是故意拿走的。是你叫他拿的。"

"他只是把它拿去刷一刷，"帕特列特太太呜咽着辩解说。

"根本不是去刷，"杰宁汉先生对她摇着一只手指吼叫。"他就是把它拿走了。然后他就嘲笑我。你们看吧，你们看，现在我只好把什么东西穿在身上。"众人立刻把视线移向他的裤子，不禁乐了；原来杰宁汉先生穿着一条很脏很脏的卡其布裤，就是那种园林工人在早上将要开始干活时所穿的裤子。这位先生看见大伙儿都把眼睛盯着他这条糟糕透顶的玩意儿，更是对帕特列特太太怒不可遏，他要她立刻走开，还说他永远永远不想再看见她。悲伤的帕特列特太太由秀茜领路离开舞台时，嘴里还在唠唠叨叨；秀茜一直把她送到后台入口。

"你太好了，亲爱的，我说，"帕特列特太太眼泪汪汪，话语不很流畅。"这件事情真让我难过，请你尽量别去提它了，好吗？我有一个老朋友住在离这儿不远，大约二十英里的地方，我特意从那儿到这里来看——来看望你们大家。那天是星期四，我给杰宁汉先生送去一张便条，只是一张表示友好的便条，还派了车子来接他出去。我想——他很聪明，不是吗？——我想，或许我能帮助他，虽然我没有告诉他，亲爱的，没有告诉他我可以用什么方法——你知道——帮助他在事业上得到发展，因为我觉得，喏，我们首先必须建立友好关系，只有是朋友你才可以帮助，不是吗？可是后来我怎么也不可能知道我那个朋友会被人叫到别的地方去，做梦也想不到星期五下午要搞一辆车子会有那么大的困难，我还要向你保证，亲爱的，关于那——那条裤子，的的确确是弄错了，是一场误会。对此他恨透了，不是吗？我看他决不会原谅我了，不过，可能要不了多长时间，你很快就会——呃——去劝劝他，好吗？但是，当然啰，不要到处嚷嚷，好吗？我知道你是可以信赖的，不会那么做。如果有任何事情，任何事情，我

可以为你做的，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亲爱的——你也这么聪明，不是吗。这样真是太好了，我太好了——噢，我是说，你太好了——再次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对不对？我是不是——哦，这儿——对了，当然啰。呵，哎呀！我得停一会儿才能出去——这样闯进来，弄得心烦意乱的，而且——每一件事情都误会了——不是吗？再见。"

秀茜站在那儿对帕特列特太太的背影望了一会儿，深深地吸一口气，然后返回舞台，一边走一边哼着一支看来她觉得有趣的小曲。杰宁汉先生还在向摸不着头脑的特兰忒小姐道歉和辩解，不过看样子他并不想让每个人的好奇心都得到满足。秀茜瞅准了第一个机会把他拉到一边。"你知不知道那件事情？"她问道，口气中带有怨恨。

"我亲爱的秀茜，"杰宁汉先生没好气地说，"不要再提那讨厌的女人了。她是一个荡妇，一个肥胖的中年荡妇，那就是她。"

"你知道她是帕特列特太太，很有钱，是不是？"秀茜继续说。

"实话对你说，我知道，"杰宁汉先生高傲地回答，"我并不在乎。"

"可是有件事情你不知道，我亲爱的杰里，"秀茜温和地接着说，"她实际上掌管着伦敦西区两家戏院，上演的大多是音乐喜剧和时事讽刺剧。"

"啊呀，我的老天爷！"杰宁汉先生脸色煞白，惶恐地望着秀茜。"真想不到——！"这个消息给他的刺激太大了，但是当他移动目光时恰好瞥见自己身上那条卡其布裤。"我不在乎，"他口气很硬地说，"她不该叫那个人拿走我的裤子。"然而，有那么一阵子他一直显得若有所思；并且，过了许多个星期他才完全地失去那种郁郁沉思的表情。

"当然啰，这样看来情况有一些不同，"当他们两人回到特兰

忒小姐身旁的时候她正这么说道。讲完这句话她让众人稍微议论一会儿，自已则重新考虑歌舞班的处境。杰宁汉究竟遇上了什么事情，她尚未确切地知道，但是有一点十分清楚，那就是他并非故意缺席。他强烈地坚持说，昨天晚上没能来参加演出并不是他的过错，这是事实；对于责怪他拆大伙儿台的说法他从心底里表示愤慨。

"嘿！"这时候奥克劳依特先生得意地嚷道，"大伙儿瞧瞧这里，怎么样啊？"他的身边站着一个人。

"喂，大孩子大姑娘们！"

"吉米！"秀茜喊了一声冲到他的面前。紧接着，好伙伴们一齐走上前来把他围在当中和他握手，几乎把他的手都要摇断了。

"在米尔雷——这两天我在那儿——有一位医生，是个了不起的人，好比神仙，"吉米一本正经地宣称。他看上去仍然脸色苍白，身体虚弱，但是显然已经比先前好多了。"他年纪还很轻，眼睛有点儿斜视，牙齿往外凸出，可是，我告诉你们，他有起死回生的本领，那个家伙。我上他那儿看病，他只管嘴里唠唠叨叨，又把手掌在桌子上轻轻地拍打，反反复复地做这两件事情，弄得我失去了耐心。'算了，医生，'我说，'别给我看病了，让我休养六个月，你就准备在假条上签字吧。'他笑了。'胡说八道，'他说，'我可以使你变成一个新人。你最近一次看医生是在什么时候？'我告诉他是在四年以前。'我估计是这样，'他说。'从那以后你干了些什么来保养身体呢？'于是我告诉他试用过什么什么一些方法。'我估计是这样，'他又说。'现在你听着。'他给了我一些药，随后关照我应该怎样注意健康。他的话讲完之后就是我的机会了，这时候我妻子不在医生屋里。'我是不是必须停止演戏，什么活儿也不能再干了？'我问他。'假如是这样，我就一定会死的。假如你爽快地叫我回到我应该去的舞台上去，'我对他说，'那么你

就彻底把我治好了。只对我一个人说还不行，'我说，'还要对我妻子说。'于是他就让我改日再去看他，到那时候他再告诉我。我对他眨眨眼睛，给了他暗示，他心中有数了。'回去继续演戏不会对他有害处，'今天早晨他说。'还会有好处。'阻力被彻底粉碎！于是我回来了，特兰忒小姐，大孩子大姑娘们，只要我饭前吃一剂药，饭后再服一剂，我就身体健壮，又要上台去说笑话了。"

"刚才我们正在议论，吉米，"乔说，"今天晚上我们还能不能举行一场演出。"

"今天晚上要演！"吉米大声说。"我觉得，即使要我一个人把这场演出统统包下来，我们今天晚上也一定要演。想一想吧，米尔雷地区合作协会的一百二十五名会员——由于意外情况无法举行他们每月一次的舞会和惠斯特比赛——就要到图伯洛来了。他们来干什么？来看好伙伴歌舞班在皇家剧场献演。他们将按照纳恩先生提供给他们的特别票价包下剧场的花楼。现在让我们动手准备起来吧，看能不能搞它一个全场爆满。"

"不要太高兴太得意了，"英尼戈大声喊道，一边跳了两步踢跶舞。"现在，特兰忒小姐，你怎么想？"他随后压低嗓门问道。"好伙伴歌舞班要不要继续下去？"

"要继续，"特兰忒小姐面孔微微一红，笑着回答。

"这回我们要露一手了，"激动得脸上出汗的奥克劳依特先生说。"一定得露一手。图伯洛没法把我们搞垮。图伯洛完蛋了。难怪今天早上我的眼睛重重地跳了一下。"

这天晚上他们演得很成功，包下了剧场花楼的米尔雷地区合作协会会员们则毫不迟钝地对他们的努力表示欣赏。(甚至于该协会的财务主管，当地浸礼会的一位执事——他一向对于除了大合唱之外的任何娱乐形式都心存疑虑——这回也好几次放声大笑。)"我不想说这是一次轰动，"演出结束后秀茜说，"但我

确信这是自从很久很久以前第二巡回演出剧团第一次来此地演出《堂而皇之的离婚》以来，发生在图伯洛的最有资格可以被称作为'轰动'的事情。还有，这一下我们齐心协力了，是不是啊，孩子们？"

"孩子们"同意她的看法，他们回到各自的住宿处去。这些宿舍有的阴暗有的很不吉利，所以已经被存入好伙伴们的记忆档案之中，它们的检索卡片是——"亲爱的，你是否曾经到过一个叫图伯洛的地方参加演出？"此刻他们心满意足，想到歌舞班又恢复了正常，想到明天将要去别的街道找新的宿舍，心里好不快活。晦气的一周就这样结束了。

第七章　这一章全部窃自邮袋

1

埃尔茜·朗斯塔夫小姐给埃菲·朗斯塔夫小姐的信

亲爱的埃菲：

你让特兰忒小姐捎给我的东西安全收到了。本来早就应该给你写信的，但是我们搞了几次三个晚上的演出，这是怎样一种情形你是知道的，对吗，老是打包裹啊什么的。眼下，我们在此地是准备进行一次你可以称之为连续的演出，要在一个既是音乐厅又是电影院的场子里一直演到新年开始；这个场子并不很大，但是清洁而舒适，舞台和灯光等都很不错，比较我们近来到过的一些演出场所，那真是好极了，我对你说！这儿的住房也很舒适，而且，我总算单独有一个房间了，谢天谢地；和秀茜·迪安同住一间，她老是在屋里走来走去的，我真是厌烦极了，倒并非说我们不是朋友，我们是朋友，但你知道这种情形，亲爱的！在这里的演出看来还顺利，这些约克郡老好人。我说，要是你能使他们情绪高涨起来，那么每次演出他们都来给你鼓劲。昨天晚上观众们喝彩，我给他们加唱了一支歌；本来还可以加唱第二支，不过他们对我说，不能在原来的安排中插入太多的临时节目，这是当然的啰，可要是说起来，这几天的演出中秀茜·迪安和杰·杰

宁汉的节目太多了，一方面这也是因为那个钢琴伴奏为他们两人写曲子而造成的！他的名字叫英尼戈·乔利芬特；他也说的确有这样的感觉。那小伙子相当好，可是瞧他绕着秀茜·迪安团团转，以及秀茜如何弄得他跟在她屁股后头的那种样子，你真觉得好笑，要不就觉得恶心。我看这两个人就像是小孩做游戏。好了，不说他们了。

哦，看起来这一回我们要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了。圣诞前夜我们将举行演出，而在节礼日① 只演一场。你能抽身到我这儿来吗？我看你恐怕不行。我在思量能不能安排一下在圣诞那天到你那里去，因为路程并不远。你现在仍然在"乔治酒吧"吗？还是已经到了"维克"？你曾经说过想要去的。那一帮朋友，查利啊、吉米啊，还有那个戴眼镜的高个子，是不是还到你这儿来呀？要是还来的话，替我向他们问好，告诉他们要做好孩子，等我回来！另外，你猜猜，我到此地的第二天遇见谁了？那天上午我去利兹逛商店。在布里格门外的一家小店正在搞拍卖，我差点儿买了一件新衣服。那是一件外套，对襟有大面积的互叠部分，后背从上到下有一条条镶嵌，领子、袖口和所有的镶边都是可爱的毛皮，看上去完全和真的一样；原来价格是七个畿尼，现在只卖四镑十九先令六便士。可是我没有足够的钱，尽管我要是继续穿那件旧的黑上衣，时间太长街上的人就要向我扔东西了。嗐，那天下午我乘火车回来，你猜猜谁跟我在同一节车厢里？你见了他准会跳起来，原来就是前年我还在"蓝铃剧团"的时候我们在斯卡巴勒遇见的那个小伙子，你还记得吧！个子长得比较高一点儿的，嘴上留着淡淡的一撮小胡子，当时他装做喝醉了酒——那是一

---

① 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的法定假日，是圣诞节之后的第一个周日；按照风俗，在这一天要向清扫垃圾的人以及其他公务人员赠送"节礼"，所以称为"节礼日"。

个星期天的晚上，在"王冠"剧场。他对我说，只要我喜欢，他随时就到卢登斯托尔来，还把他的办公地点和电话号码告诉了我，免得我太寂寞。他让我向你问好。我还要告诉你，他的朋友已经结婚了；我为他的妻子感到难过，你说呢，亲爱的。

我给你买了几条手绢，明天或者后天就可以寄到了。假如你还没有给我准备任何礼物，就给我买一双丝袜吧，颜色比我平时穿的稍微深一些，配我那双红的，要是花钱并不太多的话。替我向阿瑟舅舅问好，告诉他我又给他买了一只烟斗。如果你能来我这儿，要尽量早一些让我知道；这一回不要带埃塞尔·戈立佛一起来，你知道上一次她来了以后弄成什么样子！我喜欢热闹，亲爱的，可是埃塞尔会搞得我在这个歌舞班里待不下去，在这个镇上也待不下去！现在她确实跟那个——喏，我们一直管他叫平克·珀西的那个家伙生活在一起——我并不感到意外！致节日的问候，我亲爱的埃菲，祝你圣诞快乐！

埃尔茜

12月19日

于　约克郡　卢登斯托尔

贾格尔街23号(由博顿利太太转交)

2

乔·布伦迪特太太给她在丹马克希尔的姐姐索利太太的信

最亲爱的克拉拉：

让你高兴高兴，我告诉你这一回有好运气了。我们恰好要过了圣诞节才离开此地，这里的房间相当舒服，房东太太非常殷

勤，因此乔治到这儿来不会有任何困难，你说，这不是太好了吗！如果吉姆能在金斯克罗站送他上车，或者请别人送他，当然要可靠，那么，吉姆或是这个人就得找到来利兹的旅客应该乘坐的那一节车厢，还要找到一些好人，请他们沿途照顾乔治，特别要注意不能让他独自到走廊上去，不能让他玩弄车窗。或许你自己可以腾出时间来，亲爱的，那就再好没有了，再说，谁都乐意同乔治这样聪明活泼的孩子作伴，你说对不对啊？当然啰，此地比利兹还要再远一些，不过，到时候我们可以去接，乔治也用不着换车；乔已经查清楚了，是上午八点四十五分从金斯克罗站发出的那一趟列车，请不要忘记——上午八点四十五分，后天，也就是二十三日。等到乔治平安出发了，你就打个电报给我们。随信给你寄上邮政汇票，当然，数目是按半票计算的。另外，我想，你会替他安排妥当，带上必需用品，穿上足够的衣服——这里当然要比你那儿冷得多——还要给他准备一两只面包、一点儿巧克力，再弄几本连环画报让他在路上看。你可以想象，亲爱的，做母亲的有你这样的人可以信赖，对她来说，是多大的安慰啊！

所以，这一回我们要过一个地地道道的圣诞节了。我真不知道乔和我两人究竟谁更激动；这些天我们一直在给乔治买玩具和一些别的东西，准备装进他的长统袜里——当然啰，并非他现在仍然相信圣诞老人①，这我知道，不过他是一定会把长统袜子吊起来的——我们还做了安排，要搞一次真正的圣诞正餐；特兰忒小姐给乔治弄了一张请帖，让他去参加镇上将在节礼日下午举行的一次大型的儿童聚会。现在，歌舞班有正常收入了，不再像前一阵子那样，东跑西颠的，这儿待一个星期，那儿待一个星

---

① 英国风俗（约在1840年由德国传入）：在圣诞前夜，孩子们熟睡时，父母把玩具和其它小礼物放入他们的长统袜里，这样，在圣诞节早晨他们醒来时便会发现床边有“圣诞老人赠送的节日礼物”。

期，票房收入没有着落，房租和伙食支出却少不了：情况有了这么大的变化，使你恢复了信心，所以期望——让我碰一碰木头①——整个儿地变得更加光明。待到我们亲爱的孩子来到身边和我们一起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时，我就要变成一个新人了！说起来你恐怕不相信，一个月之前我正掉在绝望的深渊里，那时候我们人人如此，连乔也不例外——他这个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是，你知道，他几乎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始终抱着乐观态度，可这一回连他也不行了——然而，转眼间发生了完全的变化。我们的演出异常顺利，每天晚上都有许多观众，不能指望有更好的卖座了，而且这些观众对于优美的音乐有着真正的爱好。我还被邀请在此地举行的宗教音乐会上表演两个节目，是美以美会主办的还是公理会主办的，我已经记不清了——他们给了乔十五个先令——每星期天晚上在此地的工会俱乐部表演两个节目。安德鲁斯太太的丈夫是该工会俱乐部的一个成员；这人虽然有点儿粗鲁但是尚能办事，或许在本质上倒是一个绅士。所以，事情的结果变成这样，我们真该庆幸在各方面都走运了。

歌舞班里每一个人都好像时来运转了——不过，天晓得是不是能够持久。吉米·纳恩是我们的喜剧演员，他说，过去的两年里，从来不曾感觉到身体像现在这么好，看样子他的确如此；我们的钢琴演奏者一直情绪高昂，是一个——我从一开始就这么说——是一个完全合你心意的可爱的年轻人；特兰忒小姐是大伙儿的地道的女主管，尽了她最大的努力为我们办各种事情；伙伴们个个都待人和气——你知道这种情形是多么罕见——体现了真正的友谊和善意，我们简直就像幸福的一家子。确实，过去我一直不想让乔治了解舞台生活，不想让他看见我如何工作，

---

① 迷信说法，认为在夸说了好运气之后要用手碰一碰木头，以免好运气跑掉。

我也曾经许多次对你说过这个话，不是吗？然而，我相信，如果说有这么一个时刻、这么一个地点适宜于让他来作一些了解、让他来看一看的话，那就是眼下这个时候，就在此地！

随信一同寄来的手提皮包，克拉拉，表达了我们对你的爱，感谢你为乔治所做的一切，并且衷心祝愿你圣诞快乐，虽然，我的行动和我的语言似乎并不一致，因为就在这圣诞佳节即将来临的时候我要把乔治从你身边夺走，不过，你可以想象，做母亲的非这样不行啊！在商店里我一看见这个皮包就对乔说："那东西给克拉拉很合适，她会喜欢的。"他却说："不，她不会喜欢的。你是怎么搞的，想出这么个怪点子。"于是我们争辩起来，争了好久我才发现原来他弄错了，以为我指的是一套浮雕工具。真有他的！他向你和吉姆表示诚挚的爱和衷心的祝愿，还说，如果你能让乔治想起来他要一列有发条装置的火车和一个信号塔等等这一类东西，那就更好。

你亲爱的妹妹　　玛吉

12月21日

于　约克郡　卢登斯托尔

克拉夫街5号（由安德鲁斯太太转交）

3

吉米·纳恩给纳恩太太的信

亲爱的嘉丽：

这封短信是想让你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并告诉你眼下我觉得我的身体比过去的一两年里任何时候都更好，同时向你表示节日的祝贺。我说的是真心话，祝你圣诞和新年快乐，所以请你

不要嗤之以鼻。我们能够以自己的方式保持友好关系，即使我们再也无法在一起生活了。我仍然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嘉丽，这是真的，希望你也不要把我想得很坏。我知道你不愿意到我这里来跟我一起在乡间周游，也不愿意再同舞台生活有任何关系；同时你也知道得很清楚，我不能在你那个小店里度过我的后半生，坐在店堂后面包扎货物什么的，这我办不到。假如我们两人都能按照各自的方式愉快地生活，那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说。要是艾丽斯还活着，事情或许就不一样了。你决不要理会人们说些什么；叫他们别管闲事，或者对他们说，我是根据医生的嘱咐继续在外边巡回演出的。

我很高兴地对你说，你误解了这个歌舞班。那天晚上在图伯洛你碰巧看见个个都那么激动、所有的事情都弄得一团糟，便得到一个错误的印象，我告诉你。现在，歌舞班的演出在正常进行，这儿的人们正从中得到益处，要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赚钱了，而且可以赚不少钱。你对于女主管特兰忒小姐的看法也是完全错误的；她可以算得上是一位最好的主管人。另外，你猜猜日前我在利兹遇见谁了？是老塔比·坦纳。明天他将参加在那儿举行的首场皇家童话剧演出，扮演“清贫男爵”。他看上去还是老样子，只是比从前胖了。他告诉我他的女儿莫纳今年在伯明翰当主角女演员，这个消息你听了有一些感触吧——光阴似箭——是不是？那一次我们几个人一起在道格拉斯度假不过只是一两年之前的事，你记得吗？当时塔比掉到海里，他的小女孩出麻疹什么的，是你照顾了她，而现在她在伯明翰一个星期挣二十镑，并且已经订婚了，塔比告诉我的。也是在那个时候，可怜的杰克·迪安经常喝得酩酊大醉，还跟那个在“皇宫”酒吧当招待的小个子意大利女人发生了麻烦，弄得我们常常要把他藏起来，不是吗？歌舞班里的小秀茜老是向我打听他的情况，嗐，我可以给她

讲许多故事，让她吓一大跳，要是我想这么做的话，即使她现在参加了巡回演出已经到过一些地方，也免不了被吓着；不过，当然啰，我还是适可而止，没有大事渲染。我估计你不想了解秀茜，因为你从来就不喜欢可怜的杰克，他也从来不喜欢你，但是我要告诉你，秀茜进步得很快，现在又第一次被一个独具慧眼的大人物碰巧看见了她的表演——这就意味着小秀茜要告别流动剧团了。我不想阻止她——让她有发展的机会，我说。假如现在给我一个好机会，我倒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我已经上了年纪，人也变懒了，在旧的生活轨道上觉得挺舒服。当初你如果想要看见我的名字出现在霓虹灯上，那么，当老伍尔斯坦口袋里装着合同来到格拉斯哥的时候，你就不会阻拦我了。但是我想你不愿冒这个险。好了，事情都过去了——现在，我在这儿，你在那儿经营你的店铺，我们两人都很惬意。

这封信就写到这里吧。以后，下一次，我将要写我的自传。我看，嘉丽，你我之间并没结仇，你说呢？祝你新年快乐，诸事如意。如果见到那年轻医生，告诉他我还在吃他的药，他真了不起。

你的　吉米

12月23日

于　约克郡　卢登斯托尔

克拉夫街17号（由肖太太转交）

4

杰里·杰宁汉给帕特列特太太的信

亲爱的帕特列特太太：

非常感谢你赠送给我的烟盒，它是在昨天寄到爱奥尼亚剧

场的。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演出？是在《舞台》报上读到消息的吗？用这样的方法寄送如此可爱的一只烟盒是有点儿冒险的。说实话，自从那一个星期在图伯洛我俩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现在又接到你的来信并收到这只烟盒，我感到十分意外，但是，我得说，这些时候我一直在想，当时我太鲁莽了，你毕竟没有错，所以现在我要表示抱歉——这并不是因为你送了我这么漂亮的礼物，还在信中对我的工作说了如此美好的话语。你将要离开英格兰外出一两个月，对此我感到遗憾，因为我希望你再到歌舞班来看一看；现在我们的演出越来越好了，我也有了四支新曲子，有了更多的机会显示我的才能——其中三支曲子是我们的钢琴伴奏创作的，我不能不说，他很聪明，只要他能像我一样认真工作，就有希望成为歌唱界的重要人物。我还得说，现在，这歌舞班胜过以往任何时候，比我原先想象的更好，虽然，你也知道，里面至少有四个不中用的人；此外，正如你说的，我在这流动剧团里是被埋没了，尽管对于我的表演在这儿所受到的待遇我没什么可抱怨的——每天晚上我都非加唱两三只歌不可，观众们则要求再多一些。另一方面，你的猜测也是正确的，那就是，我对于自己目前的状况并不满足，我一直在努力练习新的音级以及其它一些演唱技巧，以便当我的机会来到时，我能够使为我创造了这个机会的人不至于感到后悔。

不，我并没有像你所猜测的那样，花费时间同漂亮的约克郡姑娘们外出散步，虽然，要是我想这么做的话，毫无疑问是很容易的；即使她们长得再漂亮许多倍，眼下我也不会让她们占去我的时间。如果那一回我冒犯了你，在此我表示深深的歉意。再一次感谢你的可爱的礼物。我刚刚拍过新的照片，你大概喜欢我送你一张有亲笔签名的吧。

你的忠诚的　杰里·杰宁汉

12月24日

于　约克郡　卢登斯托尔

伯里路6号(由朗太太转交)

又及：若写信到我的永久住址——伯明翰，菲施克尔街175号——我总是能收到的。

5

莫顿·米切姆先生给偏心圆俱乐部格斯·杰弗森先生的信

亲爱的先生：

关于你在上星期的《舞台》报上发表的文章"在东方巡回演出"——你在文中说，你们的剧团是第一个到马来西亚的槟城去演出的剧团，但是，比你们早整整三年，我就曾经同老资格的"平利柯王子剧团"到过那个地方，是从新加坡过去的。你可以从J.G.汤普森先生所写的"马六甲海峡租界的三十年"这篇文章里找到有关我们在那儿演出时一些情况的描述，以及剧团所有成员的一张合影，包括我本人在内。另外，目前我仍然身强力壮——眼下正在此地的爱奥尼亚剧场参加演出，同著名的"好伙伴剧团"(由伊·特兰忒和吉·纳恩主持)在一起；这次冬季演出十分成功。请原谅我指出你文章里的差错，并且请接受一位也曾在东方巡回演出的老资格职业演员的祝愿——那是一些了不起的日子。

你的忠实的　莫顿·米切姆

12月26日

于　约克郡　卢登斯托尔

爱奥尼亚剧场

6

秀茜·迪安给“殷富女郎剧团”(在加迪夫的恩派尔)基蒂·麦凯小姐的信

亲爱的基蒂:

你的来信在各处周游兜了一个大圈子,今天早晨我才收到,不过,我知道你在加迪夫了,看来这封回信很快就会到你手里的。你这样为我着想真是太好了,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亲爱的!要是在三个月以前我会迫不及待地接受的,那时候我几乎会抢着接受任何建议,更不必说到南非去!我一直渴望旅行——穿一身白色衣服,头戴遮阳帽,带上一切必备之物,跑遍世界各地——总有一天我会的;到时候我要坐上自备马车,或者是歌舞明星所应该具备的任何交通工具。可是眼下我只能谢绝,请你不要追问到底是为什么,亲爱的,你知道一个人对某件事会有怎样的感觉!但我决不是考虑钱的问题。你的主管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一点儿不错,我确实这样认为;我也知道,有这么一个机会是很幸运的——在这儿我一个星期只挣五个英镑,尽管这收入固定得出奇,我对你说,简直像是发条操作的,要是去南非的话,情形当然就不同了。可是眼下我必须留在这个“好伙伴歌舞班”里——它是从米尔登霍尔原先那个糟糕透顶的“丁基·杜”的烂摊子上重新组建起来的。幸亏有一位天使般的女人,她有坚毅的性格,你知道,有男子汉的魄力;她从沃特尔伯里河上的威德尔屯①这个小村子的一个古老农庄突然来到我们的面前,真的,真是这

① 秀茜·迪安没能把特兰忒小姐家乡的名字记清楚,正确的应该是“沃尔河上的希特屯”。

样，她乘坐一辆小轿车不知从哪儿一下子冒了出来，脸色微红，一身大无畏气概，替我们付款结帐，使我们重新振作起来；她这样做完全出于自愿，而且在当时并不知道下一步首先应该干什么！要是你能亲眼看见她，你立刻就会觉得她所做的是天底下所发生过的最最疯狂最最可爱的事情。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她接连不断地损失了大量的钱，但她毫无怨言。现在，她开始挣回一点儿了，而只要她还没有赚钱，我就一步也不离开这个歌舞班，即使请我到戴利剧场① 去演出我也不干，当然啰，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有这个打算。

“姑娘，以前到卢登斯托尔来演过戏吗？这只是约克郡的一个小地方。”这儿的人们对我说。的确，卢登斯托尔是很小，而且同其它一些小地方一样，照例好像是个厂房分散的煤气工厂；但是，我要说，此地的观众有眼力，能够分辨剧团的优劣；我们的演出每天晚上都全场客满，真的，观众们总是给我这个女孩子以鼓励——你只要听听他们说些什么！他们还邀请我们参加社交聚会；在节礼日晚上演出结束之后，我便成了舞会上引人注目的皇后，得了奖，有人还送我一盒大得像手提箱那样的巧克力。“嘿！姑娘，快别说啦！”要是让这儿的人们听见了他们会嗔怪我的。不过，的的确确，要说圣诞节童话剧的演出，我们卢登斯托尔地区完全压倒了利兹。我现在感觉到，好运气还将继续下去，迟早会发生了不起的事情。所以，眼下我不能到南非去，你瞧。

布伦迪特夫妇仍然和我们在一起，虽然这不是在考文特花园（对不对啊？），但他们两人就像置身于那个环境里一样相亲相爱，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老吉米是个好人，他还在歌舞班里，身体也好一些了；尽管所有他那些笑话和噱头我都记得很熟，差不

① 美国戏剧家兼戏剧经理人奥古斯丁·戴利（1838—1899）于 1893 年在伦敦建立的一个著名剧场。

多跟他本人记得一样熟，但是，他好像仍然是从事流动歌舞演出的最优秀的一位喜剧演员，胜过某些名字高高地闪耀在霓虹灯上的人。杰里·杰宁汉也在这儿，还是那么干劲十足，我得说，与他合作也比过去容易一些了。同别处一样，这里的姑娘们照例也拖着舌头跟在他后面团团转，然而，离开了这些多嘴多舌的女孩子们，他也就仍然是那一副老样子：一套绅士衣装，一次润发油，五支香烟，一回自我夸耀，三次胡言乱语，其它的就没有了——这就是我们的小朋友杰里。此外，我们还有了一位新的钢琴伴奏。他喜欢别人叫他英尼戈·乔利芬特，完全是个业余爱好者，一个学校教师，剑桥大学毕业生。他老是穿一条肥大如袋的法兰绒裤子，每天都戴那同一条古里古怪的领带，嘴里总要唠叨"把我的烟斗给我"什么的。写书是他的愿望，在心血来潮的时候他会现出非常清高和傲慢的样子，但他是一个正派人，并且的的确确非常非常聪明。他为我写了一些极为精彩的曲子，比这几天从沙夫茨伯里街流传过来的任何曲子都要高明千百倍。就在最近的哪一个晚上准保会有来自伦敦西区或者那附近的某个人将听到这些曲子，那时候，亲爱的，我敢肯定他会发财——绝对如此，正如他自己经常这么说。他待人真温柔，我们两人许多次在一起玩得很快活——不，亲爱的，我没有，绝对没有——我们只是好朋友，如此而已，至少在我这一方面是这样。你在信里对于埃里克只字未提，我希望没出什么事吧。

假如不是南非而是加拿大，我们这里有一位小个子一定会跟你去的，他渴望到加拿大去；我说的是我们的道具管理员兼木工，一位小个子约克郡人。其实，他并非真的很矮小，只是因为他非常和蔼可亲所以你把他想象得小了。他也和特兰忒小姐一样不知从哪儿突然来到我们面前，现在也是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节日期间你真是应该到这里来看一看这个人，听他对这儿

其他一些约克郡人说，他到过哪些地方，见过哪些世面——“嗳，了不起啊，姑娘！”他说。他之所以想去加拿大是因为有个女儿住在那里——他所谓“我们的莉莉”；因为据说我长得像他的女儿（我的老天爷！），所以他很喜欢我。噢，我还忘了一个叫莫顿·米切姆的好家伙，他是班卓琴演奏者，还会变戏法。我们是在半道上遇见他让他加入到歌舞班里来的。奇怪得很，这家伙像个孩子，真是奇怪：他颇有才能，可就是喜欢撒谎，简直算得上是我们这一行里的吹牛大王！从前他一定周游过许多地方，但是就算他一百五十岁，并且从未停止过在各地周游，他说的这许多仍然是谎话。你听听他编造的那些故事！

是的，我知道上面这些话听起来很滑稽，我也敢说，我们这一个是最古怪的流动剧团，但是，坦率地说，它也是最可爱的，我真希望你距离我们近一些，可以来我们这儿看一看。好了，就写到这里吧，亲爱的，不过请记住，对于你的建议我是非常感激的，充满深情地感谢你，真的，你也完全理解我，对不对？理解我为什么不能接受。可是你不要想得太远，以为我无法摆脱这傻乎乎的巡回演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很快你就会看到，我将成为一个出色的歌舞演员，待到那时，消息送到南非之后，我希望能够收到你的电报。祝你们大家一切顺利，基蒂亲爱的。

永远属于你的　秀茜

12 月 27 日

于　约克郡　卢登斯托尔

贾格尔街 11 号（由赖特太太转交）

7

英尼戈·乔利芬特给沃什伯里学校罗伯特·方特莱的信

亲爱的方特莱：

许多人都认为逢年过节应该及时向朋友赠送这样那样的礼物。这封信早就应该写的，我知道。根据目前的情形，我只好把它寄到学校来，只好冒一下风险看它能不能送到你的手里。如果你看到信封背面弄得很脏，你就应该知道是塔文太太用了许多热的梅脯把它熏炙以后拆了开来；如果你根本没有收到我的信，那么你就应该知道是塔文太太把它销毁了——哈，哈！我很欢迎你给我送来的有关沃什伯里的消息，不过这些消息都很奇怪，仿佛是从火星上来的。我也非常高兴地听说可爱的戴西已经离开沃什伯里，祝愿她和在苏丹[①]的那个男孩，那位大英帝国前哨基地上的战士喜结良缘，但愿他是个古铜肤色的细高挑儿，携带着装在银质镜框里的戴西照片向非洲的纵深挺进。从你的介绍来看，代替乔利芬特的新来的教师真好比一只虾米，还不如费尔顿；谁想到结果会是这样呢？我给塔文太太寄了一张圣诞贺片！这是我能找到的最可爱的一张贺片，上面画有雪景中的小鸟，还有这么两行：

不管下雨或天晴，这衷心的祝愿
是为了纪念甜蜜的"很久以前"[②]

以及类似的文字。（回去以后你不妨问问她有没有收到谁寄来的圣诞贺片。）另外，日前我路过一家肮脏的小店铺，瞥见一张极其花哨俗气的明信片，下部的文字是"布莱克普尔美景多"，你不难想象那上部的图画是怎么一个样子。外面也不套上信封，我就这

---

① 这里英尼戈记错了，应该是埃及而不是苏丹。参见第一部第三章。

② "很久以前"是著名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1759—1796）一首诗的题目。

样光秃秃地把这张明信片寄给了朋友费尔顿，寄往他那美丽可爱的克利夫顿家乡。费尔顿是唯一还在收藏美术明信片的人，他所收藏的当然都是够得上与大英博物馆和南肯辛顿博物馆①的珍宝相媲美的艺术品，不过我觉得我这一张还没有被包括在内。哎呀呀！

你能想象在约克郡卢登斯托尔当一个流动剧团成员是怎么一种情形吗？你能想象卢登斯托尔是什么样子吗？它是个比较小的镇子，跟你最好的礼帽一样地黑，依靠有轨电车路线同其它一些也是这么黑的、较大的城镇连接起来。我从未见过这么许多有轨电车。这儿的人们把电车轨道搞得像山区铁道似的，你可以看到它们是垂直上升的。镇上每一条街都与水平面形成一个不小于45度的角度，一切都用石块建成；这些街道从一个荒凉的小山腰上伸展下来，其实那是一片巨大沼泽地的末端。上星期天我在这沼泽地上步行了一英里又一英里——上面有黑糊糊的石墙如蛇一般弯弯曲曲地穿行而过——直到后来心里害怕为止。这个地方也算是属于英格兰真是可笑，它确确实实有着明显的异国风光。特兰忒小姐（她来自考茨沃德山区，是这个歌舞班的主管——谁也不知道她是为了什么！）和我两人经过多次讨论，在这一点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这儿的人们卖力地干活（女人也一样）、观看足球比赛、品尝存放多年的啤酒（味道很不错）、每星期大约两次听汉德尔的“救世主”；他们用乳酪饼招待客人。

正如你已经从信纸上看到，我住在嘉格夫妇家里。这位先生的姓对于他来说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因为差不多我每一次见到

---

① 英国著名博物馆。建立于一八五二年，一八五七年迁移到伦敦的南肯辛顿，便被称作“南肯辛顿博物馆”。它的收藏包括油画、雕塑、陶瓷制品、珠宝饰物、象牙制品和家具等。

他的时候他的手里都拿着一只有柄大壶①；对于刚才我提到的陈年啤酒，他是最忠实的信徒，认为喝这种啤酒必须"使用大壶"。嘉格先生能向古代的奥马尔②提出充分的理由说明自己为什么不相信任何别的享受，他现在已经根本不再读书吟诗，很少品尝面包，对于天仙或美女也完全失去了兴趣，他只想抱着大壶喝啤酒，尽管最近又抽起陶土制的烟斗来，尽管他精通奥马尔的学说。他这个人非常枯燥乏味而又愤世嫉俗。嘉格太太则使我隐约想起亨利八世（他们两人的体型一定差不多，我想）；她干起活来比任何一个我所知道的人都更加卖力；她的神态看上去永远是那么怒气冲冲的，让人觉得害怕——在制作食物时，不管是什么东西，临了总要被她狠狠摔打，因此你就担心她的作品会不会根本无法下咽，可是结果这些东西件件都美味可口，精彩绝伦，简直就像变魔术。嘉格太太唯一感兴趣的事情是"在礼拜天晚上去教堂"，不过，前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好说歹说总算使她同意去看一次我们的演出。你知道结果如何？"呃——"她说，声音拖得很长很长，非常像羊的叫声。"呃——"她说，"演得很不错，可是我大部分没能看到，因为我睡着了。那椅子真舒服，我又疲倦得很。"她这副样子让我觉得怪可怜的。我住在这儿已经两个星期了，所以和嘉格夫妇很要好。他俩是我迄今为止所遇到的最好的房东，卢登斯托尔是我们曾经到过的最好的镇子，尽管它如此古怪。我们也曾遇见过可怕的事情，我对你说。只有当你随着一个流动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的时候，你才真正知道快乐的英格兰是什么样子的。

---

① 嘉格先生的姓（Jugg）和"有柄大壶"这个字（jug）只差一个字母，发音相同。

② 奥马尔·哈亚姆（1050—1123）——波斯数学家、天文学家和诗人。虽然他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成就很大，但使他举世闻名的，还是他的诗歌《鲁拜集》。奥马尔主张一种"享乐主义"哲学，认为"享乐是至善"，认为道德上的义务是通过追求享乐而完成的。

你还记得曾经对我说过我应该把过去所写的那些小曲派上用场吗？告诉你，现在我给它们配上词儿把它们变成了歌；看来大家都很喜欢，歌舞班里的伙伴们，尤其是作为主要女演员的那位姑娘（她叫秀茜·迪安，不但极其可爱，而且的确是个天才——你等着瞧吧！）好像还认为我应该利用这些歌曲来赚钱。我考虑要马上试一试。我还写了两篇论文——相当有质量的两篇文章——把它们投到几家报社，但是给退了回来——"编辑表示遗憾"云云——每次都是如此。想到他们实际上所发表的那些胡言乱语，我简直不知说什么才好，不过我觉得一个报界圈子外面的人要想进入里面去本来就是一件困难的事，特别是对一个流动剧团的演员来说。我打算先依靠傻乎乎的作曲写歌的本事尽可能多地赚一点钱，然后再从从容容地写文章。目前我仍然每天晚上练习弹琴，白天并不过分卖力。我们这些伙伴聚在一起很有意思，今年圣诞节我们就过得非常愉快，我觉得从来没有哪一年这么快乐。虽然我还并不认为自己将永远在这个歌舞班里生活下去，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比起向大英帝国缔造者的子孙们灌输法语和历史知识，以及硬着头皮吃塔文太太的rissole① 和炖梅脯，这儿的生活要有趣得多。卢登斯托尔是个丑陋的小镇，好比一架陈旧的压路机，但是有一点它胜过沃什伯里花园，我亲爱的方特莱，那就是它有活力！我也同样如此，而且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活力。我希望你也和我一样。祝你新年快乐。

你的忠诚的　英尼戈·乔利芬特

12月29日

于　约克郡　卢登斯托尔

克拉夫街3号（由嘉格太太转交）

---

① 法语：油炸饼。

8

特兰忒小姐给居住在肯尼亚的杰拉尔德·
阿特金森太太（娘家姓奇林福特的多萝西）的信

我亲爱的多萝西：

你最近的一封信两天之前才收到。我很高兴你现在觉得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杰拉尔德得到了他所需要增添的土地。看来你很快活。想起来也真奇怪，不是吗——你在肯尼亚，我在此地？不，我根本没有回希特屯去过。要是离得近一些的话，这几天过节我就回去一趟了，去看望你亲爱的爸爸和妈妈，看望珀顿夫妇，以及每一个人，可是不行啊，所以我只好写信并寄一些小礼物回去。今年圣诞节是我所度过的最荒唐的一次了——在这么个灰暗荒凉的约克郡工业小镇，此地所有的人说起话来都跟我们可爱的道具管理员奥克劳依特一样（以前我曾给你描述过这位小个子约克郡人）。当然啰，所有的人看起来首先是粗鲁得要命。你到商店里去，售货员会说："喂，你要什么，年轻女人？"虽然这"年轻"两个字给你几分安慰。不过，我已经习惯了，而且，说真的，没有谁能比这儿的人们更善良更友好；另外，就这一次，我们算是幸运，在圣诞期间来到这里，因为他们在过节的时候待人特别和蔼。既然你坚持要得到你所谓的"戏剧情报"，那我就告诉你，这一阵子我终于获得"利润"了，也就是说，每个星期都有收入了，虽然，我先前所遭受的损失到现在为止自然还没有全部得到补偿。目前我们的演出真正可以称得上全场座无虚席，每一个节目都受到观众们的热情欢迎，这是多么令人激动啊，它使伙伴们个个都变得心情舒畅干劲十足，现在正齐心协力勤奋工作。

听起来真是可笑，现在我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剧团主管人了。日前还当真有人向我提出一个建议，关系到歌舞班全体伙伴的利益，被我拒绝了。上星期的一天晚上我们演出结束之后，我接到一张名片，并被告知有人想见我。一个脸上多丘疹的肥胖的大个子走了进来；他衣衫褴褛，浑身散发着啤酒味，态度倒很客气（客气得过分！）。此人是从利兹来的厄尼·科德先生。他把我的手硬拉过去握在自己手中，把鼻子冲着我出气，在呼哧呼哧的响声伴随之下嘴里不断地唠叨："相当精彩的演出！非常吸引人的演出！祝贺演出成功，班特小姐！我是厄尼·科德！人人都知道厄尼！现在我有话说，听一听吧！"就这样，大约有五分钟之久，当我终于把手抽了回来并使他确信我在洗耳恭听的时候，他才说：他有一个时事讽刺剧的舞台布景、道具和脚本（我记得这个讽刺剧的名字是《你是另一个！》——而他说是《获胜者和必定会使人捧腹的滑稽人物！》），还有一个小型舞蹈团，据他认为只有在伦敦西区我才能见得着像它的成员技巧如此熟练的舞女；他提出要完全地接管我的"好伙伴"，所得赢利双方平分，或者采用分红制各别地雇用歌舞班的成员，由我班特小姐当副经理。亲爱的，我这是在努力使你得到印象：这位先生在各种各样的手势和粗重的喘气声陪伴之下是如何絮絮叨叨地表达他这些意见的。我花了二十分钟的时间，还不得不把纳恩先生请来帮忙，让他明白我无意接受他的建议。当他终于弄清楚我们这个歌舞班不想让科德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接管的时候，他那种大吃一惊的神态——或者，至少可以说，他装出一副那么大吃一惊的样子——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一方面我觉得十分有趣（要是科德先生举止正派一些，没有这种动不动就想握手的要求，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更加有趣），但另一方面也觉得非常紧张。我的主要顾问纳恩先生熟悉这一类事务，他高兴地说，虽然根据观察他认为

厄尼·科德不值得信任，但是他的建议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一种荣誉。千里迢迢给你写信啰啰唆唆地向你讲了这么一些，你一定觉得我傻乎乎的吧，可是我取得了一点儿小小的胜利，多么想让你知道啊！事情的的确确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几天前的一个下午，某个地区性的旅行推销员协会在此地组织一个儿童聚会，协会秘书不知怎么打听到我的名字，坚持要秀茜（我曾对你谈起过这位非常可爱聪明的姑娘）和我给孩子们发奖品。我们十分高兴。说到孩子，我要讲一件事情给你听，关于我们的男中音和女高音布伦迪特夫妇。我希望你还记得我以前向你介绍的他们俩一些情况，因为这和我要讲的事情很有关系。我曾经告诉过你，他们有个小男孩叫乔治，很受两人疼爱。这孩子住在丹马克希尔他姨妈家里，但是今年圣诞节布伦迪特夫妇设法把他接到此地，接到自己身边来过。节前一连好几天夫妻两人脑子里想的嘴上说的只有这一件事；他们把每个便士都用来买玩具放入他的长统袜或者用于为接待他作准备。孩子马上就要到了，两人激动得简直就要发狂。我记得，当时我期望见到一个令人喜爱的小男孩，期望他会喜欢爸爸妈妈为他所做的一切。然而——当然啰，这么说听起来未免悲观，但你一定知道，有些事情结果往往弄得很惨——这孩子一点儿不可爱，却是个愚蠢的令人厌恶的小混蛋，对什么都老大不满意。他不喜欢父母给他的任何一件玩具，还干脆明白地把这话当着面对他们说。他不喜欢卢登斯托尔，不停地吵着要回丹马克希尔去。在住宿处他打碎了一些东西，并且对房东太太粗野无礼，惹得她抬手就给他一巴掌（这件事情我也曾非常想做），结果布伦迪特太太立刻与房东太太大吵一场，最后不得不三个人一起离开这宿舍另找住处。布伦迪特夫妇曾经带这孩子上戏院，可是他如此令人讨厌，人人都说以后再也不准他来了。参加儿童聚会那一天，他刚刚到场就

恣意胡闹，随后便一直绷着脸对人发脾气，最后又生起病来。把这小家伙接来作客真是一场少见的灾难！而且，这两个可怜的人自始至终都装作跟没事一样，仿佛他们并不感到失望，弄得我们啼笑皆非。不过就总的感觉来说，我更想哭。可怜的单纯的乔！可怜的单纯的布伦迪特太太！她平时的举止显得非常庄严，态度非常傲慢，我曾经对你说过，其实呢，要说她和乔有那么一点区别，那就是她更加单纯一些。现在，他们两人一致强调乔治不够强壮——把一切都归因于他身体不好——尽管这小混蛋实际上强壮得像一头牛，他所需要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不时地给他一顿痛打，让他老老实实，不许为所欲为。

亲爱的，假如你再这样刨根问底的话，我就要后悔了，不该把那段插曲告诉你——实际上事情也就到那儿为止了。我当然没有"在旅行途中去看望休·麦克法伦医生"。为什么要那样做呢？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居住在这个国家，虽然我得承认，我相信他肯定依然存在于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我估计现在如果见了面他恐怕认不出我是谁了。不错，我知道，如你所说，"有那么一本东西叫做《医师名册》"——看来你的思想方法正变得相当老派和缺少斟酌——可是那玩意儿我从来没有瞥过一眼，不，压根儿没有。要是你能来看一看我目前的情况，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眼下我并不惦记着过去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再过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我们又要出发往别处去了。我对你说过我曾经让希尔达帮我的忙，还记得吗？她帮助我制作了一些服装，用于一个中期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歌剧片断；这个节目我们正在上演，它还是我自己设计的哩！

过去几天里，西边的小山山顶上一片雪白。有一天上午我去看了一看那边的沼泽地带，它几乎完全被皑皑白雪所覆盖，空旷寂静，令人心悸。卢登斯托尔现在也已经大雪纷飞，所有的黑色

屋顶和建筑物的棱角都不再外露，使这工业小镇看上去也像是古老童话中的仙境！新年的钟声很快就要敲响，我祝你新年快乐，亲爱的，虽然，我相信那是毫无疑问的。不知怎么地，我很喜欢这钟声。向你们两人问好。

你的　　伊丽莎白

12月31日

于　约克郡　卢登斯托尔

9

当轻柔的雪片在沼泽地上空高高地飘舞，纷纷扬扬地打着旋降落到下面的谷地，最后使卢登斯托尔的每一个屋顶上都积起了厚厚白白的一片，所有的街道也都被施行了北方的魔法；当好伙伴们举杯祝酒、握手致意、齐声合唱，与这鹅毛大雪漫天飞舞的黑夜一样地古老和神秘的钟声送走旧年迎来新年的时候——最后一封信正经由伸入群山的黑黝黝滴着雪水的火车轨道被送走，它将和另外一千封信一起被扔上即将鸣响汽笛冲破黑暗驶往加拿大的一艘轮船：

我亲爱的女儿：

我写这封信是要告诉你我身体很健康，也祝愿你身体健康。眼下我们在古老的约克郡这块好地方，过了一个快活的圣诞节。房东太太一家和我一起共进圣诞正餐，菜肴包括鹅和布丁，以及其它。要是那天你也坐在餐桌旁和你的老父亲作伴，那该多好啊。我坐电车去了一趟布拉德斯福特，回到五十一号看望了他们。你母亲看上去身体不好，但是当我问她的时候她只说没什么；因为她不很乐意理睬我，所以我打听不到什么消息。艾伯特

还住在五十一号，不过这次我很高兴没有碰到他。伦纳德我遇见了，他现在干得很不错。你母亲对我说你不给她写信而只给我写，所以我觉得莉莉你最好有时候也写信给她，因为她毕竟是你的母亲而且正如我说了看上去身体不好。“好伙伴”在这儿的活动很顺利；要是我估计正确的话，今后继续巡回演出在其它地方也会顺利的。祝你和杰克新年快乐、万事如意。继续给我写信，还是寄到五十一号去，他们会转给我的。保持乐观，莉莉，当我们再见面的时候要痛痛快快地乐一乐。给你亲吻。

你的父亲　　杰·奥克劳依特

第 三 部

第一章 三角地的风

1

三月的风在中部平原尖声呼啸而过。天上仿佛发生了一场革命，七零八落的云朵疾驰、翻滚；地上，呆滞的水面——那是融化了的冰雪和二月里的雨水填满了沟渠覆盖了大片田地——被疾风吹皱激起白色的浪花；天空中闪烁着清寒的光。在这风里，甚至仍然有着冰霜，但是也已经有了别的东西：零碎的阳光，突如其来沁人心脾的一阵阵刺激，以及远处正在行军途中的绿色军队隐约的号角声。面对这风，你会不知所措，除非你是一个有耐心的战士，正随着战马的两侧油亮发光的骑兵队伍越过这十个英亩，并且已经听见了坑道里的动静。这三月的风会玩弄种种花招。“嚯——！快点儿进屋去，待在里面！”有时候它会这样尖声叫喊，并跟在你身后呼呼地一阵猛吹：“把炉火拨旺些！呜——！”可是，十五分钟之后它又叫道：“出来，出来！新年开始啦！”同时在路上洒下淡淡的阳光，以舒适和快乐来引诱你。然而，等你刚一走出屋子，它又猛地一扯，重新使天色昏暗，随后在长长的“呜——！嚯——！”的吼叫声中，把你的面颊刺得生疼，

使你的双眼泪水直流。真是极尽恶作剧之能事!

这三月的风吹过英格兰中部平原一直向北，终于扑向了那三个工业小镇：盖特福特、蒙德雷、斯托特。它们一向被称作为“三角地”，近来因为从事大规模廉价汽车的生产，又被称作为“铁三角”。在这个岛国很少有几个城镇如盖特福特、蒙德雷和斯托特靠得这样近，陌生人很容易把它们当作只是一个镇子。另一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别的城镇看上去像它们这样孤立和偏远：盖特福特紧靠着蒙德雷和斯托特，蒙德雷和斯托特相互之间则挨得更近，三者简直好比一个星座，与任何一个具有重要性的地方都相距很远。从盖特福特到曼彻斯特或者到伯明翰的铁路线上那些短短的直达列车看上去总是那么令人惊异。另外，每一天，司机们端坐在驾驶室里开动簇新的小汽车、锃亮的大轿车或没有车身的汽车底盘沿着通往伦敦的大路向前奔驰，当这一情景被一个来访者所看见时，他会深有感触：啊，多么富有刺激性的事业！三角地的居民们本身也把这些崭新的“伦布登”牌汽车、“帝国”牌六汽缸轿车和“君权”牌小型汽车每天的出发远行，看作是一项了不起的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今，汽车大批地驶出三角地，金钱则大量地流入。据说J.J.伦布登——他的父亲老伦布登过去是在盖特福特的科布顿街经营自行车商店的——拥有将近五十万财产，他坚决拒绝美洲一些买主巨大的出价；“君权”的生产者正在蒙德雷和斯托特之间建造一个新的工厂；“帝国”牌六汽缸轿车的生产也一样地非同小可，它是斯托特和北部盖特福特的骄傲，在这两个地区，每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机械师。三角地的小学生，包括在有着僻静的别墅、网球俱乐部和林荫大道的南部盖特福特就读的小学生，没有一个不抱怨，想到自己本来可以在这些汽车制造厂里做工，每天五点半下班之后穿着油腻的工作服昂首阔步走出厂门，多么神气，多么时髦！可是现在

却不得不把时间浪费于大宪章①、南美的河流和副词的用法这一类玩意儿.想到这些他们无不心急如焚,怨天尤人。对三角地的业主们谈论应该采取什么对策来应付生意清淡或者工人的失业是毫无意义的;目前这么好的形势以前从来没有过。盖特福特的面积几乎是二十年前的两倍;蒙德雷和斯托特由于来了不少中部各地区的机械师,面貌正日新月异,许多房屋在建造之中,小红砖的消耗量与日俱增。对于这三个小镇来说,这是大显身手的时代。这三月的风也本来就有拚命想要大显身手的个性,这时候兴致勃勃地向它们扑来,"这个地方,"它似乎这样高声呼喊着,"比那些光秃秃的田野、光秃秃的树枝和怯生生的一片片浅水更有意思。"

三月的风俯身冲向下面持续不断驶出工厂大门的汽车,冲向轰隆轰隆地从盖特福特开往蒙德雷,从斯托特开往蒙德雷,从盖特福特开往斯托特的有轨电车,冲向鸣着喇叭从旁绕道并超过这些有轨电车的公共汽车。这里,那里,它掀起松动的瓦片,甚至掀翻烟囱管帽。它把残留在招贴板上的广告碎片全部撕落,将它们卷成圆柱形,把街道上所有的废纸都赶拢到一起,强迫它们参加妖魔鬼怪在半夜的聚会。接着,这极尽恶作剧之能事的风闯入盖特福特镇维多利亚街一个建筑物的三层楼上一扇开着的窗,吹得一些纸片从桌子上飘起滑落到地板上,使一位先前一直凝视着一些统计数字的绅士此刻觉得冷丝丝身上发抖,不得不抬起头来对他的同伴也就是他的雇员怒冲冲地发话。这位先生姓里德弗斯,不过在这个小小的办公室里他称呼自己为"铁三角新时代电影公司",而且正是从这儿他操纵着三家电影院的命运:盖特福特镇梯沃利电影院、蒙德雷镇科里秀姆电影院和斯托

① 也称"自由大宪章",系1215年英国大封建领主和一批商人迫使英王约翰签署的一个保障大贵族利益的文件。此处显然借它来泛指小学生们的历史课。

特镇皇家电影院——本地区仅有的三家具有一点儿重要性的电影院。

“看在上帝面上，埃塞尔，”里德弗斯先生说，“把那扇窗关上好不好。瞧瞧那些信，全被吹到该死的地板上了。再说，你不觉得冷吗？”

埃塞尔从打字机后面瞟了他一眼，看得出她心里在嘀咕：“这人说话真怪。”这姑娘二十多岁，长着一张蒙古人的扁脸盘，双目炯炯有神，两片厚嘴唇涂着唇膏。“是你要我把它打开的，”她说。“我对你说了，天气很冷。”

“那么，现在我要你把它关上，”里德弗斯先生头也不抬仍然看着手中的公文咕哝说。

“好吧，好吧，”埃塞尔说着关上窗户。她的语气中没有丝毫的敬意；她的动作里有着明显的不敬。那夸张的耸肩和抬肩让人觉得她的身体正在对她的雇主发表真正粗鲁无礼的言论，仿佛这是它的权利，而里德弗斯先生对这一点也知道得非常清楚。

里德弗斯先生继续花去一两分钟仔细地查看面前的统计数字，然后站起身来把公文扔到桌上。他在烟灰缸里看见半截雪茄，把它拿起来点燃了，皱着眉头狠狠地抽。埃塞尔用眼角注视着他，心里暗暗觉得好笑。整整一个上午里德弗斯先生一直情绪不好，现在显然正怒气冲天。他是个中年人，然而进食太多，威士忌也喝得太多，活动得太少，遭受着肝病的折磨。他有种种烦恼，不过此刻弄得他火冒三丈的倒还是这一阵冷风的突然袭击。

“怎么啦？”埃塞尔这句问话有那么点儿不怀好意。

“怎么啦个屁！”里德弗斯先生勃然大怒。“利润没有达到我原先估计的数目。这是上个星期斯托特的情况，我看这个星期要轮到蒙德雷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小小的歌舞班居然使我们的利润大大减少。”

“我早就告诉你会有这样的结果。”

“嗷，看在上帝面上，赶快住嘴吧。女秘书们没有一个不认为自己是尽心尽职把每一件事都告诉我的。此地的人准是都成了傻瓜；那些走江湖的有什么好看！”

“他们的演出每天晚上都客满，”埃塞尔说。

“是啊，我知道。我不是笨蛋。可是尽管如此他们也不该把我们弄成这样啊。真是混帐，即使那歌舞班的演出场场客满，这三个镇上总还应该有足够的钱让我们维持往常的利润；我可为他们提供了精彩的节目。”

“那个我不知道，”埃塞尔冷冷地回答。“你心里很清楚你没把租金付足。”

“是的，这又怎么啦？说实在话，我必须这么做，好让法罗和他的影业辛迪加看到赚头还不错。假如我付足了租金，情况又会有什么区别呢？这里的人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电影，对不对？事情明摆着！不是我，而是这个歌舞班造成了目前的局面。谁能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运气太糟了！”

“我听说他们还要提高票价呢，”埃塞尔说，看来她觉得刺激里德弗斯先生的痛处能给自己带来快乐。

“他们会的！”里德弗斯先生怒气冲冲地说。“这意味着我们的利润将要进一步减少。我看这里的人花掉了两先令四便士以后，口袋里就整整一个星期空空如也了。真是晦气透顶！他们的钱，甚至连气味都不让我闻一闻。”说到这儿里德弗斯先生喉咙里弄出一些表示厌恶的声音，随后狠狠地把手中的雪茄捺扁在烟灰缸里。

“我不明白你何必这样，”埃塞尔说，其实她大概心里非常明白。“几个星期的不景气不会要了你的命！”

里德弗斯先生十分强调地做了一个悲观绝望的手势。“喂，

说话用点儿脑子好不好，埃塞尔。不会要我的命！我真不知道你坐在那儿是干什么的，简直莫名其妙。”

“噢，是吗？”埃塞尔瞪起眼睛望着他大声说。“怎么，不会要我永远在这儿坐着吧，是不是，里德弗斯先生？想要把我变成一个假人还是怎么着？”

“好了，好了，埃塞尔，不要发火，”里德弗斯先生一边说一边漫不经心地在埃塞尔的肩上拍了一下，埃塞尔的肩膀微微一动。“不过我先前已经告诉过你，”里德弗斯先生心里不高兴，故意接着这么说，“法罗和他的影业辛迪加要把我这三家电影院买过去。你知道这件事吗？那好，他所出的价钱将以这三家电影院的两个月的利润为基础作相应的变动。假如他们不喜欢这些电影院的外貌，他们就不会要，就会到别处去买；或者——这样更糟糕——他们会到这儿来造他们自己的电影院。现在你和我一样清楚，关于我们的利润出现了什么情况。我问你，谁会想到，小小一个衣着斑驳、在台上挤眉弄眼换点儿面包和肉汁来糊口的歌舞班，到这儿来只是利用闲暇搞一些演出，只是等待时机，将来再去沿海城镇卖艺，竟然也会把这里一些人统统都搞得傻成那个样子！”

“昨天晚上我到蒙德雷去看他们演出了，”埃塞尔说。“朋友带我去的。也同样全场客满。是一个灵巧的歌舞班，有些角色动作稍微慢了一些，特别是女演员，但总的说来这歌舞班是灵巧的。他们有一个跳舞蹈的小伙子，姓杰宁汉，他的演出我很喜欢。说起跳舞，嘿！他跳得比那些电影演员都要好得多，那个小伙子。唱歌也很有味。”

“你比我原先想象的还要蠢，”里德弗斯先生大声说。“去你的那些跳舞小伙子吧！他们在蒙德雷室内溜冰场还要待一个星期，是不是？然后再回到盖特福特来。他们已经在马戏场贴了许

多海报。我曾经去找过比利·罗伯茨，对他说，如果可能的话，我不希望他们回来。比利得到过我一两次帮助，欠我情分，听了我的话以后说他要坚持租借条件——当时他们还没有租下马戏场，你瞧——把责任完全推到这歌舞班的女主管身上。不过看起来这并没有把她吓倒。”

“为什么她要被这个吓倒？”埃塞尔说。“我有把握，要是换了我也不会被吓倒。目前她就像这儿的房屋一样安然无恙，决不可能失败。”

里德弗斯先生考虑了一会儿。“这样吧，”他最后大声说，“眼下这个女人在哪儿？不管她是谁，只要是主管这个歌舞班的——他们称自己为‘伙伴剧团’还是什么来着？她在蒙德雷？”

“不，她不在蒙德雷。他们全体都在盖特福特，都在这儿。他们一直在这儿，只是在晚上到斯托特和蒙德雷去演出。她姓特兰忒，住宿在‘王冠’旅馆。”

“看来你十分了解他们，”里德弗斯先生隔开桌子面对着埃塞尔说。“你还真是个流动歌舞迷呢！一定是那个跳舞小伙子的缘故。好了，不要又玩弄什么花招，别的我不管。”

“我不想玩弄什么花招，”埃塞尔尖声回答。“假如我要玩弄花招的话，不会事前来求你批准的，查利·里德弗斯先生。你花钱雇我真划得来，不是吗？又要玩弄花招！你可真会说话。”

“哦，你快住嘴，”里德弗斯先生说。“没看见即使你不捣蛋我也已经有一大堆麻烦了吗？我现在心神不定，是的，我也不在乎承认这一点。”他从衣帽架上取下帽子和大衣。“我要到‘王冠’去一趟，去和这位歌舞班女主管——她叫什么来着？特兰忒——稍微谈几句。这是我现在要去做的事情。”

“它会对你有极大的好处，”埃塞尔大声说。“你能对她谈些什么呢？我说你这样做啊，愚蠢！”

“你怎么说都无所谓。我能对她谈些什么也无所谓，”里德弗斯先生回答，那神态就好像他给了对方一次粉碎性的反击。有些什么可以起一丁点儿作用的话能对这位特兰忒小姐说呢？他自己也心中无数。但是从表面上看他仿佛心里一清二楚，而且急于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动。“现在几点了？两点三十分？大概三点一过就能回来。”在握住门上的球形把手时，他停住脚步，回过头来脸色阴沉地望着埃塞尔。“她将听我对她说一些话，不管是有用处的还是没有用处的。”

“那你就去吧，把它们全部倒出来，”埃塞尔回答。“那样你可能会觉得心里舒服一些。”说完她将打字机的滑动架猛地一推使它冲向那一端撞响了小铃铛，发出轻轻的一记表示蔑视、催促里德弗斯快点儿离开的丁零声。

下楼梯的时候里德弗斯先生一直在心里说：埃塞尔现在变得越来越傲慢了，在办公室里已经不再有多大作用，而且照她这些天来的表现，在任何别处也都没有多大作用；事情总是这样——你有兴趣同这些小娘们开开玩笑，而她们却很快就钻起空子来；现在是停止这些玩意儿的时候了。里德弗斯先生顺着维多利亚街向镇中心而去，三月的风起劲地吹着，引起他发自内心的诅咒。这风绕着他的两条腿打转、呼啸，试图攫取他的帽子，还把碎纸片扔到他的脸上和身上，弄得他再一次火冒三丈。到了“王冠”旅馆，他觉得必须在酒吧逗留一下，必须往提前进午餐时送下肚去的东西上再加两杯威士忌，而且要喝得快；但是这两杯酒并没有减少他的怨气，也没有压下他的火气。

2

“王冠”是三角地年代最久也最舒服的旅馆。特兰忒小姐之

所以在这儿住宿是因为她喜欢这个地方,同时也因为她所提出的把楼上那间小起居室租下独个儿使用的要求得到了满足。此刻她在旅馆里,正在和刚刚同她一起吃过午饭的英尼戈·乔利芬特谈话。他们两人现在成了非常好的朋友;这会儿英尼戈正把歌舞班里发生的事情一一告诉她,因为她刚从希特屯回来——这是她自去年秋季以来第一次回那儿去看看。一张小桌子上,放着她整个上午都在翻阅的一些公文、初步的帐目,以及信件。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特兰忒小姐说;因为风把旧窗框吹得格格地响,她把声音提高了一点儿。"说实话,我回来以后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地想一想。我觉得——你知道吗?——心里很不踏实。"

"我也一样,绝对如此,"英尼戈说。"是这风的缘故,我想——荒野的风,老兄。春天就要到了,准是这个原因。"

"就要到了!"特兰忒小姐大声说。"已经到了!"

"还没到此地,"英尼戈正儿八经地纠正说。"还没到盖特福特。在蒙德雷或者斯托特的边缘某个地方也许有了一点儿,但是可以断定它还没有到盖特福特。"

"好吧,或许还没有到这里,但别处已经是春天了,不管是什么地方。在希特屯你就可以看见花儿开放——花儿已经开了。"

英尼戈以好奇的眼光瞅着她。"要不要听一听我的想法?我觉得你已经厌倦了——不是厌倦我们——"

"当然不是你们,"特兰忒小姐插言道。"不是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不,不是对于我们这些人,而是对于歌舞班巡回演出这件事感到厌倦。我看你现在已经觉得腻烦了。"

特兰忒小姐出声地笑起来,既快又紧张。"我对你也正是这样看的,午餐时我一直在这么想——完全一样——我认为你对

这件事感到厌倦了，不过不愿意承认。”

“嗯，两个业余的！都觉得腻了！”英尼戈头脑中闪过这一想法。“不，我不能肯定我有那样的感觉，不完全是那样。”他迟疑地说。

“假如——”特兰忒小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秀茜离开我们呢？”英尼戈富有表情的脸上顿时现出了恐慌，这使特兰忒小姐发出了会心的微笑。“你瞒不住啦，你瞧，”她带着友谊和胜利的喜悦大声地叫起来。

“实际上，”英尼戈说，这时候变得神情严肃，“秀茜也十分地忐忑不安。她好像对于到伯恩默思去演出并不怎么热心。年轻人都不热心，你知道。杰宁汉似乎对这件事感到担忧，还有埃尔西看上去也没有很大的兴趣，你以为谁会抢着要去？我跟你说了，热烈赞成的是那几位老演员，吉米、布伦迪特夫妇和米切姆；他们现在心神不安得很，因为你不会立刻就作出决定。从他们的观点来看，能到伯恩默思去演出真是好极了，绝对如此——眼下正是旅游季节，保证可以赚钱，等等。他们全部的梦想都要变为现实了。”

“我知道，那些可怜的人，他们一直向往的就是这个。我们没有理由不接受这个邀请。不过，我不一定要去，不必一直待在伯恩默思，对不对？”

“完全没有必要。整个夏天都不在也没关系，要是你想那么做的话。”

“可是我真不想那么做。麻烦就在这里。请你不要把这个告诉别人，好吗？不知怎么地，到伯恩默思去演出，在那儿差不多要住上六个月，这件事对我没有吸引力，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又不想和大家离得远远的；当然啰，要是他们认为现在没有我也一样搞得好，我可以完全退出。”

“哦，不要这样，”英尼戈吃了一惊，大声地说。“再说，虽然我

们现在赚钱了，这是肯定的，而且还赚了不少，我猜想，但是还不能完全补偿你已经花掉的那一些。”

“是的，还不能，”特兰忒小姐承认，同时下意识地瞥了一眼桌上的公文。“我们在这儿的演出非常顺利，的确赚了不少钱，我简直觉得自己就像个暴发户和资本家，可是实际上我仍然亏损二百镑。另外，目前住在希特屯我那幢房子里的人说，它应该全面地修理一下了——那房子年代很久了，你知道，而且我们以往一直疏于保养——看来这回非修不可，想到这方面的费用我不寒而栗。”

“嗐，这就对了。你必须继续主持这个歌舞班，尽快地赚钱。我们不能让你吃了亏就这样离开歌舞班。”

“我不想离开，”特兰忒小姐加重语气对英尼戈说。“我讨厌这么做。只是——喏，同你一样——觉得心里很不踏实，不知如何是好。”

“我估计，吉米和米切姆，可能还有乔，那几个心神不安的伙计正在楼下的酒吧期望听到最后的消息或者说决定。我估计他们一定在那儿，”英尼戈最后语气轻松地说。

“哎呀！”特兰忒小姐两眼直勾勾地望着他惊叫一声。“我知道他们对于到伯恩默思去演出的事牵挂得要命。英尼戈，请你赶快下去叫他们再多等一会儿好吗？因为我可能要见见他们。不过此刻不能见，因为我必须先拿定主意。我希望他们在下面等我的时候不要喝许多酒。”

“他们会喝的，”英尼戈应道，声音低沉。“在这种情况下免不了要喝许多酒。特别是在紧张关头，喝得更多，那些饮料简直是机械地传到手中。不过我这就下去告诉他们。”说完他走出屋去，但几乎刚一出门他又立刻把脑袋伸了进来。“有位先生要见你，”他通报说。“姓里德弗斯，嘴里有威士忌气味。你愿意见他吗？”

特兰忒小姐吃了一惊，回答说愿意见他。英尼戈随即离去，门口则出现了一个大体型的人，略呈紫色的面孔有点儿浮肿。他的圆顶硬礼帽向后面倾斜，嘴里衔着一支雪茄。他进屋时既没有脱帽也没有取下嘴上的雪茄。

"我是特兰忒小姐，"她站起身子瞧着来人，心里并无多大好感。"你是想见我吗？"

"是的。我姓里德弗斯，不妨告诉你，我代表'铁三角新时代电影无限公司'，本人在此地是有名的，赫赫有名，在整个地区也不是陌生人。"说到这儿他打住话头望望特兰忒小姐，然后从嘴上取下雪茄瞧了瞧，并且向对方喷出一团小小的烟雾。

"这么说我不懂你的意思，"特兰忒小姐说着往后退步躲避雪茄烟味。

"你是这个叫什么'伙伴剧团'的主管特兰忒小姐，是不是？"里德弗斯先生语气很重地说。

"是的。你要干什么？"特兰忒小姐答道，一边毫不掩饰地打量这位先生，先瞅瞅那顶礼帽，接着是那支雪茄，最后是他整个的人。

然而里德弗斯先生一点儿不着急。他的举动和神态非常清楚地表明他有他自己的谈论问题的方式。他翘起厚嘴唇，重又衔住雪茄，半闭上眼睛，把头摇摇，然后通过雪茄粗声粗气地说："你在此地干得挺不赖，呃？"

"你说什么？"特兰忒小姐诧异地望着他。

"没—关—系，没—关—系。"里德弗斯先生倚在一张椅子的高背上，从嘴上取下雪茄，瞪起眼睛瞧着她重复说："你在这儿干得挺不赖，呃？"

特兰忒小姐仍然呆呆地望着来访者。

"你知不知道，"里德弗斯先生这时候把手中的雪茄对着她

指指点点，并将手伸到椅子的那一边弹去烟灰，"是谁吃了亏你才能这样干得不赖？是我吃了你的亏。现在我到这儿来是要和你谈谈这件事情。"

"我不想谈这件事，"特兰忒小姐大声说。

"你或许不想谈，但是我要谈。"里德弗斯先生这时候的动作表明他准备在椅子上坐下了。

这样的举动未免太过分，特兰忒小姐不能容忍了。"请你立刻离开好不好？"她勃然大怒，对里德弗斯先生下了逐客令，使她大吃一惊。"你怎么胆敢到这儿来如此无礼！我不想和你谈论任何事情。"说完她转过身去打开窗户；顿时便有凉飕飕的一股三月的风冲进屋里，我们的老相识跑来同里德弗斯先生捣蛋了：它立刻决定试图用这位先生嘴里呼出的雪茄烟气来呛一呛他自己。

里德弗斯先生咳嗽了，唾沫四溅，骂起娘来。看得出这一下他确确实实被呛着了，因为他那一套特别的举止神态现在被严重地破坏了。

"我看你算不上是一位有身份的女士，"里德弗斯先生惊叫道；他真正地被激怒了。"你这是什么意思？何必要这样！"

特兰忒小姐倏地转回身子，大步经过里德弗斯身旁走到房门跟前，猛然将它打开。"现在请你出去好不好？"她说，气得脸色都白了。"要是你不走，我就走，我要请旅馆老板把你赶出我的房间。"

里德弗斯先生走上前来把特兰忒小姐仔细打量了一眼，继而拍一记头上的帽子把它往前面推一推，出声地倒吸一口气，惊叫："啊呀！我的天啊！"随后嘴里不住地这样倒吸空气发出有节奏的声音沿着过道走了。重新来到酒吧的时候，他觉得怒气攻心。旅馆老板汤姆·埃利斯正在那儿和两个陌生人说话，其中一

个是瘦高个子，看上去有点儿上了年纪，穿着一件滑稽可笑的外衣，另一个是矮个子，长着一张猴脸，两只眼睛老是盯着你看。

"再来一杯，汤姆，"里德弗斯先生说，嗓音粗哑。"我要喝。"随后，将手中的威士忌一口气喝下半杯，他脱口而出："你那楼上住着一个母夜叉，汤姆。"

"你说的是谁，查利？"

"她姓特兰忒还是什么来着，"里德弗斯先生认真地说。

"她带着一个歌舞班在此地演出，大概是等时机到了再去沿海城镇卖艺，我估计。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汤姆一边说一边对他点头眨眼睛。

"这两位先生，"汤姆接着说——他的任务是和每一个人都搞好关系——"是那个歌舞班的成员。演出很精彩，他们告诉我。"

"让我来告诉你，先生，"高个子陌生人说（对于我们，这人并不陌生，他不是别人，正是莫顿·米切姆先生），"在公开场合那样议论一位女士可不礼貌。"他的两道眉毛使这一指责表达得明白无误。

"说得对，"他的伙伴吉米·纳恩闭起一只眼睛瞅着里德弗斯先生严厉地说。"把'夜叉'留着你自己用吧。"

里德弗斯先生短促地笑了一声，向这两个醉得有点儿摇摇晃晃的人投去轻蔑的一瞥。"这么说大家花钱就是来看这些人的吗，汤姆？啧—啧—啧！老得完了蛋的戏子。街头卖唱的。刚才看见楼上那个女人我就该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样子的了。她那脑子有毛病，汤姆。"他拍拍额头。"你得对她留点儿神。这些江湖艺人！啧—啧—啧！"

"这是谁——呃——这位先生？"米切姆先生倒竖起眉毛问道；那最后一个字眼里透出惊人的讽刺。

"好了，先生们，"汤姆说。"让我们大家和和气气。这是此地一带电影院的主管里德弗斯先生。"

"啊！"米切姆先生意味深长地叹息一声，瞧瞧纳恩先生。

纳恩先生跟着也"啊！"了一声。

"你们'啊'些什么？"里德弗斯先生粗暴地责问说。

"你记不记得那天下午我们在那个肮脏的小地方白白扔掉了九个便士，纳恩？"米切姆先生问他的伙伴。

"我们不懂人们怎么会花钱到那里边去，"吉米应道。"你说的是那个地方吗？那天你还以为每一个画面都在下雨呢，那片子旧得要命。"

"你还对我说，这经理真不要脸，用那么一架烂钢琴，弹琴的女孩子又根本没有经过训练。是不是那个地方，纳恩？没错，我想就是那儿。"说完米切姆先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你们俩真有趣，呃？"里德弗斯先生说，同时气势汹汹地望望这个，又瞧瞧那个。"可是，不要以为我会让你们占了我的上风，不会的。"他没有说会让谁占他的上风，但他的话听起来让人觉得在这之前他刚刚被某个人占了上风。"一对卖唱的！只会用帽子向人讨钱！肮脏的江湖艺人！听清楚了吗？你们这一对宝货！你们还可以去告诉那个——"

"不要激动，查利，不要激动，"旅馆老板说，而他本人恰恰十分激动。

"你那张嘴需要好好地洗一洗，"吉米火冒三丈，冲着里德弗斯先生大声叫道。"需要彻底大扫除，你那张大嘴巴。"

"我到过一些地方，在那里，假如你对一位女士说了不该说的话，还不如刚才说的那么严重，你就应该被枪毙了——子弹'嘘'地一声打穿你的身体。"米切姆先生这么说着，用一个高傲的姿势将"银色国王"在身上裹紧，表现了对里德弗斯先生的蔑

视，并且朝这位电影院业主狠狠地瞪了一眼，企图使他退缩。

“你们好好瞧一瞧自己是怎么一副模样吧，”里德弗斯先生吼道，同时他自己也想走近一些瞧瞧这两个人。这一动作使两位歌舞演员不由自主地稍稍后退了一点儿，因为里德弗斯先生肩膀宽阔、下颚突出，在一刹那间让人觉得相当可怕。“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们别想阻拦我，你们也知道这办不到。不是吗？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一点儿不错，先生，”从他们身后传来一个快活的声音。“这个意见一点儿不错。让人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完全同意——只要他不伤害别人。早上好，伙计们。有什么新闻吗？嘿，出什么事了？”

“我来告诉你出什么事了，乔，”从吉米的语调里听得出来他松了一口气；他拽着乔的胳膊肘把这位伙伴拉到一旁耳语了两句将事情告诉了他。

身材高大的乔听完走上前来以好奇的眼光仔细打量里德弗斯先生，仿佛站在他面前的是一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生物。

“怎么，”里德弗斯先生不想让步，但是看样子没有把握，“你这人什么毛病？”

“让我告诉你我有什么毛病，”乔温和地说。“我是一个江湖艺人，同这两人一样。一个肮脏的江湖艺人，一个小人物，一个完了蛋的戏子。跟他们一样。楼上那位女士，特兰忒小姐，付工资给我。跟他们一样。现在我要告诉你，你这人有什么毛病。你有两个称号，一个是‘垃圾’，另一个是‘走兽’。”说到这儿他猛然翘起一只异常粗壮的大拇指指向酒吧的门。“走！出去！你现在还来得及。嘿！”接着他又若有所思地把头摇摇，话音中带上了一种乐不可支的调子，“我可以给你饱尝一顿拳头；你的体型不肥不瘦正够标准，你这家伙。”

乔作出这一宣布之前里德弗斯先生就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该离去了。本来，在走到门口的时候他照例应该停住脚步，转过身子，对他们三个怒目而视并发出恶意的笑声，发出那老一套的空洞的“哈！哈！哈一哈一哈一哈一哈！”然而实在可惜得很，眼下这位先生无法在本书每隔一页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哈！哈！”地向我们发警告；实际情形是，里德弗斯先生一声不吭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尽管他已是恼怒到了极点，一次戏剧性的圆睁怒目，一阵短暂的挥动拳头，以及三十秒钟的恶意微笑将于他大有裨益。在维多利亚街，三月的风好像一同玩耍的老朋友似地兴高采烈地欢迎他，可是他只有一个反应：诅咒这狂乱的风并且想驱散它。当埃塞尔问他这次小小的谈话有何收益的时候，他作了这么一个答复，其效果是，那一天在“铁三角新时代电影公司”的办公室里再也没有听见这位女秘书的打字机嗒嗒嗒的响声。

3

布伦迪特太太放下茶杯，侧过脑袋，好像要仔细听一听这三月的风。“听啊，亲爱的，”她得意地说，那神态仿佛她是某个三月天气制造公司的股东老板。“真是狂风，我说。三月来得像一头狮子，看来还会继续像一头狮子。这个天气更加使人觉得待在屋里真舒服，是不是啊？”

秀茜坐在一张特大的椅子里——它是特地为乔而搬进这屋子的——此时盘起两条腿把整个身体蜷缩起来。“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她懒洋洋地应道。“当户外天气恶劣我却待在室内而且有一两个钟点可以不必外出的时候，我心里真高兴。这种时候让人觉得甚至火车车厢也比平时舒适一些了。”她一面说一面把半边脸蹭椅子侧面。

“刚才乔出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消息的时候，”布伦迪特太太接着说，“我心里就想，我可以快快活活地聊一会儿天了。现在得把活儿拿来干。”她找来一片淡粉红色、结构繁复、很不整洁的绒线编结物，隔着火炉对她的来访者莞尔一笑，便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此时她显得舒适惬意、平易近人，但同时也仍然那么威严，好比正在休息的女王。

“这会儿真是舒服，”她感叹说。“喏，要是乔治也在而且比圣诞节的时候健康结实——你记不记得那时候他身体一点儿都不好，虽然克拉拉说他现在没问题——你猜，我会把自己称作什么？”

深陷于大椅子里的秀茜回答说她猜不着。

“不说了！”布伦迪特太太仿佛吃了一惊戏剧性地大叫一声，同时把身子坐得笔直。“不说了！我没有权利什么都想得到。我不说了，我不想说什么要是乔治在这儿该有多好。我现在要说，你知不知道此时此刻我把自己称作什么？我称自己为——就这一次——称自己为‘一个快乐的女人’。”说完她得意地望着秀茜，随后严厉地瞧着手中的编结物并将它微微一抖，仿佛怕它插嘴讲出一些粗鲁的话来。

“你很喜欢这里吧？”秀茜说。

“实话对你说，亲爱的，我喜欢这里。”布伦迪特太太肯定地回答，“它非常适合于我。对于我来说恐怕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如果事情搞得不很顺利，我将面对现实，并且劝告别人也这么做；如果事情顺利，我也就对人这么说。眼下假如还要抱怨，那就真是罪过。”

“可是我并没有抱怨，”秀茜强调说。

“你确实没有抱怨。我们俩在一起现在多舒服啊，坐在炉火前聊天；这火真好，我觉得这是最慷慨的炉火——”

"说到生火，我觉得这儿的人很大方，你觉得是不是？"

"我的房东彭尼费瑟太太正是这样，"布伦迪特太太热情地评论说。"恐怕她从来没有把身子弯得这么低；往炉子里加四块煤和一铲子煤灰，她说只算一个先令，真是大方极了。好嘞，我们就这样舒舒服服地待在这儿，听着外面大风呼啸但是根本不把它放在心上，还知道今天晚上在斯顿德雷或者戈特① 将有许多观众来欣赏我们的演出，而且，这个星期在任何一个我们去演出的地方都将如此。对了，蒙德雷，没错。是那个地方对不对？中间是一些肮脏而可笑的雕塑，电车就在外围绕着它们兜圈子，就是那个地方叫蒙德雷，是不是？我发现这些小镇都一个样，简直分不清楚，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然，作为演出场所来说，它们是再好没有了。另外，这些房间也特别好，不是吗？瞧这一间，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油画？"

秀茜回答说她注意到了。这恐怕不是假话，因为墙上挂满略呈褐色的画布，几乎没有一寸空白面积；这些画布的四周阔气地镶有金边，中间的画面却莫名其妙地轮廓模糊不清。"已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心里觉得奇怪，"她说，一边从大椅子里向外张望，再次瞥一眼周围的画，"那上面画的都是些什么。它们看上去什么都不像，你说是不是？"

"这些都是彭尼费瑟太太的叔叔画的，我知道，"布伦迪特太太说；此时她换了一种庄严的语调，这语调符合于这样一个房间兼美术馆的承租者的身份。"他是一个业余爱好者，是一个种子商还是一个五金商，我忘记了，但是画画很有天赋，他的水平与专业画家不相上下，在某些方面还超过了他们，我认为。"

"我得说，布伦迪特太太，这些画对我来说都差不多，"秀茜

---

① 布伦迪特太太把"蒙德雷"误记成"斯顿德雷"，把"斯托特"弄成了"戈特"。

说。"好像没有任何主题，除非他是要画——喏，我说的是带点儿褐色、模糊不清的那些画当中的一幅——一张床垫的里面一边。"

"我觉得，沼泽地和峡谷是他偏爱的题材，"布伦迪特太太说。"他似乎很喜欢高原风景，虽然彭尼费瑟太太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去过。我们曾经有一次在阿伯丁和因弗内斯游览，透过火车车窗看见过完全同类的风景，喏，或许那褐色没有画上这么深浓，周围也没有这么许多鹿，但总的来说十分相像。你无法否认，亲爱的，这些画使房间有了一种风格。见过那么许多年历和奇奇怪怪的一些人物照片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再看看这些油画，我觉得新鲜和惬意；我这么一个女人，花了那么多钱和精力想找一个难得有人出租的'家'，现在的心情多么舒畅！你在哪儿还能找到比这更舒适的房间？实际上，"这时候她压低嗓门说，"我知道，他们直到目前还在支付购买那些家具的款项，包括你现在坐着的这张椅子、那边一张橡木桌子和你身后的书架；那天彭尼费瑟太太就是这样对我说的。你真不知道乔是何等心心念念地要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家'——喏，只要让他坐进那张椅子，望一眼这屋子的四壁，你就再也别想叫他离开这个话题。'哎，搞一个我们自己的家！'你就会听见他滔滔不绝地接着往下讲。不过我得说，按照我们目前的情形，四处周游巡回演出，怎么能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家'呢？即使有了，我们该对它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假如他是知道的，那么他并没有对我说过。人们从来就不真正地思考问题，要不了几天你自己就会发现这一点，亲爱的。"

"有关今后我要干的事情，一切我都已经发现了，"秀茜迅速接口说。

"我不相信，"布伦迪特太太提出异议，"如果真是那样，我为你感到难过。不过你得承认：假如住宿的房间条件很好的话，参

加一次季节性的居住演出就是一件快活事情，仅次于'有一个自己的家'。目前我们在这儿的房间条件很好，同时，这一回实际上就是一次居住演出，不是吗？"

"居住演出——乘电车到处跑的居住演出，"秀茜应道。"尽管我在通常情况下是乘公共汽车到蒙德雷去的。"

"乘电车也罢，乘公共汽车也罢，当然免不了，"布伦迪特太太严肃地说。"但是，我想，每天都在同一个房间住宿也就等于是居住演出了，亲爱的。当然啰，要是说到整个夏季都去伯恩默思，这就无法相比了。当我听说这一邀请的时候，"她接着说，情绪显得比刚才活跃，"刚一听说，秀茜，我就对乔说'时来运转，我们走运了'。他的看法也是这样，尽管嘴上说他不习惯于伯恩默思。这种态度当然很可笑，不过你也知道乔是会装蒜的，装作那么大大咧咧。'那是个大城镇，'我对他说。'有风格，有趣味——当然还有钞票。至少可以赚五个月的钱。真是奇迹。'假如你在沿海一带巡回演出之后对我说想找一个地方搞一次居住演出，那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对你说——'伯恩默思，一定上那儿去，'我会立刻这样告诉你。而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到那儿去了。不过到目前为止好像还不见什么动静，什么都还没有。但愿不是双方在争论不休地讲条件。眼下我们的事情既然比较顺利了，就不该贪心不足。伯恩默思人是一定不会讨价还价的吧？"

"条件很不错，"秀茜淡淡地说。

"那就应该打电报告诉我们——应该立刻打电报来。"

"是的，我想他们会的，"秀茜注视着炉火接着又说。"我想我们理应感到很幸运。"

"那还用说。别忘了在罗斯累特兰忒小姐遇见我们那时候，"布伦迪特太太认真地说。"记住那个糟糕透顶的地方，亲爱的。"

"我知道。才不过是六个月以前的事。呵，这一些我统统想

过了。"秀茜慢慢地从椅子里站起身来，把两只胳膊肘撑在壁炉台上，一只脚轻轻地踢着火炉围栏。"是啊，这是了不起的一次邀请——绝妙的一趟好差事——不少的流动剧团演员老是对你说他们得到了但是由于某个原因无法接受的也就是这种邀请——那些家伙尽吹牛！可是，关于这件事情我心里觉得怪不自在的，可是——"说到这儿她迅速地转过身子面对她的同伴，"噢，布伦迪特太太，我的的确确不想在伯恩默思待整整一个夏季，不想到那儿去演出——"

"我正是这样对乔说的，"这另一位大声说：预言得到了证实，也使她觉得悲哀。"'秀茜不想去，'我对他说。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他当然没有看出来，不过嘛，他从来都不留心任何事情，从来都不留心。好了，为什么你不想去？现在说给我听听。"

秀茜心里烦躁。她动了动肩膀，撅起嘴唇低头望着炉火。"现在个个都说我很不安宁，这是事实，我的确心中焦虑。是天气不好，我想——有点儿紧张——头脑发胀，这算是一个原因。今年我的表演许多次受到观众的欢迎，这情况来得很突然，对一个姑娘来说并不是好事情。现在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这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说完她脸上露出苦笑。

布伦迪特太太表示出她慈母般的关怀。"哎，别说傻话，秀茜。谁都没有说你什么。"

"即使他们说了我也不在乎，"秀茜激动地大声说道。"那算不了什么。我的情绪不好恐怕还是因为我一直在想有一件奇迹般的事情即将发生，可是你们都跑来说'好哇！去伯恩默思演六个月！秀茜的演唱仍然排在节目单上第二十七号。一天唱两次。下午在户外，要是下雨就在掩蔽棚内！让孩子们都来听！'这么一来我就觉得那老一套又要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了，我觉得——哦，地狱！"

“不是地狱!”布伦迪特太太大声责备说。

“是的,是地狱!”秀茜重复说,几乎马上就要哭了,要不就会痴笑起来。“我觉得自己被粘在那儿了。本来,有英尼戈的那三支曲子我可以到任何地方去,任何地方。对于习惯看歌舞表演的观众来说,它们太高级了。”

“不是太高级,”布伦迪特太太说,“或许是另一种风格。”

“对不起。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太高级,我是说不符合他们的需要。不管怎样——”这时候秀茜突然打住话头。“噢,我真傻,差点儿忘了到这儿来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关于科茹尔·克劳福特。这件事情实在让我光火,请你不要责怪我。我带来的那张报纸不知搁在什么地方了。噢,在这儿。喏,”她一本正经地接着往下说,“你还记得科茹尔·克劳福特吧?那时候她和你一起在‘百灵鸟和猫头鹰’剧团,后来我刚刚加入她就离开了,对不对?”

“是的,我记得她。科茹尔·克劳福特。在那些曾经和我合用一个化妆室的人当中,她是最肆无忌惮的借物者之一。”

“那么,”秀茜叫道,“你对她看法如何?真实的看法。”

布伦迪特太太好比作证似地回答说:“她的脾气糟糕透顶。作为一个伙伴,一个同事,一位女士,她同样是糟糕的,因为她为人狡诈,不可信任,撒谎成性,更不必说还有一个向人借东西的恶习,只要有可能什么都借,有些东西是一个自重的姑娘做梦也不会向任何人借的,而且,除非物主无数次地向她索取,否则她决不归还任何东西。”布伦迪特太太往后一靠又添上一句:“她怎么样?”

“你记不记得她说过已经厌倦了歌舞班的生活,离开我们是想去参加歌剧合唱队?”秀茜气喘吁吁地说。“她参加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说过她的消息——一直到今天上午。喏,看这个。”说着她把折叠着的报纸伸到同伴的鼻子底下。“主角演员

——主角，请你注意——在‘铁圈球’戏院演出的一个新剧团的主角演员！真叫人吃惊，不是吗？科茹尔·克劳福特！读读这条消息吧。与汤米·莫森、莱斯利·韦特和弗吉妮亚·华盛顿搭档！巨大的成功！永久的演出！瞧他们对这个新剧团都说了些什么！科茹尔·克劳福特！一下子成了最红的演员！我这不是妒忌她，说老实话我不妒忌——看见你所认识的人取得那样的成就是一件叫人高兴的事；可是那个姑娘，已经成了‘铁圈球’戏院的明星演员！我的老天爷！今天早上在床上读到那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脸上热一阵冷一阵，红一阵黄一阵；我想咬被单和毯子，真想啊。”

“好了，好了！”布伦迪特太太仍然注视着报纸。“自从我们认识她到现在那姑娘当然会有了不少长进。我知道这种事情有时候是非常叫人吃惊的，”她将信将疑地说。

“哦——废话！没有这样的可能。什么长进！她没有什么可长进的，没有了。不管怎么说，她在那儿——科茹尔·克劳福特——克劳莱——在‘铁圈球’戏院，我在这儿，每天晚上乘电车到蒙德雷去演唱第三十三个节目！这难道不够你心烦了吗？可是，你还跟我说什么去伯恩默思，继续同这个草台班待在一起熬六个月！我知道——我知道我不该抱怨，我也并没有抱怨。特兰忒小姐是一位天使，你们也都是天使，我想我应该闭上嘴巴。然而事情就那么摆着。现在你懂了吧？”

“你认为目前的处境对你不够有利吗？”布伦迪特太太凝视着炉火温柔地说。

“我并不完全是那个意思。”秀茜后悔了。“不是那个意思，真的。”

“是的，你说的是那个意思，”她的同伴十分耐心地说。此刻她的双手停止了动作搁在编结物上；这件活计可能会没完没了

地干下去：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从化妆室到火车车厢，又到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宿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成形状、越来越没有用处，最后就会不知去向，再也没人提起它。"你的想法是正确的，"布伦迪特太太又添上一句，语气和先前有了很大的不同。"你太出色了，秀茜。过去我认为自己也和你现在一样。"布伦迪特太太若有所思，脱口而出。

"现在你也很出色，"秀茜肯定地说。"非常非常出色。"

"你真的这样认为吗？"布伦迪特太太顿时面露喜色，大声说道。"当然啰，嗓子好的时候我无疑是很出色的。正是因为我的嗓子太娇气所以才干不了大事。不过，良好的训练和长时期的经验，趣味端正以及领悟能力强——这一些毕竟是能起作用的，对不对？"

"那还用说，你这精明的家伙！"

"你想要的，你所渴望得到的，秀茜，是一个大好机会。这是你心绪不宁的原因。我知道，亲爱的。好了，安安心心地继续干吧，尽你最大的努力，机会就会来到的，我对你说。我不说它将在什么地方、将如何来到，因为我不知道，但是它一定会来到的。我有这样的感觉。现在你还很年轻，不是吗？"

"我想是的，"秀茜闷闷不乐地说，"虽然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有一千岁，我告诉你吧。再说，当你感到不满足的时候，即使想到自己年纪还很轻似乎也无济于事。每一次当我突然听说同行中有谁干得很了不起的时候——就像克劳莱这样——我总要试图算一算他们的年龄。杰里同样如此，这是我在那一天发现的。他这个人固然很让人讨厌，但是对于这一类事情他心里是很明白的；如果他思念入迷了，也会产生同样情绪的。"

"你的机会，"布伦迪特太太说，"在伯恩默思可能会来到。那时候我是不会吃惊的。"

"它会让我大吃一惊。除非你所说的机会是指在地方电影院演出六个晚上。伯恩默思！ 呸！"

"我还要说，这机会也可能会在此地来到，"布伦迪特太太正儿八经地继续说道，"在盖特福特——或者，甚至于在戈特——我是说斯托特，或者蒙德雷。是的，你可以笑话我，亲爱的，但我说的是它可能会来到。我知道这样的事情以前曾经发生过，而且是在比这糟糕得多的地方，远远地比这儿要糟糕得多——在谢尔霍尔斯①。"

"好吧，那么它可能是会来到的，"秀茜说，语气中透出最大程度的怀疑。"让我们谈些高兴点儿的事情吧，否则我要哭了。你想不想听听关于埃尔茜和她的'粉红鸡蛋'的最新消息？"

"她的什么？"布伦迪特太太觉得诧异。

"嗐，他那样子活象一只粉红色的鸡蛋。你见过他，不是吗？那位了不起的绅士朋友。埃尔茜现在脑子里只有他。差不多天天和他见面。你知道她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干了些什么事情？——买了一件新的冬季上装——现在这种时候买冬季上装！她头一回看见他开着小轿车出现在三角地，便匆匆忙忙去买了一件无袖套领罩衫。你看见过没有？和他一起外出她就穿着这件罩衫，把旧的上衣留在家里，当然每一次都觉得身上冷极了。因此她日前又匆匆地在各商店绕了一圈买了一件新的上衣。眼下她身无分文，穷到了极点，今年夏季就什么都不能买了。这都是为了赫伯特·达尔佛先生，或者叫伯特·达尔佛，或者叫'粉红鸡蛋'。"

"我在这儿想，"布伦迪特太太若有所思地说，"大概那就是为什么她不关心以后上哪儿去演出的原因吧。"

---

① 原文是Sheer Holes，可以作"地地道道的困境"解。

"她现在心里只有'鸡蛋'或者'粉红的家伙',别的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听起来她这情形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大变化。她的心思从来就没有放在歌舞表演这一行。你认为这一次她能把自己的事情办妥吗?"

"她没有谈很多,"秀茜答道,"不过在我看来好像这一回她指望使赫伯特·达尔佛先生的感情达到沸点①。"

"假如她做不到这一点,他就不是'鸡蛋'了,"布伦迪特太太说,有点儿羞怯同时保持着威严。

"可要是那样的话她将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啊!"秀茜大声说。"我问你!粉红鸡蛋太太!设想一下吧——你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那个上面!可怕呀!我宁愿继续这样四处周游,再去五十个罗斯累,或者到图伯洛去搞一次居住演出——"

布伦迪特太太不寒而栗。"请你别提那个鬼地方,亲爱的。即使开玩笑也别提它。"

"我要说。宁愿在图伯洛没完没了地挨冻也不学可怜的埃尔茜。想到她拚命地追'粉红鸡蛋'的那副样子,我就在心里发誓再也不抱怨再也不让自己那么六神无主了。"

"好极了,"布伦迪特太太说,"但是你做不到。"

她当然做不到。

4

没有任何人比埃尔茜·朗斯塔夫小姐本人更清楚:在那个瞬间,她同这位不那么公平地被作为"粉红鸡蛋"介绍给我们的先

① 原文是boil,也可以解释为"把鸡蛋煮熟"。

生之间，情形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大变化。赫伯特·达尔佛先生作为埃尔茜的绅士朋友之一已经有两年之久，尽管在大部分这段时间里"鸡蛋"在她的"绅士朋友阶梯"上只占据一个低下的位置；确实有不少时候，朗斯塔夫小姐不看见他也就根本忘记了他。然而，"好伙伴"来到三角地不久，达尔佛先生重又出现了，当时他正经管他父亲的一家有相当规模的旧旅馆，距盖特福特大约十五英里，位于通往伦敦的主要道路上。所有的达尔佛先生——他们个个身材高大，肤色粉红，不重礼仪，整天嘻嘻哈哈——都是老板、赌注登记员，或者是乐于饮宴交际或爱好体育运动的人物。埃尔茜初次与他相识的时候，赫伯特正在经管一家滨海旅馆，而眼下这时候，在通过神秘的达尔佛方式获取了数目可观的钱钞之后，他有了新的打算——不仅想经管而且还想拥有另外一家滨海旅馆。赫伯特·达尔佛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单身汉，嘴上留着修剪得很漂亮的小胡子，平时喜欢在粉红肤色胖墩墩的身躯上穿一套运动服；他用以观察世界的是一双眼珠外凸的浅蓝色眼睛，目光中带有某种让人难以领受的友好表情。他的举止和话语似乎是要向人表示信任，但是他的嗓音响亮，传送颇远，这一点他充分地加以利用，因此，他老是让人觉得他是在把自己心灵最深处的秘密大声张扬。然而，对于那些他认为不该让别人知道的事，他实际上毫不费力地守口如瓶；在骨子里，他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比他的外表给人造成的印象不知要精明多少倍。在这一点上，所有的达尔佛先生都一样：一代又一代，他们在各处请客喝酒，拍着客人的肩背扯开嗓门谈天说地，同时却在暗中营私自肥。此外，这一位达尔佛先生对于女人采取的也是他们家族的传统态度：谈生意时，他小心谨慎，花钱务必要有收益；谈生意之余，他对于"夫人们"十分殷勤恭顺，对于"姑娘"们则专横莽撞。既想有"夫人"的待遇又想当一个"姑娘"的埃尔茜理解

并欣赏他的这么两种态度，但仍然从一开始就提醒自己，达尔佛先生会需要有个人对他看着点儿。这并非说埃尔茜这一认识对于达尔佛先生是个不利条件，因为朗斯塔夫小姐在内心深处爱慕一个需要看着点儿的男人。

赫伯特·达尔佛用他的小车把埃尔茜带到那个旅馆去吃了午饭，此刻他们是在回去的路上，轿车停靠在路边，借助于一座小山丘和一个矮灌木林躲避肆虐的风。在那儿他们点燃香烟，埃尔茜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她心中非常清楚，达尔佛先生今天有事情要告诉她，而这个下午可能一切都将得到最后的决定。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英里又一英里柔和的中部英格兰风光，棕色的田野、波光粼粼的水面、袅袅的炊烟，以及远处灰蒙蒙的一片，但是埃尔茜对这一切统统视而不见。此刻，在她眼里，现实世界收缩了，变得只剩下比往常更显粉红的那几个平方英寸——那是达尔佛先生内心世界的外部图像，在那儿，胜利或者失败的信号可能很快就要出现了。

"喂，"埃尔茜叫了一声，稍稍撅起嘴唇回过头来直勾勾地望着达尔佛先生问道，"你不是要告诉我吗？我一直在想，整个周末你在那儿过得怎样。当然，如果你不想对我说，那也没关系。我只是这么思忖，没别的。"埃尔茜的行动干脆利落，每句话都像一颗子弹从各个不同角度的堡垒准确地射向目标。

"我在等待，"达尔佛先生回答。"在那儿我什么都不想说。现在只有你我两人，告诉你我打算把它买下来。"

"是吗？"埃尔茜又惊又喜，高声喊道；这时候她是那么快活、友好、充满着好奇。"我很快乐，伯特；我真是很快乐。"此刻，她那双眼睛是在闪耀光芒？或者，只是瞪出眼珠傻乎乎地凝望？

伯特显得既高兴又神气。"那幢小房子很不错，有二十间客房，假如想要再增加一些也不难，很容易再造一个附属建筑。吸

烟室和酒吧也可以做很好的生意。不过整幢房子需要检查修理一下。夏天当然赚不了儿个钱，但是冬天会有不少旅客来住宿，尤其在周末。打高尔夫球，你知道，以及钓鱼。嗨，就在码头的正对面——"

"就在码头的正对面！"埃尔茜以责备的口气大声说。"连这一点我都不知道吗？前年我不是到伊斯特滩去演出过吗，而且就是在那个码头上？跟你说话全是白费劲，伯特！你从来就不听。"说着她友好地拍了赫伯特一下。

"是的，"达尔佛先生抱歉地说。"我的脑子里尽想着旅馆，忘记你曾经到那儿去过，埃尔茜。现在，他们总共要价四千，不包括附带接过手来的设备。我刚才说过，那房子需要检查修理，别忘了。"

"那不成问题，你完全可以做到，"埃尔茜对他说。

"我可以把它吃下来，"达尔佛先生宣称。"告诉你，我喜欢它的造型，也喜欢那个镇子。距离伦敦不远，那条路也挺不错，可以常常去伦敦瞧瞧人们都在干些什么。"说完他用舌头弄出嗒的一记响声，像条狗似的自得其乐。

"你会的！"喜于抓住说话时机的埃尔茜大声说。"别想着伦敦！我说，现在这时候你该规规矩矩。"

"说得有理，"达尔佛先生并不反对，"不过我们大家都需要有点儿娱乐，不是吗？"

"我总是对人这么说的。我们俩已经有很长时间毫无联系了，我说。"

达尔佛先生以欣赏的眼光瞅着她，搁在她身后沙法背上的手臂稍微朝她挪近了一点儿。"你的话没错；你去过伊斯特滩，"他说。"好了，现在说正经的，你对这件事怎么个看法，埃尔茜？"

"你并不想知道我的看法。"

“是吗？那我现在这样问你是为了什么呢？把你带到这儿来就是要听听你的看法。说吧，埃尔茜，直截了当[1]。”

“你说谁是马[2]？”

“没有说你。”那条手臂现在搁在埃尔茜的肩膀上了。小胡子也凑得更近了。眼前这个成熟的姑娘所具有的女性魅力恰恰符合达尔佛先生的欣赏口味；他注视着朗斯塔夫小姐，不禁有点儿神思恍惚。

埃尔茜知道，若不躲避，很快必将有一个吻落到自己脸上，不过，她只是从从容容、不动声色地把身子挪开那么一丁点儿，随后突然现出一本正经、就事论事的样子。“好吧，伯特，只要你放理智一些——一分钟就够了，我就把我的想法告诉你，”她这样开了个头，接着便告诉赫伯特她为什么很满意伊斯特滩和那儿的旅馆，并且明白无误地表示了——只要达尔佛先生还没有神魂颠倒以至于看不见这一点——她埃尔茜是个头脑清醒的姑娘，知道经营旅馆是怎么一回事，尽管命运安排她干的是舞台表演这一行。与此同时，朗斯塔夫小姐发挥想象力——弄得脑袋发晕——探索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形。她看见：在那旅馆里，自己以达尔佛太太的身份吩咐侍女干这干那；时不时地在酒吧待上半个小时，秀发鬈曲、衣着华丽，如女王一般神气；风度翩翩地上街购物——“早上好，夫人”；在镇上行走则被每一个绅士所认出——“下午好，达尔佛太太”，他们举帽致意；在码头演出亭同姑娘们聊天，不是那种不着边际或者触人痛处令人厌恶的态度，而是对她们表示同情；跟伯特一起驾驶着轿车——此时已换了一辆比较大的——去伦敦远足；在商店里闲逛；偶尔也登台表演——“过去我也曾经是一名歌舞演员，亲爱的”；等等，等等，这整

①② 赫伯特·达尔佛所说的“直截了当”，原文是from the horse's mouth，可以直译为“从马嘴巴里（说出来）”，因此埃尔茜·朗斯塔夫故意这么说。

个儿的美好未来，只消一两句话便属于她埃尔茜·朗斯塔夫了。“当然，你懂得比我多，伯特——一个女孩子对于这类事情并不在行，虽然我比大多数姑娘稍微懂得多一些——但我的意见是，你得去，把它买下来；我真是这么想的。”

“我正打算这样做呢，”达尔佛先生得意地说。“其实，今天早上我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这件事情，只是还想再听听你的意见。来，我把情况告诉你，埃尔茜，乖孩子——”

“乖孩子！你还要叫我什么！”

“关键时刻你就能拿出好主意，”达尔佛先生接着说，一边举手拍拍额头。“过去我总以为你的相貌和风度很不错，但是并没有真本领——”

“谢谢你，先生，”埃尔茜叫道。“承蒙你夸奖我的相貌，我得说，达尔佛先生。”不过她还是对赫伯特甜甜地一笑。

那条手臂紧紧地搂住了她，感情冲动的伯特现在企图吻她了。然而，埃尔茜推开了他，轻轻地，却也是坚决地。这一举动使达尔佛先生吃了一惊，因为以前他曾经吻过埃尔茜。“哈啰！哈——啰！”他上身后仰，两眼注视着朗斯塔夫小姐。“今天我们不够亲热，呃？我做错什么事了？”

埃尔茜心里非常清楚，稍有一点点冷淡就会坏了大事，同时也意识到，此时此刻正是机会，可以让赫伯特懂得要想为所欲为没那么容易，错过了这一次，就永远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想到这些，埃尔茜觉得自己仿佛是在走钢丝；她重又露出微笑，这一回笑得很短促，且有那么点儿神秘。“你从来不做错事，不是吗？”她轻松地说。“不过，没什么事情做错了，的确没有。我觉得很快活。你不觉得快活吗？”说完她狡黠地瞧着赫伯特·达尔佛。

“说不准，”达尔佛先生咕哝说；此时他已不如几分钟之前那么自信，对于任何其它事物也不那么有把握了。“我说，虽然

——”那条手臂又收紧了，“我们是不是——”

“回家去？”埃尔茜迅速接嘴说。这是个可怕的冒险行动。假如赫伯特说——刹那间埃尔茜仿佛已经听见他这么说了——“好吧，那么我们就回家吧，”那就一切都完了。真可怕啊！

“我有话要对你说，”伯特的语气严厉，一本正经。愿上帝保佑他！现在不管他用多么严厉而一本正经的语气说话都没关系。“你有没有想过，”他极为谨慎地接着往下说，“放弃歌舞表演这一行？等一等，我指的是，结婚。”

“噢，曾经有过许多人向我求婚，我不妨对你说，”埃尔茜大声说；她不在乎把这个告诉赫伯特。

“那是毫无疑问的。不过，要是现在有人向你求婚呢？”

“这要看是谁了。”

“是我。”

“你这是给我出难题了。”

“那么考虑一下吧。你怎么说？到伊斯特滩来当‘黑马旅馆’的女主人达尔佛太太？”

“哦，伯特——！你当真——？”

“不当真就不会这样问你了。”

于是，达尔佛先生觉得自己被吻了一下。这个吻，包含了对于整个未来的憧憬，这未来已经捕捉到手，埃尔茜欣喜若狂；这个吻也包含了一次扬眉吐气的告别——告别了低档的宿舍、劣等的伙食、陈旧的服装、逼仄的化妆室、厌倦的观众，以及列车车厢里漫长的星期天。它使达尔佛先生大吃一惊，几乎吓了一大跳。不过这惊吓很快就过去了。伯特满心欢喜。或许他本来会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达尔佛家族的成员——在那成曲线状的粉红面颊和眼珠外凸的浅蓝眼睛后面有着某种生硬和无耻的东西——然而，他却又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此刻，他像个害相思病的

孩子似的在埃尔茜头顶上方呻吟般地说，他一定要赶在旅游季节开始之前进入伊斯特滩的旅馆，而他们两人必须先结婚再到那儿去，即使这样做十分匆忙。对于他所说的一切，埃尔茜都感到异常兴奋，立即表示同意。

随后，朗斯塔夫小姐把一切可能和复杂的情况迅速地在头脑中转了一圈。“可是我说，伯特，”她神情非常严肃地说，“要是真那样说干就干，会弄得措手不及的。”

“没问题，”达尔佛先生紧紧搂着她胸有成竹地回答。“都交给我吧，我会安排的。经营旅馆时这类事情我们见得多了。”

“那好，不过，”这时候埃尔茜真正觉得犯难了，“呃，我什么都没有准备，而且——哦，索性告诉你吧——我现在一个子儿都没有，今后几个星期也都不会有钱。”

“那没关系。根据你平时所说的来看，我知道你不可能有许多钱。这方面我也会安排好的，全部费用都由我来承担了。你告诉我需要些什么。我们既然要做就把事情做好一些，你说呢？”

埃尔茜还有什么可说的？此时此刻，面对着光彩熠熠好比神一般的赫伯特，单是言语又怎么能表达她的感情呢？然而，当轿车重新奔驰在去盖特福特的路上时，她唠叨个没完没了，而达尔佛先生则现出主人的自豪神态侧耳倾听。在维多利亚街上的一家大珠宝商店“茂瀚”的门口，赫伯特停住车子说：“你就在这个店里买戒指。没有戒指可不行。”他们几乎马上就要结婚了；别的男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认为订婚戒指已没有必要，但这不是达尔佛家族的办事方式；该做的事非做不可，而且必须做得体面。你决不会看见有哪一位达尔佛太太没有全套的戒指。埃尔茜无疑是一位天生的达尔佛太太，因为这一了不起的决定，她对于她的伯特更加钦佩了。“你得进去，”赫伯特对她说，“看看你喜欢什么，把它们戴在手上试试。”

“你先进去，伯特，”埃尔茜应道。“在里面绕一圈看看。”对于赫伯特打算在戒指上花费多少她还心中无数。

达尔佛的身影在商店门口消失了；埃尔茜在车内继续待了一会儿，随后跨出车门，以一个订了婚的女子那自信的目光注视着来往行人。

“呃，我一直在找你呢，”一个熟悉的声音对她说。

“奥克劳依特先生！”埃尔茜微笑着喊他一声，同时也微笑着望望他身旁的伙伴；那是一个长着弓形腿的矮胖子，头上戴着一顶绿色的大帽子。

“哎，”奥克劳依特先生说。“特兰忒小姐要你把那件上面有个什么玩意儿的红衣服——你知道是哪一件——今天晚上带到剧场去。”

“好的，”埃尔茜心不在焉地应道。她几乎已经忘记了特兰忒小姐、那件衣服，以及剧场的存在。“你不会再有多少时间看见我穿着那件衣服了，奥克劳依特先生。今天晚上我将通知特兰忒小姐，我就要结婚了——很快就结婚。”

“嗐，你别说了！”奥克劳依特先生叫道。“是啊，是啊！我听说你跟这一带哪个小伙子在谈恋爱。我见过他，对不对？就是经常来找你的那一位，穿浅色衣服，在什么地方开旅馆的，不是吗？”

就在这个瞬间，小伙子本人露面了。“伯特，”埃尔茜喊道，“这位是奥克劳依特先生，我们的道具管理员。我正告诉他我们的事情呢。”

“希望能在婚礼上见到你，奥克劳依特先生，为我们的健康干杯，”达尔佛先生客气地大声说。

“太好了！我会来的，”奥克劳依特先生答道。“这是我的一位朋友，”他十分自豪地又添上一句，一边指指戴绿色帽子的弓

形腿矮胖子。"乔克·坎贝尔先生。"

"哈啰！我知道这名字！以前见过你！"达尔佛先生说；在这一类场合他如鱼得水。"上星期六我看见你踢球了。"

"没错，"奥克劳依特先生答道；看来他觉得替这位显然十分寡言少语的朋友答话是自己的义务。"在这儿与林肯城足球队比赛。"

"踢得很不错。假如前锋和你们后卫踢得一样棒的话，"达尔佛先生评论说，"三角地队就会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可是，在我看来，你们的锋不够有力。"

坎贝尔先生不自在地摇晃了一下身体，又清了清嗓子，准备发表议论了。"哼！"他咕哝道，"他们不行。"

"他的意思是说，他们不过是一些小青年，没有经验，"坎贝尔先生的译员解释说。"是不是这个意思，乔克？"

"恐怕是这样，"达尔佛先生热诚地表示同意。"好了，很高兴见到你们。进来吧，埃尔茜。我敢说你们一定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是在挑选戒指。"说完他发出一阵大笑，奥克劳依特和坎贝尔两位先生则报以略带善意讽刺的微笑，同时做了一个相当含糊的举帽致意的动作，随后起步离去。

乔克·坎贝尔以前曾经是格拉斯哥凯尔特足球队、谢菲尔德星期三足球队和布拉德斯福特联合队的后卫兼队长，目前在新近成立的三角地业余足球联合俱乐部担任同样的职务。当奥克劳依特先生发现自己和这么一位著名的人物在同一条街上住宿的时候——确切地说，只相隔一个门楼——他的心情十分激动。在布拉德斯福特足球场上，他曾经度过多少个快活的星期六下午，为乔克大量奇迹般的解围球喝彩叫好。当他得知这位了不起的足球运动员不但近在咫尺，而且非常乐意同一位自己的老观众交朋友，同他在一起抽烟，同他一起喝酒并轮流会帐的时候，

他的激动和满足就无法形容了。乔克今年四十，在职业足球运动员之中算得上经验丰富的老资格；如果说在足球场上他显得年龄很大了，那是因为他用脑袋接球的次数太多以致头顶前部几乎已经完全秃了。他的身体笨重、行动迟缓，但却是一个特别强有力的人物；他多年的经验、他的机智，使他至今还能踢得十分出色。因此，虽然他从事足球运动的鼎盛期早已成为过去，那时候，五万观众高声呼喊向他表示敬意，而现在对于三角地联合俱乐部这么一个初级组织来说，他仍然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坎贝尔先生来到盖特福特时间还不长，又不善于同别人交往，所以，他很高兴认识奥克劳依特先生这么一位朋友也就不奇怪了。他们两人有布拉德斯福特作为共同的话题（乔克在那儿住过好几年）；他们都和妻子分居两地；两人又都对足球、烟丝、啤酒有着坚决的嗜好，对于人的机遇和现实生活的变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喜欢作哲学上的思索，不过年龄较大的奥克劳依特先生更加热切一些，也比较富于幻想。坎贝尔先生的理想向来以旅馆为中心：他目前的雄心壮志就是要仿效他的许多同伴，那些成功的奋斗者的榜样，找一个距离足球场不很远的小巧雅致的旅馆，自己来当老板。一切顺利的义赛就能解决问题了。至于别的，他一概不闻不问，长时间、舒舒服服的沉默使他心满意足。我们都知道，奥克劳依特先生很难称得上能说会道，但是与他这位新朋友相比较，他就是一个喋喋不休的饶舌者了。

"那姑娘现在可得意了，"当这两位朋友继续沿着维多利亚街向前走的时候奥克劳依特先生叫道；他不能不高声叫喊，因为三月的风正呼呼劲吹。"好长时间以来她一直心心念念地要结交男朋友，现在她找到了对象，把他紧紧抓在手里；这样，她也就可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烫起一头鬈发，在酒吧间里出风头了。"

"嗯，"坎贝尔先生应道。

“她找上这个小伙子还挺不错,”奥克劳依特先生接着又说。“很有老板派头,你注意没有?”

“嗯,”坎贝尔先生应道。过了两分钟,他又咕哝了一些什么;奥克劳依特先生现在已经十分善于理解这种特殊的语言,明白这几句话的意思:在坎贝尔先生看来,达尔佛先生显然是个要干大事的人物,不会到酒吧去当侍者。

两人离开大道折入一条比较僻静的马路,这时候奥克劳依特先生抿着嘴笑出声来。“粉红鸡蛋! 那是苏茜——歌舞班一个小姑娘——给他取的绰号,”他解释说,“你只要仔细瞧一瞧他,就会觉得有点儿像,脱掉帽子就更像了。粉红鸡蛋! 嘿,她也真想得出来。”

坎贝尔先生听说这话吃了一惊,不由得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个绰号,伙计,可不能用到一个要干大事的老板头上,”他表情严肃地说。

奥克劳依特先生十分了解他这位伙伴的强烈愿望,并且钦佩这么一种英雄人物的远大志向,便没有答话。两人默默地继续向前走了约二百码。

“远方那个姑娘现在好吗?”坎贝尔先生突然问道。他已经听奥克劳依特先生说过有关在加拿大的莉莉各方面的情况。

“哎,自从我对你说了以后,我就没有得到一点儿关于她的消息,”奥克劳依特先生回答。“好像她干得很不错。她老是这么说。不过我想亲自去看一看,”他又添上一句,略微显得若有所思。

“嗯,”坎贝尔先生应道。紧接着,他又像一般的健谈者那样鲁莽地问:“你老婆呢? 她情况怎样?”

“我无法知道她的任何消息。她不说,孩子也不告诉我。就在几天前我还写信问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要不要我做些什

么？哎，一点儿用处都没有！我老婆就是那个样子！”

“她们总是自说自话，”坎贝尔先生根据自己的经验深有感触地说。

两人不再说话，一路走到他们的宿舍所在的克里米恩街，这时候，一直显得隐隐有点儿神色不安的奥克劳依特先生重又提起埃尔茜和她的婚事。“四处周游巡回演出的人早晚要走这条路的，”他说，仿佛好伙伴们聚集在一起已经有六年而不是六个月。“现在已经开了头，你瞧着吧，埃尔茜不过是第一个，更多的人将学她的样，否则我就不是人！或许你也已经注意到了，乔克？起先一段时期丝毫没有什么变化，随后，突如其来，你还一点儿都摸不着头脑，他们就各奔东西，整个剧团就四分五裂了。”

“可能是这样，”坎贝尔先生壮着胆子接口说。

“我看不惯这种现象，非常反感，”奥克劳依特先生继续说。“我要听听别人有些什么看法。这两三个星期歌舞班里不怎么太平。”

“嗯，这地方风太大了，”坎贝尔先生表情严肃地应道。我们就随他的便，只讲这一句算了吧——在他一生就这么一次。

第二章　充满巧遇的一章

1

好伙伴们在蒙德雷逗留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上，为埃尔茜告别歌舞班举行了一次极为成功的演出，它以鲜花和真诚的眼泪作为结束。吉米已经悄悄地去伯明翰与接替埃尔茜的玛米·波特小姐会面并给她办理登记手续。歌舞班返回盖特福特马戏场的这第一个星期将十分令人激动。新来的女高音预计在星期一上午到达，在中午彩排，在晚上登台演出。星期三将举行埃尔茜的婚礼，那时候，在达尔佛旅馆（位于通往伦敦的大道旁）会有热烈的庆祝活动，全体好伙伴都将出席，大汽车也已经预订了。在星期六，又要举行另一次大规模的夜场演出——人们看见盖特福特镇上已经贴满了海报——这一次是为了我们这位受人欢迎的女喜剧演员秀茜·迪安小姐，因为下一个星期六是她二十一岁生日。那天她先要举行一个茶会招待大家，然后是演出，最后是娱乐活动，不过搞些什么娱乐活动现在还只有一个初步的设想。此外，好伙伴们认为，每天晚上马戏场都将坐满盖特福特热情的观众。对于勤奋的职业演员来说，所有这一些真够激动人心的。这将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一个星期。

然而，好伙伴们并非事事如意。去伯恩默思演出的邀请尚未被接受，年纪较大的几位，如吉米、米切姆和布伦迪特夫妇，对于

这件事仍然觉得非常失望，尽管他们并没有公开抱怨。特兰忒小姐这些天来看上去如此神情恍惚、态度冷漠，大家都觉得她暂时不可亲近。事情十分奇怪，但却明摆在那儿。歌舞班的演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特兰忒小姐干了一件多少年来在流动歌舞界一直没人尝试过的最勇敢的事情，那就是接受了一项夹杂着某些恶劣条款的、没有商量余地的条件，在这个基础上租用了马戏场。而这位女士，吉米和米切姆先生两人一致认为，真是不可思议，她看上去似乎对此毫不担心。所有的年轻伙伴也都十分古怪。杰里·杰宁汉显得比平时更加超然，行动也比平时更加神秘，大家都感到他在搞一个什么名堂，虽然猜不到究竟是什么。秀茜·迪安仍然心绪不宁，尽管伙伴们将要为庆贺她的生日举行那个义演之夜——或许恰恰就是因为这一活动——她仍然心神不安，有时还显得相当急躁；而要是有人向她提问题，哪怕是最简单最友好的问题，她只扭动一下漂亮的肩膀，并不回答。最近一个阶段她经常冷落可怜的英尼戈，弄得英尼戈现在对她避而不见，到东到西都大步流星，表现出一种不同于以前的忙忙碌碌的样子，对伙伴们则解释说他在抓紧时间修改八支已经为大伙儿写好了的曲子。他把这些曲子称做他的“爵士舞曲的流行材料”，对此他的朋友奥克劳依特先生觉得玄而又玄。成功终于来到了，但是所有这些年轻人似乎都以错误的方式来接受它，由此米切姆先生得出结论，如今的年轻人与当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年轻人大不相同了。

奥克劳依特先生这些天来被许多事情弄得稀里糊涂。对于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发生的事他和别人一样十分关心，对于目前的激动气氛则以他自己的方式加以体会。然而，他同时也觉得自己多少有点儿悲观地挂念着加拿大、奥格登街五十一号，以及“好伙伴”的前途。他从来就不十分喜欢埃尔茜，但这个姑娘是

"好伙伴"的老团员之一，现在她就要离开了，将被另一个人所替代，这使他感到烦恼，其程度比任何人都更加严重。也许只有奥克劳依特先生一个人，从他那"突变"哲学观念的深层出发，预感到未来这一个星期将给好伙伴们带来的变化比他们自己所想象的要大得多；他们为这个星期所准备的激动人心的计划，与那些已经由各种习惯势力、由大风和星星合谋为他们制定了的别的一些计划相比较，根本算不了什么。当初在布拉德斯福特那场足球比赛结束之后，我们看见奥克劳依特先生走在曼彻斯特路上的时候——那仿佛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悬在他前面摇晃着的命运之线颜色在变化、在加深，而此刻正越来越快地向前伸展；也许他已经在"老水手"给他造成的梦幻状态之中，听见了命运之线的卷轴急速转动的格格声。

所发生的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关于玛米·波特小姐了。吉米说过，这位小姐年纪很轻但经验丰富，谈不上有什么歌喉，但跳舞跳得确实很好，能够胜任所担当的角色。当伙伴们追问得紧的时候，他总是说，一个人在匆忙中是无法随心所欲地挑挑拣拣的；至于他本人，也并不想装作有创造奇迹的本领。人们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儿蹊跷，有点儿靠不住。波特小姐的到来，她的彩排和登台演出很快就使人明白了这里究竟有什么问题。吉米没有充分的、站得住脚的理由拒绝她，所以接纳了她，但本能却给了他警告：某个地方一定出了纰漏。在舞台上波特小姐是完全称职的；说实话她的表演胜过埃尔茜。但是在台下，她叫人无法容忍。在第一次到达盖特福特车站之后不满十二小时的时间里，她就把歌舞班的每一个人都得罪了；显而易见，她确确实实天生就是要得罪人的。

波特小姐有着金黄色的头发，整个脑袋像经过电镀似的光滑发亮；她没有眉毛，一双蓝眼睛滴溜儿圆，鼻子好比一只小小

的钮扣，又扑着厚厚的香粉，犹如桌球戏中的弹子棒那擦过白粉的前端，两片嘴唇永远涂着唇膏呈现一个猩红的圆圈，永远微微地现出吃惊的模样。她的上半身——颈部和双肩，以及两条细瘦的、在顶端可笑地连接着两只短指头肥胖小手的手臂——相当难看，但她的两条腿实在漂亮，好比两首精巧的十四行诗① 载着她四处活动；那两个优美、柔滑而有光泽的腿肚子仿佛总是在对这个世界发表惹人喜爱的、机智而又鲁莽的评论。倘若她一言不发毫无表情地在一些意气沮丧的男子面前走几步路，她就会成为公众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恩人，给人的感受是——生活多么富有乐趣。不幸的是，她的嘴闲不住，而且她说起话来漫不经心、拿腔做调，其后果是毁灭性的。她每次说话的固定开头"唷"很快就在歌舞班里成了暴风雨的信号。

"唷，"在认识奥克劳依特先生大约十五分钟以后波特小姐对他说，"看起来你在这儿很能够自主行事，呃？你只是个道具管理员，不是吗？"奥克劳依特先生吃惊地望着她，使劲用手搓着下巴。"哎，没错，"他终于回答说。"像废物似的不中用啊。如果你听见我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就给我指出来。只要你在这歌舞班里待下去你就得给我们纠正错误。我们什么都不懂。"这几句话有些人听了或许会不知如何是好，以后可能也就会寡言少语，但波特小姐只是以屈尊俯就的态度微微点了点头，随后便起步离去。"唷，"她对大吃一惊的莫顿·米切姆说，"你的一些纸牌戏法老掉牙了，不是吗？"在她看来，吉米的插科打诨和布伦迪特太太的民歌也同样老掉了牙。"唷，"她对秀茜说，"看样子你在此地很受欢迎，可是他们在你表演的时候大大地跟你过不去，不是吗？"这个话她是在星期一晚上的演出之后对秀茜说的；那一次

① 欧洲一种格律严谨的抒情诗体。这里，作者借十四行诗的前两节每节四行和后两节每节三行这么一种结构来比喻波特小姐两条漂亮的腿长得极为匀称。

演出发生了很奇怪的现象。当时全场客满，观众们总的说来跟以往一样热情，但是在正厅后座的某个地方（正厅是这个场子里票价最便宜的座位了，马戏场里没有顶层楼座），不时地传来各种腔调的大声嘲笑、怪叫和嘘声，引起大多数观众明显的反感，尽管有时也引起一阵哄笑。这种情况是以前从来没有遇见过的，演出结束之后，好伙伴们都议论纷纷。怒气冲天的秀茜对布伦迪特太太说，一定是玛米·波特搞的鬼，但这种猜测并没有使布伦迪特太太或者任何别人完全信服，连秀茜本人也不完全相信。

星期二上午，大风减弱成了温柔的微风，带着潮气的淡淡的阳光慢慢地扫过中部地区。特兰忒小姐自访问希特屯回来之后一直没能安下心来，现在还时时想到农庄花园里的黄水仙和蓓蕾初开的藏红花，她决定到郊外去领略阳光和新鲜空气，于是带上三明治邀请秀茜作伴一起驾车外出。

“又见到乡村风光了，真舒服啊，”当她们把汽车制造厂和三角地的电车远远地抛到后面的时候，特兰忒小姐大声说。“我真希望什么时候你能和我一起在希特屯住一阵子。你觉得你会喜欢乡村吗？”

“噢，我热爱乡村，”秀茜也大声说。她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象自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这样对他说。这位想象中的记者是个年轻小伙子，很讲礼貌，待人友好。她总是告诉这位记者，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想退隐到那一块乡村小天地里去——一个小小的农舍，在那儿可以自得其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看照片）。可是在那天早上她还不知道，很快——比她预计的还要快——她果真要接受记者的采访了。“乡村的风光我远远没有看够呢，”秀茜接着又说，“因为我的一分一秒几乎都是在城里度过的——往往是在一些糟糕透顶的环境里。假如乡村里有剧场、商店和众多的人，那么它就十全十美了，是不是啊？”

特兰忒小姐大笑 她把汽车开到路边停下。"我们就在这儿吃三明治吧，你看好不好？"

秀茜惬意地使劲呼吸清新的空气。"它十分刺激，对不？我是说这空气。想起来也真奇怪，空气总是要直接呼吸的，我有点儿筋疲力尽了。我是在那样的空气里长大的，这新鲜空气使我觉得有点儿不自然。真的，确实如此。我想要格格地笑了。"说着她轻盈地跳出车门，在闪烁有光的草地上以脚尖立地稍稍旋转了一下身子，随后，懊悔地低头看了看脚下。"嗐，地上湿得很。乡下就是这一点讨厌，对不对？既潮湿又泥泞。待到天气一干燥，它又突然尘土飞扬；要是你外出散步，就会被呛得喘不过气来，而且口渴得无法说话，脚上的鞋也一下子变得紧了。"

两人吃了三明治。"我寻思，自以为很了不起的波特小姐今天一上午心里对我们是怎么想的，"特兰忒小姐说。"你不喜欢她，是不是？"

"喜欢她！"秀茜叫道。"昨天晚上她简直就像要了我的命。她使每个人都产生这种感觉。至于今天上午怎么想，她还没有来得及呢。这我知道。现在这时候她才刚刚起床，抹去脸上的冷霜。说心里话，她这个人讨厌极了。要不了一个星期就会使我们大家都发疯似地吵起架来。她这种人老是这样，你等着瞧吧。吉米应该知道，即使这一趟事情办得很匆忙，即使她的演唱听上去很不错。一个女人往往一下子就让人看出了她是怎样一个人。"

"或许过一两天她会有进步的，"特兰忒小姐漫不经心地说。"我得说昨天她那样子十分可怕。"

"她对你说些什么了吗？"秀茜问道。"我敢打赌她一定说了。"

"哦，是的。我也没能幸免，告诉你吧，秀茜。她慢悠悠地踱步到我跟前说：'唷，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你知道。

你完全是个外行，不是吗？'"

"她会这么说的！真不要脸！那家伙怎么会到这儿来住的，我一直觉得十分奇怪。"如此发泄了心中的不满之后，秀茜沉思起来。她偷偷地对她的同伴瞥了一两眼，最后终于说："不过你确实不在行，对吗？"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是内行，"特兰忒小姐回答说。

"不，你当然没有讲过这个话，"秀茜接着又说。"别以为我要说些厚颜无耻的话了。假如你认为我是这样，那么就制止我。另外，我现在就可以向你保证，关于伯恩默思的事，我一个字也不说了，对于这个地方我再也不会提起它。"

"谢谢你，亲爱的，"特兰忒小姐冷静地说。"实际上，最近一段时期别人也没有再提起它——"

"不，看样子他们心里很想谈这件事情呢，"秀茜大声说。"我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们的眼睛滴溜溜地对着你转，目光中尽是'伯恩默思'。说真的，是不是这样？我注意到乔——可怜的人！——昨天直勾勾地望着你，就像一头生病的母牛；当时我真以为他出什么事了，后来才恍然大悟，他这样呆呆地盯着你是期望你跟他谈谈关于应邀去伯恩默思的事。不过，现在我要说的是，你是不是真的有点儿厌倦我们了？"

"啊呀，这不可能！"

"是真的吗？"

"一点儿不。除开玛米·波特小姐——"

"哼！她这个人应该除外。"

"我可以向你保证，对于你们其余的人，对于整个歌舞班，我丝毫没有厌倦的感觉。我跟你一样，秀茜，现在心神不安，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只知道自己不想干什么。到南部海滨去度过整整一个夏天这么一个设想对我压根儿没有吸引力。"

“我知道。可是什么才对你有吸引力呢?”

“我根本就心中无数,”特兰忒小姐回答。她说得尽可能地轻松,虽然,十分明显,她的态度是认真的。

“我也完全跟你一样——在这一点上毫无区别,”秀茜说。“不过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我必须有一个大好机会! 英尼戈弄得我心里烦恼。他是不是也使你感到烦恼?”

“不。他怎么会使我烦恼呢?”特兰忒小姐觉得好笑。

“你别笑,我说的是正经话。哼,他有能力做一些事情,可就是不做,太没有干劲了——只是业余的,你知道,绝一对一如一此。”秀茜报复性地模仿英尼戈那种漫不经心的腔调。“他像一只垂死的鸭子跟着我到东到西,什么事情都不干;因为给报社写了那么点东西就神气活现——尽管没有一家报社愿意接受——对自己写的那些歌曲却不放在心上,虽然在任何地方它们都可能会使他出名。看到他那副样子,我恨不得揍他一顿,真的! 然而,当我狠狠骂他的时候,他并不回骂,也不向我做鬼脸,也不抓住我使劲地摇——”

“我相信你活该受到这样的对待,”特兰忒小姐插话说。

“他只是望着我——像个孤儿似的——然后走开,拉长着脸,不再接近我。他使我怒气冲天。当然,并非他的行为真有什么了不起,我只是说,在这个时候,我自己渴望得到一个机会,却又看见别人有机会而不干事情,心里无法不感到厌恶。事情就是这样。现在你想笑就笑吧。我们上路,好不好?”

在回去的路上发生了一件奇怪事情。她们的车所行驶的这条旁路在距离盖特福特镇大约十英里的地方与大道相连接;当她们来到交接点的时候,大道上的来往车辆(绝大多数是从盖特福特开出的新车)比平时拥挤,于是她们停车等了一两分钟。特兰忒小姐正漫不经心地瞧着这汽车之流,突然她目不转睛地注

视前方，并倒抽了一口气，随即她站起身来企图最后瞥一眼从他们面前驶过的在大道上朝盖特福特相反方向而去的一辆汽车。然后她重又坐下，一双眼睛仍然睁得老大，脸色有点儿苍白。

“你怎么啦？”秀茜大声问道。

“我想，我看见了一个认识的人——或者说过去认识，”特兰忒小姐嗓音颤抖地回答。

秀茜对她望着，随后突然得意地说：“是那个人，以前你曾经跟我谈起过他，对不对？麦金太尔医生，还是叫什么别的名字？在船上工作的。”

“麦克法伦医生。没错，我想是他。可是车子开得这么快。再说——噢，真是荒唐！”

“怎么荒唐？我看挺正常。难道他可以在任何别的地方，就不可以在此地吗？你不是曾经想要打听他的下落吗？”

“不，我没有，”特兰忒小姐回答，语气不很肯定。“为什么我要打听他的下落？”

“为什么！”秀茜在同情中带有讥笑。“假如是我的话，就要把他的情况弄个一清二楚。医生们应该是不难寻找的。如果你身体不舒服，派人去请医生，结果他来了，对你说：‘怎么，是你！’那该有多么精彩！你不知道，也许他一直在盖特福特或者蒙德雷或者斯托特或者附近的一个什么地方。我们立刻就回去找一找吧。如果你不找，我就找。”

特兰忒小姐的反对意见毫无作用，实际上她也并没有使劲反对。一回到盖特福特，秀茜就直奔最近的电话号码簿。她激动得几乎不会翻寻页码了。迪安小姐一向对别人的事情非常起劲，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但是在这一册包括了本地区广大范围的电话号码簿里找不到休·麦克法伦医生。这对于秀茜是一次相当大的打击，但她并没有泄气，而是继续与特兰忒小姐纠缠，一直

弄到这位窘迫的小姐被迫承认有那么一种册子叫做《医务工作者姓名地址录》，在那里面或许可以找到任何一位医生。特兰忒小姐还被迫承认她从来没有查过那玩意儿。"现在你不能欺骗我了，"秀茜大声说。"继续说你不想打听他的下落已经没有用了，因为你是想知道的。"

"但是整个这件事情可笑得很，"对方表示不同意见。"我已经许多年没看见他了。他很可能已经忘记世上还有我这么一个人。"

"可能没有忘记，"秀茜对她说。"你所喜欢的人很可能不会忘记，尽管我得说，我对于大多数男人超过六个月就要忘记了。我看哪，"她尖锐而大胆地接着往下说，"你是害怕了。我知道自己现在真正是厚着脸皮在说话，不过这是因为我觉得你是好人；我真不愿意想到你只顾关心我们，除此以外就是孤单单地坐在那儿阅读三个火枪手或者罗宾汉的故事或者其他的书，与此同时，也许在某个角落却有一位了不起的苏格兰医生——"说到这儿秀茜的描述带上了浓厚的戏剧色彩，"做完各种手术在深夜回到孤独的住宅——那些可怜的病人与他道别时都说'上帝保佑您，大夫'，这是我在一部电影里看到的——坐在椅子里一边吸着烟斗一边把你思念，他的两鬓已经出现灰白的头发——"

"哦，快别说了，秀茜，"特兰忒小姐叫道。她两颊绯红，笑声中带着恼怒。"要是你再说我可真要生气了。"

"好吧，那我就不说了，"秀茜一面这样答应一面准备离开。此刻她们是在特兰忒小姐的旅馆里。"不过我要到公共图书馆去一趟，看看他们是不是有那本可以查到任何一位医生的册子。这件事情你总不能阻拦我吧。再见。"

大约四十五分钟以后，有人打电话给特兰忒小姐。原来是秀茜。"我不敢上你这儿来，但是又迫不及待，"秀茜说。"我查了那

本册子，里面姓麦克法伦的多得很，一定都是医生。说真的，有几十个。我说不准是不是找对了你那一位。”

“他出生于一八八五年，后来去了爱丁堡，”特兰忒小姐对着话筒说，接着便听见一阵轻轻的笑声飘回到她的耳朵里。

“嗐，不管怎么说他反正不在此地。真是倒霉，呃？我把目标缩小到三个人——他们都在遥远的地方，一个在印度，另一个在阿伯丁，还有一个，我想是在伦敦。我问图书管理员，这本册子是不是已经过时，他听了十分恼火，但是当他稍微冷静了一点的时候，承认在这本册子问世之后可能有许多医生移居别处。他曾经看过我们的演出，见了面稍作回忆之后就认出了我，态度很客气，所以我想，很可能我们找到了你那位麦克法伦医生，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不，我不这样认为，”特兰忒小姐说。“那不会是他。你其实不必这样伤脑筋。统统都是——白费精力。”

回到房间以后，特兰忒小姐提醒自己，这些统统都是白费精力。如此密切地关心一件虚无飘渺的事情并没有多大的快乐。脑子里老是想着它甚至还会剥夺你阅读一本精彩的历史小说所应有的乐趣。路易十一和勃艮第公爵在那天下午显得苍白无力了，没有吸引住特兰忒小姐的兴趣。他们俩一个嘲笑另一个吼叫，但统统徒劳无益——可怜的幽灵！

2

第二天埃尔茜成了一名达尔佛。乡村各地的达尔佛们都来向她表示欢迎。男的个个身材高大，肤色粉红，容光焕发，嘶哑着嗓门嘻嘻哈哈，并不把礼仪放在心上；女的同样是大个子，白皮肤金发碧眼，发型和服饰都经过精心修饰。很难想象达尔佛们是

怎样操办洗礼和丧葬仪式的，因为很难想象一个达尔佛如何来到这个世界或者怎样离开人世；然而，毫无疑问，达尔佛们一定是由大自然指派来举办婚礼的。已经成为惯例的庆祝活动，一切吃的食物、喝的饮料，那些祝贺身体健康的寒暄和拍打背部的动作，那些粗声大气的问候和俏皮的笑话，也许都是为他们而发明的。埃尔茜受到形形色色达尔佛亲戚的仔细检查；这些人看上去仿佛会把她脱光了衣服量体重，会在她身上这儿捏一下那儿拧一记看她是否健全；这些事情他们是很可能会做得出来的。经过这样的检查之后，埃尔茜得到了认可。很显然，大多数达尔佛们认为，凭埃尔茜这样的身段、肤色和性格，只要今后在发型和服饰上加以注意，并且少量地喝一点儿葡萄酒，那么，她迟早将成为女性达尔佛的一个完美典型，适合于在任何一个旅馆里当女王。伯特为她感到自豪，伯特的双亲——两位杰出的重量级达尔佛——则为伯特感到自豪。只要他们为自己的食欲沾沾自喜，那么所有这些亲戚就都有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可以感到自豪了："我已经过了六十，"一个身量异常魁梧、紫红脸膛的达尔佛逢人便说，"但是我进食喝酒一点儿不比任何人差。"就是这样，他们个个都高高兴兴。

为这许多有职业性饮宴作乐习惯的人尽地主之谊的老达尔佛先生亲自主持儿子的婚礼。他别无选择；即使他想要寻找另外的方式也不会找到；婚礼必须搞得体面而堂皇。眼下他所选择的形式，他认为是"第一流的"，不过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晚期罗马帝国式的，因为宾客如此之多，宴会如此豪华。在楼上长形房间等待着大伙儿的盛大婚礼早餐甚至得到了老前辈——紫红脸膛的达尔佛们——的称赞。与"好伙伴"其他成员一起在场的奥克劳依特先生对他的朋友乔克·坎贝尔先生说，布拉德斯福特以举行豪华宴请而著名的旅行推销员们也从来没有这么铺张扬厉。"在

那些大瓶子里装的是香槟酒吧,呃?"他轻声问道。坎贝尔先生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是的,还说,在他看来香槟并非好酒。"留神那些威士忌,伙计,"他接着又说。"如果他们当中有些人爱好香槟和甜饮料,那么其余的人就可以每人享用一瓶威士忌了。要是我也喝起来,哪怕只润一润嘴唇,星期六我就连半场线也过不了。"坎贝尔先生没有叹气,因为他没有叹气的习惯;他只是摇摇头,现出一个十三哂的足球后卫所能表现出来的最大程度的若有所思,此时此刻他正在思忖,假如星期六没有足球赛等待着他,他将如何处置所有那些上好的威士忌。然而,完完全全地身处这么许多财东之中,他在心里感到高兴,尽管脸上表情严肃。许多爱好体育运动的达尔佛们把他当作一位老朋友,向他致意,表示欢迎。

特兰忒小姐也遇见一些老朋友。起初,这么许多人的握手、拍背、哄笑和叫嚷形成一种压力,使她头昏眼花,后来,在婚礼早餐开始之前她与欣喜若狂的埃尔西和她的伯特握手之后便缩到一个角落,期望所有这一切统统结束。达尔佛们身材过分高大,嗓音过分响亮,使她受不了,虽然她也禁不住觉得他们实在好笑,因为他们相互之间如此相像,而作为一群人来说,他们跟她以往所认识的人们又是这样地天差地远。

"你就是特兰忒小姐啰,对不对?没错,没错。"

这粗浊沙哑的声音来自一个上了年纪的矮胖男人,他此刻正站在特兰忒小姐面前,脑袋歪向一边。"你不记得我了,是不是?我在屋子那一头就认出你了。起先想不起你的名字——认出了面孔,但忘记了名字——随后想起来了。现在你定神想一想,不要着急;还记得我吗?"

以前在什么地方她曾经看见过这引人注目的红鼻子,这汗津津的额头,以及这一双带幽默感的小眼睛。那时候这人没有这么干净。是在谢菲尔德。在那幢可笑的小房子里。他是埃尔茜

的舅舅——长号吹奏者，人们都称呼他阿瑟舅舅；特兰忒小姐这样对他说。

"对呀，你想起来了。"阿瑟舅舅说着同特兰忒小姐握手。"通过我们的埃尔茜我知道了你许许多多的情况。她并不写信给我，你知道，但是我们的埃菲定期地收到她的信，并传给我看——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你一直待我们的埃尔茜很好，特兰忒小姐。哦，我知道！怎么样，她是个好姑娘，对不对？我的意思是，公正地说，并且全面地看，她是个好姑娘，对吗？而且，"说到这儿阿瑟舅舅现出十分信任特兰忒小姐的样子，"她找到了一个好丈夫，不是吗？这小伙子很不错。"

特兰忒小姐认为他的确不错，还说，看上去他们两人都感到很幸福。

阿瑟舅舅凑得更近一些，同时显得如此信任特兰忒小姐以至于他的嘴巴仿佛滑到了右半边脸上并且不再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今天早上他们两人都对我说，'不管什么时候你想要休假，想到海滨领略习习凉风，你就到——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伊斯特滩和我们在一起住一阵子。'哎，我是不会去的哟，因为当人家把你弄到他们那儿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并不需要你。'要他来干什么？'他们会这样说。但是埃尔茜夫妇的邀请使我很高兴，你说呢？当然啰，如果有特别的事情，例如像今天这种情况，我会去的。我是今天早上才刚刚及时赶到。昨天晚上在剧场里演出，今天早晨只好五点钟就起床赶到这儿。今天晚上的演出我已经找了一个人代替；但愿在他开始吹奏时上帝会帮助他们，他吹起号来那调门就像是油布被撕开的声音。我们的埃菲在这儿，你见到她了吗？"

特兰忒小姐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说她没见到，阿瑟舅舅便已经钻进人群，大约两分钟之后拽着埃菲重又露面。埃菲同埃尔茜

十分相像，只是体型比较大一些，也显得粗鲁一些，这时候几乎扑到特兰忒小姐身上，使她蓦地想起从德比来的路上的那家旅馆，想起了蒂普斯特德夫妇，以及在谢菲尔德的那个奇怪的晚上，心里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

“嘿，我一点儿不知道！”埃菲尖声叫道，显而易见她非常兴奋。“真想不到我们会这样见面！当然我知道我们俩总要见面的。你看上去气色好极了！年轻了十岁，真的，我几乎认不出来了。你觉得我怎么样？”

“实在是好得很，”特兰忒小姐说；这时候她刚刚得出结论：埃菲最像是伴随着地震谣传的热带的日落，胜过像任何其他的一切。“或许比从前瘦了一点儿。”

“我想也是！”埃菲得意地叫道。“几乎轻了一听，比我们的埃尔茜所估计的还要多。你可是胖些了，我看，不过这对你没什么影响，是不是？搞歌舞演出对你很适合，特兰忒小姐，过了一个冬天现在来看你的情况，我能向你保证它很适合你。还记不记得当初我请你带些东西给我们的埃尔茜？你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搞歌舞演出的，对不对？要不是那件事情，你就不会到这儿来，埃尔茜也不会在这儿，我也不会，真的，喏，你想一想吧。”埃菲就这样继续唠叨了五分钟，随后她匆匆离去，加入到几个男性达尔佛的交谈之中。

“像她这样话这么多，”阿瑟舅舅揶揄道，“谁都会觉得她是三个新娘的化身而不是一个新娘的姐姐。我始终认为我们的埃尔茜会早走一步的，我愿意以五比一的赌注来打赌。我们的埃菲努力得太过分了，她的毛病就在这里。你得让他们觉得是他们自己拿的主意，对不对？——我说的是那些小伙子。但是我们的埃菲刚同他们见面就让他们听见了婚礼的钟声——他们不喜欢这样，你也知道——事情得慢慢来。这个道理埃菲会懂的，她会的。

眼下有些人会利用她这一点。一直要等找到哪一个可怜的家伙她才能安下心来。"

"特兰忒小姐!"

这个声音很熟。起先弄不清楚它究竟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过了一会儿,在房间的那个角落发生了一场相当厉害的骚动之后,身材高大的达尔佛们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向左右两边猛烈推开,人群中出现了小个子的索恩小姐——哆哆嗦嗦,气喘吁吁,但是喜气洋洋。

"嗐,这真是想不到的事情!"她叫道,激动得几乎没法把这几个字说出口来。

"不要着急,"阿瑟舅舅表情严肃地插言道。

"我觉得这真是意想不到,"特兰忒小姐微笑着说。"极好的一次意外;我很高兴又见到你。"

"怎么样!"索恩小姐大声说,仿佛在她面前的是一些隐身的听众,他们一直等待着这个时刻的到来。"我对埃尔茜说了,当然是在信里——她给我写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并叮嘱'一定想办法来',于是我就给她回信说,'好啊,只要我能够来的话——那要看活计能不能安排得过来,还要看爸爸的情况,但主要取决于爸爸——不过只要我抽得开身就一定来,'我对她说,'不要告诉特兰忒小姐,这样就可以让她大吃一惊。'可是后来我又思忖,'哦,她不会记得你了,你这个小傻瓜,她见过这么许多人,而且一直在各处流动,每个地方见到的都是陌生面孔。'但是你还记得我,是不是?"

"在看见你之前我先听出了你的声音,"特兰忒小姐告诉她。

"是真的吗?嗐,你瞧,我看见了你,大声地喊你,可是无法走到你的身边,不得不在人群中往前挤。"

"我看见你使劲地推他们,"阿瑟舅舅严肃地说。

“这位是埃尔茜的——”特兰忒小姐欲向索恩小姐介绍。

阿瑟舅舅举起一只手阻止她。“已经有人介绍我们认识了，索恩小姐和我。是不是啊？”

“在今天上午早些时候，”索恩小姐大声说。“你让我了解了关于剧场的各种情况，这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刚才我不得不使劲地往前挤，因为这儿每一个人体型都这么大，对不对？我思忖自己将要被弄丢了，那时候他们就得张贴通告：‘寻人——索恩小姐。知其下落者定当酬谢。’”说完她大笑，咳嗽，又大笑。“不过，你们以前见到过这么许多大个子吗？我从来没有见过。”

“那是因为他们都是经商的，都与公众有联系，”阿瑟舅舅解释说。“他们自己可能并不捞取许多许多，有些人几乎碰都不碰，但是有这种商业气味也就足够了。他们当中有几个是赌注登记者，他们不胖也得胖，因为没有人愿意把钱交给一个瘦子。”

“这个话真有趣！”索恩小姐大声说。“不过他们都是好人，对不对？其中有两个对我说了一些很友好的话，虽然他们并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到这儿来也根本不指望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只要让我见见这个场面，’我对埃尔茜说。好了，我想现在差不多是时候了，可以开始吃这些东西了吧；不过，我无法想象有什么人——不管他个子多大——能吃下哪怕是这些东西的四分之一。”

“我可要吃我的一份了，”阿瑟舅舅肯定地说。“我饿了。”

“要是我能吃下一口，”索恩小姐喘着粗气说，“就算是运气了，我心里激动得不得了，而且觉得晕头转向。过去你是知道我的，对不对，特兰忒小姐？我一直是这个样子。坐在我的小屋子里不停地干活呀干活——你还记得那屋子，是不是，特兰忒小姐？——现在他们在从前养鸡的地方造新屋，虽然那鸡舍并不碍眼——我就在那小屋里干我的活，看不见任何人，只有来找我

做衣服的顾客，当然还有爸爸，再就是遇上有些什么特别的事情到教堂里去。于是，"她喘了一口气又接着往下说，"一旦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心烦意乱起来，只会激动和晕头转向，别的就什么都不剩了。'哎，不要这样，你这个小傻瓜，'我曾经许多次对自己说，有时候我简直想要抓住自己狠狠地摇，真的，尽管那不会使我的情绪有任何好转，是不是？"

"只有使你的情绪更坏，"阿瑟舅舅对索恩小姐说，"使它更坏。你所应该采取的态度是不慌不忙。对于你来说，问题在于你的脾气，脾气是最要紧的。我们家里的人除了我以外也都跟你一样。还有一些我所认识的、目前在乐队里当演员的人——我和他们同台演出过，能说出他们的名字——也是这样沉不住气。排练的时候他们很不错——哦，的确——相当不错，但是到了晚上正式演出时却浑身发抖。怎么回事？说是夹错了一张乐谱——就是这么一点儿事情。"说完他表情严肃地低头看了看索恩小姐。

"嘿，好不奇怪！"索恩小姐说；她十分明显地感觉到阿瑟舅舅期待她有所反应。

"这种事情，"阿瑟舅舅依然表情严肃，"发生过许多次了。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是说这些老是沉不住气的人。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不见了，完蛋了——找不到所需要的乐谱，也得不到同伴的提示——一下子演出就砸了锅！全都是因为他们沉不住气。"

"好了，现在你该懂了吧，索恩小姐，"特兰忒小姐微笑着对她说。

但是索恩小姐并不显得理亏气馁。"你们哪里知道，"她告诉他们俩，"对于我来说，听人讲这许多关于剧场的事多么快活呀！还有，和你们大伙儿见面，跟你们站得这么近！"

"他们坐下了，"阿瑟舅舅说，同时自己也准备坐下身来。

“你必须坐在我身边，”特兰忒小姐说，“除非你已经在别处找了座位。”

“你觉得我可以这样吗？你不认为他们会有意见？”索恩小姐那女巫般的长鼻子由于兴奋而发红。“要是我坐在两个大个子中间，人们就只能看见我的头顶，不是吗？如果我们坐在这儿，你认为他们会有意见吗？”

于是特兰忒小姐和索恩小姐坐在一起。索恩小姐唠唠叨叨，又是喘气，又是吃又是喝，还老是咳嗽，并且常常放声大笑；她这么一个瘦小的身子居然没有被摇成碎片也真是奇迹。“好伙伴”的成员分散地坐在长桌子的两边。奥克劳依特先生和他的朋友坎贝尔先生挨在一块儿；后者现在显得十分警惕，仿佛就搁在他面前的这只很大的肉馅饼里会突然跳出什么非常奇怪的东西来。布伦迪特太太神态十分庄严，虽然位于两个脸色红润、容光焕发的达尔佛之间，看上去也还很有气派。在餐桌的一头，那些重要人物之中，可以看见莫顿·米切姆先生魁梧的体型。两位珠光宝气花枝招展的年轻的女性达尔佛陪伴着杰里·杰宁汉；此时这位先生的口音如此奇特，许多年纪较大的客人们以为他是个外国来宾。英尼戈近来假装回避可爱的秀茜；对自己这一毫无结果的政策他已经十分厌倦，此时努力想在她身边找一个座位，但是没有成功。一个打扮得非常时髦的年轻达尔佛将秀茜带走，并把她安全地夹在那位身量异常魁梧、紫红脸膛的达尔佛和他本人之间（他对迪安小姐自然十分殷勤）。自从好伙伴们到达这里，这个家伙就一直在秀茜身旁打转，而她好像一点儿都不在乎。说真的，她似乎喜欢和这个年轻的达尔佛作伴——一头叽哩呱啦、头脑简单、出言不逊、衣着入时的蠢驴，绝对如此！英尼戈向来厌恶这种类型的人。跟这么一个咧嘴傻笑的白痴待在一起秀茜竟然会有五分钟以上的快乐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乔利芬特得

出结论，如果她不是在假装，那么她的性格中必定有庸俗的成份；而如果一个男子已经这样想到了一个姑娘性格中的庸俗成份，那么他就不可能真正和她相爱；只要他继续对那庸俗加以思考，他很快就会极为成功地在感情上得到解脱。与此同时，他要让秀茜看到，即使她花时间与五十个糟糕透顶的年轻达尔佛调情，也跟他英尼戈毫不相干。

不知什么原因——布伦迪特太太和秀茜说，这只有上帝晓得——玛米·波特小姐也接到了邀请。她就坐在英尼戈边上；因为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在整个宴会期间自始至终待在英尼戈身旁，她非常兴奋。乔利芬特并不像大多数其他的人一样从心底里讨厌波特小姐，但是对她也没有多大好感。他不理解为什么这位小姐似乎十分急切地要和自己作伴；在这个场合，有许多年轻的达尔佛渴望能陪伴她，而她却十分明显地偏爱自己，这真是一个谜。在过去的两天里波特小姐对英尼戈彬彬有礼；这个现象好生奇怪，然而事实如此。此刻，英尼戈努力想使她高兴，并做出一种姿态，仿佛让她一直能高高兴兴是他英尼戈生活的唯一目的。对于他的努力，波特小姐并不曾报以真正的微笑，因为她几乎从来不露笑脸；她的面容如此之圆，以致微笑有困难。不过，当她向英尼戈投来一瞥的时候，她至少还设法改善一下她那令人难以容忍的好似吃了一惊的表情。她还设法把许多食物和好几大杯香槟甜酒从面前拿开去，尽管她纯粹为了装腔也做出想要品尝一两件食物的样子。

大伙儿都吃完之后，那位身量异常魁梧、紫红脸膛的达尔佛突然站起身来并举起酒杯。“喂，女士们先生们，”他沉闷的嗓音说道，“我向你们介绍这幸福的一对。愿他们永远不会因为今天而感到懊悔。有的时候我为自己的那一天感到懊悔。”人们大笑，还有人高声叫喊“喂，沃尔特！”那是一位身量同样异常魁梧、脸

色差不多也是那么紫红的女士。“我的妻子和我一样，虽然根据她刚才冲着我的那一声叫喊你们可能并不这样认为。不过，那种懊悔总是像风吹云散很快就过去了。每一次我感觉懊悔之后，女士们先生们，我总是发现当时我身体有点儿不舒服。”笑声和掌声。“对于我来说，那是幸福的一天；我还认为，今天，对于伯特来说将是幸福的一天。在今天之前，伯特太太对于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陌生的，但是我们从她的神态可以看得出来，她将使伯特幸福快乐。而如果说她还没有找到一个好丈夫的话，那么我真不知道你们该上哪儿去找理想的丈夫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让我们向他们两人致以最衷心的祝愿。”于是人们热情地干杯。

伯特应邀致答词。他说没什么话要讲，还说按理他根本不该待在这儿；他现在已经结了婚，也许话说得越少越好。（人们高声叫喊“真丢脸！”或是“说得对！”）不过他只想说这么一点。以往在马赛中判断哪一匹跑得最快，他的运气并不是一直很好的。（人们大笑。那个衣着时髦、对秀茜献殷勤的年轻达尔佛叫道，“上一回你选中‘漂亮的小伙子’，结果怎么样？”）但是这一次他敢肯定自己的眼光没错。（人们鼓掌。“那么把你的全部家当都押上吧，伙计，”紫红脸膛的达尔佛喊道，女士们也跟着尖声起哄并开怀大笑。）伯特最后说，他希望大伙儿都知道，他们俩欢迎所有的人到伊斯特滩来看看。

这时候，所有在座的人显然都觉得该轮到新娘方面的人出场讲话了。因为阿瑟舅舅是新娘唯一的亲戚，所以人们把目光向他投去；有那么一两分钟他假装没有看见，随后不得不勉强站起身来对大伙儿发言。“呃……我不知道应该讲些什么，”他说，一边摸着鼻尖，仿佛不能肯定鼻子究竟是否还在那儿。“我不习惯在这样的场合对众人讲话。要是我那只旧的长号在这儿的话，或许我就会吹一两支曲子。不管怎么说，我只是新娘的舅舅，而且

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我联系了。不过我们的埃尔茜一向是个聪明的——更值得称道的是——一个善良的姑娘。我看得出来，她找到了一个好丈夫——就丈夫而言。要是说，他认为埃尔茜还不是他的好妻子，那么我就不知道他想找的是什么样的人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让我们再把酒杯斟满，我建议——为他们干杯！"

大伙儿觉得阿瑟舅舅的话无懈可击，但不够充分，就在这个时候莫顿·米切姆先生站了起来。三分之二在座的人压根儿不知道他是谁，可是他那模样如此威严，众人立刻由于敬畏而沉静下来。米切姆先生首先声明他感到十分踌躇，尽管目光最尖锐的观察者也很难看出有丝毫这样的迹象。然而——他接着又说——他觉得，作为同一个歌舞剧团的伙伴，他有义务就赫伯特·达尔佛太太——长期以来在流动歌舞界人们称呼她埃尔茜·朗斯塔夫小姐——的情况作一些介绍。莫顿·米切姆说，他们都参加巡回演出，两人沿途一直在一起，这话引起了正在对每一个人微笑的奥克劳依特先生热情的附和："对呀，是这样。"米切姆先生接着进一步渲染他俩在巡回演出途中的友好合作。好似一个天生的雄辩家，他具有把任何事情都差不多夸大十倍的本领，听众们很快便得到印象仿佛他和埃尔茜作为最好的朋友已经一起周游各地大约有半个世纪之久。你仿佛看见他们两人横跨世界各大洲，在每个国家都赢得举国上下震耳欲聋的掌声。根据米切姆先生的描述，英国戏剧的命运似乎与已经成为壮丽史诗的"好伙伴歌舞班"的历史息息相关。在他激昂的话语所构成的烟雾之中，特兰忒小姐、英尼戈和其他好伙伴们的形象如巨人一般隐隐呈现。埃尔茜的离去则成了老天爷打下的一个恶意的霹雳，你仿佛感觉到大地在雷击下震颤。在一个短时间里，一切都变得那么阴暗朦胧，随后，天空重又明亮起来。很明显，只有他们两人这一

回的喜结良缘才有可能使米切姆先生承受住失去埃尔茜这样一个打击给他带来的痛苦。从他的话里你得到的印象是，参加埃尔茜的婚礼是他盼望了许多年的事情，而达尔佛先生是世上有资格在这场婚礼中扮演主角的人。他认识达尔佛先生——要不就是他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至少已经有十年了，关系十分密切。现在，不单为了他自己，不单为了歌舞班里的伙伴，也不单单为了全体同行，而是代表所有这些人，同时代表在此地、在别处、在每一个地方的从心底里喜欢埃尔茜·朗斯塔夫小姐的观众们，莫顿·米切姆先生祝愿他们幸福快乐，为他们的健康干杯。在掌声和酒杯的丁当声中他喝下了看上去大约有半品脱几乎不掺一点儿水的威士忌，这些酒将与分量比半个品脱大得多的相同饮料汇合在一起。正是这一口酒，豪爽而有气派，激励他重又站起身来向大伙儿指出，此时他胸中所怀的感情，属于一个曾经四次周游世界的人。

由于自豪、幸福和香槟甜酒而涨红了脸、看上去已经更像一个达尔佛的埃尔茜不得不向大伙儿讲话了。她说，在舞台上她有过快乐的时候，也有过不顺心的时候，但是近阶段大部分是快乐的。听了这个话，她的姐姐突然十分动情地哭起来。待埃菲稍稍平息，埃尔茜接着说，她现在已经结了婚，并不指望能得到一切快乐，但是觉得自己和伯特将是幸福的一对，她要尽力而为。她还说，在座的人们都非常友好、和蔼，她向大伙儿表示感谢，并且希望在不太远的将来再和大家见面。所有的礼物，她又说，都很漂亮。（索恩小姐说"真是很漂亮！"）现在，她和伯特必须离开了，因为他们要赶下午的火车去伊斯特滩。

在埃尔茜的讲话之后，是不计其数的握手、拍背和接吻。每一个人都匆匆地下楼来热烈欢送这一对佳偶。最后，当他们两人驱车离去，全体在场的人在那位身材异常魁梧、紫红脸膛的达尔

佛和莫顿·米切姆先生的带领之下发出三声欢呼的时候，旅馆外面一片欢腾，致使布伦迪特太太激动得热泪盈眶；她兴奋地说，自从在《贝尔格雷维亚的玫瑰》第二幕最后一场中，她和乔两人分别扮演侍女和管马人第一次肩并肩地曼声长歌以来，再也没有看见过类似的场面。这时候，小个子的索恩小姐因为过分激动而脸色发青，牙齿也在打战，所以特兰忒小姐把她让进自己的小车送回盖特福特，让她在那儿好好休息，静静地喝上一杯茶。另外还有一些客人也告辞了。剩下的人则上楼去，有的去聊天、吸烟、把瓶里的酒喝完，有的去跳舞。

“发生变化啰，女士们先生们，”重又来到楼梯平台时米切姆先生高声喊道。“一定会发生的，一定会发生，我知道。我已经见过——嘿——成千上万次。很叫人难受，但是毫无办法——这是必—然—现—象。”

“你已经说过了，”吉米大声说。

“谢谢，”米切姆先生应道，简洁而气派十足，随后他点燃先前由一位很欣赏“好伙伴”演出的达尔佛塞到他手里的一支粗大的雪茄。他和吉米以及另外一两个阅历丰富的人围成一个圈子；几个爱好足球的达尔佛、乔、奥克劳依特先生和乔克·坎贝尔先生围成另外一圈。坎贝尔先生借助于一只酒瓶、两只酒杯和一只烟灰缸精确地再现了星期三埃弗顿队在对谢菲尔德队的比赛中如何踢进那只妙球从而捧走奖杯的情形，使球迷们得到了一次满足。在一些角落，女士们——其中布伦迪特太太很引人注目——在谈论她们所见过的婚礼和她们所认识的一对对夫妻，并快活地互相叙述各自记忆中的往事，这时候，助产术、意外事故、接生手术、夫妻不和，以及各式各样的死亡都成了她们的谈资。

另一个房间里人们在跳舞。这本来不值得一提，但有一个事实是，秀茜和那个衣着时髦的年轻达尔佛自始至终在一起跳。于

是英尼戈便找了玛米·波特小姐做舞伴;波特小姐两条漂亮而又异常灵敏的腿使英尼戈大出洋相,看来跳舞毫无疑问不是他的主要本领之一。那衣着时髦的年轻达尔佛很难说是善于跳舞——他的手脚动作幅度太大,怎么可以算是跳得好呢?——但他至少精力充沛,动作灵活,所以比英尼戈跳得好。有那么一个瞬间,英尼戈仿佛在秀茜和她那叫人无法容忍的舞伴的脸上看见一丝讥讽的微笑,他们正对着他露齿而笑!在这之后,他把波特小姐搂得那么紧,又在自己的动作里加了那么大的气力,使得波特小姐几乎难以喘气,平常时候的"唷"也发不出来。最后,到了应该回去的时候,他们的大汽车来了,秀茜却已经不在,她的"骑士"也不见了人影;据说他把秀茜送回了盖特福特。"唷,"波特小姐说,"我看她的趣味不怎么样。那个男人的模样令人厌恶,你说是不是?"于是英尼戈和波特小姐坐在大汽车的后部,紧紧靠在一起。英尼戈的头脑里是五颜六色的一片混乱——喝酒啊、跳舞啊、闷闷不乐啊、兴高采烈啊。他得出结论:自己毕竟是喜欢玛米的,待到旅程结束的时候,他要亲吻波特小姐。但是,在他们回到盖特福特的时候,闷闷不乐的情绪膨胀起来,他觉得有点儿头疼,还觉得生活似乎相当阴郁而荒谬,因此他没有吻波特小姐,却匆匆跑进自己的房间,要在演出开始之前休息一两个钟点。在这段时间即将过去的时候,他作出决定,必须与秀茜讲个明白。

"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英尼戈在梳理头发时把镜中的自己想象成惊慌的秀茜,他对自己——也是对她——严肃地说。"假如你以为我是一个可以随便耍弄的人,那你就错了,绝对如此。"不,这么说听上去太可笑,换两句冷淡而轻蔑的话效果可能好一些。"我得祝贺你有那么许多朋友。我正在这儿思忖,想要得到被看作是他们当中的一个这样的荣誉,对于我来说是不是

太吃力了——"不，这样也不行。"喂，秀茜，我已经腻了。"语气要平静，但是必须表现出男子汉的决心。不管怎样，英尼戈非得跟她讲个明白不可。

3

时间是埃尔茜的婚礼之后的第二天，星期四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地点是盖特福特维多利亚街"快乐的荷兰人"咖啡馆楼上的小房间（这里有许多软垫坐椅，在这儿你可以吸烟）。屋子的那一头有一张桌子，如果一定要说它与众不同，那么只是因为今天上午只有在这个桌面上出现过盛有"快乐荷兰人"咖啡的杯子（上面印有"本店特产"的字样）。在这张桌子后面，坐着两个人，时而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时而把腰杆挺得笔直，满脸怒气；他们当中一个是年轻小伙子，高高的个头，四肢不很匀称，鼻子长得有点儿过分，额上耷拉着一绺长头发，身上胡乱地穿着肥大如袋的衣服；另一个是皮肤黑黑的漂亮姑娘，身体结实，线条优美，用乌黑和猩红两种颜色打扮得很有风度。端来咖啡的女招待——她穿着一种荷兰式套装，但是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却是盖特福特、蒙德雷或者斯托特的气味——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们，这时候她已经告诉楼下所有其他的女招待说，马戏场的那些女演员当中的一个，就是皮肤黑黑、演出很风趣的那一位，和那个弹钢琴的一起在楼上，跟普通人一样在喝大杯咖啡。我们也认出了这两个人：秀茜·迪安小姐和英尼戈·乔利芬特先生。

"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不要脸的话，"秀茜在高声喊叫。"这事跟你有什么相干？"

"噢，不相干，当然啰，"这位先生气派十足地回答。"很抱歉干涉了你的私事。"

英尼戈这是在跟秀茜"讲个明白"；到目前为止结果很不理想，事前想好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了。此刻他将大得出奇的樱桃木烟斗从嘴上取下，而且试图把这个动作也做得气派十足。不幸得很，这一点他无法办到；即便他有五十只烟斗，它们也不会帮助他做到这一点。今天这样一个上午压根儿不是跟任何什么人讲个明白的时候，尤其是跟迪安小姐。

"不管过去我们多么友好，"秀茜接着说，"你也没有权利这样对我说话。如果我喜欢跟一个男人谈话和跳舞，那么它与你毫不相干。再说，你根本不了解他。"

"我不想了解。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他这个人讨厌极了。不过——正如你说的——与我毫不相干。我只是感到失望，没别的。有些姑娘可能会喜欢那种类型的人，但是对于你来说——你——哪怕只是对他瞧一眼，哎，我的喉咙就像被堵塞了，就这样。对了，甚至连玛米·波特——"他冒冒失失地要接着往下讲。

"玛米·波特！你打算要告诉我她是怎么想的，呃？那将是最后的打击，我们的关系就要完蛋。你还说别人讨厌极了！现在你接着说，接着往下说呀。玛米·波特讲了些什么？"

"她讲了些什么跟我们没有关系，"英尼戈绷着脸说。波特小姐必须从谈话中被排除出去，越快越好。

"当然有关系！你的朋友，波特小姐！瞧瞧你们两个昨天那副样子。假如今天我们准备互相告知哪些人是我们所必须了解的，那么现在该轮到我对你说了：跟那个姑娘离远一点。她的膝盖以上全烂光了。每一个人都已经对她感到厌倦——当然不包括你。如果我们不是特别当心的话，她会毁掉这个歌舞班的。我了解这种人。"

"也许她是那样。我不知道，也不关心，"英尼戈说；这时候要他牺牲五十个玛米·波特他也心甘情愿。"但是我确实知道和关

心的是，昨天你的行为恶劣透顶，绝对如此。你同那个叽里呱啦的家伙调情，那个衣着入时、出言不逊的酒吧招待——"

"他不是酒吧招待。就算他是，也用不着你来讥笑他。如果我喜欢他，那么即使他是个洗瓶子的我也不在乎。我不像你，我不是一个从剑桥来的势利眼。"

"从来没有人说我是势利眼，"英尼戈闷气地说。

"啊——哦——是吗？"秀茜夸张地学着英尼戈恼怒时的语气讽刺说。"那么，现在我说你是一个势利眼，我相信这话没错。假如不是这样，那你就是在妒忌。"

"好吧，我是妒忌。"可以听得出来英尼戈这时候十分生气。

"那么我说你不该妒忌，"秀茜一本正经地说。然而，她接着调皮地迅速瞥他一眼。"不管怎么说你不该妒忌得令人厌恶。我相信，你完全可能做到妒忌得让人觉得可爱。"

"不，不可能。我讨厌这么做。不过，看见你和那个叽里呱啦的家伙在一起，那么轻浮，我的心情与其说是妒忌，不如说纯粹是反感——"

"只要你再说一个字，我们就会有一场好吵，"秀茜嚷道。"多少年来没有人对我说过比这更恶毒的话。立刻为'轻浮'这两个字道歉，否则我就再也不跟你说话了。我说到做到。"她那模样的确好像要说到做到。

"那么我收回，"英尼戈轻声含糊地说。"不过你知道我的话是什么意思。"

"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妒忌得要命。至于为什么你会这样，我不懂。近来我们之间似乎并不十分友好。"

"那是谁的过错呢？"英尼戈问。

"你的。当然是你的过错，英尼戈，"说完秀茜瞪起眼睛毫无表情地望着他。

“你心里很清楚那不是我的过错。你听我说，秀茜，最近一个时期你叫人觉得无法容忍，绝对如此。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知道我对你的感觉如何——”

“不，我不知道，”秀茜立即打断他的话。“你说给我听听吧。”说完秀茜往椅背上一靠，给了他一个甜甜的微笑。

“呃，我觉得你——”英尼戈哼哼着回答。作为一个打算要讲个明白的年轻人，此时他的表情十分奇怪。

“接着说啊，英尼戈。不要停下。说给我听听。”秀茜摆出一副坐定在椅子里非常舒服的样子。

英尼戈把耷拉在额上的那一绺头发往后捋一捋，然后以坚定的目光严肃地望着她。“现在我不想对你多讲了，秀茜，”他终于说。“对于你来说，这些都不过是寻开心。实际上你根本不在乎。可是，对于我来说，这不是高兴的事情，至少眼下不是。”

短暂的沉默。然后秀茜低声问道：“为什么你不接着往下说那些话呢，英尼戈？”

“什么话？”

“现在你该说‘假如你以为我是那种可以由你随便耍弄的人，你就错了’。”

英尼戈被弄糊涂了；秀茜却瞥了他一眼，笑了，随后哼起一支小调。

“我走了，”英尼戈怒冲冲地宣布。

“不，不要走。”秀茜把一只手轻轻地放在他的手上。“我讨厌吵架。要是你这样气乎乎地走了，我会后悔的。今天那个达尔佛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坐车外出并找个地方美美地吃一顿午餐，我没有接受，却上这儿来了。真是这样，他向我提出要求，并且执意要我答应，我拒绝了他。昨天我就已经对他十分厌倦了。”

“我思忖情况会是这样的，”英尼戈如释重负，大声说道。

“并不是说和你在一起很快活，这些天并不快活，”秀茜又说。

“为什么？我怎么啦？”说完这两句英尼戈突然又改变语调。“我知道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十分了不起的地方——”

“我相信你并不知道，”秀茜对他说。

“我想，你见我老是在你身边转已经觉得腻烦了，”英尼戈谦卑地说。“可是事情偏偏这么怪，要不是为了你，我根本不会待在此地。这一点现在别人也一定看得非常清楚。日前特兰忒小姐就曾经这样向我指出过。因为你在歌舞班里，秀茜，我舍不得离开它。假如你走了，我敢肯定我一个星期都待不下去。”

“你这么说，对其他人的评价可不高啊，”秀茜对他说。

“我当然是喜欢其他那些人的，至少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假如现在和杰里·杰宁汉或者波特姑娘最后告别，我是不会心碎的，但是对于年纪大的那几位我都十分有好感。然而，我毕竟没有爱上他们。”

“那就是说你爱上我了。”

“绝对如此。”

“现在仍然是这样吗？”

“比过去爱得更深。这么说你清楚了吧。如果一年以前有谁对我说我将要像现在这样兴奋，我就会对准下巴给他一拳。这个态度目前我并没有改变，尽管最近一个时期这种兴奋情绪遭受了很大的挫折，我告诉你。”

“对不起，英尼戈。对不起——绝对如此。”

“告诉我，你是不是已经对我感到厌倦了？这些天你是不是看见我四处转悠心里就觉得很讨厌？或者，有什么别的原因？”

“是这样，”秀茜缓慢地、诚恳地说，“近来我有一种奇怪的心情，我自己知道。你呢，最近一个阶段也一直很沉闷，很严肃，远

不如以前那么谈笑风生。可还不止是这一点。你啊，哎，你弄得我很恼火！”

“为什么？我做了什么事情？”

“哦，你是这样的——这样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样的不中用。”

“不中用！”英尼戈叫了起来。他大吃一惊，呆呆地望着秀茜。

“是的，不中用。”

“哦，是吗，原来这样！”说完这句话这个受了刺激的年轻人坐起身子，突然伸出一条手臂搂住秀茜，把她的脸转向自己，在她还没有来得及做任何动作或者说任何话语的时候便尽情地吻了她。有那么一些天堂是专门等待鲁莽人物的；英尼戈在其中的一个度过了极为兴奋的一分钟。过后他发现自己从那里边冲了出来，回到了“快乐的荷兰人”咖啡馆，身上的勇气已经云消雾散。此刻他屏住呼吸等待着某件严重的事情发生；虽然他身旁的这个人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他的小天地的中心，但是，对于这时候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他压根儿心中无数。他几乎觉得自己要后退逃跑了。

迪安小姐眉头紧锁直勾勾地望着他，呼吸急促。“哎——”她叹息一声，接着突然放声大笑。

这使得英尼戈一下子又胆大如斗。“我就是这样的人，”他宣称。

“可是，我不是这样的姑娘，”秀茜说，“尤其是在上午十二点钟，在一个荷兰式咖啡馆里。所以，别想再这么干了。到此为止。”

“你不喜欢吗？”

“我觉得很恶心，”秀茜平静地说，一面若无其事地把一张仍然很红润并焕发着光彩的脸转向英尼戈。“不，不要再这样了！你以为自己是谁？你听着。”此时她神情严肃。“当我说你不中用

的时候，我并不是指那个方面。我是认为你在工作方面很不中用。”

“工作！”英尼戈脱口而出，仿佛以前从未听见过这两个字。

“还不是！瞧吧，你甚至连我在说些什么都不知道。你只是一个不中用的业余演员，如此而已，英尼戈。巡回歌舞演出——舞台生活，实际上——对于你来说不过是游戏。然而，对于我就不同了。我是个专业演员。现在我做这些事情可不是为了好玩，年轻人。我可不是从哪个学校出走到外边来浪荡几个月的。”

“如果你以为我还会回到那个学校或者任何其他学校——”英尼戈想要表白。

“别说那个了。现在我们谈论的是我这个人。我需要继续在台上表现自己；假如不能做到这一点我就要大发作了。喂，那个姓达尔佛的昨天——”

英尼戈喉咙里咕噜了一声。

“他首先对我讲的一些事情之一，”秀茜接着说，“是他听说我很聪明，以及他打算来看望我，因为他和小罗齐——杰克·罗齐——很熟悉，而小罗齐目前正和他的爸爸老罗齐在一起干活，他的爸爸是影业辛迪加的预售票经纪人——”

“救命啊！”英尼戈大声叫道。

“别干蠢事。好了，他对我说的那些话我并不全都相信——我是说那个姓达尔佛的——不过，尽管如此，他的话多少还有点意思，或许真的会引出某种变化来，这是无法预料的。不管怎么说，他毕竟理解我的心情，知道我想要有所作为而不满足于一辈子这样下去。”

“可是你要我干什么呢？要我到小罗齐那儿去，叫他对老罗齐说——”

“哦，快住嘴！你认为这类事情都微不足道；正是这一点你这个人十分叫人恼火。这是严肃的事情。当然啰，我并不要你去找什么罗齐。我不需要你帮助。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假如你能够行动起来为你自己干一些事情——凭那些歌曲你可以很容易做到这一点——我倒并不反对。我痛恨眼睁睁地看着大好机会被白白地放过，它使我心里很不快活。现在你东游西荡什么事情都不干，我看见你这个样子就要光火。这实在是太——太外行，太不中用了。”

“是这样的吗？”英尼戈轻声说。

“是的，是这样，”秀茜毫不含糊地回答。正在这个时候，来了另外一个顾客，没有同伴，进来时不声不响——单身顾客总是如此；再过了一会儿，又有三个人一起进来，吵吵嚷嚷就像一支小部队——三个人在一起总是如此。显而易见，这四个人统统都很外行，很不中用，因为秀茜向他们投以轻蔑的眼光。

英尼戈的一只手始终在口袋里抚摸一张卡片。他依然显得有点儿忐忑不安，但此刻他的脸上也隐隐看得出一丝微笑。“事实上——”他想要解释，但是紧接着一定又想到，这个事实暂时还不该被引入这场谈话，因为他突然打住话头。

“怎么啦？接着说呀。”秀茜瞧着他，目光并不凶，但是也没有明显的期待他往下说的表示。

“没什么，”英尼戈搪塞地说。

秀茜那丰满的下嘴唇微微一动，意思很明白：“此时此刻你这个人特别不中用，依我的看法，根本算不上是一个男子汉。”她轻轻弹去衣服上的烟灰，随后站起身来。“我要走了。”

英尼戈回到住处，心里不清楚这样算不算是和秀茜“讲个明白”了。固然，许多话讲了出来，但是其中极少是他原先想好了要说的。要不是有那么一件东西，他会觉得自己非常悲惨，会彻底

瘫倒的。那东西就是口袋里的卡片。他原先是想把关于卡片的事情告诉秀茜的。心里打定主意，只要秀茜一有后悔的表示——或许还会眼泪汪汪——他就要挥手制止她的道歉，然后让她看卡片并告诉她自己打算用它来干什么，从而一下子把她从深深的悔恨中解脱出来。这样一个机会，正如我们所看见的，根本就没有出现，因此卡片仍然留在他的口袋里。

这张卡片只是在当天早上，在英尼戈离开住处去见秀茜之前的半个小时，才进了他的口袋。一个年轻人，鼻梁很挺，乌黑的头发烫着波浪，粉红色的衬衣和领子非常招眼，早上紧跟着房东太太匆匆跑进他的房间，自我介绍是米尔布劳先生，是"费尔德一亨特曼"在中部地区的代理人。"你不会说连他们都不知道吧，呢？"来访者轻声地笑着说。

"谁？"英尼戈仍然摸不着头脑。

"费尔德一亨特曼。"

"我不知道，"英尼戈吃惊地望着来访者说；他自然要吃惊，因为那位先生已经如魔术师一般熟练地摘下帽子，抓过一把椅子并将它朝炉火拖近一些坐下，点燃一支香烟，翘起二郎腿，然后搓起手来，所有这一连串动作他一气呵成，做得极为迅速。

"哈！哈！好家伙！"米尔布劳先生大声说。"想不到你还有这一手——说实话——可事实如此，你装得真像，挖苦了这么一个历史悠久的商行。"说着他更加起劲地搓起手来。

"但是，他们是什么人？"英尼戈十分认真地问。"以前我好像听说过这名字。"

"不要再这样了，"米尔布劳先生说。"没有什么值得你抱怨的。我已经把它买下了——想一想吧，我把它买下了！现在我们说正经的吧，不要再哄骗我了。"

"我并没有哄骗你，没有这样的打算，绝对如此，"英尼戈说。

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穿招眼红衬衣的年轻人闯进自己房间来跟他谈论什么哄骗。"我只是说，好像以前听见过这个叫什么什么的名字。"

米尔布劳先生呆呆地望着他，嘴巴张开了，不过那支香烟仍然在嘴角上叼着静静地冒烟，仿佛这是经过特别训练似的。"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米尔布劳先生简直是在尖声叫喊了。"费尔德—亨特曼，当今最大的乐谱出版商，这个商行也是历史最悠久的！你是个钢琴演奏者！一定弹过许许多多我们的曲子。嘿！你那些话都是开玩笑的吧！来，抽一支烟。"话音刚落，在英尼戈鼻子底下大约六英寸的地方立刻出现了两排香烟。

英尼戈很有礼貌地谢绝了，取出烟斗，把它装满点燃，米尔布劳先生则解释这次来访的目的。"我正在中部地区巡游，你也看见了，搞的是歌舞，"他说，"这两天我在这儿，在三角地。每隔两个月到此地来一次。昨天晚上我看了你们的演出。没有别的事情可干——我的业务就是这个，你瞧，因为我们希望了解我们的曲子情况如何。你们让我吃了一惊，现在我可以告诉你，的确如此！让我吃了一惊。你们那个小小的歌舞班是第一流的，我知道，因为我见过许许多多，见过成百上千。那位喜剧演员——哦，聪明的小姑娘，真聪明啊！她姓什么来着？对了，姓迪安。还有那个小伙子，你们的轻喜剧和舞蹈演员——那小伙子很不错，他不错，相当好。一个小巧而有水平的歌舞班！请你注意，有一些曲子，"说到这里米尔布劳先生把两只手举起来，随后又让它们落下，"已经过时了——当然这并不是你们造成的——它们已经过时了。眼下我身边带着二十只曲子在各处周游，这些曲子既伤感又带着喜剧色彩，它们可以使你们那歌舞班的演出焕然一新，它们会的，会使你们的演出焕然一新。不，不，等一等，等一等。不要误会。我不是在这儿向你兜售任何东西。"

英尼戈听他这么说松了一口气，虽然嘴上没有出声。米尔布劳先生这时候正点燃另一支烟，英尼戈等待他接着往下说。

"现在情况是这样，"米尔布劳先生半开半闭的眼睛透过一团香烟烟雾看着一张小纸片，"你们的节目里有几支曲子对于我是新的，而且它们——很不错。"最后三个字他是高声叫出来的。"巧妙的曲子，确实妙得很！它们使我觉得这一趟没有白来，我不是外行，对不对。我把它们记在这张纸片上了。并不是说这些曲子的标题我都写对了，不过你一看就会知道。现在劳驾你，请帮个忙，替我看一看。"说完他递上纸片。英尼戈只瞥了一眼就看出五支曲子——第一支就是《悄悄地溜过拐角》——正是他自己的作品。

"喏，现在你手里的那些曲子，"米尔布劳先生接着说，"对于我都是新的。我不是外行。这些曲子很不错，相当巧妙，很吸引人。我说的是曲调——歌词没什么了不起，以前我自己也写歌词——但曲调很好。现在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告诉我这些曲子你是从哪儿弄来的？你是钢琴演奏者，在这一方面你什么都知道，不是吗。这就是我所以来找你的原因。昨天晚上你们在马戏场演出结束之后我打听到了你的地址。我很忙——我忙得要命，今天下午非离开此地不可——但是我必须知道这些曲子你是从哪儿弄来的。现在你能不能告诉我呢？"

"完全可以，"英尼戈爽快地回答。"你还不知道，那些曲子是我自己作的。"

"你作的？"

"是的。实际上我刚刚把它们写出来。就在那儿，在桌子上。"

米尔布劳先生跳起来，说："我能瞧一瞧吗？"随后，不等英尼戈回答便开始翻阅桌上的手稿，一边看一边摇头，还不时地按照曲调哼出声来。全部看完之后，他把手稿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并

且颇有风度地在纸堆上面拍了一记。"你打算把它们交给谁呢?"他问道,语气平静,但神情严肃。

"根本没有打算,"英尼戈回答说。"我还没有想过呢。"

米尔布劳先生摇了摇头。"还没有想过!不知道'费尔德—亨特曼'!却写出了这样的歌曲!不要说你是个专业的钢琴演奏者了——你不是专业的——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大概你不会同意让我把它们带走吧?"他问道。

英尼戈回答说他不同意。

"不同意。我估计你不会同意。好吧,这也不怪你。现在我对你说,假如我是你——假如这些曲子是我写的——你猜我会干什么?告诉你,我会把它们装进手提包,拿起帽子和外衣径直走出门去,乘坐下一班列车,在今天晚上'费尔德—亨特曼'关门之前赶到那里。我会的。而且今天晚上就弹给他们听,决不拖延到明天。你该知道,听你弹奏的是些什么人哟。告诉你吧,我也许还会带着这些曲子在今天下午赶到查林克劳斯街,待在那儿,根本不管这里的事情怎么样了。在今后的一个月里,你想到这件事就会觉得好笑。这几支曲子使我很激动,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实际上我很激动。不过,我现在说这些话并不是催促你做什么事情,对不对啊?你听我说,乔利芬特先生。不要把这些曲子交到别的地方去。把它们带在身边找主顾吧。你亲自弹给他们听——只要一次——这就行了。如果你到'费尔德—亨特曼'去——他们是当今最大的乐谱出版商——一次就够了。把它们拿到'费尔德—亨特曼'去,找匹茨纳先生——匹—茨—纳,就说是我叫你来的。现在我告诉你我打算干什么。我要亲自写一封信给匹茨纳先生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今天晚上就写。最好让他知道你要来了。发一个电报给他。匹茨纳先生是个大忙人,没人介绍你别想见到他,然而一旦见着了他,你准能谈成大生意。另外,

除了写信，我在这张卡片上也写几个字。到时候你向他们出示一下就不会有麻烦了。"米尔布劳先生就这样气急败坏地咕噜了一大通，整个这一段话里几乎一个辅音都听不出来。

这就是卡片的来历。有了它，英尼戈才避免了在和秀茜谈话之后彻底瘫倒。回到住处，他把卡片从口袋里取出放在桌子上，然后点燃烟斗。他英尼戈一点儿不中用吗？

4

这个星期所发生的各种巧遇可能看起来不怎么重要，或者根本无关紧要，但在实际上，它们不管是真实的还是假想的（因为我们不知道特兰忒小姐是确实看见了休·麦克法伦医生，还是仅仅在想象中看见了他），对于当事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而且，真正说起来，对于其它许多人也是很重要的。最后的一个巧遇也不例外。它发生在星期四晚上，地点是"集市酒馆"的酒吧间。这"集市酒馆"——理所当然地——坐落在维多利亚街后面的一块空地边缘，那时候盖特福特人还保留着每星期在这块场地上举行一次集日的习惯。集日规定为每星期四，所以当奥克劳依特先生这一天下午六时过一点儿光顾"集市酒馆"的时候，酒吧间里相当拥挤。这一点他事先是知道的，因为他已经在盖特福特待了这么长时间，对于所有这一类事情都十分了解。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傍晚大约这个时候，在到剧场去开始晚上的工作之前，总要喝上两盅。由不同的情绪所决定，有时候他喜欢在安静的环境里一边喝酒一边沉思冥想，有的时候则喜欢在喧闹的环境里与许多人一起饮酒。当一个人把一杯啤酒看作是自己为数不多的奢侈品之一从中得到快乐的时候，他就不会不讲究时间和地点漫不经心地将它大口一饮而尽；他要充分发挥他

的选择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像布拉德斯福特这样的地方到处都是小酒店。对于外来者，凡是不了解其中情况的，这些小酒店看上去都差不多，但是对于奥克劳依特先生和他的朋友，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好比床边书架上的书本对于一个老读者来说每一本都不相同，而一家店里的酒和另一家店里的则天差地别。

于是，在这一个星期四的傍晚，孤单单的奥克劳依特先生觉得需要一个喧闹的环境，需要欢乐，需要同伴——最好是一些和他一样曾经周游各方的人——便决定到"集市酒馆"去。酒吧间里人声嘈杂，烟雾弥漫，并且拥挤不堪。奥克劳依特先生费了几乎十分钟时间才挤过人群，要了半品脱酒，并终于隔着湿淋淋的柜台从大个子酒吧招待乔斯手里把它接了过来。在这一段令人焦急的时间里，他曾对几个老顾客点头示意，不过这也就是他所能做的一切了：这个酒吧碰巧是整个盖特福特最大的一个，他没有时间环顾全场。看来好像有许多陌生人，然而，在星期四通常有一些来自外地、外乡的人，以及到集市上来出售东西的人——他们是地道的周游各方者，虽然不是在非常大的范围。待到他慢慢地从柜台旁走开，喝了一口酒，并且看见他的"老水手"在烟斗里燃烧正常，奥克劳依特先生便开始环顾四周。

"你好，"几个熟人跟他打招呼。

"嗯，好啊，"奥克劳依特先生对他们点点头，和蔼地回答。

这间酒吧呈狭长形，此时有许多人站在中间三五成群地互相争论，所以尚未离开柜台十分远的奥克劳依特先生无法看见屋子的那一头。不过，他也没有理由非看见那一头不可，因此他待在原地；他丝毫不觉得孤独，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只要想这么做的话，自己完全可以加入任何一组人群之中，和身旁的人一样高谈阔论。此刻他满足于站在一旁出神，任凭零星话语从各个方向飘入耳中，却并不用心细听。"于是我对他说，我说，'喂，怎么

回事？谁让你当头头的？’他说‘你这个人真聪明，呃？’我说‘聪明的是你这个家伙自己！’……”随后，从另外一边传来：“我敢和你打赌，他干了，我打赌。是在我和吉米到伯明翰去的时候干的。喂，吉米，等一等！”在他身后某处，常来这儿的政治评论家在说话：“政府是不能这么干的，我告诉你。不管你怎么说，伙计，他们是不能这么干的。必须先通过一个法律，然后他们才能干。不要以为政府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伙计。”政治评论就这样继续着；这种评论，或者类似这种评论，奥克劳依特先生以前曾经听过许多遍，今天再次听了，心里感到有点儿得意。这些人说的都马马虎虎，但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最好还是少说为妙，等到开了眼界再说话也不迟。他奥克劳依特在年轻时就已经见多识广，今后，直到完蛋，他还将看到许许多多，现在却什么话都没有说呢。不过，他们尽可以继续高谈阔论：这对于他们没有害处。

然而，这样一个时刻来到了，大多数正扯着嗓门嚷嚷的人突然沉默，接着是一切聚会上都普遍发生的那种令人好奇的短暂寂静。就在这个时候奥克劳依特先生听见从屋子的那一头传来一个声音。“他朝货摊架子的后面走来，瞧，”这声音说。“个头高大——足有十五哂——不过只是虚胖，满身的啤酒味，黄颜色松垂的眼泡皮就像是煎鸡蛋——他没有发现什么。到了货架后面，他将我仔细打量。‘对呀，’我说，‘尽量地瞧个够吧，塞克斯顿·布莱克先生。下一回把警犬彼德罗也带来。’哦，你们真该见见他！‘行了，’他说——还是平常那个腔调，瞧——”听到这里，奥克劳依特先生立即开始从人群中朝屋子的那个角落挤去。绝对不会错，这是他过去的旅伴乔贝·杰克逊的声音——他永远都不会忘记。

奥克劳依特先生在最远的一个角落看见了被一小群崇拜者围在当中的乔贝·杰克逊。他的脖子上依然围着那条红披巾，身

上穿的虽不是原先那件咖啡色格子外套，却也是它的孪生兄弟。他的脸还和以前一样红，眼睛还是那么明亮，要说有什么变化，那么只有一点，就是他看上去不如去年秋天那么精神抖擞。冬季这个生意比较清淡的季节在他身上留下了淡淡的痕迹。有那么一两分钟乔贝·杰克逊忙着结束关于那个虚胖大个子的故事(这需要借助于大量的手势)，因而没有注意到站在离他一两码远的地方手里拿着酒杯嘴里吸着烟斗的奥克劳依特先生。后者不好意思打搅他的朋友但是下了决心要让他看见自己。

"好了，"乔贝在众人的赞扬声中打发了虚胖的大个子，"再来点儿猪耳朵怎么样。嘿，这一回我来会钞。再来一份吧，伙计们。"

他跳了起来，突然看见奥克劳依特先生。他目瞪口呆；他皱起眉头；认出了老朋友给他带来的喜悦使他脸上焕发出光彩。"哈啰，我认识你！你是乔治，那个带着小柳条箱的乔治！"

"对呀，"奥克劳依特先生露齿而笑。

乔贝挤过人群绕过桌子走到奥克劳依特先生跟前，一只手拍拍他的肩膀。"你修好了那只旧的货架。等一等，那是在什么地方？我知道，你别告诉我。我们去了里布斯登，对不对？那时候大个子吉姆·萨默斯就找我们麻烦了。可是，你不住在这儿，不是吗？住在约克郡，对不对？好乔治，我的老朋友！喂，我有许多次想到过你，想到你和你的小柳条箱——有一次我想象你带着那只小东西在阳光明媚的索思波特度过了四天——还有你的那只工具袋。真的，乔治，真想不到又看见你了！喂，我们得喝两杯，你也好把你的故事说给我听听。这些人没关系，让他们等着吧。"

"好啊，我会说的，"奥克劳依特先生高兴地把嘴巴咧得老大笑着应道。"当我听见你的声音时觉得十分意外。'嗯，'我心里

说，‘那是乔贝。’让我把这个干了，然后我们再喝两杯。嗐，你过得好吗，我的乔贝？近来橡皮玩具的生意是不是兴旺？”

“已经几个月没有看见一个橡皮娃娃了，”乔贝回答。他要了两杯啤酒，并且不停地催促，直到侍者把酒送来为止。“不，”他抹去脸上的啤酒泡沫说，“现在我不做橡皮玩具的生意了。有一阵子在诺丁汉鹅市场干得不错，后来汤米·马斯——还记得汤米和那个轻佻姑娘吗？——他又走了——后来我干起了送啤酒的活儿，嗯。在这之前，有一次到纽卡斯尔去做生意，玩起二十一点牌戏来，喝得烂醉，回来时所有的货物，连同货架一古脑儿弄丢了——这要命的日子！”

“那辆篷车呢？”奥克劳依特先生同情地问道。

“哦，可怜的破篷车！我刚刚驶出诺丁汉，还没有到纽卡斯尔它就完蛋了，因为我烂醉如泥。当时它正顺着一个小山坡向下而去，你瞧，我无法将它停住，而对面恰好驶来一辆庞大的搬运车，大得就像一排房屋，我赶紧把这破车来个大转弯，可是，猛的一个颠簸，我们一头撞到那‘房屋’的‘墙’上，差点儿没把五脏六腑都震了出来！这可怜的老爷车子车头被撞得稀烂。‘完了！’我说，然后把车子里的东西都搬到外面，打算等到有过路的卡车时请司机让我搭车，付给他半元钱的报酬。破篷车就丢弃在那儿，靠在‘墙’上，一点儿不能动弹。”

“别无其他办法，我看得出来，”奥克劳依特先生点点头说，显得很明智。“要是把它拖回去就得不偿失。嗯，不过这真是件可惜的事情！我有许多次想到过你的篷车，它设备齐全，可以让你待在里面过日子，真是妙极了。”

“你等一等，乔治。让我再喝一杯你再走。总而言之，这一回酩酊大醉弄丢了所有的东西之后，我实实在在地陷入了困境。我东游西荡了一阵子，想找个活儿干，后来遇见一个熟人；他是‘巴

罗尼大陆马戏团'的，带着许多白鹦、会跳舞的狗、癞皮猴子，以及两匹作跑步表演的矮种老马周游各地方的一些旧溜冰场和有遮掩的游泳池——你听明白吗？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马戏团。我可以从此地的市场上弄一些家禽和动物，搞一个比它好的。不过这个朋友——他叫约翰尼·杜利，有点儿傻乎乎的——他说'我能让你加入到这个马戏团里来。有活儿总比没有强。'就这样他给我找了一个工作。你猜猜我干的是什么活儿？不是喂狗，不是给白鹦洗澡，不是收门票，也不是带着搬演出广告。我是充当'著名的大陆小丑'托尼欧。你真是应该来看我演出，我的天哪！每个星期挣两镑五先令——你想想吧！那马戏团里个个都饿得快要死了，真的。两匹矮种马几乎站都站不起来。要是你省吃俭用买了一包香烟，那就简直是搭上了性命。他们为了香烟会把你害死。他们会从你手里把香烟抢走。我同他们一起过了一个月以后，连猪排是什么样子都不记得了。他们有一些人什么都吃——连你这个人都会吃的。'嘿，'我说，'这个日子我过够了。什么巴罗尼，什么托尼欧，现在该是干脆和他们告别的时候了。'后来我遇见一个熟人，他也经营类似这样的一个酒店，嗯。"

他们两人在距离柜台不远的地方，相互站得很近；以上这么一大串，还有另外许许多多的话，也都关于乔贝在冬季的经历，源源灌入奥克劳依特先生耳中。又喝过两杯之后——这一回是奥克劳依特先生掏腰包的——乔贝的故事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又一次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生意人，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小货摊，不过生意做得还相当小。"我又干起老行当来了，"乔贝最后说。"以后你会看见的。装在瓶里的小动物。玻璃做的小玩意儿，放在灌满了水的瓶子里，摇摆软木塞子这些小动物就会跳起舞来，嗯？不是什么新鲜花样，但是很巧妙，可以逗小孩。价钱也很便宜。要是能占据一个好的设摊地点，就可以赚许多钱。不过

我还不满足。我自己不做生意的时候就相帮一个卖油布的同伴，这人很不错。我把油布举高狠狠地拍打向你证明它是坚固耐用的，直到你决定购买才住手。卖力干活，节省花销，这就是眼下的乔贝，嗯？对了，乔治，你现在干些什么？瞧我唠叨起来就没完没了。”

奥克劳依特先生对时钟瞥了一眼。平常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在剧场了——他喜欢去得早些——今天当然也要准时到达，再待一两分钟他就必须离去了。于是他简单扼要地叙述秋季以来他的经历。然而，即使这样他还是被中途打断。一个长着粗浓的灰色小胡子、身材高大的人挤过人群来到他们跟前，把一只手搭在乔贝的肩上。“时间到了我们该走了，”说完他便消失在人群里。

“他就是那个卖油布的同伴，”乔贝解释说。“我得走了，乔治。哎，刚才你说你们那个歌舞班在此地，它叫什么来着？你是说这个星期他们在这儿演出吗？”

“没错。它的名字叫‘好伙伴’。”

乔贝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收拢打了一个无声的唿哨。随后他神情严肃，并现出有秘密要相告的样子。“最近你们的演出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乔治？”他问得很快，同时迅速地向左右两边都瞥了一眼。

“你这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是这样，剧场后部的一些观众曾经高声叫嚷，”奥克劳依特先生答道。“对此我们也觉得奇怪。他们嚷嚷着要求解雇什么人，但有趣的是，其余的观众都看得入了迷，他们非常喜欢好伙伴们的表演。叫嚷的只是在后面的一部分人。”

“留点儿神，乔治，”乔贝一边说一边把上衣钮扣扣好。“假如

你不当心，就会遇上许多麻烦。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反正我知道就是了，嗯？你要小心，乔治。噢，我不能再停留了，他正等着呢。以后再到这儿来找我。”说完他便转身离去。

奥克劳依特先生后来的确又到“集市酒馆”去找过乔贝；星期五他去了，星期六晚餐时间他也去了，但是没有看见乔贝。奇怪的是，星期四和星期五晚上“麻烦”都没有出现，全体好伙伴们（他们对于今后会遇上什么一无所知）互相祝贺歌舞班终于摆脱了观众中一小撮流氓的跺脚以及喝倒彩。奥克劳依特先生却并不这样乐观。这种事情实在叫人捉摸不透。甚至乔克·坎贝尔先生在奥克劳依特先生询问他的看法时也讲不出所以然来，虽然，根据长时期的舞台演出经验，他认为任何一个人群中都有一部分精神错乱的人。目前，情况尽管相当好，事实依然存在，奥克劳依特先生觉得它不可忽视，这就是，乔贝·杰克逊关照他要当心，要留点儿神；乔贝是个懂得哲理的周游各方者，他的头脑十分清醒。

第三章　英尼戈漫游奇境

．1

英尼戈注意到(他并不觉得惊讶)，盖特福特马戏场在伸长，在隆起，在腾空，它施展魔法变化出大片大片越来越黑暗的顶层楼座。这使得寻找秀茜更加困难了，就好像是在阿尔伯特纪念堂①里面玩捉迷藏。当他在一片巨大而空荡荡的顶层楼座的后部行走了约摸四分之一英里以后，突然发现费尔德一亨特曼乐谱商行的米尔布劳先生站在自己身旁。"对不起，"米尔布劳先生说，"塔文夫妇在这儿。"不知为什么这个消息使英尼戈惊慌失色。他拔腿就逃，沿着极长的一段台阶跑到下一层楼座。他必须立即找到秀茜；他也知道秀茜就在楼座的某一层里。绕了半个圈子他又碰上了米尔布劳先生。"他在这里！"米尔布劳先生大叫；立刻就有一些灯光亮了。紧接着塔文先生出现在英尼戈面前，他看上去比从前小了许多也胖了许多。"啊，你在这儿，乔利芬特，"他说。"我们正在找——羌叭！——找你。"在他身后匆匆赶上前来的是塔文太太。她的模样十分可怕，脑袋大得像一只煤斗，两只眼睛像闪亮的灯泡！恐怖啊！英尼戈转身就跑，这时候，除了高悬在屋顶上的一只幽暗的红灯，其余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他在浓重阴森的黑影中疯狂地朝下面奔跑，经过一层又一层楼座，以及不计其数的一道拐弯又一道拐弯的台阶，他终于来到了剧

场底层。这里挤满了人；他们甚至站在过道里。现在场内灯光明亮，显然，演出即将开始了。这时候英尼戈才刚刚注意到自己穿着演出服装。看来他必须从这些人当中挤过去。他挤啊，挤啊，终于到了台上，吉米正在那儿等他。英尼戈隐隐觉得他有点儿不怀好意。"过来，英尼戈，"吉米嗓音嘶哑地说。"你迟到了。我们想出了一个新的演出方法，一个新的花样，那就是钢琴二重奏。我们另外找到了一位钢琴演奏者。"说着他把英尼戈推到钢琴跟前。在那儿，等待着英尼戈的，正是令人恐怖的长着巨大脑袋的塔文太太，一边朝他点头一边咧着嘴笑。"我不弹，"英尼戈向后退缩，但是吉米一只手把他的胳膊紧紧抓住。"没问题，毫无问题，"米尔布劳先生说；他不知何时已经从另一边抓住了英尼戈。乔利芬特用力挣扎，但是无法脱身。

"嘿，等一等，等一等！"这个声音既不是吉米的，也不是米尔布劳先生的。这是个陌生的嗓音；根据事先的安排，节目中是不该有这么一个声音的。它似乎使一切都停顿下来。

英尼戈目不转睛地盯着坐在他对面的人，盯着那青筋暴出的大鼻子、那宽宽的下颚，以及略带姜黄色的小胡子。这张脸，此刻他想起来了，属于那个在盖特福特车站和他一起进入车厢的人。没错，他是在一节火车车厢里。这样很好——他应该在一节火车车厢里。可是，为什么呢？随后，他抖动一下身子，打了个呵欠，又揉揉眼睛，事情统统想起来了。现在是星期六的早晨，他正在路上，正要去会见'费尔德—亨特曼'的匹茨纳先生。昨天(星期五)上午他给匹茨纳发了一个电报，这位先生——他一定已经收到了米尔布劳先生的信——回电说：来吧明十一至十二时可听曲。这样他就必须制定一个时间表：怎样才能在从星期五晚上

① 伦敦一个常常举行音乐会和其它集会的场所。

的演出结束到今天下午秀茜的生日茶会开始这一段时间里去一趟伦敦并及时赶回来？——这是一个问题。这意味着要赶一班极早的列车从盖特福特到伯明翰，然后再乘特别快车。现在乘的就是这一班早车。抓紧时间睡了一觉，在黑暗中颤抖着洗了脸刮了胡子，匆匆地喝了一口滚烫的茶，急急忙忙地穿过使人产生异样感觉的昏暗街道冲向车站——现在，他到了这里。没有一个人对他这次旋风式行动有丝毫的了解，英尼戈想到这一点心里沾沾自喜。关于米尔布劳先生、费尔德一亨特曼，以及到伦敦去的主意，他一个字都没有透露。啊！深思熟虑的做法！他打算在回来以后让他们大吃一惊。当然啰，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他所遇到的事情值得他以此来这样搞突然袭击。如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发生，那么他英尼戈也就没有什么比别人高明之处。他不能让秀茜认为他比以前更加不中用了。

英尼戈坐直身子搓起手来。他感到身上发冷，手脚发僵，肚子里空空的很不舒服。现在这时候坐火车实在太早了，绝对如此。从车窗向外面望去，还能看见怒冲冲的红色天空一闪而过，还能看见田野向后飞驰，田野上空悬浮着冷丝丝的雾汽。他觉得眼睛热辣辣的，眼皮很沉，不知为什么他必须用力把眼睛瞪得大大的才能好好地看眼前的东西。尽管如此，它们似乎还不十分真实。刚才的梦仍然萦绕在他意识的边缘，好比窗外田野上的薄雾。眼前这一个世界——寒冷的车厢和一片陌生风景上空即将破晓的天色，较之另一个世界——长长的黑黝黝的顶层楼座、随时随地会出现在你身旁的米尔布劳先生和长着妖怪脑袋的塔文太太、似乎一样地缺乏真实感。然而，在这个世界里，虽然会有一些小的不舒服，却无可比拟地愉快得多。处于这种愉快的中心，给他温暖、使他激动的，是他的冒险意识。这两种感情在这一整天始终没有真正离开过他。在他的脑海深处，在那儿的最后一个

小小的空间，有一个极小的英尼戈在沾沾自喜，一边想着这一趟冒险一边低声哼唱。因为这一天——好像做梦一样——是在黑暗中开始的，而且一下子将他赶入陌生环境之中，所以它始终有着一种虚幻的气氛。现在他所置身于其中的环境，可以很大，色彩可以相当浓艳，并且可以有活动的形象充斥其间，但它始终是脆弱的，每时每刻都会随着一声喝叱而变成碎片；只要一声喝叱就够了："不，你不行！"

"你跟人打架了是不是？"对面的人和蔼地咕哝说。"踢他们了，呃？我的踝节部挨了狠狠的一下，我告诉你。"

"对不起！"英尼戈向他道歉，并承认刚才自己是在做梦。在车厢的另一个角落，唯一的第三个人在打盹。那是一位小个子的老太太，是那一类仿佛肩负着别人无法想象的任务，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管是乘坐哪一条路线，永远在不停地旅行的老太太们当中的一个。

"列车刚启动我就看见你打起瞌睡来，"对面的人接着又说。"前两个礼拜这讨债的车我乘了三趟，没办法的事情。我的太太说我们最好住到布龙去，以后就可以跟它永不相干了。她不喜欢早早地起床替我做早餐，这也难怪她。"说着他取出一个小听头，从里面拣了一只烟蒂衔在嘴上，烟蒂被粗浓的小胡子所掩盖，他设法在胡子底下将它点燃了。"我曾经提出要自己做早餐，但是她不同意，"这人继续说，一边惬意地吐出烟雾。"像我这样很早就要出门，早餐必须吃得饱饱的，她说，所以这件事就一直由她替我操心。"

英尼戈试图在脑海中勾画出一个贤内助的形象、一个温柔可爱的秀茜，在类似今天这样的某个早晨坚持他必须吃一顿饱饱的早餐，但是他想象不出秀茜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怎么一个模样。他甚至不知道迪安小姐愿不愿意同他共进早餐。英尼戈

从来没有想过秀茜吃早饭的情形，但是，迄今为止一直被看得十分平凡的早餐——仅仅是把鸡蛋和咸肉吞下肚去而已——现在却带上了浪漫色彩，使他感到好奇。他已经听见了秀茜说话的声音——他虽然怎么也想不起秀茜的面孔，却总是可以听见她的声音——要他递一递果酱。他仿佛看见自己成了秀茜进早餐时的一个热心的、令人快乐的同伴，但同时却一直不停地在想着，他英尼戈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丝一毫的迹象表明自己会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开往伦敦的特别快车一出伯明翰便向英尼戈供应了早餐，乔利芬特欣然接受。列车上许多乘客似乎都是老朋友；甚至于连查票员和餐车服务员都好像认识每一个人。隔着英尼戈，一些人倾斜身子互相靠近询问老史密斯在哪里。他刚刚开始喝稀饭，坐在他身旁的人突然转过脸来叫道："哈啰！刚才我在想你到哪里去了。喂，那个关于布雷德伯里和托伦斯的故事是不是真的？"他吃了一惊，刚要支支吾吾地回答说他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忽然发现他的邻座原来根本不是在对他说话，而是对过道那一边一个正忙着切鸡蛋的人。另外，虽然查票员检查了他的车票，服务员给他送来了食物，但是他们做这些事情时都毫无表情，一句话都不说，不和他聊聊天气，也不问问他是独自一人还是另有同伴，而他们对其他乘客每一个都要这样寒暄问候。起初他觉得仿佛自己是在慌乱中闯入了一个压根儿不认识的人所举行的社交聚会，也许是伯明翰市长举行的。然而，过了一会儿，他便只有了一个感觉：自己并不真正在车厢里，这种真实感丝毫都不存在。这列火车和它的乘客不信任他。

或许，找一句话说说可以打破这种被符咒镇住似的状况。当早餐结束他的邻座点燃烟斗的时候英尼戈开始了这样的试验。

"我说——呃——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到伦敦？"他问道。

"是啊，不错，"这人拨弄着烟斗答道。随后他望着坐在他对面的人，提高嗓门说："那天我对梅森说了，商会的那些人犯了个大错误。"

"错误！"对面的人吼道。"他们闯了大祸，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最大的祸。"

英尼戈的邻座用力地点了点头，又拨弄了两下烟斗，继而猛然转过脸来。"你怎么认为？"他问道。

英尼戈正要把商会痛骂一顿，可是这一回被问的还是过道那一边切鸡蛋的人，那个了解布雷德伯里和托伦斯的人。这人此刻来到过道这一边，把一只手臂放在英尼戈座位的靠背上，俯过身子——他的身体前倾得这么厉害以致英尼戈可以很容易地把他的胡须烧着而且这念头的确在他脑子里闪过——他俯过身子回答说："那件事情我说不准，伙计。你还记得斯特夫列委员会成立以后发生的事情吗？哼，在我看来，这样的事很容易再次发生。"

真是奇怪得很。英尼戈似乎不在车上；这些乘客们似乎不相信他是一个真实的人。然而，因为他心里十分清楚自己在列车上，自己是一个真实的人，所以，这个现象只能说明那做梦的感觉依然存在，这种感觉甚至使一列开往伦敦的特别快车失去了真实性，使许许多多喧闹的办理实务的人变成了飘忽的幻影。直到最后，当列车载着他们噗嗤噗嗤地进入终点站的时候，他这种感觉依然存在。没有丝毫的迹象表明现实将要突破这阴郁的梦幻场面。这个地方看来仿佛也是由那个建造了盖特福特马戏场巨大梦境的疯狂建筑师所设计。英尼戈赶快从里面逃了出来。

2

现在就到"费尔德—亨特曼"去时间还嫌太早，在伦敦市内

闲逛呢，英尼戈又没有这份心思，再说，街道正遭受冰凉雨水的冲刷。在这一分钟，淡淡的阳光爬出云层，使万物闪闪发光；在下一分钟，大雨瓢泼而下，外衣领子和雨伞则被风吹得向上竖起，街上的行人都像亡命徒四处逃散。一个疯狂的城市。英尼戈走进离车站不远的一家茶室，要了一杯咖啡却并不想喝。这家茶室的气氛让人觉得它仍然由打杂女工在经管；虽然看不见她们的身影，但是茶室里仿佛有一种经由她们收拾之后所留下的潮湿抑郁的气味。英尼戈觉得，好像随时都会有一批女工结队返回茶室来除去潮气。女招待们看上去似乎被一阵可恶的起床鼓声把她们从远在几英里之外的东哈姆和巴尔金的她们那些窄小的卧室里驱赶出来，又被拽入（她们一路上都出声地用鼻子吸气）阴冷的公共汽车、电车和地下铁道，一直带到这个茶室。每一个顾客，每一声招呼，都是对她们的当众侮辱。她们的这一天尚未真正开始；她们几乎还没有洗脸洗手呢。作为抗议——抗议这么早就被吵醒——她们把糖缸和调味品瓶重重地搁到潮湿的大理石桌面的小桌子上。如果离顾客很近，她们就以鼻吸气，弄出很大的声响；如果隔开一段距离，她们就打哈欠。然而，她们的顾客似乎毫不介意，遭受如此蔑视全然无动于衷。他们木然坐在小桌子旁，纹丝不动，好比他们搁在自己身边的手提包。唯一的例外是英尼戈，他觉得自己叫一客咖啡、从女招待手里把它接过来，以及啜饮的时候，都不能不带着抱歉的表情。但是，在他心里有一个英尼戈，好比一个身在桥上的船主人，已经火冒三丈提出抗议了。看来似乎有一个人们普遍都参与其事的阴谋，要证明他英尼戈仿佛是个不中用的、无足轻重的人。这个在他心里怒发冲冠的小小英尼戈要这疯狂而巨大的伦敦城里的任何人任何物都等着瞧，没别的，等着瞧吧。

确实，当他真正踏上去"费尔德一亨特曼"的路途时，他突然

感到事情很可笑。整个这一场冒险是一次没有理智的行动；它显得那么愚蠢，那么无的放矢。他带着这一包傻乎乎的乐谱到这儿来干什么呢？他应该到有学问的“纽曼一沃特利”乐谱商行去。那儿的经纪人实实在在而又明白事理。他们关于法语、历史、英国国教、一些运动，以及月薪150镑的住院医生的议论都合情合理，和这些办公室、商店、公共汽车，以及警察都没有不一致的地方。可是“费尔德一亨特曼”呢？那些打油诗歌曲呢？《悄悄地溜过拐角》呢？荒唐透顶，绝对如此！他这一回当大傻瓜了。在街道上他所看见的一切都表明，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匹茨纳先生这么一个人。这个名字本身就让人觉得没有信心。到了查林克劳斯街，英尼戈觉得有点儿不舒服，因为肚子里有那么一小块地方空落落的。他不想继续往前走了。

时间还早得很，他便信步在街上闲逛，并且在各个商店里张望。这倒使他得救了。匹茨纳先生重又变得真实起来。英尼戈进入了一个小天地，在这儿，最愚蠢的歌唱也要比“纽曼一沃特利”和他们的全部顾客更为重要。此刻他再也没有理由认为自己这一趟造访是荒唐可笑的了。查林克劳斯街充满了歌曲。如果说商店里并没有摆满乐谱，那么，它们却充满着留声机和唱片、萨克斯管、鼓和班卓琴。这地方好像是个爵士乐交易所。此外，他看见一排排乐谱，那上面的曲子都是自己曾经弹奏过并当作蹩脚货丢弃了的。他大步跨进一家商店，很快地扫视了约摸二十张最新的乐谱；其中大多数十分糟糕，他不由得高兴地低声自语：“废物，废物！”猛的一下子他恢复了自信心。这些人日日夜夜地把心思用在打油诗、顺口溜上，尽管如此，他们却只能搞出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英尼戈不再犹豫，他满怀胜利的喜悦高视阔步地向“费尔德一亨特曼”走去。他要让他们瞧瞧他的歌曲。

“对不起，我想见匹茨纳先生，”英尼戈递上一张卡片表情严

肃地说，随后以若无其事、略微带点儿轻蔑的神态环顾四周，根本不去理睬来接待他的侍从。他竭力不让眼前所见感染自己，虽然毫无疑问，米尔布劳先生没有说错，这个乐谱商行是同行业中最大的一家。这是个十分奇异的地方——一个以甜蜜媚人的感伤情绪和格调不高的冷嘲热讽为特点的、给人以闹嚷嚷感觉的大货栈。现在已经失宠的佳品——降E调华尔兹舞乐谱——在这儿是论英担① 处置的。让人看了眼花缭乱的一排排带着微笑的黑人在向你哀求，尽管他们在伦敦的净收入每个星期超过二百英镑，还有豪华的客房，还有大型轿车载着他们四处兜风并把他们送回在索斯兰的棚屋。“恰是拉基小姐！”一面墙对着你尖叫。“这是不可能的！”另一面墙表示反对意见。“每逢星期六她便是个金发碧眼的女郎”，一排这样的字轻蔑地说，但是，大声地回答了它二百遍都不止的只是与它作伴的另一排字：“她是我所得到的一切”。以上这些，不是单纯的歌曲。连它们当中最最无足轻重的也是巨大无比的成功。它们是风行一时的作品，是旋风，是轰动，是百听不厌的，是强烈的刺激，是风暴的制造者。“费尔德—亨特曼”乐谱商行声称“再给你一支”。费尔德先生用猩红的大字对你说“现在把它接受下来看它以后的流行！”亨特曼先生则预言它将成为“在这个演出季轰动道格拉斯和布莱克普尔的节目！”他们还一起央求你相信他们的话：“人们会要求大规模地演唱和演奏这支引起普遍兴趣的歌曲！”这两位先生坦率地告诉你，他们正迫使全国每一个伴舞乐队都演奏这支歌曲。他们使它风靡整个北方；他们使伦敦西区疯狂了。他们为此感到自豪。

英尼戈耸耸肩膀。他仍然竭力不让自己受到感染。哦，匹茨纳先生将要会见他，不是吗？很好。他跟在侍从后面，大踏步沿

---

① 衡量名，在英国等于一百十二磅。

着走廊向前，进入电梯。匹茨纳先生的房间似乎在这幢楼的顶层，因此英尼戈有充裕的时间想象这位先生是怎么一个模样。他仿佛看见了一个超级米尔布劳，年纪比较大，也比较胖，比较像希伯来人，头发更黑一些，衬衫也更红一些。他振作精神准备迎接这个精力充沛说话粗声大气的狡猾家伙。

然而，英尼戈见到的并不是这么一个人。他遇见的是一个头发灰白的瘦个子，穿着和举止都十分文静，仿佛已经有二十年没有碰上使他觉得意外的事情了。英尼戈得到的印象是这个人很疲倦，而他知道得很多很多。也许他是因为知道得很多很多而感到疲倦的。不过，绝对没错，这就是匹茨纳先生。

“我很高兴见到你，乔利芬特先生，”他说，嗓音低沉而忧伤。“星期六我并不总是在这儿。实际上我差不多一直待在家里。可是这一回你找到了我。当人们仅仅带着一些新的歌曲来找我们的时候，他们通常进不了这间屋子。要是他们随时能进来的话，我自己就会永远不能进来了。但是我收到了米尔布劳的信，他跟我谈了你的歌曲，你也知道。米尔布劳是个非常精明能干的人。”

英尼戈接过匹茨纳先生默默地递给他的一支埃及产粗卷烟，说他同意这个看法，米尔布劳先生是个非常精明能干的人。

“是啊，”匹茨纳先生接着又悲哀地说，“他是我们一些精明能干的年轻人当中的一个。实际上，我正在考虑带上他一起去各处巡游。他具有那么一种鉴别能力，一种善于鉴别的能力。曾经有一两次我同意了他的判断，结果十分幸运。他似乎对你那几支歌曲非常欣赏。这使我感到意外，”他又添上一句，嗓音依然是那样低沉而忧伤，“这样的事情五年遇不上一次，崭新的歌曲，而且是由一个——哦，如果你不反对我这么说——一个圈子外面的人送来的。一般人以为这样的事情是常常发生的，其实不然。你是个钢琴家，是吗？”

英尼戈简要地解释了一下自己的职业是什么以及干了一些什么事情，匹茨纳先生很有礼貌地听着，但是内心产生了一种非常失望的感觉。待到英尼戈叙述完毕，匹茨纳先生按响一个铃，让应声而来的姑娘去把波瑞先生请到他的房间里来。"我想让波瑞先生听一听你写的歌曲，"他说，一边瞧着从香烟上冒出的一圈圈烟雾。"他是我们专职的记忆歌曲的人；他从不忘记任何一支曲子。"

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子胆量促使英尼戈说，他希望波瑞先生不要把这些曲子记得太牢。这话刚一出口他就觉得后悔，因为它暗示了匹茨纳先生可能会是一个偷歌曲的贼，然而这位先生丝毫没有不高兴的表示，只摇了摇头。"我们不会偷你这些曲子的，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他说。"这样做我们不会得到利益。有些人会偷的，那些做小生意的人。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么做不值得。其实，波瑞是来防止你偷别人的曲子。我们不要旧货，你瞧，那些只改变了一两个音符的旧曲子可不行。如果我们要的是那一类货色，我们就可以在这儿自己制作。好了，现在你是愿意让波瑞把它们在钢琴上弹一遍呢，还是你自己来弹？"

英尼戈说他要自己弹，但是在心里对这件事并不觉得非常快乐。无法想象还有比匹茨纳先生更糟糕的听众了。简直不能相信他和楼底下那一排排傻乎乎的歌谱、那些照片，以及尖声怪叫的标语招贴会有任何联系。看样子似乎地震和大革命都不能引起他丝毫兴趣，更不必说几支歌曲了。波瑞先生是个相貌很难形容的中年人，他进了屋子，接过一支那种怪模样的埃及香烟，英尼戈便猛击琴键开始弹奏他近些时候所创作的几支曲子当中的一支。一曲终了，他并不等待坐在身后的两个人发表评论，径直弹奏第二支，把秀茜的那支《回家》，同《悄悄地溜过拐角》一起放到最后。等到他开始弹奏这两支的时候，已经一点儿都不羞

怯，而只是又一次在钢琴边自我陶醉；如果匹茨纳和波瑞两位先生不喜欢他这么做，他们也得容忍一下。乔利芬特又一次玩弄调皮捣蛋的小聪明来"悄悄地溜过拐角"。乐谱就在他面前，但只是摆摆样子而已，他根本不看。他听凭这曲子——他的老朋友——在琴键上跳跃，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个怪里怪气的小小的形象，包括各种人物和处所，从塔文夫妇和沃什伯里庄园到罗斯累、桑迪贝、秀茜、埃尔茜、特兰忒小姐和奥克劳依特先生，都闪烁着微光在他脑海中浮现，又轻轻颠摇而过。

"啊—哈，啊—哈！"一个大嗓门在他耳边响起。"我们听见什么了？你听啊，蒙特。塔姆狄一塔姆一狄蒂一蒂。别停下，老兄，别停下。让她再听一遍。"

现在屋子里多了两个人。请求英尼戈不要停下的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大个子，面孔浮肿，一只眼睛灵活幽默。那是坦恪先生。另一个叫蒙特的，不是别人，正是蒙特·莫蒂默先生；这个人，甚至连自认为对于歌舞界了解不多的英尼戈也知道，是一位时事讽刺剧的监制者。这位先生很像是一个刮净了脸的、身材小而丰满的亚述人。倘若让他到伊拉克尼尼韦的宫廷里去监制华丽的、或者是陈腐的文娱节目，人们就会看到一副完完全全人地相宜的场面。充满了轰动和巨大成功的生活没有使他像匹茨纳先生那样感到疲倦，然而，另一方面，他却远不如坦恪先生那么生气勃勃，那么善于交际。

"我想把那几支曲子再听一遍，"在别人向他介绍和解释之后莫蒂默先生说。

匹茨纳先生点点头。"你当然要听一遍。在你到来之前我已经想到这一点。我认为它们正是你所要寻找的，"他又添上一句，语调还是跟平常一样，透出他心里的失望。

"依我看，那里边至少有两支曲子一定会大受欢迎，"波瑞先

生插言道；那神态表明即使没有人征求他意见，他也懂得自己的意见有多大价值。

“最后那一支是其中之一，”和蔼友好的坦恪先生大声说。“巧妙得很。真的，上帝作证确实如此。那支曲子巧妙得很。你可以将它大肆宣传，直到把屋顶都掀翻为止，他们不会反对的。那曲子不像大多数我们现在不得不演奏的那些令人厌恶的东西。你有没有歌词啊，老兄？好嘞，那么这样，等你再弹那支曲子的时候，我来伴唱。我想唱这支歌。不过我不希望在我唱过之后有人说我们舞弄指挥棒的人有妒忌心。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妒忌。好吧，老兄，现在让她再听一遍。”

英尼戈于是再弹一遍，坦恪先生——他是莫蒂默先生的音乐指导，本人也会作曲——则站在钢琴旁，嘴里哼哼着，同时用手轻轻地打着节拍，还模仿萨克斯管、班卓琴和长号的声音插入一些小小的伴奏。当他弹到《悄悄地溜过拐角》时，坦恪先生放出细小沙哑的男高音竭力把歌词咬准。英尼戈这时候已经决定不去理睬这屋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径自让十个手指急速地在琴键上跳跃。他这种可笑的自我欣赏最终得到了坦恪先生的支持，这位先生在最高音部加入了一些小小的不可思议的变音。这时候，又一个嗓子开始跟着曲子哼起来，随之而来的，是阿拉伯所有的香味。英尼戈感觉到在自己身旁某个地方有一个人或是什么东西，但是在他有力地敲击出最后一个和音之前，他一直没有时间弄清楚那究竟是什么。

“嘎！”坦恪先生叫道，一边抹去额头的汗水。“哈啰，埃塞尔！你看妙不妙！这些曲子都好极了，不过最后两支是真正的重磅炸弹。”

“你是写不出来的吧，吉米，”刚刚来到的这位女士说。她的嗓音果断而生硬，说实在的，她那模样让人觉得她就是一个果断

而生硬的人。英尼戈一下子就认出，她是埃塞尔·乔治亚小姐，著名的时事讽刺剧和音乐喜剧演员。乔利芬特曾经看过一两次她在舞台上的演出，还见过几十张她的照片。在舞台上，她是个令人陶醉的人物，但是，在近距离看，她的一切——她的脸、她的体型、她的衣服、她的嗓音、她的整个人格——显得压倒一切，咄咄逼人。英尼戈觉得自己仿佛被介绍给了一只温和的金黄色的母老虎。

"他刚刚从外地来，不是从利特儿伍士伦[1]，就是从斯莱格[2]河上的帕德尔顿[3]来，"坦恪先生解释道，"带来了一批准会大受欢迎的曲子。你刚才听到的就是其中的一支。"

"你们刚才所听到的，女士们先生们，"乔治亚小姐模仿那些伴舞乐队的人报告曲目的腔调，带着鼻音呼哧呼哧地说，"是埃塞尔·乔治亚的新曲子，它将成为蒙特·莫蒂默先生即将推出的时事讽刺剧《何人所为？》的一大特色；它会获得成功引起轰动。"

"我可没有把握，埃塞尔，"莫蒂默先生叫道。

"我有，蒙特，"乔治亚小姐回嘴说；她的个性如同镁光照明弹闪耀出光芒。"我要唱这支曲子。"

"我们瞧着办吧，"莫蒂默先生轻松地回答。然而，他的神态让人产生一种感觉，仿佛从前在亚述的那些日子里他曾经驯服过母老虎，今天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再次施展这一本领。

屋子里的人立刻开始议论起来，连悲哀的匹茨纳也不例外；他设法在其余几个人面前保持自己的常态，设法让自己悲哀的嗓音保持低平而不升高。与此同时，英尼戈则与另一个后来进屋（准是同乔治亚小姐一起）的人交谈起来。这个人体形圆胖，很不

---

①②③ 这三个地名均系作者将一些普通名词大写后生造而成，原文分别有"糊涂"、"炉渣"和"泥潭"的意思。

明智地穿着一套宽松肥大以俗丽的哈里斯[1]花呢缝制的衣服。当他透过一副角质架的眼镜瞅着英尼戈的时候，乔利芬特觉得他这张十分滑稽可笑的脸有点儿熟悉。

"我想瞧一瞧另外那几支曲子，"这个人说，"乘现在埃塞尔还没有把它们统统都抓去。"乔治亚小姐此刻在屋子中央，正在同莫蒂默和坦恪争辩。"假如她那雪白的手把它们抓住了，你就真是一点儿机会都没有了。她这个人讨厌得很。我猜想你一定觉得奇怪我穿着这一身衣服在这儿干什么。好吧，我告诉你。此时此刻我本来应该穿上一套漂亮衣服远在埃舍高尔夫球场的绿草坪上，可是在我离家之前不到十分钟的时候她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有没有赶上打高尔夫？真有你的！她把我拽到东拽到西，去了各个地方。今天下午我还有一场演出呢，从两点五十分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得做各种喜剧表演。她倒舒服，一直要等到蒙特推出一个新戏才有事情干。然而你看我，忙个不停，排练蒙特导演的戏——或者干什么别的——连一局高尔夫球都打不成。噢，她坏极了！哼，连我妻子也怕她。'告诉她你不去，'她对我说。'你自己去对她讲，'我说。你猜她去讲了吗？她才不去呢！好了，现在我们来瞧瞧这些曲子吧。"

在这时候英尼戈觉得自己认出了这个人。"你不是艾尔弗雷德·诺特先生吗？"

"是的。我是英格兰唯一的不是非艾尔弗雷德·诺特先生的人。你觉得这个话好笑吗？我看你笑不出来。问题在于，如果你是清醒的，你就感到这句俏皮话没什么可笑的；假如你喝醉了酒，你就体会不了它的可笑之处。从前我每次遇见老比利·克拉奇醉醺醺的时候就对他说这句话，他被弄得非常烦恼——信不

[1] 苏格兰西北部外赫布里底群岛中最大最北面的一个岛屿。

信由你吧——每一次总是要一杯不加牛奶的咖啡，喝完以后便叫一辆马车回家去仔细思考。嗨，这支曲子看来不错。请你轻轻地弹一弹好不好，老兄？”

可是英尼戈根本就没有机会可以这么做。屋子里的人都急速地向他聚集过来，尽管已经把他围在了中间，他们仍然不停地互相交谈。不错，这些人是在谈论他。他禁不住产生一个念头：要是自己悄悄地溜走，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哩。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匹茨纳，你得把使用权首先交给我，”莫蒂默先生说。“只要这些权利固定下来——”

“只要它们固定下来，”匹茨纳先生这句话是从埃及卷烟的浓浓烟雾后面说出来的，也是出自于他那多年来所养成的令人生厌的犬儒主义态度。

“喂，你知道跟我们打交道是不会有问题的。现在你可以放心了，”莫蒂默先生接着又说。

乔治亚小姐对众人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看在上帝份上，赶快呀，蒙特，不管怎样也要把那一批曲子买下来。那里面至少已经有一支曲子是很值得买的，那支曲子我把它买下了。”

“对呀，埃塞尔，说得很对，”坦恪先生由衷地表示赞成。“我知道，因为我自己也写一些不中用的曲子。不过我并不妒忌。我不是喜剧演员。”

“你不是喜剧演员吗，吉米？”埃塞尔大声说。随后她突然发出一阵生硬而响亮的笑声。“如果不试一试你是决不会知道的。一块双绉，吉米，加上一些扑粉，可以创造奇迹。过来，看看我能帮你什么忙，亲爱的。”

“把这种大规模的插科打诨留到晚上吧，乔治亚小姐，”坦恪先生装出一副异常严肃的神态说。“现在我们还是谈正经事情。我口渴了。”

匹茨纳先生举起一只手阻止别人说话，同时瞧着英尼戈。"我们喜欢你的这些曲子，呃——乔利芬特先生——"

"你很有才华，伙计，"迫不及待的坦恪先生插言道，一边拍拍英尼戈的肩膀。"你发财了——差不多如此。"

"事情是这样的，"这一回轮到莫蒂默先生说话了。"我可以把你这些曲子全部编入戏中。如果你还有别的曲子，也是这么好，我同样可以用。以后还有我就再用。演出权、乐谱、唱片——嗨，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要不就是你应该知道。这里边有大包大包的钱，你晓得，大包大包的。匹茨纳先生和我可以帮你开个头。就这样了。噢，我知道你是来找'费尔德一亨特曼'的。你还没有和任何别人签订合同吧，甚至还没有和他们协商，对不对？"

"对，绝对如此，"英尼戈高兴地回答说。"在伦敦还没有人听过这些曲子，虽然我完全可以告诉你，在你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许多地方，它们大获成功引起了轰动。是我的歌舞班演出的，你们知道。"

"米尔布劳给我的信就是这么说的，"匹茨纳先生悲哀地说。"人们从大老远的地方赶去观看——那地方叫什么来着？盖特福特。他说大伙儿对它们极为欣赏。"

"好哇！我敢打赌说他们会的，"莫蒂默先生大声说。他看上去此刻心情特别好。"喂，我的——呃——乔利芬特先生，你到这个乐谱商行来算是找对了，不要有任何怀疑。你当然愿意把这些曲子在这儿发表，对不对？"

"我想是这样的。"

"碰巧你的运气很好，"莫蒂默先生流利地接着往下说，"你遇上了——恰恰在今天早晨——遇上了正在寻找你的人。那就是我。本来我可以玩弄老花样，那是很容易的，只要使你失去

信心，对你说我们有许多好的曲子等等这一类话。但是那不是我的作风，假如我的作风是那样的话，我就不是蒙特·莫蒂默了——”

“所以，让我们为国旗欢呼三声，”乔治亚小姐大声嘲笑说。“乐队请奏起来啊！”

“你如此支持‘费尔德一亨特曼’，对这位匹茨纳先生真是太好了。现在我承担我的义务，采用这些曲子，”莫蒂默先生说到这儿引人注目地停顿一下，“以后还要用得更多。”

“好啊！”坦恪先生高呼。

“现在你这样说话才像个男子汉大丈夫了，蒙特，”乔治亚小姐拍拍他的肩膀说。“这样的话我才听得进呢。给这个小伙子一个机会；也给这个小姑娘一个机会，从现在起那支溜过拐角的曲子就是我的了，呃？”

“你看见了吧，”莫蒂默先生微笑着对英尼戈说。“现在你有什么话说？”

英尼戈这时候才开始讲话。“我有许许多多话要说，”他这样宣布的时候泰然自若，令人钦佩。

“我知道。”莫蒂默先生挥挥手说。匹茨纳、坦恪和波瑞三位先生也微笑着表示同意。“条件，当然啰。你不必担心。条件是不成问题的，它们会使你大吃一惊的。”

英尼戈露齿而笑。“这正是我们要谈论的。我也有一些条件。我希望它们不会使你们吃惊，但是有这样的可能。”

人们都瞪起眼睛望着他，乔治亚小姐则翘起嘴唇怪模怪样地轻轻吹了一声口哨。接着，莫蒂默先生瞧着匹茨纳先生，坦恪先生瞅着波瑞先生。倘若某一只扶手椅突然讲起话来，突然说它在这屋子里待了这么久，已经开始觉得十分腻烦，这几位先生听了也不至于会比现在显得更加惊讶。英尼戈走到还在仔细查看

乐谱手稿的艾尔弗雷德·诺特先生面前。

“我喜欢这支曲子，”诺特先生说。“喂，老兄，你不是要把它拿走吧，是不是？”

“暂时，”英尼戈肯定地回答，“我要把它们拿走。”说完他把一张张乐谱收集拢来，放进随身带来的一只小公文包。这些动作，他故意做得非常慢条斯理，同时在心里提醒自己，没有哪一个可以公平地被称作为不中用的人能够表现得如此沉着镇静。

有人咳嗽。接着，显然是在欣赏这一场面的乔治亚小姐突然发出一声尖厉刺耳的笑声。随之而起的是众人嘁嘁喳喳的说话声。英尼戈转过身子重又回到那几位先生旁边。

“我得说我不很——”匹茨纳先生开始说。

莫蒂默先生打断他的话头。“把这个交给我吧，匹茨纳，”他说，“在这一点上你不会有问题的。现在，乔利芬特先生——”

“我们喝一杯怎么样？”坦恪先生快活地大声说。“你是这个意思，对不对，蒙特？看在上帝份上，让我们先喝一杯再继续谈话吧。”

“我同意，”莫蒂默先生说。“我们要过去看一看罗伯特。现在这时候他应该得到灵感了。来吧，乔利芬特先生。回头见，匹茨纳，那件事情不会有问题的。”

当他们一个接一个走出屋子的时候，令人敬畏的乔治亚小姐友好地对英尼戈装了个大大的鬼脸。“我不懂你在搞什么名堂，”她耳语道，“不过你们这些从大学里出来的可爱的小伙子有几位胆量很大。你干得真巧妙，神不知鬼不觉的。”说着她在英尼戈手臂上捏了一下。“你把蒙特给惊呆了。这对他有好处。”

然而，对于这一些话，英尼戈只会结结巴巴地弄出一点含含糊糊的声音作为回答。在乔治亚小姐面前，英尼戈一点儿胆量都

没有。这位小姐使他害怕。

3

罗伯特原来是个穿着白制服、表情严肃的美国人，他在伦敦西区一家旅馆灯光闪烁的地下室里的鸡尾酒柜台当服务员。英尼戈不知道这是哪一家旅馆；他对于这一类建筑和设施知道得很少，再说，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得又这么快。先前把匹茨纳和波瑞先生甩在后面，他们四个人冲到楼下，钻进一辆很大的轿车，这辆车载着他们飞快地绕过好几个拐角，之后他便发现罗伯特在自己眼前。罗伯特的出场并没有使形势明朗化，也没有促成一件件事情的稳步发展。两杯鸡尾酒下肚以后——这是英尼戈所品尝过的最大最强烈的两杯——他觉得这日子越来越变得虚无飘渺。他本人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依然那么实实在在地处于事态的中央，而且下定了决心要按照计划完成所要做的全部事情。但是此外的一切，不管如何明亮和喧闹，都与他本人以及现实相隔一段距离，好似幻觉一般。透过这整个变幻不定的场面，他意识到蒙特·莫蒂默先生是个有很大权势和影响的人物；只要这位先生拍拍手，你的名字就会出现在所有的报纸和围板广告上，但是英尼戈并不觉得此人可敬，因为，莫蒂默先生毕竟也是幻觉中的人物。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莫蒂默先生问他究竟有什么打算的时候，英尼戈毫不犹豫地大胆作了回答。“你喜欢我写的这些曲子，对不对？”他说。“你想把它们编入戏中，并且希望我再写一些？”

“是这样。你很走运，刚才我已经对你说了。哈啰，汤米！是呀，我有话要对你说，不过你得等一等。好吧，就约定星期二吧。”

后面这几句话，当然啰，不是对英尼戈说的，而是对某个想要插入他们谈话的陌生人说的。这地方挤满了人，其中大多数看上去急于和莫蒂默先生谈话。“是啊，你很走运。”

“毫无疑问你说得很对，绝对如此，”英尼戈非常坚定地说，一边严肃地看着两个有点儿迫不及待想要插进来讲话的人——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和一个十分矮小的女人。“但是我对那个并不在乎。实际上我一支曲子都不打算给你。”

“什么！”莫蒂默先生吓了一大跳。

“真的，一支都不给，如果你不计较我这么说。我不想冒犯什么人，你要知道，请你理解这一点。哈啰，这是给我的吗？”这时候，又是两杯酒，由于表情严肃的罗伯特施展妖术，不知来自何处，突然出现在英尼戈的面前。

“是给你的，”莫蒂默先生回答，态度显得有点儿严峻。这年轻人简直不可思议，难道他喝醉了吗？从莫蒂默先生迅速向酒杯投去的一瞥可以看出他心中这一疑问；他希望回答是肯定的。

“我要你，”英尼戈对诺特先生微微一笑以后（这位先生隔着一段距离向英尼戈暗示，最后两杯酒是他提供的）接着又对莫蒂默先生说，“我要你去见一见我的一个朋友，我们歌舞班的一位姑娘。”

“啊！”莫蒂默先生在这个单音节里注入了丰富的含义。

“自然，我并不是要你雇用她，”英尼戈显得很有尊严地说。“你还没有见过她。但是一旦你见了她，就会想要让她扮演一个角色的。她是个天才。”

莫蒂默先生微笑了。随后他对一些人点点头，这些大概是重要人物，是在歌舞界有名气有事业的人；他们如果得到莫蒂默先生的邀请，即使扮演最小的角色也会高兴万分。然后他又一次微笑。

“天才，”英尼戈重复道。“真正的天才。”

这另一位以长辈的口气说，“不要再为你那个歌舞班伤脑筋了，我的孩子。你和它的关系结束了。过一两个月你再想起它就会觉得可笑，你会的。”

“你的意思是，因为你买下了我的歌曲？”

“没错。你将会忙得不可开交。”

“这不可能，”英尼戈说；他隐约觉得这句话很不错，硬梆梆的，有公事公办的味道。“这不可能，绝对如此。刚才我说的就是我的条件。你必须去看一看这位姑娘——‘看她如何演唱’；就像《舞台》报的广告上这么写着。否则的话，一支曲子也不给你。我不想做得很庸俗——虽然我觉得扮演现在的角色无法完全避免这一点——不过，你要的话就拿去，不要就算了。”

“可是，我亲爱的朋友，”这位了不起的人物强烈地表示反对说，“这是荒唐的。为朋友帮忙固然不错，我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你以为我是谁？当然啰，我知道在外省经常有一些很有才能的新人在四处活动——从前我曾经亲自到乡下去并且发现过几个这样的新人——可你总不能指望要我蒙特·莫蒂默到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歌舞班去看一个小姑娘，你不能指望我这么做，怎么也不能！不，真该死！”

“如果你见了这位姑娘——顺便说一下，她叫秀茜·迪安，”英尼戈添上这一句的时候心头掠过一阵强烈的愉快，“你会抢着要她扮演角色的。很快就会有一个人要这么做，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你不妨就充当这么一个人吧。”

莫蒂默先生摇摇头又微笑起来，他似乎认为天真而可塑性强、对严酷的世界尚一无所知的青年人是很可怜的。

这样的答复英尼戈怎么会满意呢。“以前你从来没有听说过我的这些歌曲，是不是？那么，这位姑娘比这些歌曲更好。事实

上，歌舞班里还有一个人，一位轻喜剧演员兼舞蹈演员，也是第一流的。这可不是个普通的歌舞班，我告诉你。真是该死，我怎么会不知道呢！这位姑娘抵得上五十个那个姓乔治亚的女人。相信我的话没错。不是吗，假如昨天有谁对你说我的这些歌曲怎么好怎么好，你是不会相信的。”

“这个话说得不错，”莫蒂默先生将信将疑地说。“可是现在我听见这些歌曲了。”

“今天晚上你就要见到这位姑娘，”英尼戈对他说。

“今天晚上！你疯了吗？”

“地点是盖特福特。”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莫蒂默先生沮丧地说。“那地方叫什么来着？盖特福特？天啊！今天晚上去盖特福特！噢，够了，笑话已经说过，让我们理智一些，谈正经的吧。”

“我说的是正经话，”英尼戈明确指出。“正经到了极点，绝对如此。不去盖特福特就不给歌曲。”

“这是讹诈，我亲爱的朋友，十足的讹诈。你不能这样给我下命令，你这是自取灭亡。”

“这么说，”英尼戈发自内心地、坚定地告诉对方，“一支曲子我都不给。再来一杯罗伯特的酒吧？”

“我们必须吃点儿食物，”莫蒂默先生说。“我已经在这儿定了一桌，你得和我一起吃午饭。”

“乐意奉陪！谢谢你。但是，我警告你，”英尼戈又补充说，“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吃得越多喝得越多，我的意志中钢铁成分就越多。此刻它已经铿锵有声了。”

“等一会儿，伙计，”莫蒂默先生说，同时如亚述人那样迅速朝左右两边瞧了瞧。“哈啰，杰夫！哈啰，米利！嗯，等一会儿。”说完他便转身离去。

英尼戈发现这时候如鱼儿钻出水面那么迅速而悄悄地出现的艾尔弗雷德·诺特先生成了自己谈话的伙伴。这地下室里现在已经客满，罗伯特和他的助手们尽快地调制和摇晃他们的饮料“火与冰”，并尽快地将它倒入酒杯递给顾客。在同一个时间里，每一个人都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嗓门高谈阔论。英尼戈试图向待人友好的小个子诺特先生叙述有关“好伙伴”各方面的情况，无奈别人的谈话——还不如说是独白——分分秒秒都干扰着他。一些不想听也得听的消息径自钻进他的耳朵：大约有二十场表演情况非常糟糕，那些为它们提供演出场所的戏院每天晚上都贴满了广告；歌舞界的许多绅士们都曾遇到收入将减少十英镑的麻烦；许多女士们则发出最后通牒，说她们不会同意让自己的工资遭受那样的削减，如果芬克尔先生不喜欢她们这种态度，那么他就改变做法吧；奎尼又在玩弄老花样拚命捞取油水了；只要汤米·莫森还活跃在“铁圈球”戏院，你想赢得观众的笑声就得拚命。

“刚才你说你认识吉米·纳恩？”英尼戈高声喊道。

“我跟他很熟悉，”诺特先生呼哧呼哧地回答。“我和吉米……在伯恩利演出童话剧，那是在一九——让我想一想——那一定是——”

“什么？”

“它在台上死了，相信我的话，”一个声音在英尼戈耳边说。

他从座位上跳起并回过头来。“什么？请再说一遍，”他气吁吁地说。

“我很乐意，”这个声音严肃而有礼貌地说。“我刚才说它在台上死了。这话不是对你说的。”

“现在我知道这话不是对我说的，”英尼戈说。“对不起。”

“不过可以告诉你，这句话说的是克雷默和康利在新约克宫

的那一段表演，”此人以挖苦的口气接着说。“那一段表演还在台上就已经死了，现在他俩出风头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是不是这样，奥贝？”

“我说是这样，”另外一边有个声音回答。

“非常感谢，”英尼戈说。他听不懂这两个人在说些什么，不过这没关系，此刻他所置身于其中的，不是普普通通的正常的世界。

“放声地笑，”诺特先生高声喊道，很显然他刚刚结束一个故事，“我想我要一连笑几个星期。你要是见到他才有趣呢，老兄。”说完他自己大笑起来；英尼戈毫不怀疑诺特先生的故事一定非常滑稽，便跟着也笑了。

莫蒂默先生从别处返回，后面跟着一大群人，一边走一边嚷嚷。他说现在该是吃点儿东西的时候了，说完便在前面引路带领大家走出罗伯特的王国进入一个大得多的房间。这间屋子比那地下室闪烁着更加明亮的灯光，喧闹声也更大；若干张小桌子、忙碌的侍者、瓶塞被打开时嘭嘭的声响，以及震音效果极好的《蝴蝶夫人》的音乐形成一个大杂烩。诺特先生跟着他们一起去，随后乔治亚小姐又露面了，还带着坦恪先生和另外两个英尼戈始终不知道名字的人，一个是头发鬈曲的犹太青年，另一个是一位姑娘，皮肤黝黑，个子矮小，她的面孔之白嘴唇之红是英尼戈所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他们刚一坐下，侍者便端来了牡蛎、鱼子酱、香槟和其它一些东西，英尼戈嘴里吃着这些东西，脑子里却是模模糊糊。所有的人都一起开始讲话；乔治亚小姐和坦恪先生，犹太青年和黝黑皮肤的小个子姑娘，个个都对坐在别的桌子上的朋友们大声叫喊；有时候一些人在他们的桌子旁边停下，因为这些人有事情“必须告诉你们”，于是乔治亚小姐和犹太青年也就“必须告诉”他们一些东西作为交换；所以，这气氛好比是在

色彩鲜艳、装饰华丽的魔窟里吃午饭。然而，即使香槟酒在肚子里翻滚，英尼戈始终牢牢地抓住把他从现实世界带到这个疯狂而豪华的宴会上来的那根线索；尽管莫蒂默先生表现出最大的怀疑和沮丧，英尼戈始终坚持他的"条件"，他喜欢把这两个字尽可能频繁地加以重复，因为他觉得这是个有力的词儿。莫蒂默先生的目光开始带上了越来越多的敬意；他放下架子向英尼戈提问题了，对于这些问题英尼戈吼叫（你不得不吼叫）着给予最最热情的答复。十分明显，这位了不起的人物正在变得越来越软弱了。英尼戈尖锐地提及他要赶乘下午的火车回盖特福特去。他的这些歌曲也将随他一起回去；虽然，它们当然可能再次上伦敦来，那些歌曲，很快就会再来的。

"替我叫一个小听差来，"莫蒂默先生对侍者说。尽管午餐还在继续，他把英尼戈拉到一旁。两人离开了餐桌；一位绅士是不会在相距一盘炒什锦只有十八英寸的地方宣布一项决定的。"我答应你，"他十分强调地对英尼戈说。"这件事情把我今天下午和晚上的时间统统糟蹋了，不过我会做好安排的。告诉我要去的是什么地方，不要忘记替我预先定下一个好座位。最好现在就打电报。我可以用我的车把你送去。哦，不，不行，要八点才能到呢。那地方有多远？约摸一百英里，呃？那就要不了三个小时，今天晚上可以赶回来。你认为不行？你不了解我的车，伙计。我发誓一定可以。"小听差来了以后，莫蒂默先生吩咐他传送许许多多口信，指示他做许许多多事情，其中一项是由英尼戈交待的，那就是打个电报给盖特福特马戏场预定一个正厅前排座位。了不起的莫蒂默先生将要观看"好伙伴"的演出。这句话，英尼戈并没有把它写在电报里；他满怀胜利的喜悦将它在心里轻轻吟颂。这屋子里所有的灯光似乎都更加明亮了；侍者们所送来的，突然都成了天堂里的美酒和佳肴；在餐桌旁进食的人，男士们都成了伦

敦最滑稽可爱的伙伴，女士们则都是伦敦最漂亮的；如此欢乐的笑声，如此惊人的机智；管弦乐队停止制造噪音，它决定演奏最最动听的小曲，送你进入幸福的幻境。

"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在道别的时候英尼戈小心地对莫蒂默先生说。"你是个阅历丰富的人，了解这个世界。请你实事求是地想一想，我这个人能说是不中用的吗？"

"说你是什么？"

"不中用。"

"对于你，我可以有许多说法，"莫蒂默先生答道；他的神态或许显得有点儿严厉。"对于你这个年轻人，可以有许多说法，但就是不可说不中用。如果你是不中用的，那么，大多数为我工作的年轻人早就都是死的了。我不知道你在拔鲨鱼牙齿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在通常情况下，在干一般事情的时候，例如，使一个相当出名工作又非常繁忙的舞台监督从英格兰的这一边赶到那一边，去看一个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流动歌舞班，在这种时候你——呃——你是很有作用的。另外——呃——"莫蒂默先生故意打住话头。

"什么？"

"你可以告诉她这是我说的。这也正是我容易和别人合得来的地方，对不对？我看是这样。好吧，晚上再见。啊呀，假如你这位姑娘结果令人失望的话，我可要找你算帐。另外，别忘了，你的这些歌曲必须一炮打响。我把希望寄托在它们身上，而不是放在那位姑娘身上。回头见。"

英尼戈乘上十五点十五分的列车。火车把他送入梦乡，然后在伯明翰把他唤醒。从伯明翰开往盖特福特的列车上挤着许多年轻人，他们看上去个个都比英尼戈激动得多，虽然他们只不过去看了一场足球比赛，而他英尼戈·乔利芬特却——哎，他去过

哪里了？啊，他不知道。那些事情统统都如此荒唐。也许是在一场梦魇的边缘：在梦里乘火车，车票不是全价，也就是说，一张单程票和一张三分之一路程的票乘一个来回，目的地是一条查林克劳斯街，而这条街又如同气泡一般随时会膨胀和颤抖起来。费尔德和亨特曼、匹茨纳和波瑞——食人生番和脑袋长在肩膀底下的人。然而，盖特福特车站却有办法暗示了：它知道英尼戈·乔利芬特脑子里在想些什么。“统统是垃圾！”它说，月台、搬运工人、报摊，统统都是垃圾。

4

秀茜的生日茶会在特兰忒小姐住宿的那家旅馆楼上的一个大房间里举行，英尼戈到达时茶会行将结束。看样子莫顿·米切姆先生打算对着杯盘狼藉的餐桌发表讲话了。有点儿茫然和气喘吁吁的英尼戈结结巴巴地说了些什么。秀茜一下子被惊呆了，脸上并没有丝毫欢迎的表示。玛米·波特小姐不在场，因为她没有被邀请。但是杰里·杰宁汉也不在，虽然英尼戈知道他是接到邀请的。所有其他的伙伴此刻都在，正以责备的目光注视着乔利芬特。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嗨，英尼戈，”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喜欢直抒己见的奥克劳依特先生说，“现在来得可不是时候啊，伙计。我本来以为你会第一个到的，真的，我是这么想的。”

“说得对呀，”布伦迪特先生附和道；他那种自得其乐、过于直来直去的态度使布伦迪特太太也觉得他不可救药。“我的老天爷，你到哪里去了，年轻人？我们要你认错。”

“哦，别说了，乔，”秀茜叫道。“我们不要他认错或者道歉。这没关系。刚才你说什么来着，吉米？”

“我非常抱歉，秀茜，”英尼戈说。“你瞧——”

“这没关系，”秀茜不耐烦地冷冰冰地说，随后便将目光移向吉米，仿佛吉米才是一个真实的人，看着他是一种乐趣。

英尼戈坐下身来；虽然他知道自己很快就要取得胜利了，但还是禁不住指望蒙特·莫蒂默先生最好此时此刻就已经在外面等候。屋子里的人重又开始谈话，他产生一种被冷落的感觉。“杰宁汉在哪里？”最后他问道。

“不能来了，他说，”布伦迪特太太压低着嗓门回答；尽管声音很轻，却比平常时候的任何音调都传得更远。“他送来一张纸条和一件礼物，还非常雅致呢——我是说那礼物——一盒手绢，每一条都很大方，令人喜爱，真的，我感到惊讶。那年轻人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谜；我是一个不相信神秘事物的人，你也知道。如果他人到场而没有带礼物，我就不会觉得意外；如果他亲自把礼物送来，我也不会觉得意外。可是现在他人没有到却送来了这么雅致的礼物，这就让人吃惊了。他是个神秘人物。”

英尼戈这时候并没有听布伦迪特太太说话。杰里·杰宁汉是不是神秘人物他不感兴趣。此刻他正忙着诅咒自己竟然把秀茜的礼物给忘了；他本来是想在伦敦买的。现在，每个伙伴都送了一些东西给秀茜——他可以看见桌子上放着一个个小包——唯独他英尼戈忘记了这件事情。不错，有蒙特·莫蒂默先生在那儿，他是一件真正贵重的礼物，然而那毕竟是另一回事。眼前是二十一岁的秀茜，她不会再有第二个二十一岁，尽管以后会有新的太阳系出现，在蓝天上会有新的行星放出光芒，但是，这一次他却没能在这里祝愿她长寿，送她一件绚丽的值得骄傲的东西，并看她怀着热切、激动、幸福的心情观赏这一礼物。此时此刻秀茜丝毫不显得激动和幸福。她的生日庆祝会失败了吗？该死的“费尔德—亨特曼”和蒙特·莫蒂默！他根本就不该去理睬

他们。还有，杰宁汉这个小捣蛋鬼人不到场，只送几块哭鼻子用的手绢，算是什么意思？

“好了，特兰忒小姐，男孩和女孩们，”吉米站起身子说，“依我看，我们该走了。我们祝愿秀茜在今晚的演出之后走好运——她理应交上好运——并祝愿她身体健康，这一点可是歌舞界的大事，我向各位保证。现在我们该走了，去休息一会儿。今天晚上的演出将是一次盛会，门票已经统统卖光，观众们完全是为了来看我们的秀茜。盖特福特将在今晚看到它历史上最了不起的演出，嗨！所以我们最好在开场之前轻松一下，休息个把小时。这是没问题的吧，秀茜？”

秀茜对吉米点点头微微一笑，但笑得不很快活。人们慢慢地离开餐桌，向房门走去。秀茜开始收拾她那一个个小包。英尼戈的机会来了。

“我说，秀茜，我非常抱歉，”他这样开头说。

“这没关系，”秀茜说完便转身走开。这时候其余的人也在逐渐离去。

这可不行。英尼戈一把抓住秀茜的手腕。“我非常抱歉没能及时赶到这里，”他很快地接着说，“走得匆忙把你的礼物也忘记了。不，你得听我说，你一定得听。”

“关于这件事我什么都不想听。你让我走。”

“我不让你走，直到你听完我要说的话。你瞧，今天我非去伦敦不可——”

“伦敦！”秀茜的语调发生了迅速的变化。

“是啊，伦敦。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必须去见乐谱出版商费尔德和亨特曼——”

“英尼戈，你的歌曲！他们听了！他们把你的歌曲拿去了吗？快告诉我，快！”此刻的秀茜真是够激动的，而她之所以会如

此迫不及待完全是因为关心他英尼戈以及那些歌曲；秀茜根本不在考虑她自己。对于乔利芬特来说，这是个奇妙的时刻。有时候他觉得秀茜很自私，在这一天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还曾经有许多次产生过这样的想法，但是只要回忆起在盖特福特旅馆里的这一时刻，这个想法便从他的头脑中被驱赶出去。

“是的，他们要我的歌曲，”英尼戈慢条斯理地开始说。

“哦，说下去，说下去。你怎么说得这么慢。赶快把全部经过都告诉我。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我又要认为你不中用了。”

“是这样的，你瞧，那个叫蒙特·莫蒂默的人也听过那些歌曲了，他要把它们编入他的一个新的时事讽刺剧。”

“英尼戈！”秀茜兴奋地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随后她的脸沉了下来。“你在哄骗我。你根本没有见到蒙特·莫蒂默。”

“见到了，我告诉你我见到他了，秀茜。”接着英尼戈把早晨在匹茨纳先生房间里所发生的情况告诉她。秀茜屏息静听。

“你成功了，我亲爱的，”听完以后秀茜大声说。“你很快就要名扬天下。好极了！我真高兴。现在，可怜的‘好伙伴’要欢腾起来了。是的，要欢腾了——一定会的。”停一会儿她又说：“可是我要明白告诉你，别让埃塞尔·乔治亚唱那些歌曲，我想到这个就火冒三丈。你应该把我的情况告诉蒙特·莫蒂默，”她若有所思地添上一句。

“我告诉他了，小姐，我告诉他了，”英尼戈怀着胜利的喜悦叫道。“除此以外我什么都没有对他说。”

“你没有告诉他吧，是不是？他有没有说些什么？要么就光笑不说话？”

“他才笑不出来呢！我倒是本来想嘲笑他的。他说了些什么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今天晚上要来看我们的演出。”

"什么!"这一回秀茜是放声尖叫了。她使劲地摇动乔利芬特。"英尼戈,别这么胡言乱语,他不可能到这儿来。"

"他今天晚上要来看我们的演出,"英尼戈故意十分强调地重复说。"事实上他是来看你的。"

"蒙特·莫蒂默!"

"正是这位了不起的首脑本人——如果他是一位了不起的首脑。"

"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是说,你是怎么使得他想要来看我们演出的呢?哦,我不相信。"

"我只是叫他来看,他就打算来了。替他预定了一个座位。我可能是不中用的,但是当我开始——"

"哦,别再说什么不中用了。反正我从来就没有这个意思。让我想一想。噢,不,我无法想象。哎,我会紧张得瘫倒在地的。我已经这么多次盼望能遇上类似这样的事情,现在真的发生我可受不了。我已经觉得这件事可笑得很。我会把它弄得一团糟的。"

英尼戈吃了一惊。"也许我不该告诉你。"

"你当然应该告诉我,傻瓜。假如你不告诉我,我就永远不能原谅你。到了演出的时候我会感觉正常的。如果不是那样,我就没有出息了。啊,多好的机会!"说完秀茜转身离去,随后又同样突然地转过身来重新回到英尼戈面前,现出沉思的表情。"要是他看不中我,那可就是惨败了,不是吗?"

"他准会喜欢你的,"英尼戈说。"如果他看不中你,他就是一个笨蛋,绝对如此。他也就别想得到我的歌曲。在哪一个王上手下,老奴?说出来,不然就叫你死。[①] 那时候我要对他这么

---

① 见第97页注①。

说。”

“亲爱的！不过，英尼戈，我并不希望你把我和你的歌曲如此联系在一起——”

“听我的。别管那一些。”英尼戈说着握住秀茜的手。“我很抱歉没能早一点儿赶回来参加你的生日庆祝会——”

“别老提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了。当时我忍不住要生气，你说是不是？你应该事先告诉我你打算干什么，虽然现在这样更令人激动，我得说，英尼戈。”

“这就对了。如果我这一趟没有任何结果，你就会失望，你的生日就会被弄得一塌糊涂，绝对如此。不过，现在我把你的礼物给忘了——”

“你没有忘。这位了不起的蒙特就是给我的礼物。精彩的礼物！”

“另外，我还没有向你表示过任何祝愿呢。现在祝愿你并不晚吧，是不是？祝你长寿，秀茜。”

“谢谢你。”秀茜平静地、一本正经地回答说。但是，紧接着她自豪地脱口而出：“哦——我是个呆子——可我多么快乐。英尼戈，你是我亲爱的。”说完她把手臂搂住英尼戈的脖子给了他一个亲吻，一个闪电般迅速的吻。

有那么一两分钟英尼戈让秀茜和他一起待在原地。不，不是一两分钟。此刻的时间，并不是随着壁炉架上的大理石钟那轻快的滴答声而流逝并永远消失的分分秒秒。寻常的时间世界远在下面，已经粉碎成一堆黑暗的废墟而被遗忘；英尼戈闯入了九天仙境，在那儿，一个个太阳和月亮升起、滞留，又在精灵最细微的耳语声中落下。让他待在那儿吧。我们不可忘记，他是个喜爱幻想的放纵的青年，正处于热恋之中，好比一头年幼的驴子。我们也不可忘记，这一类驴子总是有眼下这种时刻的。他们对于女神

爱希丝①的看法和传说中那头金驴②对她的看法没有不同——他们仍然认为能以女神的玫瑰为食并且恢复人形。

---

① 埃及神话中司生育与繁殖的女神；她还被认为是一个有魔法的女神，能用符咒抵抗邪恶。

② 典出古罗马作家阿普列乌斯（约123—180）的《金驴记》：青年鲁巧心怀不良动机想学巫术，结果弄巧成拙由人变驴，历尽苦难，后来他的灵魂改邪归正，于是女神爱希丝降恩于他，向他传授秘诀，终于使他食玫瑰之后脱掉驴皮，恢复人形。

第四章　一次义演

1

我们最近一次在现场目睹“好伙伴”即将开始它的一场演出，是在几个月之前的一个星期六晚上，地点是在桑迪贝。那是好伙伴们第一个真正成功的夜晚，是一次了不起的演出——或者可以说在当时看起来是这样——然而，和盖特福特马戏场的这一个星期六夜晚相比较，它就微不足道了。秀茜的生日、为秀茜而举行的演出、蒙特·莫蒂默先生的差不多随时都有可能的到场观看，以及连包厢也不例外的全场客满。是的，盖特福特马戏场有一个包厢——不是四个，不是两个，而是孤立的一个。这包厢的帘子相当邋遢，它的四只小椅子是不是曾经镀过金人们也很难弄得清楚，但它却是一个正式的包厢，准备着接待到这个小镇来访问并且希望在马戏场观看演出的任何一位大人物。当然，包厢也是可以随便预定的。但是，因为大人物很少到马戏场来，一般人则喜欢坐得舒服，所以这包厢并不经常有人光顾，只有经理的歌舞界朋友们说不准在什么时候偶尔到这里来坐一坐。不过，在今天这个了不起的晚上，包厢被人预定了。没有人知道是谁定的，至少没有人承认对这一点有所了解。杰里·杰宁汉可能知道些什么。然而没有人向他打听，一方面是因为他来得很迟，到达马戏场的时候他刚刚来得及换衣服和化妆作为开场的合唱

就已经要开始了，另一方面是因为谁也没有想到他会对这件事情有所了解。布伦迪特太太如果有时间本来是可能会问杰宁汉的，因为对于这个包厢的被人预定，她比谁都更加觉得高兴、激动和好奇。她认为，今天这包厢赋予整个夜晚一种情调。她期待着能瞥见某一件雪白上衣的前胸闪射出来的光芒，期待着有机会能看见一个带有钻石的冕状头饰从而低声发出由衷的惊叹。不过，她又指出，有关包厢的种种情况你是怎么也猜不透的。坐在里面的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人；形形色色的事情，例如一个不容改变的去伯恩默思演出的合同，都有可能从里面产生出来。布伦迪特太太对这些很感兴趣、心情十分激动，对自己这种情绪她毫不掩饰。或许，预言的本能正在她的头脑深处起作用——毕竟，每一个认真的女低音歌手发出的声音都具有预言性——因为，不能否认，那个包厢是重要的。

的确，现在每一件事情都是重要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计时沙漏中的每一粒沙子都具有意义。

因此我们必须及时赶到马戏场看着帷幕升起。以前我们曾经这么做过，现在必须再一次这么做，因为，对于“好伙伴”来说，升起帷幕举行演出，这是最后的一次了。从此以后，这些伙伴们再也不会聚在一起合唱并接着表演其他的节目。这一点是他们谁也不知道的，甚至于连素谙卡珊德拉[1]启示的布伦迪特太太也不例外。现在他们个个都热切地希望使今天晚上的演出取得成功；当他们不断想到整个场子将座无虚席的时候，心里就像饮了醇酒一样热乎乎的。但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还想着这样那样的心事。特兰忒小姐在后台跟这个人讲讲话又跟那个人说几句，同时却在心里自问，往后为这歌舞班干些什么呢？日前瞥见

---

① 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公主，能预卜吉凶。

的路上一辆汽车里那个男子的身影不时在她脑海中浮现，那人多么像长期以来出没于她头脑里那条幽暗走廊的幻影。年长的演员们还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办，究竟去不去伯恩默思。英尼戈和秀茜则仍然惦记着蒙特·莫蒂默先生。杰里·杰宁汉显然有他自己需要关心的事，只是没有向别人透露。连玛米·波特小姐也在不停地向自己发问：这些人打算干什么呢？自己是不是最好跟着他们度过这个夏天，然后在秋天到伦敦去碰碰运气？奥克劳依特先生在思忖：自己今后会遇上什么事情？在加拿大现在发生了什么？在布拉德斯福特发生了什么？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得到来自奥格登街的消息了。就这样，这些人个个都很热切，都很激动，其程度就随你想象了；不过，与此同时，他们每个人也都忙着想心事、动脑筋、作安排，谁也想不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聚会，他们的这一个半圆不久便要破碎，永远不再恢复；炸药已经堆放好了，导火线也已经摆正并点燃。

观众们从蒙德雷、斯托特赶到盖特福特马戏场来，也有的是盖特福特本镇的居民，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以前看过好伙伴们的演出，知道秀茜是谁，也知道今天晚上为什么由她领衔主演。发动机厂的机修工人、装配工人、电器工人、书记员和出纳员，带着他们的妻子或情人；打字员、女帽商和小学教师；结过婚的或者未婚的女人；随时都有可能得奖或者被罚以五年监禁劳役的男人；或许要去镇议会或许要去贫民窟的人；傻乎乎地张着嘴巴互相用肘轻推然后大声哄笑的男孩；扭动肩膀，拍打同伴，然后格格傻笑的姑娘；还有一些姑娘则性情文静，未来的生活对于她们来说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梦；一些打扮入时的青年总是随着人群进出工厂和宿舍，但是却像鲁滨逊① 一样孤独；挣好多钱、想吃

① 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1660—1731)所著长篇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主人公。他因所乘船只失事，在荒岛上孤独地生活了28年。

什么就可以吃什么的快活的中年男子，带着劳累、疲乏的妻子——她们辛苦了一个星期，直到今天晚上六点才刚刚结束一场为了赢得清洁和体面的战斗；心怀希望的少女热切地等待着能一睹杰里·杰宁汉的容颜，要让双眼得到尽情的享受；浪漫的绅士们则期待着欣赏玛米·波特小姐两条漂亮的腿；按道理应该待在医院里的人，应该蹲监狱的人，应该去参加维多利亚街美以美会礼拜音乐会（或者三角地女童子军集会，或者蒙特雷基督教男青年会辩论会，或者盖特福特自行车俱乐部惠斯特牌比赛）的人；按道理应该在商店里协助他们的父亲做生意的人；按道理应该待在神祇保佑的乐土但实际上却在这个被神所遗忘了的岛国劳苦了这么长时间的人……所有这些人都在这儿了，有的呆呆地出神，有的在聊天，有的吃巧克力，有的读报上的足球赛比分，也有的在翻阅手中的节目单。此刻，正当他们都等得不耐烦感觉无聊的时候，上部的灯光熄灭了，脚光亮起，照着帷幕下部的折叠部分，照例产生一种引人入胜的效果。帷幕现在升起了吗？不，还没有。好伙伴们先得演奏一些什么，这是惯例。听啊，音乐来了：闰普狄—蒂—狄蒂—蒂，闰普狄—蒂—狄蒂。有些观众知道这个曲子。它是一只叫做《悄悄地溜过拐角》的歌曲，演唱者是那位漂亮的年轻小伙子，一边唱还一边跳舞。真好听，是不是？此时此刻，轻快调皮的曲调透过被脚光照射带上了迷人色彩的帷幕缓缓地飘逸而出，好比发酵剂在黑糊糊的一片听众之间产生作用。确实动听得很；它是一支爱情和悠闲交织而成的狂想曲，是一种信息——来自比我们在其中领取薪金的这一个世界有较多光明的另一个世界。随着这支曲子的翩跹起舞，盖特福特镇消失得无影无踪；街道、工厂、商店、一长排一长排的房屋、电车和运货卡车、丑陋的小教堂、鬼头鬼脑的小酒店，统统都微微颤抖，东摇西晃，继而被猛烈地震撼，随后便开始消失，慢悠悠地

进入虚无飘渺之中——它永远地溜过了某个巨大的无法想象的拐角。此刻，音乐稍微响了一些，仿佛带着胜利的豪情。一切都消失了，只有光秃秃的大地和蓝光闪烁的星星，而这曲调，这节拍，以及这闰普狄一蒂一狄蒂在天鹅绒构成的黑暗中搏动。音乐更响了，胜利的豪情更强烈了。在空中荡漾的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变起魔术来，经过它们的打扮和着色，盖特福特呈现出崭新的面貌，阳光明媚，风景如画，犹如安乐乡的边缘：喷泉里交替喷出黑色的爱尔兰啤酒和金色的巴斯啤酒；街道上金片和蜜露成堆；烹饪得恰到好处的肉和布丁组成有拱顶的走道；丝织的袜子和上衣俯拾皆是；每一个拐角上都有人跳舞，每一个人都可获奖，每时每刻都能得分；姑娘们好比欢笑而热情的女王；总是身穿夜礼服的小伙子们将永远钟爱你；到处都有一群群皮肤红润的胖娃娃在蹦蹦跳跳——他们的面色从不苍白，他们的四肢从不扭曲——他们从充满幸福的屋子里跌跌撞撞地奔跑出来，从记忆的深处，从死人的坟墓……

啊，这真是太好了。你忘记了现在，忘记了自己；你被带到某个地方，也弄不清楚自己置身何处。这是应该赢得掌声的；今天晚上它也确实正受到鼓掌欢迎呢。此刻，只有钢琴在独奏了。帷幕正在升起。他们就在台上，唱起来了，看上去好比一幅美丽的图画。再给他们一次热烈的鼓掌吧。那两位姑娘很可爱，不是吗？另外还有一位你不能称她为姑娘，她已经渐渐地在老起来，的确；不过尽管如此，她还是个好歌手，一个真正的好角色。那两位姑娘确实楚楚动人。那位穿着蓝衣服的是新来的；另外一位穿红衣服的才是秀茜·迪安，今天晚上的主角是她。迪安小姐使观众入迷所采用的方法，就像是把一只猫逗乐，不过她长得也挺漂亮。瞧她微笑时的风采吧。那一身红装跟她乌黑的眼睛和头发正相配。另一位姑娘身材也很匀称。她是要嫁人的，不过，姑娘

们总要女大当嫁的。如果说现在她还是单身，那么，不久她就要和那个人们管他叫杰里的漂亮小伙子结婚。啊，杰里是个好角色。只要瞧一瞧他的两只脚就能看得出来。还有，站在那一头最最边上、时不时还挤眉弄眼的小个子，是喜剧演员吉米·纳恩。一会儿他将扮演一个邮递员出现在观众面前，并且开怀大笑，还会叫你也笑得喘不过气来。那一位高个子——不，他是个非常瘦的细长条子，眉毛很浓——是弹奏班卓琴的，还会变魔术。人们说他曾经给国王和王后表演节目，或者有过类似的经历。他变起魔术来有他的特色，很可以也算得上是一个喜剧演员。另外一个肩膀宽阔的，是一位歌唱家。演出时他常常给大伙儿领头。对了："考特尼 · 布伦迪特将演唱节目单上第二十七只歌。"那就是他。在钢琴旁边的那位年轻人弹奏得很不错，嗳，他弹得很好。这么好的技艺真是上帝的恩赐。人们说他刚刚和那位新来的姑娘结婚，不过，当然啰，你不能听说什么就相信什么。

帷幕升起来了，演出已经开始。现在我们该离开观众到后台去。过了今天晚上，我们将再也不会到那儿去了。

2

演出刚刚开场麻烦就出现了。这不过是巴掌大小的一块乌云，然而却是客观存在。当时乔在演唱；跟往常一样，他显然把他的听众想象成一群未来的航海者，正在就"大海，波涛汹涌的大海"向他们提出一些忠告。正当他第四或是第五次恳求他们千万要小心的时候（好多颗勇敢的心已沉睡在海底），一个沙哑尖厉令人厌恶的嗓门冲着他叫嚷，要他"住嘴！ 不要唱了！"这声音来自正厅后座的后面几排；正厅后座是这个场子价格最便宜的座位，因为这儿没有顶层楼座。随着这一声叫喊，从那个方向又传

来一些人的高声嘲笑，不过其他观众立刻发出“嘘——嘘！”的声音阻止那些人的捣乱。看上去乔似乎并没有把这一干扰放在心上，而是继续唱他的歌，但是在钢琴旁的英尼戈却注意到他两只大拳头攥得紧紧的，额上有几根青筋暴出，这可不是好兆头。显而易见，乔心中正火冒三丈，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再说，这个嘲弄他的声音并非第一次出现；从前，有一两个晚上他在演唱的时候，这个嗓门也曾这样对他叫喊。

当乔唱完第一支歌的时候，他受到热烈的鼓掌欢迎。观众们（愿上帝赐福于他们！）比平时更热情，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刚才非常粗暴地打断过乔的演唱。然而，还是从那个老地方，从正厅后座的后面几排，传来表示厌恶和轻蔑的“呸！呸！”和哼哼声，还有人在喝倒彩；这些捣乱的噪声比掌声持续的时间还要长。乔顿时怒不可遏。“该死的猪猡！”他隔着钢琴忿忿地对英尼戈咕哝道。“他们又来了。”

“女士们，先生们，”乔大声宣布，“应观众特别要求，下面演唱——《小号吹奏者》。”

“闭上你的嘴巴！”谁都还没有来得及讲任何话那个声音又轻蔑地叫道。

一些人大声笑起来。其他观众又一次发出“嘘！嘘！”的声音阻止他们，并接着鼓起掌来。

“假如坐在后排的那位先生不闭上嘴巴的话，”乔怒吼道，他诚实的面孔气得通红，尽管涂着化妆油彩也能看得出来，“很快他将被迫这么做。”

“镇静，乔，我的伙计，镇静！”坐在他身后的吉米低声劝道。跟往常个人表演节目的时候一样，大多数伙伴已经离开了前台。

坐在后排的那位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对这一威胁表示蔑视，但是其他的观众对此表示欢迎——他们出钱买票并不是到镇上

来看无赖的。“把他赶出去，”他们高声喊道。有那么一两分钟的时间，场子里闹嚷嚷乱哄哄的。乔十分严肃地等到观众们重新安静下来之后才向小号吹奏者提出一连串显然是非常愚蠢的问题。

在这段时间里，在舞台侧翼的布伦迪特太太心里实在紧张得不得了。“现在我可以肯定，”她宣称，“这完全是预谋的勾当。先前我还不能肯定，虽然我很怀疑。我知道你们会怎么说的，秀茜和你，特兰忒小姐。你们会说，只要观众中出现几声‘呸！呸！’的声音和跺脚的声音，一些职业演员总会认为这是预谋的勾当。是的，他们是预先策划好的；我还认为他们这么做愚蠢透顶。但是，这种事情总该有个限度吧。”

“这种事情令人厌恶，”特兰忒小姐说，“而且，这个星期我们显然已经遇见太多了。”

“也许很快会停止的吧，”秀茜怀着希望说，脑子里一边还不停地想着蒙特·莫蒂默先生。“等到演出继续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可能会安静下来的。”

“也可能他们会继续捣乱，”布伦迪特太太反驳道；看起来，当她丈夫实际上还在台上的时候她不喜欢听人说此刻演出不在继续。“这种预谋的勾当，我觉得真是没有道德。坐在包厢里的人会怎么想！那么认真地特意预定了这个包厢，还穿上了夜礼服，听到的却是这种——这种——恶作剧！”这时候包厢里已经有人了，布伦迪特太太已经瞥见一件雪白衬衣的前胸，还有一条光光的手臂搁在包厢的壁架上。

“哼，要是那些人还不停止的话，”特兰忒小姐宣布；她已经下定决心，“我就要让人把他们赶出去。他们这么做太卑鄙了，这是不可原谅的，我不能让他们再继续下去了。”

“假如他们把我今天晚上的演出弄砸了锅，”秀茜咬牙切齿地说，“我要——我要把他们杀了，这帮畜生。”

“别说这种话，亲爱的，”布伦迪特太太说。“如果有那一类事情需要做的话，乔会干的。你听听！他现在要发多大的脾气哟，想到这一点简直叫人受不了。我得把时间统统搭上去才能让他平静下来。你真想不到他被真正惹火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她又添上一句，那语气很奇怪，羞愧中夹杂着骄傲。“现在你去偷偷瞧他一眼。他已经发作了。”

玛米·波特小姐慢悠悠地走上前来。下一个该轮到她上台表演。“唷，”她说，一边把圆圆的面孔转向这个又转向那个，“这是怎么啦？他们不是在把乔嘘下台吧，是不是？如果他们是在开始干这种事情的话，我就完蛋了。那我就要离开此地了，我要走，我受不了。”

“如果在你演唱时发生麻烦，波特小姐，”特兰忒小姐对她说，“不要理睬它。在需要我亲自过问的情况下，我无论如何也要设法将它制止。”

“那敢情好，”玛米·波特小姐将信将疑地应道，“不过对于这种情况我很不习惯。”

“我们也一样，”秀茜极快地插话说。“不过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让你高兴高兴。蒙特·莫蒂默先生今天晚上要来看我们演出。”

“蒙特·莫蒂默！那个编导时事讽刺剧的大人物！有这样的可能，对不对？以前我也听说过这样的谣传，迪安小姐，”玛米嘲笑说。

“好吧，那你就不要相信我。”说完这句，见特兰忒小姐和布伦迪特太太两人投来疑问的目光，秀茜接着又说：“这是真的。英尼戈今天到伦敦去了，他见到了蒙特·莫蒂默，说服了他，要他今天晚上到这儿来看我们的演出。”

“嘿，我倒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布伦迪特太太喘着粗气说。

"当然,并不是说他这个人对我——或者对乔——有什么作用。这可是你的机会呀,秀茜。那一天,只不过是几天以前,我怎么对你说来着?瞧,你是怎么也不会想到的。"

"唷,你这话当真?"波特小姐此时显然已经不再怀疑莫蒂默先生的来访。"他坐在哪里?现在他已经到了吗?"

"正厅前排第四排,"秀茜简慢地回答。"我知道,因为在我们演出开始之前英尼戈把这座位指给我看了。现在他还没有到,但是他会来的。英尼戈接到过他启程之后发来的一个电报。"

"啊呀,我的老天爷,看来我得接着演下去了。不管怎么说,这个安排真巧妙,"波特小姐大声说,同时怒冲冲地望着秀茜。"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

"因为我没有机会。谁也不打算跟你捣蛋。今天这一晚上莫蒂默先生将充分地看到你的表演。天哪!你们听呀!乔会大发雷霆的。"

事实的确如此。观众们的掌声够响的了,但是你依然听见从后排座位上发出的"嘘!嘘!"和"呸!呸!"的噪声。

"听见没有?"当乔离开前台来到她们中间,看上去十分忐忑不安的波特小姐准备接替他上台的时候,他吼道。"后排那些人,真该把他们的耳朵塞上泥巴——"

"这种事情真可恶。我毫不怀疑这是故意的,是预谋的,"他的太太把一只手搁在他手臂上插言道,"不过,我们不必表现得很粗俗。我们能做到彬彬有礼,嗯?尽管他们做不到。"

"哼,要是我能逮住他们,非把他们的耳朵塞上泥巴不可。让他们留点神吧,这批家伙。我真想等到你们哪一个在台上演出的时候走到他们的座位那边去站着,无论如何也要制止他们的叫嚷。"

"你真想!那种事情你什么也别想干!"布伦迪特太太气呼

呼地大声说。“你是想惹麻烦吗，乔？你知道那会弄出什么样的结果来。眼下正有一个好机会等着秀茜呢！”

“机会？”

“一辈子难得碰上这样的机会，”布伦迪特太太说，随后又急急忙忙向丈夫解释为什么今天晚上的演出特别重要。

玛米·波特小姐的遭遇和乔一样，糟糕得很；实际上，应该说是更糟糕。她的歌喉并不怎么样，这一点很快就被正厅后座向她指出了。待到她好不容易唱完一支软弱无力的短小的歌，吉米向她做手势，劝她作舞蹈表演而不要继续唱歌，跳完舞便结束演出。企图打断一个舞蹈表演并不那么容易，但是正厅后座的无赖们竭尽全力。波特小姐确实善于跳舞，她那两条漂亮的腿一闪一闪，引得观众们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却仍然淹没不了正厅后排的喧扰。观众们开始不耐烦了。

在波特小姐谢幕的时候，吉米一个箭步离开了前台。“下一个节目我们得表演那支购物协奏曲，”他大声说。“非搞一个闹哄哄的节目不可。特兰忒小姐，能不能请你叫他们停止喧闹？”

“我这就去，”特兰忒小姐应道。话音刚落她便转身离去。整个建筑物内都不见经理的影子，看来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安排在观众席维持秩序的只有两个男服务员，而且都不是年轻、强壮而意志坚决的。在正厅后座的是个老朽，他抱怨说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制止这连续不断的干扰。“但是这群人很难对付，小姐，”他低声说。“我对你说实话，我压根儿不知道他们到这儿来干什么，真不知道。”

“出去叫一个警察来，”特兰忒小姐说。

“本来这附近应该有一个警察的，”服务员带着疑问应道。“往常总要进来看看，但是今天晚上好像没有到这个方向来巡视。不过，在拐角上有一个警察，我们或许能把他请来。这些人

见了他可能会安静下来。”

五分钟以后一个警察进入场内。他先叫了一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经常听见的“喂，注意！保持安静！”从而让那些胡闹者知道，借着蓝色制服和银色钮扣，威严的法律在执政，然后，便在这些人座位后面一站。不过这时候场内碰巧不很需要他。好伙伴们此刻正在演出的合唱加合奏是一个喧闹逗乐的节目，它为秀茜和吉米提供了穿插大量幽默表演的机会。当他们刚刚开始唱第一段歌——它不过是插科打诨的先导——秀茜突然看到前方有动静；一位观众刚刚到达，正在第四排寻找他的座位，那是过道左侧最边上的一个。此人一定是——只能是——了不起的蒙特·莫蒂默。秀茜迅速朝英尼戈投去一瞥，英尼戈眨动一下眉毛作为回答。有那么一两分钟，秀茜惶恐不安，两条腿瑟瑟发抖，而且口干舌燥，脑子里成了一片空白，唱词、动作、一切的一切通通忘得一干二净；她觉得自己在舞台上再也不会有幽默感了。然而，一声爽朗、友好的笑声越过脚灯从观众席传到她耳中，这一笑声系被她自己十分机械地做出的一个小动作所激起。她的紧张心情顿时烟消云散，只觉得内心虽然激动，头脑却十分清醒，表演得心应手，并且充满了幽默动作。她全身心地投入这小小的舞台，成了一股欢笑的旋风。她的精彩表演，使全体伙伴都失去了在这个舞台上的立足之地，包括吉米。那些她所见过的傻乎乎的女售货员，那些出声地以鼻吸气的姑娘，那些精神萎靡、神思恍惚的矮个子姑娘，那些目中无人、带鼻音说话的高个子姑娘，那些一无所知的姑娘，那些知道一切的姑娘，所有这些人物统统在她脑海中生动地浮现；凭借着极度愉快所产生的灵感，她把这些角色一一扮演，每一个只需几秒钟的时间。观众们开怀大笑，高声喊叫，随着她的表演迅速作出各种反应。甚至于连坐在包厢里的人——坐在里面的究竟是谁呢？——似乎也俯身向前放声

大笑；有一次她好像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至于蒙特·莫蒂默先生，秀茜看不见他，也不知道他那儿现在情况怎样。然而，假如他不喜欢这样的演出，那么他就可以改行了。

"现在我们必须使这热闹的场面保持下去，"当伙伴们活跃起来的时候吉米大声说。"下一个你上场，杰里。不要让他们冷场，伙计。把你的本领全拿出来。"

杰里做到了这一点。他为观众们"悄悄地溜过拐角"。当他演唱的时候，除了这支动听的小曲，别的什么也没有，但是当他随着曲子翩翩起舞时，这曲子立刻充满了言语和音符所不能表达的含义。他两条长长的漂亮的腿和两只机智灵活的脚使观众们深深入迷。终于，他看来摆脱了最后的拘束，在台上发疯似地跳跃，同时却又保持着好比外科手术一般灵敏和干净利落的动作，加上英尼戈的钢琴声（他弹奏时屡屡将耷拉在额头的那一绺长发甩向后边）、吉米的鼓声、米切姆的班卓琴声和其余人的合唱，使得观众们全体起立向他鼓掌。随着最后的两记蹬脚动作——嘭嘭——杰里在台上立定，脸上略带光彩，喘着粗气向台下的人们微笑。观众们跺着脚高声呼喊，表示热烈的赞赏。杰里·杰宁汉向大伙儿鞠躬，微笑着迅速向包厢投去一瞥，再鞠一躬，然后退下台去。可是他不得不重新返回台上，而且，在随后五分钟美妙的时间里，他的两只脚再一次向人们显示，生活是多么有趣。观众们再一次爆发出欢呼和雷鸣般的掌声。这一回，负责照顾正厅前排的女服务员走上前来，送给他一些小包；为了它们，杰里当然应该向全场观众许多许多次地鞠躬，而且，为了其中的一个，他显然应该再一次微笑着向包厢投去一瞥。在舞台侧翼的伙伴们也齐声鼓掌，还瞥见了一只金色烟盒。其他的礼物包括一盒盒的香烟和巧克力，都是"无望的热情"祭坛上常见的祭品。但是那只烟盒不像是盖特福特人所赠送，即便是最忠心的打字员

或女售货员，也不可能送他这么一件可爱的金光闪闪的礼物。然而，似乎每过一分钟都变得更加神秘的杰里径自冲向他的化妆室，并不向伙伴们提供任何解释。

根据安排，接着由秀茜继续演出。这样，原计划中吉米的节目被取消了，秀茜请他同意在她演出之后再作个人表演——"现在场内气氛很不错，"她说——既然今天是秀茜领衔主演，吉米也就不便拒绝。

这一决定向全场宣布之后，观众鼓起掌来，待到秀茜正式出场，掌声变得更加热烈，人们甚至欢呼起来。秀茜伴以大量的动作演唱了英尼戈那支关于回家的歌曲，她的每一个唱词、每一个音符和每一个手势观众们都十分欣赏。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以前曾见过秀茜。她是最年轻的一位演员，最受大家喜爱，今天晚上的演出又是她当主角，因此观众们有千万条理由对她表示盛大热烈的欢迎。不过，即使以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她，情况也不会有任何不同。今天晚上的确是属于她的。她是在今天这么一个生日晚会上招待客人。她和观众们就好像是老朋友相聚一堂，只是因为她碰巧是在场的这些人当中最漂亮最活泼的一位姑娘，所以她站到了灰光灯下，而他们则在黑暗中观看她的表演，聆听她的歌唱。起初那种"不成功就永远失败"的紧张心情早已消失。她知道了不起的蒙特在观众席上，但已不再为他烦心。她把一切都弄到眼前，又趁着兴高采烈时强有力的冲动，将凡是阴郁愚笨的东西从这个世界上清除干净。懒洋洋地即席伴奏的英尼戈深感惊讶，几乎觉得害怕。这是秀茜——一切，乔利芬特如此熟悉的、值得敬慕的一切，都在那儿了，然而，比较实际生活中的秀茜，她显得大而明亮。在这么一个属于公众的秀茜的身上，那位姑娘本身却消失了，不见了。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为了所有人的秀茜；十分明显，她随时准备着占领任何舞台，操纵任何

观众，随时准备着闯入任何一个早晨或午后不久的下午那疯狂的奇妙世界的中心——那是一个巨大霓虹灯、摄影师、面谈者、新闻记者和大型汽车的世界，在那儿，人人都能在灯光闪烁、热闹欢腾的屋子里享用丰盛昂贵的午餐。所有这一切，现在似乎都理所当然地属于她了。她只消动一动手指头，人们就会聚集在她的周围，闪烁的灯光便会亮起，把她的名字拼写在沙夫茨伯里街疯狂的天空上。刹那间英尼戈甚至看见，当这位秀茜出现时，连不可一世的埃塞尔·乔治亚也显得有点儿黯然失色和疲倦，悄悄地向别处溜去。在他看来，那个奇境般的世界仿佛已经把秀茜围在中间。他弄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喜欢这个现象。他觉得受到了伤害，不过伤口处有点儿甜丝丝的。在一个瞬间，他想要停止弹琴，抓住秀茜的手臂，赶紧把她拉到黑暗中去；想要和她一起坐在电车里；想要把她带回黑糊糊、不干不净的住宿处，重新跌入那个圈子——那个由星期天的列车、干巴巴的三明治和小小的娱乐厅所组成的圈子；那环境虽然条件简陋，却有一种友好亲密的气氛。在下一个瞬间，他又想连续不断、无休无止地弹下去，直到秀茜笑啊跳啊，把自己想象成希望扮演的一切；直到秀茜面前堆满了一切好东西，而他自己嘛，则隐蔽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观望她如何享受这巨大而永久的快乐。可是，问题又来了——那以后又怎么样呢？啊，他不知道。他仿佛已经一连忙碌了好几个星期，没有稍停一下来满足生理上的需要，没有好好地睡上一觉。他一定很累了。但是他没有感觉到累；他觉得自己醉了，有点儿疯狂了。蒂德哩—伊德哩—嗡—嘭。相当疯狂了，实际上——绝对如此。嘭—嘭！

秀茜应观众要求又表演了一个节目，接着又表演了两个节目，然而，即使在这个时候，骚扰声仍然很大。观众们也送了一些小包给她，还向她献了花，包括一个大花束，一个在演出真正的

大型歌剧时才会出现，而在流动歌舞班里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的花束——是从那神秘的包厢里递下来的。秀茜想说些什么，但是她太激动了，连气都喘不过来。吉米匆匆忙忙促成伙伴们临时表演一个合唱，好让她得空在舞台侧翼怀着愉快的心情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在那儿，她受到奥克劳依特先生的祝贺。

“我该到化妆室去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杰斯，”秀茜对他说，“可是我做不到。你看这场面，真让人高兴。啊——我简直快活得没法控制了。这是多么让人激动的夜晚！”

“顶呱呱呀！”奥克劳依特先生情绪高昂地大声说；在布拉德斯福特几乎从未见过他这么兴奋。“嗯，你应该得到这样的荣誉，苏斯。他们还告诉我，观众中还有一个专管歌舞演出的大人物哩。”

“是呀，”秀茜大声应道。“我随时都盼着他走到我跟前来说，‘迪安小姐，我已经找你好多年了。星期二开始你搞一个演出周吧，我支付二百五十镑。如果你认为还不够，对我说一声。’或者类似这样的话。你觉得怎么样？”不过，奥克劳依特先生什么话都还没来得及说，秀茜已经拉着他以华尔兹舞步转了好几圈。

“噢，是这样吗，呃？”秀茜松开手以后奥克劳依特先生说。“那么可怜的好伙伴们怎么样呢？我们将再也见不到你了，除非我们赶整整一天的路买票入场观看你的演出。别把这个放在心上，苏斯，”当秀茜看来想插话时他接着又说，“你好好地照顾自己吧，要是那些人果真答应每星期给你十个英镑让你到伦敦去，或者类似的条件，你就接受下来，只要不搞那些可耻的玩艺儿，比如裸体登台什么的。关于这个你倒是必须留神，我想，因为他们对我说，伦敦是有一些坏人的。但是，假如是正当的事情，就接受下来。呃，如果你走了，我会很想念你的，我一定会的——”

“亲爱的！”秀茜叫道；她已经有那么一段时间随时都想放声

大笑并高声喊叫，此刻她比先前更想这么做了。她抓住奥克劳依特先生的一只胳膊使劲地捏。"我觉得你真是太好了，杰斯，我也会想念你的。让我们一起跑到加拿大去，好不好？"

"呃——"奥克劳依特先生这一回把声音拖得很长很长，"这是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得计划一下。"他略停片刻，在返回现实世界之前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盘算他们应该制订的"计划"。"不过，你听我说。不要为好伙伴们烦心。别人给你提供的条件，只要对你有益你就接受。因为，要不了多久这歌舞班就会散伙的。我已经感觉到要出事情了。哎，你可以笑话我，但是在这一方面我就是有诀窍。联合队赢得足球杯的那一年，从年初开始我就一直说他们会赢，厂里的人都笑话我，但结果我是正确的。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他又添上一句，同时歇一口气。

"接着往下讲，老穆尔[①]先生，"秀茜嘲笑地说。

"我觉得今天晚上在这儿真要发生麻烦。我不敢肯定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你是说坐在后排的那些人吗？"

"是呀。我观察过他们，还同负责照管正厅的那个老头说了，那些家伙什么花样都搞得出来。他们那边总有点儿不对劲，我告诉你吧。我猜不透是怎么回事，猜不透。喂，吉米要你上台呢，一会儿就要幕间休息了。"

于是秀茜接着上台演出，全场因此而引起轰动。吉米已经砍去了原先安排的前面一半节目，大概是指望正厅后座的那些无赖会在幕间统统离去，不再回来，尽管在过去的半个多小时里他们没有弄出一点儿声音。在场内亮起灯光、台上帷幕已经落下之后，英尼戈和心情激动的秀茜一起从幕布的缝隙向台下窥探，恰

① 乔治·穆尔(1852—1933)——爱尔兰小说家，作品有特殊风格。

巧看见蒙特·莫蒂默先生离开他的座位。他是要到后台来看望他们吗？还是要到场子外面去喝一杯？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他还没有露面，英尼戈于是得出结论，蒙特是要出去喝一杯。这个想法与秀茜的相比较，显得乐观；在秀茜看来，莫蒂默先生因为厌恶而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正当休息时间结束演出即将重新开始的时候，他们看见这位先生回到了他的座位上，秀茜因此得以窥视他那与高贵身份很相配的好似亚述人的面容。

"他看上去不坏，"秀茜说。"我很想跑到他面前对着他叫喊：'喂，我们的演出怎么样？'不知他此刻在想些什么。看上去他好像什么都不想。瞧，他在打哈欠呢。哦，别打哈欠。真想不到他来这儿打哈欠！"

"这么做真无耻，我觉得，"英尼戈说。"他大概吃得太多了。他那一顿午餐足够五个人吃的，我敢肯定从那时到现在他吃啊喝啊，一直没有停过。"

"猪猡！不，我不该骂人。谁也说不准，他有可能——你把这种情况叫做什么来着？——猜到几分我在说些什么。请答应我，莫蒂默先生，我想得到一份报酬优厚的工作。谢谢你。啊，这件事真难搞！我觉得实在犯愁。要是他一点儿不帮忙，那就一切都完了，对不对？我是说我们就要和以前一样，完全老一套，真是糟糕。我希望现在立刻又开始演出。我不想再看他了。现在包厢里没有人。我在猜想里面究竟是谁。他们送我的花束好极了，但是那上面根本没有姓名。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轻百万富翁——并不十分年轻，喏，不像你，英尼戈——他发疯似地爱上了我。哈啰，我们看够了。"

"喂，"吉米对他们几个微笑说，"我看现在我们非倒霉不可了，有一次——"

"我看是别的什么人要倒霉，"乔咆哮说。"要是让我抓住那

些家伙当中的一个，只要抓住一个——”

“那些家伙，乔，那些家伙是抓不住的，”他的妻子对他说。“这种事情你是不会做的。”

“不过眼下情况良好，”吉米又说。“他们统统都规矩得很。”

“一场骚乱，”莫顿·米切姆先生阴沉着脸说了一句。

结果证明的确是一场骚乱，虽然不是《舞台报》专栏所提及的那种骚乱。当灯光重又熄灭时，正厅观众全部回到了座位上，但是那位警察却不在原处了。先前他没发现场内有任何值得担心的现象，便在幕间休息的时候昂首挺胸地走了出去，从而丢失了一个——可惜啊！——获得擢升的大好机会。

3

“闭上你的嘴巴！”

“安静！请安静！”

“嘘——嘘——嘘！”

“嚯！啊——喔嚯！”

“请大家安静！”

“把他们赶出去！”

“嘘——嘘——嘘！”

“安静，先生们！请你们安静好不好！”

“啊喔！啊——呜——喔——住嘴！不要再唱了！”

“……代表我的同事们，请坐在后排的观众们保持安静（听啊！说得对！），希望他们不要忘记别人花钱买票是想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听演员唱歌的……（把他们赶出去！）……光明磊落……不列颠运动家风格……谢谢你们大家……”

观众们热烈地鼓掌欢迎吉米这一番话，但在这以后骚扰声

却更大了。可怜的布伦迪特太太正哀声请求红太阳落到西边去（仿佛她觉得太阳这一次的运行违反了常规，因此害怕宇宙间将发生某种灾难），但她的歌声几乎一点儿都听不见，因为，对于不停的骚扰深感气愤的观众正和那些骚扰者一样在大喊大叫。她不得不在唱完一段之后暂时停下——多金公爵夫人挺立在革命法庭前，昂首挺胸，现出鄙夷的神态；但这也无济于事，她所期待的安静始终没有来到。向着包厢里那雪白衬衣的前胸和裸露的手臂投去绝望而又带点儿祈求的一瞥，她紧接着猛然唱起第二支歌。这一回她扮演的是一位高原姑娘，是属于沼泽和幽谷的一个充满激情的悲剧人物，此刻正期待着我们的老相识安格斯·麦克唐纳。她以最深沉的低音问道，安格斯·麦克唐纳究竟会不会从大洋彼岸他的军营来到此地呢？布伦迪特太太有没有听见风笛[1]的召唤？显而易见她听见了，虽然对其余所有的人来说，这风笛曲就像是正厅里老服务员那最后的绝望的哀声请求（“请安静，先生们，请保持安静！”）。她还听见了部队行军的脚步声，其余所有的人也听见了类似的声音——那是后排的人们在跺脚。没错，这是“她自己的安格斯”战后回家了。布伦迪特太太怀着胜利的豪情声嘶力竭地宣布这一消息，但纵然如此人们还是几乎一点儿也听不见她的歌声，仿佛安格斯把战争带回家来了。演唱结束之后，脸色苍白的布伦迪特太太带悲剧色彩地颤抖着离开了前台，没有再回来面对喧闹的观众，尽管他们大多数是在热烈鼓掌表示由衷的赞赏。

与此同时，在舞台侧翼，特兰忒小姐和奥克劳依特先生一刻不停地在努力制止布伦迪特先生，不让他离开舞台到观众席里去“把几只该死的脑袋互相撞击”。然而，当布伦迪特太太离开前

---

① 苏格兰高地人用以合奏军歌或悲歌的一种乐器。

台来到舞台侧翼时，他不得不去照顾她，因为在绷紧脸部肌肉现出一阵强笑并十分引人注目地耸耸肩膀和高举双手之后，布伦迪特太太突然哭起鼻子来。“自从那一回在格里姆斯比那些人喝醉了酒向我扔臭鱼以来，”她啜泣道，“我还没有遭受过像今天这——这——这样的侮辱。”乔让妻子倚靠在自己高大健壮的身躯上，嘴里嘟哝说要让某些人领教比臭鱼更糟糕的东西；最后，布伦迪特太太被说服去化妆室里休息，在那儿，特兰忒小姐给她科隆香水，并好言相劝。此刻，在前台，四位伙伴吃力地演出一场喧闹而充满喜剧性动作的四重唱，总算是相当成功。正厅里的服务员已经绝望地放弃了维持秩序的任务。有一两位好斗的观众企图接过他的工作，结果在后排发生了一段时间的大声争吵，还传来一两次小小的扭打所发出的声音。其余的观众变得实在是非常的烦躁不安。喉咙最响义愤最大者之一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朋友蒙特·莫蒂默先生。职业使他形成的礼貌观念被这种不断的骚扰严重地伤害了，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已经多少年没有听到这种噪声了。以往，倘若在莫蒂默先生所组织的某个节目演出的第一个晚上就有顶层楼座的观众哪怕是敢于发出一声明快的“嘘！”或者“呸！”表示心中的不满，那么，第二天他就会让各家报纸都充斥他声讨阴谋的谩骂和令人胆寒的威胁。此刻，他那企图制止骚乱的声音比谁都更响，而且他还不时地从座位上略微站起一点儿环顾四周，仿佛想要亲自主持下半场的演出。

“让我来应付吧，吉米，”莫顿·米切姆先生低声说，话语中透出一个四次周游世界的人那十足的自信。“我曾经应付过比这些人更难对付的观众。让我来给他们变戏法，你下台到他们中间去和我配合。”

对于米切姆先生的这个安排应该作一些说明。它的意思是这样的：让吉米假冒一个非常粗鲁无礼的观众，从正厅后排同莫

顿·米切姆争论，最后米切姆先生请他，和另外几个真正的观众一起，到台上来“仔细地注视着他”。米切姆先生变起戏法来非常熟练，善于巧妙地利用那些从观众中来的助手引得众人哄堂大笑。这个办法很可能奏效，可以结束那些人故意捣蛋所造成的骚乱，使全场恢复秩序。吉米有点儿疑虑，但是认为这办法值得一试，便离开前台，换下演出服装，悄悄地溜到正厅的后排去，让莫顿·米切姆在台上主持。米切姆先生开始弹班卓琴，不过很快就把它撂到一边。乔把他变戏法用的道具送到台上，于是他和吉米两人一搭一档唱起双簧来。

“现在我请几位观众上台来，”米切姆先生拖长着粗糙而低沉的嗓音宣布说，“既是协助我，也是向你们证明，女士们先生们，绝对没有一丝一毫的虚假。”

这句话是提示在后排的吉米开始进行逗引观众发笑的对话。但是，很明显，一定出了什么事情，因为莫顿·米切姆在台上只听见一场真正的争吵。吉米扯着嗓门发泄心中的不满：“喂，等一等，你们这些家伙！”他叫道。“喂，你们这是干什么？放开我。”

“请几位观众到台上来，”米切姆先生再一次要求。

混乱在这儿开始了。按部就班的叙述，即使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也已经不再合适。在黑暗中，模模糊糊的，有一些人正向舞台运动。“把灯打开——！”米切姆先生拖长着声音喊叫，但是灯光并没有亮。在舞台前部，帷幕和乐队席之间，有一扇门，进门之后，一小段石头台阶可以把你带到舞台侧翼。此刻似乎有一些从后排走上前来的人正向那扇门涌去。另外，在场子中央，有一条贯串正厅的前排和后排的过道（在它们之间，除了一条粗绳索之外并没有其它任何东西将它们隔开），此刻，沿着这条过道也出现了一些人影，时而向前移动，时而互相扭打。从这一群人当中，传来吉米的叫喊；他还在扯着嗓门发泄心中的不满。直到目前为

止，情况还算可以，但是混乱立刻就要开始了——灯光和黑暗令人困惑地交替出现；事情的各个片断猛烈地互相撞击。

“放开我好不好！”

“喂，这是他妈的要干什么？”

“把他们赶出去。”

“把灯打开，喂，你们这些蠢驴！”

“嗨，快一点好不好！”

一些男人的高喊和一些女人的尖叫。过道里的那些人好像在打架，他们现在已经离舞台不远了。吉米也在他们当中。

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大个子，冲进扭打成一团的人群，把其中一两个打得跌出老远。他是乔。“哼，你给我滚远些，”他大声吼道，跟着便果真有一个人滚出了人群。一记劈啪声，一记重击声，某个人挨了怒不可遏的乔重重的一拳。更多人的高喊，更多人的尖叫，更多的劈啪声。那个人看来还在不知不觉之中就被凌空举起摔到了一旁。灯光亮了，却不稳定，仿佛它们不情愿亮起来。

“啊呀，天啊！”英尼戈吃惊地从钢琴旁站起身来叫道。“那是蒙特·莫蒂默。”没错，是他。莫蒂默先生先前在黑暗中想要制止骚乱；他自己也成了障碍；他挨了乔那重重的一拳；而等他到了平静的地方，他的耳边仍然回响着人声喧嚷。我们今后再也不会和他相遇。别了，蒙特！

有人在呼喊要把帷幕落下；二十个人在大声嚷嚷叫警察来；大约有一百多个人在漫无目的地喊叫。场内灯光又熄灭了，这一次灭得很突然。紧接着，舞台上的灯光也熄灭了。整个场子一片黑暗，犹如混乱不堪的魔窟。

“嗐！”先前，当三四个人吵吵嚷嚷地走上石头台阶并且要拐弯的时候——这群人看上去也很粗暴无礼——奥克劳依特先生

大声说。“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到台上去,”他们当中的一个回答。但是另一个却轻蔑地撇撇嘴吼道:“滚开!”

“哼,你们趁早离开这里,”奥克劳依特先生气愤地对他们说。

这时候有人从背后推了他一下,使他猛地撞到前面一个大个子身上。这个家伙又推了他一下,弄得他团团转。接着,每一盏灯都熄灭了。有人抓着了配电板。奥克劳依特先生向前一跃,又撞着一个人,头上重重地挨了一记,不过却使得别人想到了该做的事情。一个管理舞台布景的人在某个地方高声叫喊;另外还有许多人也在叫喊。奥克劳依特先生扑向配电板,但是被一些人和一些什么东西所阻挡。接着他发现自己和某个人纠缠在一起,绊了一交,在黑暗中摔出老远,又有几个人越过他的身体跌倒在地。

“着火啦! 着火啦!”一个声音在不远处叫道。

“着火啦! 着火啦! 着火啦!”无数的声音跟着喊起来,喊声逐渐提高,变成了尖叫。

奥克劳依特先生拚命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该死的,根本没有着火,”他绝望地大声叫喊。

“没有着火,”有人在台上叫道。“请大家坐好。”

喧嚣吵闹声此刻登峰造极,令人害怕。场内各处都有巨大的撞击声。“把那些灯都打开呀,”一个声音吼道。“灯光,灯光!”从较远的地方则传来“着火啦! 火——! 火——!”的喊声。

又一次扑向配电板——这一回是某个别人在努力。乔。“上啊! 乔!”奥克劳依特先生喊道。配电板那儿有人。两个。“尝尝我的吧,你——”奥克劳依特先生咕哝;这一次他先发制人,给了那两个当中的一个狠狠的一击。这人哼了一声,另一个家伙大声

叫起来，奥克劳依特先生抓着了一两个开关。几盏灯亮了，灯光下可以看见乔跳上前去追赶那两人当中的一个；另一个已经倒下了。奥克劳依特先生冲上台去高声叫喊说没有着火。整个场子就像一个疯人院。每个人都在呼喊，在尖叫，在推推搡搡，在奋力挣扎。“大家坐到位子上去！”他们在台上向观众们喊道——奥克劳依特先生、吉米、莫顿·米切姆和英尼戈，旁边还有十分惊愕、脸色苍白的女伙伴们。然而，奥克劳依特先生在台上站了还不到一分钟，绝大多数灯光再一次熄灭了，只剩高高的那么两三盏，闪烁着极其微弱的光。那个配电板。在舞台侧翼，他与一个刚刚从正面的台阶冲上台来的女人猛然相撞；这是个大个子女人，嘴里在尖声叫喊，那声音听上去像“杰里”。一定没错，因为，就在下一个瞬间，杰里·杰宁汉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立刻被这大个子女人一把拽住，并迅速带走，去了舞台后部的某个地方。另外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系列噼里啪啦的声音。一些东西被打翻了。电灯泡也被打飞了。一些人从大大的影子里跳出来，赶快逃跑。在某个地方，那些人还在叫喊“着火啦！”奥克劳依特先生又弄亮了几盏灯。有一种物件在燃烧的气味，好像是从另一边传过来的。他招呼伙伴们一起急匆匆地赶过去。大量的烟；好像来自那边一堆旧幕布之类的东西。他和英尼戈弄了两只灭火机来对付它。没有火焰，但浓烟越来越厉害了，呛得人睁不开眼睛，喘不过气来。那边还有一件什么东西很不稳当，摇摇晃晃的。乔正在顶上对着下面大声叫喊。奥克劳依特先生听见身后有急促的飒飒声。帷幕正在落下，看来好像是自动的，因为他看不见有谁在把它放下。某个人分开幕布一穿而过。那个一面下来一面还在大声叫喊的人不是乔吗？这些在边上的大片东西——是剧场里用的一部分固定布景，已经非常陈旧——也不见得怎么安全。嗨，他们最好留点儿神。其中某一件可恶地摇晃起来了。

“当心!”奥克劳依特先生在舞台后部大叫。“走开!赶快走开!”特兰忒小姐、吉米、秀茜(此刻她的怀里尽是乐谱)仍然待在原处。他再次叫喊,并跑上前去向着他们挥动双臂。

那幅布景倒下了,发出巨大的轰隆声,使你觉得仿佛整个场子都坍塌了。秀茜和奥克劳依特先生没有伤着。吉米坐在舞台上,两只手捧着脑袋。可是特兰忒小姐躺倒在那儿,脸色煞白,一动也不动。现在警察来了,他们确确实实在这里了。外面传来一辆救火车到达的喧闹声。特兰忒小姐始终没有动弹,尽管伙伴们都俯下身来呼唤她的名字。

4

“好啊,你们这样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警官板着面孔讥讽道。听着他说话的人包括英尼戈和乔(他们两人还穿着戏装,不过已经又破又脏)、浑身都是青一块黑一块的奥克劳依特先生,以及盖特福特马戏场的两个职员。其余的人都已经离开,大多数是在半小时到一小时之前。特兰忒小姐由吉米照顾(他自己也还在呻吟)被送往医院,到现在已差不多有一个小时了。

“关于特兰忒小姐医院里怎么说?”英尼戈虚弱地问。有生以来他从未感到这么疲倦。他已经站不稳了。他觉得头晕目眩,想要呕吐。

“我就会替你们了解情况的,”警官回答说。“过一两分钟我要和医院通话。你们现在最好回家去。你们已经筋疲力尽,我看得出来。我呢,必须把报告写出来。”说完他以讽刺的目光环视四周。这场火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实际上,当消防队赶到的时候,它几乎已经灭了。不过,盖特福特马戏场看上去一副破败相。剧场的主体部分留下了这场大混乱的各种痕迹,舞台则成了黑糊

糊的一片废墟，还积着许多水。“这个场子倒没什么关系，”警官接着说，“当然我并不否认它被损坏得够厉害了。将要有一段时间不会有人再到这里来演出。不过，要紧的不是财物而是人的生命。本来是可能会有几十个人死亡的——几十个，是啊，大量的——因为大家争先恐后地想逃出去。然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死亡，而且看来也不会有人死亡了。幸运啊，我对你说，非常幸运。总共七个人受伤；这是我得到的数字——七名观众，不包括你们歌舞班当中的两个。”

“本来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长官，”奥克劳依特先生一本正经地说，“只要他们不在场子里那么乱跑，还拚命地大喊大叫‘着火啦！’看到那种情形，当时我就知道要出乱子了。我们曾经试图阻止他们。”

“不过确实着火了，”警官说。

“不，他们叫喊的时候还没有。是以后才烧起来的，而且刚开始那点火算不了什么。我和他两人把它扑灭了大部分，容易得很。”

“是这样的，”英尼戈有气无力地说。

“那么是谁引起的呢？”警官问。

“我已经对你说了，”奥克劳依特先生答道。“是那些从正厅后座冲上台来的人。他们先把电灯弄灭了，后来叫喊‘着火啦！’的一定也是他们。”

“一定是的，”乔附和说，然后讲了讲骚乱刚开始的时候他所遇到的情形。

“这件事我们还要调查，”警官半信半疑地说：“可惜被他们跑了，就是这样。根本没人可以找来了解情况。”

“不，你们抓住了他们当中的一个——乔和我两人坐在他身上许久的那个人，”奥克劳依特先生说。“嘿，警官，你们没有逮住

那个戴红围巾的家伙吗？他是捣乱者之一。”

“没错，长官，”那警察走上前来说。“我们把他抓住了。他是塔利。”

“哦，是塔利，呃？这个人我们太了解了。塔利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对这件事他一无所知，长官，说是碰巧外出经过这里，就来看演出了。”

“他撒谎，”奥克劳依特先生叫道。

“我们会弄清楚的，”警官回答说，一边仍在忙着分析情况。他来回地踱步，过了几分钟又做了一些笔记，而“好伙伴”的残余成员则无精打采地瞧着他。他们默不作声，因为，从现在直至得到医院里的消息那时候为止，似乎没有什么话可说。最后，总算有一个警察带着消息来了。他和警官咬耳朵，那模样就仿佛他在传达国家机密。

“喂，情况并不那么糟糕，”警官回过头来对他们说。“实际上还很好呢。那位女士只是休克，以及一条手臂骨折。你们谁都不必担心——”

他们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你们的另一位朋友，小个子纳恩，只是头上被砸了一记。他们要他在医院里待一个晚上，不过他大概明天或者后天就可以出院的。他没事，不过，我得说，一两个星期里他无法唱歌跳舞了。”

英尼戈控制不住地格格笑起来。当然啰，一段时间以来，所有的事情都是那么疯狂和愚蠢，不过尽管如此他仍然不想因为这一点而格格傻笑。

“你换一换衣服去睡觉吧，伙计，”警官说。“赶快去吃一点喝一点，然后上床。还有你们，也都走吧。这儿没你们的事了。对

了，别离开这个镇子，我还要找你们来的。我这儿有你们的地址，是不是？那就好了，你们走吧。”

他们换了衣服，好比一小群船只失事了的水手零零落落地离开马戏场，恰好遇见秀茜从后台入口进来，那模样就像是一个奇异的小幽灵。她依然穿着戏装，不过披上了一件大外套，脸上还残留着化妆的痕迹——淡淡的、胭脂被眼泪破坏之后所留下的痕迹。

“你们听说了没有？”她大声问道。在他们作肯定回答之后，她解释说自己刚从医院来。“情况还算好，对不对？”她说，同时脸上露出惨淡的微笑。

“比原先想象的好，”奥克劳依特先生表示同感。

“布伦迪特太太在住宿处等你，乔，”秀茜接着说。“她让我对你说一声。你最好快点去，因为她希望晚餐你能吃上热的。”

“我也应该吃晚饭了，”奥克劳依特先生若有所思地说。“还没有想过吃些什么东西呢，不过现在我确实肚子饿了。或许会有点儿热的土豆肉馅饼；做这种饼是我那位房东太太的拿手好戏。”

“我们避开大道吧，”秀茜说着先把一只手插入乔的手臂，然后又勾住另一边英尼戈那只期待着她的手臂，并把两者稍稍使劲地夹了一夹。“我们不希望被任何人看见，对不对？”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沿着黑黝黝的小道向前走，谁也不再说话。一扇扇门都被砰砰地关上，造成了某种残酷的结局。离他们不远的某个地方，一个欢乐的人正以嘶哑的嗓门高声叫喊：

他是个亲爱的老伙伴，
快乐的老伙伴，
但他总是把嘴张得太大。

还是奥克劳依特先生打破了沉默；此时他正第一次正确地思索着这整个愚蠢、疯狂的夜晚。“嗨，我的老天爷！”他说。“谁会想到——”

但是别人没让他继续说下去。“不要又想唠叨个没完，”秀茜赶紧说。“保持沉默吧，杰斯。这场演出弄成了一团糟，真是糟糕透了。今天晚上我已经哭够，不想再哭了。现在我也不想谈论这件事，整个下星期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谈论它。”

“绝对如此，”英尼戈有气无力地说。

“我想，”乔说。“没关系的，秀茜。不管怎样，下个星期会怎么样呢？”

“天知道！”

“对不起，姑娘。我不再说了。我要继续考虑我的上豆肉馅饼。我们还没有死呢，虽然我仿佛有点儿僵硬。某一件事情就要发生了。”

于是他们继续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前走，四条影子在街灯之间时而伸长时而缩短，在人行道上跳着奇异的舞，而他们就和影子一样沉默。

第五章　很长，讲的都是善后事宜

1

"哎呀呀！"这嗓音叫道，虽然很轻。"哎呀呀！"

"是你要找的这位小姐吗？"护士问道。

"正是她，"这嗓音回答；它失去了几年前所具有的那种深沉的粗喉音，但绝对没错是那个嗓子。"不，"它接着又说，"不要叫醒她，让她好好睡一会儿。"

不过特兰忒小姐已经睡了好一会儿，现在醒过来了，尽管她眼睛仍然闭着，身体没有动弹。那第一声轻轻的惊叫"哎呀呀！"把她从某个很深的、没有梦的地方拉到一个上层区域，那儿有摇曳的影子，有梦，还有人们说话的声音。她这是在什么地方？旅馆？医院？不，是穆伦疗养所。这是星期二下午。她已经完全恢复知觉，虽然此刻她所感觉到的只是一个带褐色的摇摇晃晃的空间和这两个人的说话声。其中一个是他的声音，几乎丝毫没有改变。

特兰忒小姐睁开眼睛，发现面前的世界十分明亮而坚实，看上去就好像是刚刚制造出来。他正站在门边。见到他，特兰忒小姐并不觉得惊讶；刚才听见他说话的声音她也不觉得惊讶。仿佛好多年来她一直感到奇怪，自己看不见他却又听见他的声音，现在这种状况悄悄地结束了。

"哈啰!"特兰忒小姐虚弱地叫了一声。

他微笑着走上前来。他当然显得老了一些,但特兰忒小姐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恰恰相反,他看上去更像是他这么一个人了,仿佛多年前特兰忒小姐认识他的时候他的目标就是要长到现在这个年纪、现在这个模样。"伊丽莎白·特兰忒小姐,"他一本正经地打招呼——别人是不会这么做的。

"休·麦克法伦医生,"特兰忒小姐应道,同时把一只手向他伸去。

护士愉快地朝他们两人点了点头,然后转身离开病房。

"我以为你还没有醒呢,"麦克法伦医生说,一边在她身旁坐下。"我不想打搅你。"

"这么说你认出我了?"

"是的,"麦克法伦医生说完这两个字便打住话头。他还是老样子,会在谈话中留下巨大的空白,而决不用就在嘴边的废话来填补。

"你是怎么知道我在此地的? 你是不是——在报上看到我们的消息了?"因为当地报纸对于上星期六在马戏场所发生的事情报道得非常热闹。

"关于这件事我在报上一个字也没看见,"麦克法伦医生回答。"不过你是指此地的报纸,对不对? 我只有《泰晤士报》和《格拉斯哥先驱论坛报》,在这两张报上没有任何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

"我希望如此。"

"不过我确实听说了一些,"麦克法伦医生接着说了一句,继而又用老一套的方法把这个话题丢到一边。"后来我到这儿来看我的一个病人时发现了你的名字,所以就来看一看是不是我过去认识的伊丽莎白·特兰忒小姐。"

她无法抵制这么一个话题,喃喃说,"隔这么久,我想你已经

完全把我忘了。"

麦克法伦医生严肃地摇摇头。"怎么会呢。我没有忘记你。一进病房就认出你了。你变得不多，口音也没有改。现在觉得不很舒服，对不对？是啊，会这样的。"

"我想——那一天我看见你了——在一辆车子里，"特兰忒小姐告诉他。"是上个星期的某一天，在盖特福特镇外大约十英里。当天我得出结论，认为那不可能是你，但是现在我觉得一定没错了。"

"说得准确一些，那是什么时候？你说是上个星期。是几点钟呢？"说完麦克法伦医生相当严肃地取出一本小小的记事本。

"是下午某个时候，"特兰忒小姐含糊地回答。"那是——让我想一想——当时你在从盖特福特通向镇外的干道上——现在回想起来就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噢，这么说没关系吧，是不是？"

"一定是上星期二，我想，"麦克法伦医生紧皱眉头瞧着他的记事本。"上星期的今天。我到这儿来过。我是不是驾驶一辆双座轿车？是的？那么你看见的是我了。真是奇妙，呃？我多么希望当时我知道你在此地。"

特兰忒小姐犹豫了一下，避开麦克法伦医生直视的眼光，急匆匆地说，"实际上，我们——我——曾经试图弄清楚你究竟是不是在盖特福特，想要证实一下。但是电话号码簿上没有你的姓名。医生们的姓名那上面是一定有的，不是吗？"

"刚来此地的就没有，"麦克法伦医生微笑地瞧着她说。"他们还来不及把我的姓名登上电话号码簿。我刚刚开始同赫德森医生合作——在盖特福特镇外位于干道上的沃特菲尔德——他年纪大了，不久便要退休。本来我是不会到这儿来的，不过，最近我一直在进行甲状旁腺方面的研究，这意味着要么接近在伦敦

的马斯特斯，要么接近在此地盖特福特的赫德森。于是我就到这儿来与赫德森合作。你该听说过他？”

“恐怕没有，”特兰忒小姐回答，同时也微笑地瞧着他。“真是不像话，你们医生所做的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却一点儿不了解你们。”

麦克法伦医生抚摸他那长长的瘦削的面孔。“我想，情况确实如此，不过我本人没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还没有取得出色的成绩。可是，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以前我从来不知道你对舞台生活有任何兴趣。”

特兰忒小姐笑了。“我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整个这件事十分荒唐，尽管我得说眼下它并不显得那么可笑。”接着她把父亲去世后所发生的事情向麦克法伦医生作一个简略的叙述。在这个过程中，麦克法伦医生时而惊异地瞪起眼睛望着她，时而轻轻发出格格的笑声。这使得特兰忒小姐觉得仿佛自己在描述一次到月球去的旅行。

“现在，”她最后说，“不要问我将干些什么，因为我不知道。”

“我知道。你将待在这儿，直到手臂痊愈，并且得到充分的休息，在精神上重新得到平静。”“精神”二字他依然说得很特别；现在他说话时那些元音还是发得很强调，辅音也还是发得很重；当他把脸转向灯光时，仍然会有一道光线掠过他面颊旁的鬓发。“如果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办，让我来帮你的忙。”

“噢，我不能用我那些愚蠢的事情来麻烦你。我相信实际上你自己有许多事情要做。”

“没关系的。并不是说我没有许多事要做——我们总是很忙，你也知道——不过，像我这样一个老单身汉，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时间的。”

“这么说你还没有结婚？”

“没有。”麦克法伦医生打住话头，用手指抚摸下巴。“到目前为止我好像一直很忙。结婚是一件很费时间的事情，我想。”

“嗨，你不能自称是一个老单身汉，不能这样对我说。你瞧，我正好还记得你只比我大两岁，我可不想听人说我也已经老了。”

“大两岁！一点不错。哎呀，真想不到你还记得这个！”麦克法伦医生叫道，一下子显得喜气洋洋，并且比先前活跃得多了。“你的记忆力跟我的一样好。”

“有些事情我记得很清楚。”

“喔嗬，我也一样。”这一回麦克法伦医生十分鲁莽地应道，也没有考虑他们的谈话接着会扯到哪里去。“我每一次听人家提到那直布罗陀就要想到你——还有上校，”他匆匆地添上一句。

“我们两人当中哪一个使你想到了直布罗陀？”特兰忒小姐嘲笑地问道。“我看，不是我，一定是我父亲。我觉得你一直很怕他。”

“怕上校！没有的事。我所害怕的正是你，假如你一定要知道的话。”

“我！”这真是太奇怪了。特兰忒小姐的脑海中一下子浮现出那人固执己见、好支配人的大个子苏格兰青年的形象；他在任何事情上都要指责她这也做错了，那也做得不对。“我能肯定你这个话不是真的。我从来就不知道还有谁曾经像你这样欺负过我。”

“哎，那时候我不懂事，是个愣头愣脑的小青年。”

正在这时候茶送来了。“我给麦克法伦医生拿来一只茶杯，”年轻的女服务员说着将茶盘放在床边。

“谢谢你，”特兰忒小姐说，随后转向麦克法伦医生：“你还要再待一会儿，对不对？恐怕我们两个人的茶都得由你来倒了。我

这条上了石膏的手臂可干不了。”

要是特兰忒小姐以为麦克法伦医生提起茶壶来会显得十分笨拙，那么她就错了，麦克法伦医生倒茶时非常熟练；特兰忒小姐现在注意到——这是个新的发现——他那双手指长长瘦骨嶙峋的手十分灵巧和敏感。接着——这个念头是在她把第一片黄油面包的最后一口送进嘴里的那个瞬间于她脑海中闪现出来的——她突然觉得这是多么不可思议：麦克法伦医生居然当真出现在自己身旁，体格魁梧，且惊人地符合她心目中那位苏格兰青年的形象，此刻正平静地和自己一起喝茶。然而，特兰忒小姐的某一个部分——这一部分如此之小，又躲得那么远远的，以至于它的声音难以被人听见——拒不承认这整个事情中有任何不可信之处，没有表现出哪怕是微微地吃了一惊，而是相当镇静，仿佛这件事情的出现是完全正常的现象。他们两人现在无拘无束地交谈，内容主要是关于眼前的事，关于盖特福特和“好伙伴”，等等。这个下午（它本身就是早春的一朵淡色的花），将经过雨水冲洗的、柔和的光线洒满房间，重新使水仙花吐出芬芳，并欣喜欲狂地忙着传播关于那含苞待放香气四溢的外部世界的各种消息。

“你是不是打算继续从事这个——呃——歌舞表演？”麦克法伦医生问道。当他看见特兰忒小姐带着苦笑摇了摇头，他的面部表情开朗起来。“当然，并不是说歌舞表演有什么不好，”他接着说，“但是像你这样类型的人从事这种职业好像有点儿太傻了。”

“一等到离开了我他们也能继续下去，我就要把它放弃了，”特兰忒小姐承认说。“这件事对于我——呃——你不妨这么想，是一种快乐。不管怎么说，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诱使我离开这个歌舞班。但是最近这一阵我在思忖，必须

将它放弃了。你瞧，首先一点，我是不可能对它采取严肃态度的——"

"我也认为你是不会的，"麦克法伦医生由衷地大声附和，那神态让人觉得，在他看来，一帮子流动歌舞演员简直就是众多嗡嗡叫的苍蝇。

"可那样对他们是不公平的，你瞧。那是他们的世界，他们的生活。我不想在这时候拆他们的台。先前的情形看起来好像一切都将非常美妙。我们在赚钱；我的损失就要全部得到补偿了。那几位聪明的年轻人个个都认为他们将找到工作了，因为在星期六某个编导歌舞剧的大人物特地到这儿来看他们的演出。"

"一场骚乱使他倒了胃口？"

"哎，比那个更糟糕呢。这一次对于歌舞班那些演员们来说真是不幸的遭遇，可怜的人儿——不过相当滑稽，我忍不住要笑。听说那大人物来了以后，卷入一场发生在观众当中的可怕的扭打，恰好碰上乔这时候火冒三丈，他并不认识他是谁，很可能也顾不上这一点，把他重重地打了一拳，这一下揍得太厉害了，结果人们不得不把他抬了出去。"

"哎呀，好嘛！一拳击昏，呃？我想不到一个表演歌舞的小伙子还有这一手。"

"是啊。不过乔曾经是一个重量级拳击手——在海军部队里。"

"啊！"麦克法伦医生应道；显然，对于海军部队里的重量级拳击手，他是有所了解的。"那就难怪了。"

"现在他们都很灰心丧气，虽然到这儿来看我的时候他们把这一点掩盖起来。年轻人觉得失去了机会。他们当中的一个，杰宁汉，似乎不见了踪影；自星期六晚上以来谁也没有再见到他。年纪较大者之一，喜剧演员纳恩先生的脑袋包扎了绷带，将要有

一两个星期不能上台表演。其余的人对于今后会遇上什么事情心中无数。那个马戏场我们继续租用了一个星期，但是，当然啰，即使它还能使用我们也无法在里面表演了。”

“根据我所听到的来看，那些人情绪低落一定还有别的原因，”麦克法伦医生严肃地说。

“那是一件糟糕透顶的事，”特兰忒小姐告诉他。“我要对所有那些损失负责。”

麦克法伦医生惊恐不安地望着她：“你是说他们会来要求你赔偿一切损失吗？”

“我相信是这样。马戏场的人将要来找我索赔。这种做法真是无耻，也真可恶，因为那根本不是我们的错，而且我们自己也倒了楣。我正指望可以捞回大部分损失了的钱，却遇上这种事情。唉，真是不幸得很。他们那些人为这件事心都碎了。他们觉得是他们的过错，尽管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过错是我的，假若一定得有人承担责任的话——”

“一个便士也不要赔，”麦克法伦医生从椅子里站起身来大声说。这个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一个人，正在努力研究甲状旁腺，而且又设法记住一位几年之前在一次航海中所认识的姑娘，并不意味着当他在听说将要如此损失一大笔钱的时候也不会感到震惊。这么一种不利的前景会使得成百上千的麦克法伦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此刻它弄得这一位麦克法伦在屋子里大踏步地来回走动。“你还没听说最后的决定吧？”他终于问道。

“还没有，”特兰忒小姐回答，脸上露出惨淡的微笑。这时候她突然觉得十分疲倦。

麦克法伦医生停住脚步，瞧着特兰忒小姐，随后默默地重又坐下。“你累了吧，伊丽莎白？”他说；并不把视线从她脸上移开。

特兰忒小姐的脸微微泛红。“我想是的。”

"我是不是该称呼你'特兰忒小姐'?"

"不,当然不必,"她坦率地睁大一双灰眼睛迎着苏格兰医生那直视的目光。

"谈得时间太长了。都怪我不好。"

"那么我要到梅森医生面前告你的状,休。不过,再待一会儿。让我再多谈一些时间我会感觉好一点儿。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我曾经想到请我姐夫——他是个律师——到此地来努力为我把事情澄清,可是他和我姐姐希尔达在法国南部。即使他们不在法国,不知怎么,我也不愿一家人都来此地,不愿他们对着我哇哇地叫。后来我又想到请我自己在切尔特南的律师特拉比考虑一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但是他——哎,我觉得他帮不了多大的忙。他很可能会认为我发疯了。"

"如果要打官司的话,我不是说在法庭上,而只是说找一个法律代表,那么有一个本地人可以帮你的忙,他知道这个镇上的各种事务。我认识本地一位律师,是我的病人,姓古奇,人长得很肥胖,但是却非常机敏。我去找他谈谈这件事,同时尽我自己的力量采取一些措施。你呢,什么都不必干,只须静静地躺在这儿,不要太经常地会见你那些演员朋友,安下心来读一两本书——"说到这里麦克法伦医生打住话头,以询问的目光注视着特兰忒小姐。"以前你很喜欢读传奇故事和历史小说,现在仍然对它们那么醉心吗?"

"是的。现在我不如以前读得那么多,因为没有质量足够好的书让我一本一本地接着读下去,但是我仍然对它们有着兴趣。"

"你还记不记得我对你说过我认为那些书十分糟糕,没有价值? 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只是个毛孩子。后来,我有时候也啃一些沃尔特·司各特的书,他的那些威弗利小说① 对于人性作了

丰富多彩的描写。他本来会成为一个能通看各科的医生，沃尔特爵士会的。"

"嗨！你又来劲了，休。"

麦克法伦医生慌乱地发出一声短促的笑声。"不，我不说了。假如我抽得出空，明天再来看你。如果不行，后天一定来。当然啰，那是在你愿意见我的情况下。"

"我当然希望见到你。不过，我以为你不会这么快又到我这儿来。你在这里的病人——呃——病情恶化了吗？"

"哎，"麦克法伦医生答道，眼里现出极其细微的闪光，表明一句玩笑话正酝酿成熟，"可怜的人，好像从今天下午开始他的病情又恶化起来，因此需要医生早一点儿再来看望他。"麦克法伦医生说着站起身来拉住特兰忒小姐的一只手。"今天这是一次奇特的相逢。我本来以为你不会再记得我。"

"你一下子就认出了我，眼光真厉害，而且是在我熟睡的情况下。"

说完一句笑话麦克法伦医生便没有理由继续待在这儿了。"我不想说我记得你的面孔、伊丽莎白·特兰忒小姐，"他一本正经地说，"但是在你躺着的时候，胸部的肌肉相当突出，我想，这个形像我是记得的。"

"什么！哪个地方？你不要——哦，我知道了。你真不像话。好啊，休乌·麦克番伊伦医生，我所记得的——是你那可派依(怕)的口音——我只记得那个。再见吧，休。要是你有办法可以让我避免在盖特福特这个地方损失掉所有的钱，我将非常感谢

---

① 1814年司各特在爱丁堡匿名发表一部三卷本的小说《威弗利》，立刻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此后他继续匿名发表一本又一本历史小说，署名"《威弗利》作者"，直到12年后才暴露真实姓名；人们习惯于把他这一系列长篇历史小说称为"威弗利小说"

你。”

想到许多钱将要损失，麦克法伦医生重又显得表情严肃。他站在特兰忒小姐跟前加重语气宣称要采取一些行动。此刻他身穿一套上好的西服——比起特兰忒小姐以前心目中那个瘦瘦的年轻人，当然要漂亮得多了——但是这套衣服的某些部位需要洗刷一下，而且这里那里有那么一两个令人遗憾的小小的油渍和被焚烧的洞眼。他的那条领带，不用说，形象十分可怕。但是一头灰白头发很适合于他。现在这时候，他差不多可以称得上是英俊漂亮。

“想不到麦克法伦医生和你是这么熟悉的老朋友呢！”苏格兰医生离去后护士大声对特兰忒小姐说。她正熟练地收拾杯盘，说话时却把目光停留在她病人的脸上。她的职业迫使她主要地通过人体这一架不那么牢固的机器来观察生活，因此，她对于人们之间的关系有一种特别的兴趣也就不奇怪了。没一会儿她又发出第二声“真想不到！”——语气中颇有几分胜利的喜悦。很明显，在穆伦疗养所，事情正朝好的方面发展。

2

“你还没有得到回音吗？”秀茜大声问道。

“有了，”英尼戈一边回答一边进入屋子。这是星期三上午，十一点过后不久。秀茜正在她的起居室也就是她房东太太的客厅里撢拂灰尘，那神态既像是意气消沉又像是神情恍惚。自星期六晚上以来，她一直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但不是来自蒙特·莫蒂默本人，”英尼戈接着说；他措辞相当谨慎，仿佛他以为自己是个律师，或者跟律师差不多。“是他的秘书寄来的。”

"那还不一样。赶快，傻瓜，告诉我他说些什么。你的动作真是慢极了，英尼戈。"说着秀茜一屁股坐进一张椅子。"没指望了，是不是？我猜得出来一定是这样。不过你还是说给我听听。"

"他的秘书寄来一封信，"英尼戈一边说一边坐下身来取出信纸。"上面是这么写的：亲爱的先生，我把你昨天的电报转交了莫蒂默先生，眼下他不在办公室里，他指示我回复你们，让我叫你们见鬼去吧。他还指示我告诉你们，今后无论是你，还是你们那个歌舞班里不管哪一个人再写信来的话，都将被认为是从地狱来的，都将不会得到任何答复。你的忠诚的J. 汉密尔顿·利维，秘书。好了，"英尼戈念完信之后又添上一句，"就是这样。"他力图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并不成功。

"拿来我看，"秀茜以命令的口气说，接着亲自把信看了一遍，随后怒气冲冲地使劲把它捏成一团扔进火里。"想想吧，为了那件事我还心里难受了三天！卑鄙的禽兽！我希望乔那一拳把他揍成了一个白痴。我不在乎，一点儿不在乎。"

"是啊，是那一拳的结果，我亲爱的，"英尼戈说，"所以那家伙才这样无礼，绝对如此。看来他好像还没有上班。"

"假如他不是这么神气活现令人厌恶，我本来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完全没有必要讲一些俏皮话来挖苦人。他那个脑袋所能想得出来的全部噱头尽可以用于他的下一个歌舞剧。不管怎么说，他一定是个混蛋经理，否则决不会让这种事情妨碍自己吸收一个新人，一个有本领的优秀人才。要是我经管剧团的话，即使挨五十拳我也不在乎，我要雇用有能力会办事的人。"

"我非常抱歉，秀茜，"英尼戈说。

"别傻了，这不是你的过错。真正说起来，谁也没有错，当然也不能怪你。这是一次失败，如此而已。现在我可以做的最恰当的事情就是不要忘记在突堤上的一日两次——天晴在堤头上，

下雨在棚内——假如我运气好，那就是我的节目单了，因为，你想一想吧，眼下就是这么个局面。真见鬼！给我一支烟。不，不要，谢谢你。我不要了。”

“你该吸烟斗，”英尼戈说着把自己的烟斗点燃。“对了，今天上午我看见吉米——”

“他好一些了吗？”

“大概是的吧。脑袋里还有点儿嗡嗡作响，他说，走动时还有点儿头晕目眩。他将有一两个星期不能工作。不过刚才我想说的是，玛米·波特走了。”

“感谢上帝！不管怎么说，她这个人没多大用处；她给我们带来的只是厄运。我想她大概认为我们现在对她作用不大了，是不是？”

“有那个意思吧。反正她走了。另外，似乎没有人知道杰宁汉君的任何情况。”

“哦，他也走了，我看，”秀茜说；很显然，她急于发泄心中的不满。“他会这么做的！他会照顾他自己的——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说不准。或许他什么时候又会露面，又像上一回那样唠唠叨叨地谈论他的裤子。那是在什么地方？图伯洛，对不对？啐！我们曾经陷入那么一个困境，秀茜！”

“跟我们现在的处境相比，那就算不了什么，小伙子，”秀茜阴郁地说。“眼下我们的情况一团糟，彻底完蛋了，绝对如此——正如我们可爱的年轻钢琴家常常说的。可怜的特兰忒小姐住在疗养所里，虽然她对我们的事情很热心，但是对我们这批人一定已经厌倦透了。他们说她还得赔偿所有的损失。哎，她已经受够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她再也不会理睬‘好伙伴’了。也就是说，往后我们一个子儿都没有了。即使她给我们钱，我也不会接

受；在她办完了她要办的所有事情并支付了必须支付的款项之后也不接受。”

“喂，我有了一个节目，你知道不，”英尼戈说。

“收起你那个节目吧，我的孩子。我很快就要讲到你在这场骚乱中的作用了。波特走了，那没什么关系，不过这也意味着我们得另找一位女高音演员。杰里也走了，这倒真是发生了问题。你无法找到像他这么出色的轻喜剧演员来从事流动歌舞表演，哪怕你广告做得满天飞。吉米呢，一时还不能工作。我们只好让老杰斯充当约克郡喜剧演员了。他一定会演得非常成功的！把观众引得哄堂大笑固然是好，不过——噢，真叫人受不了。我仿佛看见自己此刻在伦敦，发疯似地根据合同作歌唱表演，并且正在寻找一套房间作为住宿处。想得多美啊！而在一个星期之前我还对伯恩默思嗤之以鼻呢。伯恩默思！它再也不会理睬我们了。现在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搞一些两个晚上的停留演出，还要去罗斯累回访一次，作为这个演出季节的一件大事。秀茜·迪安。在桑迪贝那一次引起轰动的演出！前排座位的票价是一先令十便士！可怜可怜流动歌舞演员，帮帮他们的忙吧，男男女女的年轻人！噢，见鬼——噢！——噢——”

“秀茜！”英尼戈从椅子里跳起来。

迪安小姐拚命地摇晃脑袋，她那扎成一束的浓密的黑头发随之左右摆动。接着她把手在英尼戈的一只手上搁了几秒钟，并将他往后一推。“不，坐下，傻瓜。我们俩都是傻瓜。这几天我把自己弄得神魂颠倒。这一定是因为这些天来我的内心始终处于兴奋激动的状态。”

“我知道，”英尼戈同情地说。此刻他重又坐下身来，但是两只手向前伸出，仿佛他无法控制将它们伸向秀茜。

“你不知道。对于我的情绪你什么都不知道。”迪安小姐似笑

非笑。“哦，老天爷！我的手绢哪儿去了？等一等。现在嘛，我还没有说完。我还要说你呢。”

“我！我怎么啦？我很好啊。”

“你不很好。首先，你很荒唐，而且将永远如此。不，别想说你不是这样，因为那并非我想谈论的问题。星期六你到费尔德—亨特曼乐谱商行去了，他们听过了你的曲子，那个人叫什么来着——喏——”

“匹茨纳？”

“对了。现在，匹茨纳要你的歌曲，是不是？就像那个猿人蒙特·莫蒂默也想要它们？”

“是的，他要我的歌曲。我不想说他很精明，因为我不相信这个人曾经在哪一件事情上是精明的。他看上去有那么一种‘但是她已入坟墓，啊，对我来说这是多大的变化’①的神态，这位匹茨纳君。然而，一点不错，他要我的歌曲。”

“喂，这就对了。匹茨纳可没有挨揍，没有被乔猛击一拳，你知道。”

“是的，”英尼戈喃喃应道。他知道秀茜接下来要说什么，他希望能躲开这个话题。“匹茨纳没有挨揍。不过，我毫不怀疑我们可以作出安排，如果你觉得他非挨一拳不可。让他到这儿来也行，或者我们派一个人到他那儿去——”

“别开玩笑，”秀茜疲倦地说。“平常时候你挺不错，一开玩笑就不行了；我也就被你弄得很伤脑筋。让我们说正经的。你知道他会抢着接受你那些歌曲。你也知道——或者说，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你应该知道——你要是到那儿去把那些歌曲抛出来就可以

---

① 引自英国著名诗人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的《露茜》组诗中的一首“她住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华兹华斯的这一组诗抒发了思恋亲爱者的感情，英尼戈则借这两行来形容匹茨纳先生。

赚许多的钱。这就是说，你应该到他那儿去。”

“你的意思——我也该离开此地？”

“当然！越快越好！”

“可是我不想走。”

“我估计你会这样，”秀茜大声说。“因为我不走，呃？你那个小算盘我知道。你想和我们待在一起，照老办法混下去，在琴键上乒乒乓乓地敲击老一套的曲子，一边从钢琴上方以爱欲的目光盯着我看。只是因为她的缘故，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抛弃了财富和名誉。爱情是他的指路明星。黎明来到了。嘿！”这时候秀茜做了一个很不符合小姐身份的显示激烈厌恶感的表情。“你把自己当成什么人了——从好莱坞来的一个小英雄吗？出去，你这个小孩。说真的，你不会想要再花一年时间跟在别人后面绕一个圈子的——罗斯累，多特渥斯，桑迪贝，温斯特德，哈克斯贝，米德尔福特，还有图伯洛——我的上帝！”

“噢，我不知道，”英尼戈说，一面煞有介事地察看手中的烟斗。“观赏英格兰的风光啊什么的。周游各地——如同我们的朋友奥克劳依特君所说。这种人生的经验或许是很有用的，对一个做学问的人来说——”

“做学问的人！”秀茜发出一串颇不以为然的声音。

英尼戈脸红起来，伸出一只脚没有目标地踢了一下。“别说了，秀茜。总有一天我要写一些像样的东西，你瞧着吧，看我能不能做到。”

迪安小姐一双乌黑的眼睛在英尼戈那绷紧着的孩子气的脸上停留片刻，失去了它们锐利的光芒。“对不起，对于你所说的像样的东西我一窍不通。我只知道傻乎乎的曲子，你写这些曲子有惊人的本领。不管怎么说——不要作自我牺牲。你必须离开这一片混乱。”

"可是你瞧，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自我牺牲，"英尼戈平静而缓慢地解释说，同时现出一种强烈不满的神态察看一张很大的照相凹版，那上面的题目是"在去格瑞那格林[①]的路上"。"你在哪里我也要去哪里，以前我对你说过。"

对于这句话秀茜没接茬儿。她注视着炉火；两人沉默了一两分钟。"不管怎样，"秀茜终于说，"要是你想为我做一些事情，你就必须离开此地，到伦敦去。瞧你上星期六干了些什么。"

"这话不错，"英尼戈大声说，脸色开朗起来。"要想干点儿事情，应该到伦敦去。"说到这儿他打住话头，想了一想。"可我没有把握。本来我当然是想一举干出点儿名堂来，但是上星期六遭到了巨大的失败，真是丢人，绝对如此；现在我说不准我是不是还能找到几个蒙特·莫蒂默。不过，一个人有时候难免会出差错，对不对？"

秀茜点点头，随后对着炉火皱起眉头。"乱成了一团。什么事情都一团糟了。我猜想，有时候你一定觉得我这个人很难对付，老是野心勃勃，可怕得很。别插嘴，听我说，"因为这时候英尼戈想要表示不同意见，"可是，在我心里有个东西在不停地催我，要我快快前进。那是我对于我的父亲和母亲所抱有的一种感情。我曾经跟你谈起过它，对不对？似乎是因为他们曾有过我们现在这样的困难时期。我觉得自己不能长久地等待。人们固然可以说'噢，你还年轻。有的是时间！'——这话听上去不错——其实不然，我的时间并不多。要是继续这样无所作为，我很快就会变成一个没有用处的人。我知道我会的。我不该这样下去，因此要看你的了。我觉得自己没有毅力坚持下去，并一直坚持到底。"

"你这是胡说。我理解你的意思，绝对如此，但你说什么没有

---

① 苏格兰边境的一个村庄，在苏格兰婚姻法比较宽松的年代里，私奔之情人往往到那儿去结婚。

毅力却是毫无道理的。你的毅力抵得上十个人的。"

秀茜大笑，走到英尼戈跟前，用一只手指缠绕他那一绺头发。"可怕得很，是不是？我们这样说话人家听了还以为这是肉铺呢。让我们谈些别的吧。"

"顺便问一句，"英尼戈刚刚开一个头。"哎哟！好疼啊。小心，你这个家伙，是不是想知道我要把你两只手——"

"我不想知道，谢谢你，"秀茜说着松开他那一绺头发。

"真可怜，"英尼戈咕哝。"不过，刚才我想说的是，我记起来了，星期六晚上那场演出是为你而举行的。"

"你不是想说你已经忘记这一点了吧？"

"不，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我想说的是，我忘记了，你得了钱。得了多少？拿它派了什么用场？等等，等等。"

"我没有拿它派任何用场，傻瓜。实际上，我还不知道究竟该有多少钱呢。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接受这笔钱的。当然不会，你别傻了！我怎么可以这么做呢？特兰忒小姐因为必须赔偿许多许多钱，都快要被拘留了。我不可能再接受任何钱款。"

"不可能，我看也不可能，"英尼戈应道，一面若有所思地把烟斗柄在脸上拨弄。"嘿！我把那个给忘了。"

"算你运气！那是可恶的一团糟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下午我要去看望特兰忒小姐。我打算邀布伦迪特太太一起去。在现在这种时候，我们女的必须抱成一团，我的孩子。"

两人相视而笑，随后细细地分析了，眼下他们的处境实在是十分可怜。的确，对于这么两个充满生气、开朗乐观的年轻人来说，此刻他们可以说是沮丧到了极点。更加糟糕的是，他们没有事情可做。

"喂，"在屋子里呆呆地来回踱步之后英尼戈终于说，"我想我得找个吃饭的地方了，打算到外面去吃午饭，愿意和我一起去

吗?"

"我觉得没有兴趣再与'快乐的荷兰人'见面,"秀茜回答。"我想就在这儿喝茶吃鸡蛋了。哈啰,那是什么声音?"

"那个嘛,我亲爱的,"英尼戈在窗边答道,"是一辆汽车。它在这儿停下了。"

"让我瞧一瞧。我就知道是一辆汽车。我感觉到是一辆汽车。这辆车我从前在什么地方见过。某一件事情要发生了,英尼戈。是这样,我知道是这样。"

"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赶快离开窗口,不然的话你就要坏事了。不,现在我们必须装作满不在乎,否则它有可能在最后一刻停止发生。我一直有那种感觉,你没有吗?喏,来了,有人敲门。"

"也许是医生什么的。"

"不可能。我敢肯定不是医生。"

果然不是。房东太太的脑袋出现在门口,告诉他们说,有一位司机来访,给迪安小姐,也给乔利芬特先生——如果他在的话——带来一个口信。乔利芬特先生在屋里,这一点房东太太看得很清楚;她接着说,这就去让来访者进屋传话。

秀茜一下子就认出这个司机,我们也认出了他;在桑迪贝的突堤上我们见过他一次,后来,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希刻尔菲尔德火车站外面又见过他。没错,他是劳莱,帕特列特太太的司机。

"请你到维多利亚中部旅馆去吃午饭,小姐,"劳莱说。"还有你,先生。我正想到你们的房间去,现在这样就省掉了我的麻烦。我还得告诉你们,这件事特别重要,他们希望你们尽量早点儿去。"

"他们?"秀茜叫道。"还有谁呀?好吧,我们会来的,是不是,

英尼戈？可究竟是干什么呢？”

“这个嘛，”劳莱露齿而笑，“是一次小小的意外，小姐。很快你就知道了。”

秀茜瞪起眼睛对他望了一会儿，接着飞快地朝英尼戈投去含义丰富的一瞥，便冲出屋去，嘴里尖声叫了一句，“马上回来。”

“这天气不像往常那么刮风了，”劳莱平静地对英尼戈说，“不过还相当冷，我觉得。”

3

他们两人都大吃一惊，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不过秀茜比英尼戈快一秒钟。

“结婚了！”

“对，觉得很意外，是不是？”这位曾经是帕特列特太太的女士说；此刻她浑身上下闪烁有光并窸窣作声，面对着两双惊讶的眼睛；圆圆的小嘴看上去仿佛永远不会再合上了；紧紧盯着客人的两只大眼睛闪耀着幸福的光芒；虽然她那模样依然像一只鹦鹉，但是，无论在笼子里还是在树林里，人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一只这样的鸟如此激动、如此充满胜利的喜悦。“就在今天早上。真够匆忙，我亲爱的！自从星期六那个吓死人的晚上到现在，我还没有喘过气来呢。是啊，后来的事情我全听说了。真不像话！假如我迟一秒钟把他拖走，我看真的要没命了。当然，在那个时刻我想到的只有他，可是过后我一直想着你们大家，心里十分难受。还惦记着特兰忒小姐！不过你们是不是要去——或者，是不是太迟了？”

“我们当然要去，”秀茜大声说。“真是太好了，我相信你们两人将会非常幸福。”

"绝对如此,"英尼戈咕哝说;此刻他仍然没有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件事情好极了! 当然,它完全出乎你们意料之外,使你们大吃了一惊。我知道会这样的,"新娘继续喋喋不休。"现在,我亲爱的,你们一定做好了吃午饭的准备。我想我该按铃了。眼下这时候他随时会来到这里。他在打电话,你们知道。从星期一早晨到现在,我们没有片刻的空闲,实在太匆忙。这大概是他来了,我想。"说完她快步走向房门。"你总算来了,亲爱的,他们两人都大吃一惊——我知道会这样的。真有趣呀。"

又是秀茜先说话。"精彩极了,杰里!"她拉着他的一只手不停地摇。"我是多么高兴啊。我怎么也想不到事情原来是这样。"

尚未完全明白过来的英尼戈一时冲动,向前走上几步,祝贺杰宁汉变成了帕特列特爵爷或诸如此类的人物。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帕特列特居然同杰宁汉合并在一起了。"祝你生日快乐,"他结结巴巴地说。"噢,我的意思是——你知道——向你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谢谢,秀茜。谢谢,英尼戈,"杰宁汉表情严肃地说,连眼睛都不眨一眨。他比从前更庄重也更漂亮了,而他的口音也更加古怪了。这是由于最近一系列重大事件而变得不稳定的唯一一件事情——本来它一向就是怪里怪气的,现在听上去更是陌生得惊人;每一句话都充斥着严重走样的音节。"很嘎(高)兴你们囊(能)来吃午法伊(饭)。"

"我们有消息要告诉他们,对不对,亲爱的?"杰宁汉的妻子大声说;现在丈夫来到了跟前,她显得更加激动和快活,仿佛先前曾经有过杰宁汉将永远不会从电话机旁回来的那么一丝可能性。

"我想你们会带一些消息来的,"秀茜微笑着说,显得非常亲

切。

“噢，不止是消息，亲爱的，我告诉你。今天有许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曼姆思沃斯先生要来，不是吗，杰里亲爱的？午餐已经准备好了。”

“是的，他很挎伊（快）就到，”杰宁汉答道。“他正瓦恩（往）伦敦打一个电话。”

秀茜机灵地向英尼戈投去一瞥。“他们这是为我们准备了什么呀？”她的目光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没有等待回答便又移开。一个侍者送上鸡尾酒，很快地，他们就呷酒聊天起来，一边留心着门口。餐桌上放着五套餐具，所以曼姆思沃斯先生显然是要来参加的。看样子这次聚餐颇有欢乐气氛，尽管这间屋子——本旅馆唯一的一个小间餐室——在一八九二年左右就已经放弃希望，不打算参与同外省有关的社交生活。然而，只要是维多利亚中部旅馆所能做到的事情，此刻它显然打算为杰宁汉夫妇办到。

最后，曼姆思沃斯先生终于露面了。当他出现在门口时，恰好左右两边各有一名侍者。可是，照理至少应该有二十个，更不必说应该有一个管弦乐队。然而，曼姆思沃斯先生立刻设法制造了一种气氛，那两个侍者看上去便仿佛成了二十个。他高视阔步跨进餐室，一边以浑厚的男中音说道“对不起，让各位久等了”（若是在舞台上那声音可以一直传到花楼的后排），霎时间秀茜意识到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曼姆思沃斯先生，了不起的曼姆思沃斯先生——比蒙特·莫蒂默更了不起；在歌舞界，人们称他为“皇帝”，或者，比较随便一些，也许带点儿讽刺意味，只叫他“帝”。这个称呼一方面是赞扬他的管理才能，因为在音乐喜剧领域他是最权威的人物，另一方面是赞扬他的实际表演风度，他那绝妙的风格。与大多数舞台监督不一样，曼姆思沃斯先生本人当过演员，曾经多年在音乐喜剧里扮演主角。在他当演员的年代，每一

出音乐喜剧的场景都设置在某个不明确的中欧国家，其中年轻的主角必定是身穿轻骑兵花哨军服的王子，而主要的丑角是一个有着红鼻子、尖嗓门，喜爱追求贵夫人们的女仆的男爵；在每一场演出中，舞台上总是喧哗闹腾，充斥着马蹄得得、轻骑兵的齐声呼喊，以及洪亮的传令声"斯拉沃尼亚[①]米歇尔王子殿下驾到"。一夜又一夜，一年又一年，曼姆思沃斯先生扮演"殿下"或诸如此类的角色，结果，这一类人的言谈举止都化为他的习惯；他已经无法摆脱帝王派头了。现在，他虽然成了一名舞台监督，而且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对于公众的趣味有着全面的了解，对于人才独具慧眼，对于经营管理则头脑精明——但他仍然如王侯般在各个场所进进出出；他轻拍人们的后背，仿佛是在给他们下达命令；他开怀大笑的那种神态除了在公共活动中抛头露面的大人物之外别人是不可能会有的。音乐喜剧的时尚已经变了——曼姆思沃斯先生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事实的人——但是，斯拉沃尼亚、它的士兵和风骚女仆、它那圆舞曲的节奏和不可能重现的场面，都留存在他的心中。此刻，当他大步向餐桌走来的时候，居然没有排成两列纵队吹着萨克管的龙骑兵跟在他身后，似乎是一件奇怪事情。

当秀茜被介绍——或者，不如说是被出示——给曼姆思沃斯先生的时候，她几乎连气都喘不过来了。她十分了解这位先生。"皇帝"本人——正在这儿，在盖特福特！不过，当然啰，帕特列特太太——杰宁汉太太——与伦敦西区的一些剧场有某种关系。秀茜还记得在希刻尔菲尔德车站外那家旅馆的那一次谈话。伦敦西区的那些剧场也是属于曼姆思沃斯的。现在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杰里娶她为妻，是想在曼姆思沃斯编导的歌舞剧里

① 南斯拉夫一地区。

扮演主角——或者类似的动机。“你就要参与这方面的事情了，秀茜，”迪安小姐在心里对自己说；她简直激动得就要炸裂开来。

英尼戈相当冷静；原因很简单——他不知道曼姆思沃斯是何许人，只觉得，在这个下层世界里，倘若有人想带些什么东西去见波希米亚① 的弗洛里泽尔王子，那么，曼姆思沃斯看来就会首先中选。

他们入座不久，曼姆思沃斯先生便神态严肃地把他们挨个儿瞧了一遍，并举起餐叉示意大家保持肃静。“迪安小姐，乔利芬特先生，”他以深沉、严肃的语调开始说，“那天晚上我有幸在此地观看了你们的演出。”

“哪一天？”秀茜急促地问。

“星期六的晚上，”曼姆思沃斯先生回答。

“我也在那儿，”新娘插话说。“是不是，杰里亲爱的？那是一个可怕的夜晚，我亲爱的。”

“在包厢里的是你，”秀茜叫道。

“当然是啦。想要使你们吃一惊，让你们高兴高兴。曼姆思沃斯先生找我去商量事情，我对他说‘你一定得到这儿来看看这些才智聪明的人’，他笑了——这是在电话里——你确实笑了，对不对，曼姆思沃斯先生？”

“我想当时我觉得十分有趣，”皇帝承认。“不过，谁会觉得不呢，亲爱的夫人？我是说处于我的位置上。盖特福特出现有才能的新人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我们这一行，没有什么事情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呃——这样的可能性不大。你们不会不同意我这个看法吧？”

“绝对如此，”英尼戈由衷地说。对于曼姆思沃斯先生所说的

---

① 捷克斯洛伐克一地区。

话他饶有兴趣，因此他觉得至少应该这么附和一句。

“尽管当时我在电话里笑了，”这位了不起的人物接着又说，那神态和语气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我还是来了，我看了演出——而且被征服了。”

英尼戈突然发出格格的笑声。“对不起，我禁不住想起了蒙特·莫蒂默。他也来了，也看了，也被征服了。”

“我希望他直到现在还觉得痛，”秀茜说。

其余三人瞪起眼睛望着他们两个。

“我羌（亲）爱的乔利芬特，”杰宁汉竖起漂亮的眉毛说，“这是咋（怎）么一回事情？”

“啊，蒙特，”皇帝咕哝说。“这么说你们认识蒙特，是不是？一个很能干的人，非常能干——在他自己那个行当的范围里。”

“你瞧，”秀茜大声说，“星期六他也在那儿——来看我们演出。”

“什么！”

秀茜和英尼戈开始一起解释这件事情，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急急忙忙想把故事全倒出来。

曼姆思沃斯先生放声大笑。这笑声像男中音独唱一样好听。“你们说他被打昏了吗？”他问道。“是吗？就在我的鼻子底下。各位亲爱的朋友，我情愿付许多许多钱来观看这个场面。蒙特！下巴颏上挨了一拳，我没听错吧？”他那帝王般的笑声震撼着餐室。“侍者，来香槟。我们必须为此干杯，不能不干。啊，当时我居然不知道。你们把他弄来看演出，却又把他打昏了。蒙特！多么精彩的故事！下回要是在俱乐部里遇见他，我就要走到他面前，盯住他的眼睛，然后只要说——盖特福特。蒙特就得听凭我摆布了。嘿，如果这个故事传开去——！”曼姆思沃斯先生仰望着上天，两只手向上伸起，随后呷了一口香槟。“不过，迪安小姐，乔利

芬特先生,这件事有它的严重性,"他接着说,这时候重又变得神情严肃。"你们和他之间还有什么契约吗?"

"他叫我们见鬼去,"秀茜说。英尼戈把早上刚收到的信说了一说。

"这家伙多粗鲁!"杰宁汉太太大声说。

"东方人的作风,"曼姆思沃斯先生说,"东方人的,亲爱的夫人。蒙特不是个风格高尚的人——过去从来都不是,将来也决不会是。我十分了解他,知道他如何搞演出,也知道他的为人。他是个非常能干的人,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像他那样编导雅俗共赏的歌舞剧,既让人觉得熟悉,又让人有一种新鲜感——但他不是一个绅士。"曼姆思沃斯先生转向秀茜和英尼戈。"这么说你们自由了。再也不必理睬蒙特!是啊,我愿意坦率地说,我认为你们是幸运的。并非说蒙特什么事情都不会为你们做。他能做许多事情。他也曾发现过一两个人才。但是我能做得更多——相信我,比他多得多。我可以使你们——在那儿站稳脚跟。"

"是,是真的吗,曼姆思沃斯先生?"杰宁汉太太说。显然,她不但自己快活,而且渴望让别人也都个个快活。一只天堂里的鸟儿,不是一只鹦鹉。

"我要试一试,如果这些——如果我们这几位朋友——允许我这么做的话,"曼姆思沃斯先生庄重地回答。"刚才我说了,星期六我观看了演出。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在这儿——在盖特福特演出——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名字的歌舞剧团——有三位年轻人,他们具有真正的、毋容置疑的才能。"说到这里他暂时停住,两只眼睛则盯着他的听众。"首先,一位年轻的女喜剧演员,她会唱歌,会跳舞,会演戏,并且有——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魅力和个性。如果她有雄心,据我听说她有——"

“我的雄心鼓胀得都快要把身体炸破了,”秀茜对他说这话时急得连气都要透不过来。

曼姆思沃斯先生点头表示同意。“我相信是这样的。这一点很重要,其重要性与日俱增。必须有雄心,必须有艰苦工作的准备,把事业放在第一位。社会和记者正在毁掉我们这么许多年轻的女士。在她们取得了一点成绩之后——怎么样?她们跑到这儿,又跑到那儿;她们的名字、她们的照片,出现在每一张报纸上——当然啰,这是很好的宣传,我并不反对;可是,这么一来她们就不再工作了。”

“的确是这样,曼姆思沃斯先生,”秀茜急切地说。“不过我是有准备的,要工作到倒下为止,真是这样。我演歌舞并不是为了寻开心。我是——我是生下来就注定要干这一行的。”

“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曼姆思沃斯先生说。“实际上,我自己也是这样。好,第二——我发现了一位年轻的主角演员。”他对杰宁汉点点头;后者脸红起来,这在他冷静的、不知脸红为何物的生活中还是破天荒头一回。“现在我对于他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所以用不着多说了。第三——我发现了一位年轻的作曲家,他写的歌曲大家都听得懂,并且有持久的生命力。”他转向英尼戈。“你看,你能不能再写几支类似我先前听过的那些曲子?”

“我想可以,”英尼戈漫不经心地回答。一半是因为曼姆思沃斯先生,一半是因为香槟酒,他又一次开始产生那种漫游奇境的感觉。“想写几支就可以写几支。”

了不起的曼姆思沃斯先生吃了一惊,神情严肃地注视着乔利芬特;他的惊讶之中或许包含有一丝敬畏。此刻在他面前的,是一位异乎寻常、十分有性格的年轻人,丝毫没有因为自己将被曼姆思沃斯这样了不起的人物所起用而显得受宠若惊。“说话要算数,我的伙计!”他突然喊道。

“他能做到，曼姆思沃斯先生，”秀茜大声说。“英尼戈的本领是惊人的。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那些曲子写出来。”

“恰（确）实如此，”杰里说；他现出崇高的宽容态度。“你可以把希哇（望）寄吐啊（托）在他的身上，曼姆思沃斯先生。你无法找到别人来大（代）替他为你写歌曲。”

“而且观众们对他写的曲子喜欢得要命，即使是在最愚蠢的地方演出，”秀茜接着又说。“那天晚上你可以看到这一点，不是吗？不过也许你无法看到。我都快要把那场可恶的骚乱给忘记了，它完全破坏了我们的演出。”

“是啊。真奇怪，那场乱子，奇怪得很。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见到这种事情了。”曼姆思沃斯先生若有所思。“嗯，有二十年没见到这样糟糕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对它看法如何，在我看来很明显，相当明显。流氓捣乱，毫无疑问——不过是有组织的流氓捣乱。一定有人出钱雇佣了他们。场内一般观众非常热情，这我看得出来。那么这些家伙为什么要如此兴风作浪，而且连续不断地惹麻烦？因为他们拿了人家的钱。是故意来捣乱的。我不知道谁雇了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被雇用，我说的只是他们确实被雇用了，他们拿了人家的钱来捣乱。从前我也曾见过这种事情，虽然不是最近。我有许多经验。相信我的话没错。这是有组织的捣乱。”

“我也开始觉得是这样了，”秀茜说，“我知道布伦迪特太太是这样认为的。我要把这个想法告诉特兰忒小姐，你们说呢，英尼戈，杰里？”

“与此同时——我们谈正式的，”曼姆思沃斯先生说；那模样仿佛他准备给他忠实的臣民立下一个宪法。“我的理解是，那么，乔利芬特先生，你可以自由地为我工作了？”

英尼戈认为是这样的，但是他提及费尔德—亨特曼乐谱商

行。

“那是可以安排的，”曼姆思沃斯先生挥了挥手说。“这方面的事让我来处理。我要你做的事情，是去见一见朱利安·贾弗里；眼下他该正在考虑为我的新戏配音乐，或者，至少加进一些新鲜玩意儿，那天晚上我听过的那些曲子不能不用，另外还得再加上一两支；你们呢，可以着手进行目前我正在计划的另一项工作。我已经有了大部分歌词。我要你，迪安小姐，排练一个重要角色——扮演这个角色，你将作为这位杰宁汉先生的对立面人物；你们将在一起合作——在这个差不多已经准备就绪的节目里。你可以把目前正在练唱的乔利芬特先生的那些曲子直接用于这个节目，不过我可能要让我的一位歌词作者把词句稍作改动。”看来曼姆思沃斯先生手头似乎有一出新的非常精彩的音乐喜剧，名字暂时定为《吉祥姑娘》。它最初是一个法国闹剧，后来流传到维也纳被改编成一个小歌剧，然后在纽约又被完全重写成为一出歌舞剧，现在，原始情节的最后一点痕迹已被抹去，新的曲子和歌词即将引入，这样，它将能作为一出英国的音乐喜剧而开出鲜美的花朵。曼姆思沃斯先生把有关这个节目的情况统统告诉了他们，或者，他至少努力要让他们觉得，他正在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他们，因为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可说的。十分明显，这个喜剧只有在排练的时候才能开始有一个雏型。尽管如此，看起来秀茜和杰里将在剧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英尼戈的曲子则很快就要使全体英国人要么兴高采烈，要么怏怏不乐。总而言之，他们已经发财了，他们的船儿差不多已经返回港口了。

“不行，”秀茜大声说，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我真是什么别的东西都不能吃不能喝了。要是再吃再喝的话，我就要生病了，我心里真激动啊。”

“太好了！”杰宁汉先生低声叫道，并且轻轻地拍了拍秀茜的

手。

“这——这——啊，天哪——这真是妙极了。是不是啊，英尼戈？别坐在那儿装模作样，就好像这事跟你一点儿没关系似的。难道不是妙极了吗？难道你不觉得头晕目眩吗？”

“绝对如此，”英尼戈说。他确实觉得有点儿头晕目眩。

“我愿意坦率地说，这丈(正)是我所期哇(望)的，”杰宁汉承认。说完他如此突然地给妻子一个完全意外十分漂亮的微笑，以至于毫无疑问她也觉得头晕目眩了。为了这样的笑，她甚至愿意把所有的戏院和剧场统统买下送给丈夫。

香槟酒使曼姆思沃斯先生更加乐善好施，帝王气派也更足了，他坐在那儿对着大伙儿微笑，好比复活的哈龙·阿-拉希德①。他对秀茜和英尼戈说，他们最好收拾起在盖特福特的所有东西，在两天之内(如果可能的话)到伦敦来向他报到，最迟不要超过星期一。届时他将把合同和其它一切都准备好。

秀茜仿佛是在做一个幸福的梦；她瞪大眼睛瞅着“皇帝”。“哦，曼姆思沃斯先生，请你不要一下子失踪了或者发生什么别的事情，好不好？我觉得此刻仿佛坐在宿舍里编织着这个梦，要打发走下午的时光。一分钟以后我就要醒了。”

“这件事情对于你非常合适，对不对？”杰宁汉太太轻轻说。

“合适！简直是——哦，我不能再往下说，话匣子一打开就没完了。是你促成了它，帕特——噢，我是说，杰宁汉太太，我真高兴你嫁了杰里，愿你们俩永远永远幸福快乐。”说完她兴奋有力地伸出双手，杰里握住一只，正儿八经地说了声“谢谢，秀茜”，

---

① 哈龙·阿-拉希德(766—809)——巴格达伊斯兰教国家的著名领袖(786—809)。在他的领导下，国家达到繁荣和强盛的顶峰，巴格达成为当时文明的中心。作为一个帝王，他和法国查理大帝(742—814)和中国唐朝皇帝关系都十分友好。

他的新娘则紧紧抓住另一只，嘴里说："你要知道，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到伦敦去。太匆忙了，对不对？不过我喜欢这样，你不也是吗，我亲爱的？"

"这就是，"英尼戈说——他刚刚接过一支粗大的雪茄，从而觉得在庸俗的观念上来看自己几乎已经很富裕了——"最后结局了，是'好伙伴'的最终结局了。"

秀茜的脸沉了下来。"对呀，是这样，不是吗？我把这个给忘记了。对呀，我们可以笑，但是很伤心，真的。为什么我们在有了一件好事情的时候不得不放弃另一件呢？"

"这个嘛，我亲爱的小姐，这就叫生活。"曼姆思沃斯先生讲这句话时显得气派十足。

"我想大概是这样吧，但也未免叫人难受，"秀茜说。"噢，另一些人怎么办呢，吉米和布伦迪特夫妇？现在，他们去干什么呢，可怜的人儿？你不能帮帮他们吗，曼姆思沃斯先生？他们是很好很好的人，真的。那天晚上你没有得到机会可以好好地看看他们。"

曼姆思沃斯先生摇摇头。"这一点我不怀疑。我也希望能帮助他们。我乐意满足你的要求，迪安小姐，也很喜欢看到干我们这一行的人能和他们的朋友在一起。但是这些人——对不起——我帮不了他们。年纪太大了，你要知道。连参加合唱都嫌太大。也许我可以为那小个子丑角演员在某个节目中找到一个很次要的角色，不过我确确实实认为，对于他来说，继续搞歌舞表演要有利得多。其他几个当然如此。很抱歉，不过，他们会找到工作的。眼下这个歌舞班他们无法维持下去了吗？"

"所尚(剩)无几了，"杰里说。"真正有嚓(才)能的都离开了。"

"不，这么说不公平，杰里，"秀茜说。"只是剩下的人太少，什

么事情都不能干了。我是说，人员走了一半，歌舞班就不可能还是原先那个样子了。啊，真叫人惭愧。他们必须到别的歌舞班去找工作了，而要进入一个好的班子是不容易的，因为演出季节差不多已经开始了。"

曼姆思沃斯先生现出若有所思的神态。"演出季节——演出季节，"他沉思说。"这倒使我想起日前有人跟我提起的一件事。那是什么事情？啊，记起来了。贝勒比，这是那人的名字。过去有一段时间贝勒比为我做过许多事情；那天我们在伦敦碰巧遇见，他告诉我正在筹建一个非流动性的歌舞班，要到某个胜地去，如伊斯特本，黑斯廷斯，总是那些地方当中的一个，你知道。实际上，他问过我，能不能向他推荐几个可靠的人。"

"哦，那简直好极了！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你认为这个人会接受他们吗？"秀茜问。

"只要我一句话，"曼姆思沃斯先生回答，随后他挥一挥手表达了其余的意思。

"可是你打算怎样——我是说——你打算写信给他还是用什么别的方法？"

"乔利芬特先生，请你把那个铃按一下。"这位了不起的人命令道。这就是——他的神态告诉了他们——这就是他的办事方式，现在他们必须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把耳朵竖得直直的。铃声唤来一个侍者，他被吩咐去把纳里斯先生叫来。看样子纳里斯先生是曼姆思沃斯先生的秘书，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年轻人，戴一副带点儿黑色的角质架的眼镜。"听着，纳里斯，"他的雇主大声说。"你记得贝勒比的地址吗？你还记得？南海岸某个地方。还能记得，呃？那么打个电报给他。不过，等一等。五点之前我必须离开这个镇子，他给我回电就没用处了。谁可以作为这四个人的代表？"他问秀茜和英尼戈。

两人把吉米和姓名的地址告诉了他。于是曼姆思沃斯先生口述了一则具有戏剧规模的电报——推荐一个丑角演员、一个会变戏法的班卓琴演奏者、一个男中音兼搭档配角和一个女低音,个个都是有经验的歌舞演员,另外还提出要了解某些条件、演出地点和其他细节,并注明回电给吉米·纳恩。"假如今天晚上得不到回答,那么,你们相信我说的,贝勒比不是喝醉了就是失踪了,或者是喝醉之后失踪了。立刻把它发出去,纳里斯。"

"现在,"当他们俩和在座的人一一握手并且对这样的机会和安排表示非常满意随后告辞的时候,秀茜对英尼戈说,"看来我们全体都将得到安顿。你不觉得心情激动吗?说实话,我激动得几乎要病倒了。我真想冲到每个伙伴跟前,把消息统统告诉他们。想想吧,今天上午我们都还呆呆地坐在那儿——至少我是那样——认为事情已经搞糟了,没有希望了。就在这时候遇上了这样的好事。倘若不是这样,倘若现在我被车子压死或者发生类似的意外,那岂不是糟糕透顶了?"她在英尼戈的手臂上使劲捏了一下,然后把它松开并放声大笑起来。

"你忘记了两个人,"当秀茜结束了这种快活的唠叨之后英尼戈对她说。"一个是特兰忒小姐。"

"我这就去见她,把消息一五一十都告诉她。我相信她一定不会反对我们的打算,一定会觉得很高兴。我还要请她收下前一次演出后归我所有的那些钱,帮助她支付赔款——据说那些人因为那个半文不值的马戏场而提出了赔偿损失的要求。那笔钱将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不是吗?"

"一点点帮助,"英尼戈答道。"把损坏了的部分修复起来将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丢下特兰忒小姐在此地,带着一条受伤的胳臂面对一英里长的帐单,而我们却匆匆赶到伦敦去赚钱——这个主意我可不喜欢。"

"要是你把事情说成这样——我得说，英尼戈，你解释问题的方法十分糟糕——那么听上去简直就好像是谋杀。不过这无所谓。每个人的每件事情都会顺利的，我有这样的感觉，肯定会这样的，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你的麻烦在于，我的孩子，你没有信心——"

"哦，天哪！我喜欢这样，"英尼戈反驳说，"才不过几个钟点之前你也那么垂头丧气——"

"别讲这些无聊话，英尼戈。你最讨人嫌的就是这一点了，讲这么许多无聊话。一定是因为你是——什么来着？——一个作家，不，比作家更糟糕——一个文人。不，现在不要又闹起别扭来，你会把事情全搞糟的。我另外还忘记谁了？"

"我们的奥克劳依特先生。"

"杰斯，我们那位伙计。我确实把他忘了，"秀茜大声说。"真惭愧！我已经有许多天没有看见他了。你呢？哦，他一定遇上了困难，一定是这样。我们不能统统都走掉只把他一个人丢在此地让他的工具袋和小柳条箱陪伴着他。你还记得他的小箱子吗？真有趣，呢？最近一个时期他也有点儿郁郁沉思，大概他和我们其余的人一样希望生活有点儿变化。依我看嘛，替他找个工作并不困难。我们可以把他带上，伙伴们如果进入了那个非流动性歌舞班或许就能替他找些事情做，再说，特兰忒小姐也许希望他继续留在她的身边。"

"怎么！她有什么事情能给他干呢？不管怎么说，她自己将干些什么呢？"

"哦，我不知道。别这么傻乎乎，这么迫不及待，年轻人。好了，这儿该是我们分手的地方了。我要去看望特兰忒小姐。我不知道她会对我有什么看法。现在我这模样有没有什么问题？说实话我感到很紧张，尽管我只喝了一杯香槟。你呢，赶紧去写一

两支曲子，别让你的手闲着。嘿，赶快去吧。眼下这情况真让人吃惊，呃？再见，我们很快又会见面的。”

“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也许吧。”

英尼戈注视着秀茜疾步冲到马路对面，沿着人行道轻快地向前而去，那么急切，那么快活，好比童话故事里的小姑娘。看见她这样，英尼戈几乎觉得感情受到了伤害。以前曾出现过的某个不合理的东西在他心里满怀忧虑地骚动——那是一个小小的英尼戈，他曾经从骨子里以及从他的新娘的角度向上望去，看见过那头巨大的践踏一切的柱头像遮蔽了整个天穹。随后他自我解嘲地露齿而笑，接着转身离去。

4

我们又一次看见布伦迪特太太在她的起居室里，四周墙上都是带点儿褐色、模糊不清的沼泽和峡谷——这些景物经常出现在彭尼费瑟太太的叔父的想象之中。布伦迪特太太仍在编织那件莫名其妙的粉红色绒线衣，现在它比以往更加结构繁复更加不整洁了。最近这几天日子过得阴郁无聊，然而布伦迪特太太的这件工作从未停顿，而且看来似乎有一个危险：她会把自己也织入这粉红色的怪物之中，到那时候人们必须用一把大剪刀将她营救出来。以前我们从来没有企图让人错误地以为布伦迪特太太年纪还轻，而此时此刻，从她坐在那儿打毛衣的样子来看，她显得比过去更老了。在那个庄严混和着傻气的面孔上，新近添上了几条细细的皱纹；她的脸部肌肉开始松垂。过去的一个星期里布伦迪特太太心理上所遭受的痛苦是三方面的，即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位妻子和一位母亲——虽然乔治在丹马克希尔平安

无事，但必须为他支付各种费用，而且这孩子热衷于拿一只小橡皮球做代用品在街上踢足球，使他的鞋子问题变得非常可怕。毫无疑问，当布伦迪特太太凝视着炉火的时候——这微小的炉火本身就足以证明布伦迪特夫妇采取了新的经济政策——她是在思忖这一些事情，这一些生活的令人头晕目眩的机械结构。有这么好几分钟，她坐着，凝视着炉火，编织着那粉红色的网状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还是怀着友好的感情在一旁观望为好，因为，很快，实际上就在今天晚上，她将和我们分道扬镳，她和我们之间相识一场，到此也就要结束了。这几分钟过后，她突然惊起；什么人冷不防冲进屋里；原来是秀茜。

秀茜深深吸了一口气，扯下头上的帽子胡乱一扔，再一次深呼吸，接着一屁股坐入一张扶手椅中。

“你可吓了我一大跳，亲爱的，”布伦迪特太太嗔怪说。“这是怎么啦！出什么事了？”

这时候秀茜开始讲话了：“什么事！我亲爱的，它们简直使我激动得受不了。杰里娶了帕特列特太太，就是我跟你谈起过的那个女人，那个送花束的女人；我见到他们两人了，和他们一起共进午餐，还有曼姆思沃斯先生，就是‘皇帝’，你也知道，那个音乐喜剧专家，也在那儿；我们将一起到伦敦去，杰里和我将要担任角色，在曼姆思沃斯先生眼下正在编制的节目中担任真正能够发挥我们演技的角色，英尼戈将要为这个节目写曲子，曼姆思沃斯先生给一个人打了电报，那人正在筹建一个非流动性的歌舞剧团，要到某个地方去——”

“停下，孩子，停下，”布伦迪特太太尖声叫道。“你那些鹧鸪①太太和皇帝把我的脑子搅得一团糟。我真不知道现在我是坐在

① 英语中“鹧鸪”(partridge)一字和“帕特列特”(Partlit)这个姓的发音有点儿相近，所以布伦迪特太太把“帕特列特太太”听成了“鹧鸪太太”。

这间屋子里呢还是在什么别的地方。你得平静下来，缓一口气，从头说起，让我听听明白。”

“是这样的，你瞧——”

“可是，秀茜我亲爱的，你不是在寻我的开心吧，嗯？我是说，你不是在编故事吧。眼下我可受不了。改天吧，或许它会让我们轻松，给我们带来快乐——谁也不能说我不喜欢朋友善意地和我开开玩笑——可是眼下，事情通通都乱成一团了，不，比这更糟，如果你想一想人员受伤、工资损失，更不必说今后的去向，也就是说，还会不会有人要我们去演出，假如有的话，去哪儿——我真是受不了。所以，不要编故事给我听，好不好？”

“编故事！这不可能是我编出来的。谁也编不出来。你就听着吧，一句话也别说。”接着秀茜一五一十地描述了午餐的情况，布伦迪特太太果然一言不发地听着，并深深地被吸引了。

“这样的事情到底让你遇上了！”布伦迪特太太大声说。“我可从来没有过。这是你的机会，在失去希望的时候它总算来了，你不妨这么想。这件事不是向你证明了吗？相信我的话，这是一个证明。”看见自己的预言得到应验，她十分惊喜。“星期六那天，当你告诉我莫蒂默在马戏场看我们演出的时候我对你说，‘以前我怎么告诉你的？你的机会来了，就在盖特福特，问都不必问。’后来没有什么动静——关于乔那天晚上的行为我对他说的一些话真是不堪回想，一时的冲动吧——后来没有动静，我懊悔对你讲了空话，差点儿要打自己的耳光了。‘这样你就完了，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你这个蠢家伙，’我对自己说。可是，我总觉得有一种预感。虽然我努力否定它，这预感始终存在。现在你瞧，更大的机会来到了。这机会不能不来，即使得到它所需要花费的努力大得出乎意料之外，好比同月亮人结婚，你不妨说。它——它——这一类事情——使你禁不住要向自己发问：我们在什么地

方？我们是干什么的？——如果你理解我在说些什么的话。"有那么一两分钟布伦迪特太太陶醉在这些深刻的思想里。接着她把毛衣、绒线针和绒线球统统扔到一边。"我很高兴。我非常非常高兴，亲爱的。我知道这意味着大家要分手了，我们不得不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另起炉灶，因为演出季节很快就要开始了，不过我还是觉得很高兴，为你而高兴，我亲爱的。"说到这儿她俯身向前在她年轻朋友红红的脸蛋上印下一个亲热的吻。

"可是，傻瓜，我也给你带来了消息，"秀茜说。

"任何消息，我相信都会受到欢迎，"布伦迪特太太应道。随后她显得有一点儿若有所思地添上一句："谁也没有谈论到我们，是不是？"

"当然谈到你们了。我正要告诉你呢。"秀茜带来的消息使布伦迪特太太感到高兴。

"不过，"布伦迪特太太颇有克制地说，"按照常规来看——除非我们的运气全面好转——到目前为止的情况还只是黑暗中的一道闪电：一位经理说他想找一些艺人组织一个非流动性的歌舞剧团在演出季节到某个最好的胜地去。他说了一遍。很不错！他有可能说两遍。两遍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但是，他不会说第三、第四遍——为什么？因为到那时候他已经物色到了他所需要的人。他们成群结队而来，我亲爱的，成群结队，并不需要有人对他们说第二遍。你理解我的意思，对不对？若干天之前他告诉了曼姆思沃斯先生——或许是一星期前，或许更长一些时间以前——如果他还告诉了别人，那么他就已经有了一百个人可以挑选了。在热闹的演出季节要想临时寻找演员搞一个出色的非流动性歌舞剧团，"她表情严肃地添上一句，"就好比是——这么说吧，你不如到大海去捞针。"

"哦，他可能还没有选定任何人，"秀茜漫不经心地说。"不管

怎样，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已经要求他回一个电报来，打给吉米。”

“乔眼下正在那边。他是去讨论我们目前处境的，所以我对他说，‘很好，如果有讨论，那就要在屋子里，买些吃的东西回屋里来。让人去买一两瓶啤酒，适可而止，不要坐到酒店里去讨论，因为那样你的钱就会像水一样哗哗地流掉。’这件事情你结婚以后必须留神注意，我亲爱的。永远让他把东西买回家来，在家里讨论问题。”

秀茜大笑。“我会记住的，尽管对我来说这无所谓，因为我并不打算结婚。”

“别对我说这个话，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在你这个年纪我也跟你想法一样。可是后来——突然之间——结婚的念头就控制了我。”

“我想，我知道它现在控制了谁，”秀茜信心十足地对布伦迪特太太说。“那就是特兰忒小姐。”

“不！”

“是的。我刚刚见过她。我还见到他在那儿，了不起的他。以前我不是曾经对你说起过那个特兰忒小姐默默地爱了好长好长时间的苏格兰医生吗？”为了证实自己的话，秀茜随即把他们之间的情况告诉了布伦迪特太太。“反正他今天在那儿，”她最后这么说的时候使用那种在舞台上被认为是地道的苏格兰口音，“他盯着她的眼睛，嘴里叫着她的名字伊丽莎白。他个子很高，人很清瘦，表情很严肃，不过脸长得很漂亮。假如他明天不向特兰忒小姐求婚，假如特兰忒小姐不是高高兴兴地接受，那么我就把我最好的帽子吃下肚去。嘿！太太，这真是——哦，我不能再说了，总而言之，他们两人都在那儿，重逢之后又深深地堕入情网，每一次互相对视两人的脸都刷地一下红起来。特兰忒小姐对于我

们将要干什么，对于歌舞班即将散伙，以及对于她可能不得不支付的赔款，对于这些她装作十分担忧，但是实际上根本不在乎。从她的眼睛里我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她所关心的是她的麦克法伦医生，你知道。祝她走运，可爱的人儿，我得说。"

"我也这么想，真的。"布伦迪特太太沉思片刻。"医生是个崇高的职业，尽管我得说我无论如何不会喜欢上一个医生。难道你不觉得是这样吗，亲爱的？我的意思是，每当你说些什么让他放规矩一些，他就会说，'让我看看你的舌头，'这么一来你还怎么躲避得了？再说，想一想吧，嫁给一个对于你的内脏如何在运动一清二楚，对于你的肝啊，以及其他所有的器官统统都了如指掌的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你将永远羞愧得不敢正视他。我记得有一个医生——哦，那时候他还不能完全算是一个医生，不过将要当医生了——一个医科大学生，你也知道——他恋上了我，我没法甩掉他——这是在我遇上乔以前的事，在遇上乔以前很久，我刚刚踏上舞台——他长得很好看，是一个非常风趣的伙伴，但是，有一个星期天晚上，他多喝了一点儿酒——当时我们外出在里脊蒙，我记得，那天天气很热——他告诉我如何如何解剖了一只兔子——一只死兔子，可是，毕竟——哎，从那以后，我对他完全失去了好感。我不喜欢他那种眼光。不过，我想特兰忒小姐和我不一样。你是不是觉得，亲爱的，她对于这种事情是不会在乎的。这完全取决于各人的性格。"

这时候忽然人声嘈杂。从外面进来三位先生，手里拿着瓶装啤酒。

"秀茜告诉你了吗？"乔扯开嗓子向妻子发问。"喂，吉米刚刚收到一个电报。我们刚从他那儿来。"他搓着手，向妻子长时间地慢慢地露齿而笑；看来他很高兴。

"那么他说些什么？"布伦迪特太太迫不及待地问道。"别站

在那儿一声不吭。在所有那些叫人恼火的人当中，乔——！”

“要想在星期一见见我们，”莫顿·米切姆先生告诉她。“条件不错。四月中开场，一直演到九月底。四月初开始彩排，薪金百分之一百。如果这个贝勒比就是在‘零点六’那个地方与我合作的人，那么，这是一位绅士。”

“这事你干得好，秀茜，”乔再一次扯开嗓门。“你的事情我全听说了。从此以后，你就是一颗星，高高在上，呃？过了这个星期，我们就休想和你说话了。”

“别讲蠢话，乔。说真的，这样太好了，不是吗？”

“好极了！上一次我在那个家伙下巴上给了一下子，现在你该对我怎么说呀？以后别把我们忘了，好不好？”

“就好像我真会那么干似的！”

乔使劲地拥抱秀茜。布伦迪特太太和米切姆先生则以老演员的轻松自如和伶俐口齿互相谈论参加非流动性歌舞剧团在演出季节到南海之滨去的各种好处。英尼戈在餐具柜里发现几只酒杯，便将瓶装啤酒打开。男士们立刻干起杯来，互相祝贺身体健康；布伦迪特太太也承认在这种时刻她可以来点儿“烈性的”。秀茜坐在桌子边沿上，与英尼戈互相微笑对视，因为别人都显得如此快活。有人问起奥克劳依特先生哪里去了，却没有人能提供这方面的消息。不过，每个人都有这么多话要说并且急于说出来，所以很快就把毕竟没有溶入蓝天之中的奥克劳依特先生置于脑后了。秀茜接过别人递给她的一支卷烟，乔和英尼戈两人吸烟斗，米切姆先生取出一支他那种著名的方头雪茄，于是乎屋子里烟雾弥漫。这样，我们透过蓝色之雾看见：莫顿·米切姆先生铁塔般高大，叫人难以相信，当初我们在达林汉联轨站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他像是一个衰弱之极的古罗马元老院议员，现在不那么像了，但依然是嘎吱作响的一个骨头架子，眉毛弯曲，头发

往后披着，依然是一个从无法想象的地方归来的旅游者；布伦迪特太太的面孔涨得通红，现在几乎是闪闪发光，她看上去比一个小时之前年轻十岁，此刻正一边说话一边啜饮啤酒，但是依然准备着随时扮演多金公爵夫人的角色；乔则微笑着点头对每个人的观点表示同意，他的肩膀特别宽，诚实的脸上焕发出喜悦的光芒；英尼戈呢，鼻子特别长，一绺头发耷拉在额头上，一身打扮跟眼下某些人所保留的相同，是快乐的在校大学生们喜欢的流行式样；坐在桌子边沿上的秀茜摆动着两条腿，急切地把面孔在伙伴们之间转来转去，谈笑风生，还不时地讲一些捉弄人的话，仿佛她那一双黑眼睛再看一万年人生也仍然炯炯有神。片刻之后，这些人物对于我们将仅仅只是一些姓名和新闻了。我们眼前的这一团烟雾正在变得越来越浓，它把颜色撕成碎片，将各种形体弄得糊模不清，好比时间本身的流逝，让人们得到的是朦胧的印象；接着，大幕簌簌地降落，现在我们完全看不见他们，或许将永远不能再见到他们了。

5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奥克劳依特先生在干什么？是什么羁绊着他使他无法露面呢？答案是——一个新的角色。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充当一名侦探；对于这个角色他并无特别的爱好，也并不合适——他平时不读那些激起感情引起轰动的小说。不过，“好伙伴”弄成这样一个结局促使他郁郁沉思起来，在吸了一袋又一袋“老水手”，并且和他的朋友——浑身充满着疑问的乔克·坎贝尔先生交谈过后，他开始根据事实进行推理。这样一来他便扮演了侦探的角色；如果我们在那一天上午——即秀茜和英尼戈将要出发到伦敦去，甚至布伦迪特太太和

其他一些人也在严肃地考虑打点行装的那一天——我们在穆伦疗养所特兰忒小姐的房间里等待奥克劳依特先生，那么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特兰忒小姐眼下仍然住在疗养所里，但是，假如她急于离开的话，本来是完全做得到的。然而她宁愿留下直到她的手臂彻底痊愈，这使她的新的医药顾问——设法每天来看望她的休·麦克法伦医生——得到极大的满足。麦克法伦医生已经同古奇先生商谈了关于马戏场的赔偿要求问题，这当然就意味着他必须尽可能次数多地来看望特兰忒小姐，不管这会给他目前正进行得相当顺利的一般临床业务或者他的甲状旁腺研究带来什么影响。特兰忒小姐已从这一场惊吓之中完全恢复过来，已经能够起床活动，不过暂时还只是在这个病房的范围之内。这一天上午休来访时，看见她正坐在一张扶手椅中。

“我给古奇打了电话，”休解释说，“他会来看你的。这件事情很特殊，他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在这儿待很长时间，不过他会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你的，伊丽莎白。”

“真不好意思，太麻烦你了，”特兰忒小姐应道。“我想你的时间是很紧的。你不能再为这件事费心了，休。”

麦克法伦医生回答说一点儿不麻烦，特兰忒小姐说她相信一定十分麻烦，麦克法伦医生又说——这一回相当生硬——这么做使他觉得快乐；此时他们的眼睛也参加了谈话，互相交流着最最肆无忌惮的语言，因此，尽管两人嘴里吐出的是最单纯的表示友好的音节，特兰忒小姐却已是面有妃色，而麦克法伦医生则现出了一张赤红脸儿。害羞的人可以在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发生之前相当长时间地保持这种状态，而人与人之间感情交流的这么一个阶段对于局外人是毫不相干的（不过，每一步都尾随在后，注意到他们两人的每一次脸红，并且每一天都在关注事态

发展的特兰忒小姐的护士当然例外），所以，我们可以乘此机会安全撤退，等待古奇先生的到来。

古奇先生是一位具有大量实践经验的律师，他说话时带有显著的中部地区口音。这两个方面加在一起，表明他是个异常精明的人，对于盖特福特、蒙德雷和斯托特的每一个人都非常了解。特兰忒小姐的家庭律师——切尔特南的特拉比先生对于古奇先生也许会十分不以为然，但是，某些索赔要求，在古奇先生看来不过是厚颜无耻的人一时的心血来潮，是很容易对付的区区小事，而特拉比先生却怯于辩驳。麦克法伦医生有一种苏格兰人的直觉，会寻找能言善辩的律师，这一回找古奇算是找对了。除了以上这些，便只剩下一点需要说明，那就是，古奇先生完全不是一个身材瘦削、形容枯槁、长着一张貂脸的人，却是粗壮结实、肤色红润，一张扁面孔大得出奇，让人觉得他是个嗜眠懒散的好好先生。

古奇先生爽直地对特兰忒小姐说"很高兴见到你，很高兴看见你能够下床了"，紧接着便立刻转入正题。"喏，特兰忒小姐，"他这样开始，"我仔细考虑了这件事情。起初我觉得它无法挽救了。你瞧，你无法否认你的责任。我看过你同马戏场签订的协议，你的责任是明摆着的。当然啰，你决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对不对？"

"当然没想到，"特兰忒小姐回答。"谁会想到？我是说，发生这种事情是不正常的现象，你瞧。"

"的确如此，"古奇先生说，同时皱起他的大面孔。"只是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会发生，你不能不有所准备。协议书和合同就是起这种作用的。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它们只是浪费你的时间和钞票，但是永远都有那个百分之一存在。这一回就是。可惜在那个协议书里你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特兰忒小姐，我这么

说你不介意吧。关于演出场地的租借,我并不在行,也不想装作在这方面懂得很多,不过,你签字的那份协议书,在我看来不大对头,其中有可疑之处。这是值得好好注意的。我设想——那是后来——捉弄他们一下,可是,钻不到它的空子,一点儿漏洞都找不到。你负有责任,如果他们提出要求,你就不能不赔款。"说完这些话,古奇先生瞅着特兰忒小姐,那神态让人觉得他似乎对于这件事感到高兴。

特兰忒小姐可不高兴,她得出结论,古奇先生是个傻瓜。"真不像话,"她叫道。"假如是我的过错,不管怎样我都不在乎。但这不是我的错,你也知道,我却无论如何都要遭受损失。除开我可能要支付的赔款,我和我的同伴已经损失了钱,你瞧。而且,我们在其它一些方面也受到损失。所有这些都是由于一小撮流氓蓄意破坏我们的演出。"

这时候麦克法伦医生咕哝了一些什么,暗示了倘若这些家伙落到他的手中他会怎样对付他们。这种事情可能跟他们的甲状旁腺有关。

"的确如此,"古奇先生又说,脸上仍然带着和蔼的微笑。"不过,虽然在我们正式被要求赔款的时候——现在还没有向我们提出,你也知道,可是不会太久了,你不妨说——我们也许可以把它略微削减一点儿,但是无法将它完全驳回。我要让你明白这一点,特兰忒小姐。现在你清楚了,是不是?很好,那么就这样决定了。"

看上去古奇先生仍然非常自鸣得意,特兰忒小姐则开始觉得,甚至可怜的特拉比先生也会比他干得好,尽管这位家庭律师会有好几个月认为她伊丽莎白·特兰忒脑子有毛病。尤其糟糕的是,这是休的选择。可怜的休!——先前他显得仿佛对于他的古奇先生有着多么充分的了解。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古奇先生接着颇有兴致地说,"而且真正是我们的着眼点。你对他们负有责任,不错,那么,谁对你负责呢? 谁是实际上的肇事责任者呢?"说到这儿他打住话头,以期待的目光注视着对方。

特兰忒小姐在内心而不是在实际上耸了耸肩膀。"这一点很快也会决定的,"她不无讽刺地回答,"但是对我们并没有多大帮助。一群无赖,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没有他们,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但是,那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 ——我是说,知道了这一点又怎么样呢? 哦——真是愚蠢! 很抱歉,但这是事实。"

"事情到了最后,我们或许会看到某些人的愚蠢,"古奇先生说;他依然十分平静,"但是他们的行为一点儿不像目前从表面看来这么愚蠢。实际上,相当狡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相当狡猾。眼下我不想用这些事情来给你增添烦恼,不过我觉得你最好了解一下我处理这件事的方法。如果你不介意,请稍等片刻,我去看看他是不是在这儿。先前我给他留下口信,要他到这儿来。"说完这些,古奇先生踏着很重的脚步走出屋去,丢下特兰忒小姐与她的伙伴面面相觑。

"我不懂他在说些什么,"她皱着眉头坦白地说。"他——是不是真的——很靠得住?"

休放声大笑。"我一直在注意着你,伊丽莎白。我看得出来,你在想他对你将不会有任何帮助。"

"不,你这么说不公平,我没有这么想。只是——"

"等一等。他来了。"

古奇先生已经返回,还带来一个人。原来是奥克劳依特先生,此刻手里紧紧抓着帽子,显得非常尴尬。他惴惴不安地对特兰忒小姐露齿而笑。

"喂,奥克劳依特先生,"特兰忒小姐微笑着说,"这真是好极

了，想不到在这儿见到你。”

奥克劳依特先生清清嗓子。“近来您好吗，特兰忒小姐？”

“很好，谢谢你。这一阵子你在干什么？”

“哦——呃——我有点儿事情——在忙活。”奥克劳依特先生说着对古奇先生点点头。

“噢！”特兰忒小姐喊道。“我不明白。你是和古奇先生一起来的，是不是？”

“是的，”奥克劳依特先生回答，现在他比较自在一些了。“反正，他给我留了口信，要我到这儿来。他说最好由我自己来告诉你。”

“你抓住了另外一个家伙，”古奇先生把头歪向一边做出一个滑稽的样子问道，“弄清楚肯定是这个人了，是吗？”

“他在这儿，”奥克劳依特先生说，一边翘起一只拇指从肩膀上方指向身后。

“他在这儿？是吗？”古奇先生变得相当活跃。“在哪里？在外面吗？”

“在受训斥呢，”奥克劳依特先生笑着回答。“要不要让他进来？”

“如果特兰忒小姐不介意的话，”古奇先生瞥了她一眼说。

“我当然不介意，”特兰忒小姐瞪大眼睛望着他们说。“不过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说着她突然笑起来。

“是这样的，特兰忒小姐，”奥克劳依特先生开始认真地解释。“星期六那场骚乱过后，我开始根据事实进行推理。在那个星期，每天都有一些事情发生，虽然跟星期六那天的无法相比。星期六那场混乱是登峰造极了，这你们知道得很清楚。曾经有人对我说，他们认为那是个预先布置好的勾当，捣乱的事都是那些家伙干的。我不想袖手旁观，不想那么做，所以就开动脑筋了。”

“做得对，”古奇先生表示赞成。“开动脑筋。”

“喏，我有一位朋友，他不是本地人，不过，到此地来过几次。上个星期我遇见他的时候——那是星期四，在‘集市酒馆’——他对我说过一句话；当时我告诉他，我在此地，跟‘好伙伴’在一起，他就说，‘最近你们有一些麻烦吧？因为你们很快又要遇上了。’大概意思就是这个。当时我并不十分留意，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就已经走了。所以我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你不妨说。可是，那一天，是星期一吧，当我开始想把事情理出一些头绪的时候，我思忖：‘他怎么会知道我们要遇上麻烦了？’当时他说的是我们就要遇上了——嘿！——我们果然就遇上了。根据这个我进行推理，对自己说：‘他知道内情，他知道。如果这是个预先策划的勾当，那么，你不妨这么说，那些人在策划的时候他一定在场。’我就是这样想的。”

古奇先生对特兰忒小姐点动他那硕大的脑袋。“做得对，”他重复道。“再一次开动脑筋。”

特兰忒小姐这时候颇有兴趣了。“接着往下说，奥克劳依特先生。这故事真带劲。”

“于是我就开始找他，找我这位在此地的朋友。总之，我向一些人打听了，同时还去见了吉米·纳恩，他对我说，苏斯告诉他此地的麦克法伦医生为这件事去找了古基(奇)先生，所以我就到古基先生那里，把我的想法对他说了，他对我说这里边可能是有问题，要我最好继续寻找我这位朋友。你明白这意思吗？‘我将尽力而为，’他说，‘帮助你找到他。他长什么模样？’他问。我告诉了他之后，便接着再到别处寻找，碰上一个曾经见过他的人，他叫我去找另一个人。哎，真不容易啊！不过，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他。”

“他在此地吗？在盖特福特吗？”特兰忒小姐问。

“在此地！他离这儿四十英里都不止，而且正要再往远处走四十或五十英里呢。他不停地在各地周游，”奥克劳依特先生不无骄傲地添上一句。“有一回我曾和他一起——周游四方。这一次要不是我在这儿，他是不会回来的，不会插手我们这件事情，因为他不想卷入这场纠纷，不过最后他还是来了，我的好朋友嘛。”

“这样吧，现在我们最好让他进来，”古奇先生说，“除非特兰忒小姐希望清静。这件事可以统统交给我来处理，特兰忒小姐，不过我觉得你不妨听听他说些什么。”

“我想也是！”特兰忒小姐大声说。“赶快把他叫来，晚了他又要跑到别处去了。”

“不，他不会的，”奥克劳依特先生几乎是生气地说。“我去叫他。”说完他转身离去。

“你当真认为这里边有问题吗？”麦克法伦医生担忧地望着古奇先生问道。

“我能肯定其中有问题，”这位先生半闭双眼微笑着回答。“相——当肯定。”随后他睁大眼睛。“不过我无法确切地告诉你究竟是什么问题——现在还不能。”

“嗯，不管是不是有问题，”特兰忒小姐激动地大声说，“这样很好。看在奥克劳依特先生份上，我希望能发现问题。我跟你谈起过他，不是吗，休？”

“他来了，”正在这时候奥克劳依特先生回来说，“这是乔贝·杰克逊。好了，乔贝我的伙计，现在你自己对他们说吧。”

我们读者诸君的老朋友杰克逊先生将他眼前的听众这个望望那个瞧瞧，同时犹豫不决地摸着下巴。在这一刻，我们看到，作为他的魅力之一部分——他那种乐观和自信，被剥夺了。

“怎么样？”古奇先生说。

"是这样,"乔贝嗓音嘶哑地说。"你们不会把这件事告到违警罪法庭上去吧,是不是?如果你们这么做,我就不想插手,明白吗?我只是为了帮助好朋友——不管怎么说,毕竟是那些人暗中跟你们捣蛋——可是我不想被置于那一小方证人席里,被对方某个脑袋瓜灵活的家伙盘问:'上个月也就是七月的十四日你在哪里?'不,我不愿意做证人。哦,不!我把知道的情况告诉你们是看在乔治份上,可是你们不能让我上证人席,明白吗?"

"不会上证人席的,别担心,"古奇先生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那就很好,"乔贝不再犹豫,说话也比较自在了。"你们想了解我是怎么会知道将要有麻烦的,是不是?好的。"他打住话头,目光炯炯地把周围扫视一眼,非常地自得其乐。"情况是这样,我在此地,在盖特福特,你们知道。一天上午,在一个酒店——不是'集市酒馆',是一个低级小店——我这就告诉你们它的绰号——对了,叫'黑牛'。知道这个店吗?"

古奇先生沉思片刻。"在卡斯尔街的拐角上,"他终于说。"一个小地方。去年险些被没收了营业执照。"

"正是那个地方,"乔贝说。"喏,一天上午,我在那里,你们知道——同几个伙伴在一起喝酒。我这里说几个伙伴,并非说他们是我的好朋友。我只认识他们当中的几个。其实,那几个也是周游各方的人,跟我一样。当时他们没在工作,因为是在戈雷的养鸡场附近,喏,戈雷那家伙养着一些鸡,还有一条之字形爬山铁路,他们在那儿休息,等待机车大修。另外几个人我不认识——他们是本地人,彼此非常投机,你们知道,是一帮子哥儿们,把大约一品脱酒互相传递斟饮。就这样,正当我们在那儿喝酒的时候,进来一个衣冠楚楚的高个子,喝酒的人中间有一两个认识他,喏,看起来好像以前他们曾经为他干过一些事情。这个人的

目光在我们身上扫视，并对一些人点头示意，显得很友好，还把老板叫来，给大伙儿要了啤酒。一时间店堂里好不热闹！待到老板离开，大家都喝得高兴的时候，他让我们稍微坐拢一些，低声问，‘你们有谁想要捞点儿外快钱吗？’‘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要他讲明白。‘我只是想开个玩笑，’他说，‘付点儿钱给某些人，’他说，‘对于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不用干什么事就能拿钱。’可是我看他不像是不要人家做事情就给钱的人，不瞒你们说，所以当他说到‘在我接着往下讲之前，你们先说，谁愿意干？’的时候，我就不再听他了，你们知道。我心里想，‘我不喜欢你那模样，伙计。你那个玩笑搞得太有心计了，打算得太过分了。’于是我和另外两三个人就没有参加到那些人中间，你们知道，我们坐到另一个角落，想要做出一个样子，仿佛我们喝的已经不是他出钱叫来的啤酒。他压低着嗓门讲了约摸十分钟时间，然后就不作声了。不过我听见了几句，大概跟马戏场的一场演出有关。他走了之后，那些人就泄露了他的计划，喏，‘你们为什么不参加？’他们对我们说。‘每人得一镑钱，只要坐在马戏场的后排向台上的演员喝倒彩，如果这次成功了，星期六也许可以再得一镑，’他们说——”

“这样看来他们就是那些捣乱者，”特兰忒小姐喘着粗气说。“可是为什么？我不明白。那个人是谁呢？”

“现在我们谈到关键地方了，”古奇先生说。“他是谁？”

“我听见过他的名字，”乔贝缓慢地回答说，“因为，我刚才说了，有几个人认识他——”

“好！他叫什么？”

“问题就在这里。我忘了他的名字。忘得一干二净。我那个记忆力，上帝啊！曾经在打赌中为我赢得许多好酒，比你们有本事喝下肚去的还多，你们从现在直到——”

"好了，好了，"古奇先生说。"这种话不解决问题，你知道。还是把他的名字告诉我们吧。我们需要的就是那个。"

"你们这样催我是没有用处的，"乔贝气势汹汹地大声嚷道。"你们可以拚命地催我，但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我整天都在努力想把他的名字回忆起来。喂，乔治，你告诉他们，在到这儿来的一路上我是不是一直在回忆他的名字？"

"哎，是的，乔贝，"奥克劳依特先生没精打采地回答。眼下这情形看起来仿佛他的全部努力都要白费了。

"那么，有关他的情况你一点儿都记不起来了吗？"古奇先生问。这时候他看上去既不嗜眠也不像好好先生。

"让我想一想。你们等一会儿。高高的个子，红红的面孔，胡子刮得很干净，两只眼睛下面眼泡皮松垂，好比水煮荷包蛋。酒喝得很多。"可是乔贝这些话看来没有多大帮助，因为盖特福特地区有几十个中年绅士跟他所描述的一模一样。接着他又想起了什么别的。"哎，等一等。垫影！跟垫影有关。"

"垫影？"古奇先生瞪起眼睛望着他。

"对呀。你们也知道，影片，影院！"

"啊！"古奇先生带着成功的喜悦说。"他是不是叫里德弗斯？"

"对了，伙计，"乔贝非常激动地叫道。"你一下子就猜着了。里德弗斯，没错。嗨，怎么——我是说——我怎么会忘记的！里德弗斯。他就姓那个，不会错。你认识他吗，先生？"

"我认识里德弗斯先生，"古奇先生回答时表情显得有点儿严肃，"里德弗斯先生也认识我。这个人我不想跟他打交道，不想弄出许多麻烦来。我还碰巧知道他正设法把他的三个电影院转卖给一个影业辛迪加。实际上我知道有关里德弗斯先生的许多事情。现在又增加了一点，不是吗？啊哈！哈啰！"他睁大眼睛望

着正皱起眉头的特兰忒小姐。“你也认识他吗？”

“我正在这儿想呢。两三个星期之前，有一个人，一个十分讨嫌的人，在旅馆里闯进我的房间，自称跟此地的电影院有关系。他非常粗鲁，令人极为厌恶，所以我不愿意听他说话，要他离开。后来我听说他到了楼下跟好伙伴们当中的几个发生冲突。我相信一定就是这个人了。”

“我也这么认为，”古奇先生说。

“我想去见一见这个里德弗斯，”麦克法伦医生脸色相当可怕地说。

“把他交给我吧，医生，把他交给我，”古奇先生说。“让我来对付他。既然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那么，现在该是他付出代价的时候了。”他转向乔贝。“你不必担心上法庭的事。还不到那个程度，我了解里德弗斯先生。不过让我告诉你现在你能做些什么，我的伙计，你可不要错过机会。把其他那些人的名字告诉我，尽可能地回忆吧，越多越好。它将帮助我们向里德弗斯先生表明，他的花招我们知道得一清二楚。”说完古奇先生迅速取出纸和笔。并将乔贝拉到一边。

“干得好，奥克劳依特先生！”麦克法伦医生握着他的手说。“太好了。”

“可不是吗！”特兰忒小姐大声说。“不管结果如何，我都非常非常感谢你。你干得真出色，为我们发现了这些情况。”

“不，我没做什么。是乔贝干得巧妙。”

“不，实在是你的功劳，我真无法形容我是多么感谢你。听我说，现在歌舞班就要散伙了，我一直想跟你谈谈。你心里是不是觉得不是滋味？”

“嗯，是啊，特兰忒小姐。我真不愿意想到大伙儿就此各奔东西。真不愿意。苏斯和英尼戈今天下午就要走了——如果我能

去的话，我要到火车站送他们——虽然我很高兴他们将有很好的发展，但是眼看他们就要离开，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会很难受的。哎，我们在一起过得多快活，我们三个。”

“不过，快说给我听听，”特兰忒小姐十分诚挚地看着奥克劳依特先生说，“今后你打算干什么呢？我一直想和你谈谈这个问题。”

“不，这两天我一直忙着找乔贝，所以对于今后干什么心里还没谱儿呢。我们几个人曾经议论过这件事情。苏斯要我再过不长的一段时间就到伦敦去，因为她相信她可以在那儿替我找到一些事情。乔说如果我和他们一道，也许可以在他们那里找到一个工作——”

“我自己心里也不明确将来去干什么，”特兰忒小姐说，“不过这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一个问题。喏，你今天能不能和他们几个认真地讨论一下，然后——让我想一想——在明天上午什么时候来见我，我们再一起好好地商量商量。你愿意这么做吗？”

“嗯，我愿意，”奥克劳依特先生严肃地回答，随后很不自然地告辞离去。但是，他后来并没有跟伙伴们再一次讨论，第二天上午也没有去见特兰忒小姐。

“你得和我一起吃午饭，乔贝，我的伙计，”当他们怀着胜利的喜悦离开疗养院的时候奥克劳依特先生说。“我先前已经告诉房东太太说你要来——她是烹调好手，我在她那儿也已经住了一段时间——她会把午饭准备好的。”

“我跟你去，乔治，”乔贝满心欢喜地说。因为他帮助弄清了星期六那场骚乱的真相，古奇先生答应给他报酬，而不管有没有报酬，这个上午他过得十分快乐。

然而，他们两人刚刚跨进宿舍，房东太太就冲上前来，把一件东西塞到奥克劳依特先生鼻子底下，仿佛她已经拿在手里有

一段时间了，担心它随时都会爆炸，因而急于把它丢掉。的的确确，房东太太正是这么想的，因为她递上前来的是一份电报。奥克劳依特先生一瞥见它便觉得这胜利的一上午被炸得粉碎了。“我的老天爷！”他两眼发呆，嘴里咕哝了一声。

现在该由乔贝来念这份电报。母病危速来。伦纳德。他用舌头弄出两记“得得”的响声。“这真是倒霉，乔治，”他一本正经地、同情地说。“麻烦又来了，又得对付，呃？真糟糕，呃？噢，糟透了，乔治。不过，抱乐观的希望吧。”

“我知道要出事了。我知道，真的，”奥克劳依特先生喃喃说。随后他瞅着乔贝。“我得尽快回去。下一班列车几点钟开，伙计？”

乔贝当然知道，因为他是这方面的权威。下午三四点钟有一班车，因此午餐过后奥克劳依特先生还有时间在一张纸片上潦草地写下他在布拉德斯福特的地址以及几句说明情况的话，让“房东太太的小男孩”给特兰忒小姐送去，还有时间收拾行李、结清帐目，还有时间匆匆赶去向秀茜和英尼戈道别。他没有时间去见其余的伙伴了，但是，或许当他回来的时候——假如他还回来的话——他们还没有离开。乔贝送他上火车站，尽管他自己那班车要到五点钟才开出。

“祝你一切顺利，乔治。不要忘记我——乔贝·杰克逊，《世界市场》报——在那儿总能找到我，嗯？保持乐观。”

“再见，乔贝我的伙计。以后我们还会见面的。在周游四方的路上，呃？”

列车隆隆地向北而去。

第六章　奥克劳依特先生回家

1

当奥克劳依特先生乘坐的火车到达布莱克沼地联轨点的时候，天色已经大暗了。他看见街灯在山丘上闪烁，此一处，彼一处，有轨电车爬上爬下，好比金色的甲虫。列车在布莱克沼地停了几分钟——这是老规矩——随后，失去了所有的热情，它扑哧扑哧慢吞吞地驶入黑暗之中，最后停靠在布拉德斯福特车站。奥克劳依特先生步出车厢，手中提着一只小箱子（它替代那只著名的小柳条箱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迈着旅行者的敏捷而又从容不迫的步子朝出口处走去。现在他对于火车站不屑一顾了，因为，在整个秋季和冬季，从桑迪贝开始直至米德尔福特，他已经在各地周游了这么长的时间，到过这么远的地方。自从离家外出，这还真正算得上是他第一次回到布拉德斯福特，因为，尽管去年圣诞节刚过他就来奥格登街看过一趟，但那是从卢登斯托尔乘电车来的，算不上一回事。奥克劳依特先生在想象中经常看见自己如现在这样回到家里——乘火车到达，回来度假；经常看见自己在别人都懒懒散散地去上班之后很久了还在伍尔格特街上悠闲地吸着烟斗；经常看见自己在晚上悄然踱步到工人俱乐部，与几个伙伴聊天，告诉他们自己到过一些什么地方，有些什么所见所闻。然而，眼下的处境完全不同。这一趟回家，情况不妙，前景暗

淡。当他在市场街那一头穿过马路拐入伍尔格特街的时候，黑乎乎高大的镇公所钟楼正敲击《汤姆滚木球》，那颤抖的曲调十分抑郁，十分伤感。奥克劳依特先生从来就不欣赏这支曲子，此刻突然觉得它非常可恶。人们居然会容忍这么一种噪音，真是不可思议。

"喂，伙计，"在伍尔格特街的拐角上他叫道，"有晚报吗？"买一张报纸使他觉得心情稍微好一点儿。

沿着伍尔格特街向前走，奥克劳依特先生大为震惊。巴特肖牛肚一乐谱店关闭了，空荡荡的屋子等待着出租。那一回跟巴特肖太太聊天，谈到莉莉目前的情况，以及她小时候常来店里买舞剧歌谱等等，那是什么时候？对了，是在一辆电车上，没错，是一个星期六。而裘·巴特肖在这儿做生意，据他所知，已经有二十五年了；人人都知道这家店铺；可是如今它已不复存在。这个变化使得眼前的一切看上去都那么不确定，那么陌生，仿佛半条街不翼而飞了。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奥格登街五十一号此刻有人。如果伦纳德还在葛雷格森工作，那么现在这时候差不多应该是下班回到家里了，然而，看来屋子里什么人都没有。奥克劳依特先生敲了敲门，尽管不知为什么在伸出手去之前他就已经知道是徒劳的——这屋子不折不扣地像是被封了。

"哦，是奥克劳依特先生！"萨格登太太在隔壁屋子探出身来说。"等一等，奥克劳依特先生。钥匙在我这儿。"

她开了门，跟奥克劳依特先生一起大步走进屋里。壁炉中生着不很大的一堆火；桌子上摆着茶具，做好了吃晚茶的准备。萨格登太太颇有兴致地在屋子里四处走动，一边津津乐道："是你的伦纳德要你回来的吧？我告诉他必须这么做。我替他把屋子整理了一下，把茶点准备好。像他这样的孩子不会照顾自己，不

是吗？我为他感到难过，真的。”

奥克劳依特先生这会儿很不自在，询问他的妻子在哪里。

“噢？你的伦纳德没有告诉你吗？”萨格登太太张大眼睛望着他。“她在医院里。他们把她带走了——呃，是哪一天来着——星期五还是星期六——嗯，是星期五，因为我正要去付保险费，手里拿着单据，恰好他们来接她。他们必须立刻为她动手术——哎，病情已经到了那个地步。她耽搁得太久了。她觉得不舒服已经有好多好多个星期了。痛在这个地方。”萨格登太太把一只手按住自己宽阔的胁部。“我看得出来她身体不好。‘哎，’我说，‘你不能这样由它去，你得去看医生。’‘不用找医生，萨格登太太，’她说。‘我自己能对付。’哎，她就是那么说的，‘我自己能对付。’可是我长着眼睛，我看得出来她有病。最后我把你的伦纳德叫来——那是上星期初——我对他说，‘呃，伦纳德，你得让你妈妈去看医生。这样下去可不行，这样不行。她身体很不好。’‘我也觉得她身体不好，’他说，‘虽然她什么也没有对我说。’‘我知道她有病，’我说。‘我会请医生的，’他说。可是那天不见有医生来，第二天也没有。第三天上午，她不能起床了，病情已经严重到那个地步，我过来帮点儿忙，你的伦纳德请来了医生，医生说他们必须尽快给她动手术。请来的是麦金托什医生那老头——人们在俱乐部里看见他——呃——哎！——他看了病情之后十分紧张。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着急，没有见过他这么心急火燎、满头大汗。”

“她得了什么病？”奥克劳依特先生问。他的嗓音嘶哑，不得不清清喉咙把问题重复一遍。

“像是阑尾什么的，”萨格登太太回答，“不过时间拖得太久病情发展了。你的伦纳德说什么腹——腹膜炎，我听不明白那是什么。”

“手术做得怎么样？是不是顺利？”

“哦，他们做了手术，立刻就做的。他们非这样不可。嗯，我听说后来又做了一次，奥克劳依特先生。是的，没错，做了第二次，”萨格登太太又添上一句；这种兴致勃勃令人沮丧。

奥克劳依特先生呆呆地望着她，心里非常害怕。“那么她——她的情况一定很不好，”他最后结结巴巴地说。

“哎，是啊，可怜的人！自从她被带走之后，你的伦纳德只见过她一次，我呢，根本没有再见到她，不过弗拉瑟太太——她的小女孩在我家里——告诉我她情况不好，那是一个护士说的。但是我们必须抱乐观的希望，只能这样了。瞧，光顾了说话，一直让你站着。坐下吧，奥克劳依特先生，我给你弄一些茶点来。你的伦纳德马上就要回来的——时间到了——我总是在这时候替他准备一些茶点。今天我烘蛋糕了，我去给你拿一块葡萄干蛋糕来，拿一块厚厚的，你照顾一下炉子上的水壶。”

十分钟以后，萨格登太太来了，随后重又离去。奥克劳依特先生此刻坐在餐桌旁，跟他在一起的是他的儿子伦纳德，一个实在是非常垂头丧气的伦纳德。那一位专事猎艳的花花公子——他曾经在交际舞会上、在电影院和低级咖啡馆里捕捉过许多花枝招展的女性猎物——现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下嘴唇颤抖着的、心烦意乱、胆战心惊的孩子，他瞥见了另一个可怕的猎手。除了萨格登太太所已经提供的消息之外，伦纳德说不出更多的情况。

奥克劳依特先生突然怒吼，心中的怨气得以发泄。“你这个蠢货，”他叫道，“母亲病成这个样子，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你生下来就是一个白痴吗！”

“我没办法，”伦纳德可怜巴巴地咕哝说。

“你没办法？你怎么会没办法！”

“我没办法。情况是这样的，起先我不知道，后来妈妈病重时，她对我说‘不要告诉你爸爸’。这是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奥克劳依特先生怒气消了。他低头凝视着桌面。“她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最后他这样问道。

“哎，我不明白，”他的儿子咕哝说。“除了不想让你知道她的病情以外，还能有什么意思呢？”

奥克劳依特先生推开杯子，弄出轻微的“卡嗒”一声。“圣诞节我回来的时候就知道她身体不好，当时我就这样对她说过。在写信给莉莉的时候也讲了这个情况。哎！”说到这里奥克劳依特先生停了一会儿，默默地回想生活中这一场令人抑郁的混乱。“好了，明天早上我去医院。也许他们会让我见一见她。今天你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说些什么？”

“他们说还是老样子。她情况不好，爸爸，她情况不好。”伦纳德说完站起来转身离去。

奥克劳依特先生机械地把“老水手”装满烟斗，但是没有将它点燃。他仍旧坐在原处，一只手握成拳头支撑着面颊，郁郁地陷入了沉思。伦纳德上楼之后又回到楼下，在火炉旁吸烟。

“我姨妈艾丽斯昨天晚上来了，”伦纳德说，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

“哦，她来了，是吗。”这时候奥克劳依特先生离开餐桌，点燃了烟斗。“她过得好吗？”这个艾丽斯是他妻子的妹妹，嫁了一个铁路工人，住在布拉德斯福特镇的那一头。奥克劳依特先生和她已经多年不见。说实话，他对他们夫妻两人都没有好感。

“马马虎虎，”伦纳德淡淡地说。“我的表姐梅蓓尔很快就要结婚了。”

“哎呀呀！上一次我见到梅蓓尔的时候她还只是一个小孩，还围着一块肮脏的围涎呢，你或许也知道，现在倒要结婚了。那

小伙子是谁?”

“他们叫他约翰逊。是个铁路办公室职员。说起话来那口气就好像铁路是属于他的,尽吹牛皮! 梅蓓尔现在可不是小孩了。她比我还大一岁,差不多和莉莉一样大。”

“你还没有把你母亲的情况告诉莉莉吧?”奥克劳依特先生焦急地问。

伦纳德摇摇头。“我已经两个月没有给她写信了。她也没信给我。你会写信给她的,是不是?”

他能写些什么呢? 想到这一点,他觉得很沮丧,但是想到莉莉,他的心中又感到温暖。要是莉莉在这儿跟他一道该多好啊!可是,不,她还是不在为好。奥克劳依特先生瞪起眼睛环顾四周,突然,他想起了什么。“喂,”他叫道,“艾伯特在哪里? 我差点儿把他给忘了。”

“走了,两个星期之前就走了。”

“哦,这算是一件好事。要是让那个艾伯特现在时候来胡言乱语,那么我们就要倒霉透顶了。他怎么啦?”

“这个星期结婚。”伦纳德讥讽地露齿而笑。“这一回真的被粘住了,塔格里奇先生。早就对他说过会这样的,可他硬是不肯离开她。在他们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也不给艾伯特选择的机会。她的父亲到这儿来找他。可怜的艾伯特!”的确,以往那种游侠般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塔格里奇先生不能再对年轻姑娘们做媚眼、追逐她们、“结识”她们了。他已经又“结识”了一次,已经被“粘住”了,人们很快将看见他推童车了。

“可怜个屁!”奥克劳依特先生轻蔑地叫道。“我为那个嫁给他的姑娘感到难过。他那只脑袋真聪明啊——老是胡说八道!你呢,也不该这样说话,小子,”他严肃地添上一句。“‘被粘住了’! 听我的儿子说这种话真叫我害臊。要是我当着我父亲的面

说这一类话，他就会用棍子敲我的脊梁骨，他会的。你以为姑娘们只是供你们盯梢和玩乐的吗？你把她们当成什么了？玩具吗？”奥克劳依特先生严厉地注视着儿子，过了一会儿又问：“你还在干活吗？仍然在葛雷格森？”

“是的，”伦纳德绷着脸回答。“情况不错。现在已经坐上第二把交椅，有了许多老顾客，差不多每星期可以挣四英镑。”

“这才像个样子。我说，要是你‘被粘住’——用你自己的话来说——兴许你会变得好一些。假如一位正派姑娘管住了你，她会使你多点儿理智。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

“几天前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工作，地点在曼彻斯特，”伦纳德咕哝说，“我想把它接受下来。可以挣更多的钱，生活也可以有点儿变化。我已经厌倦布拉德斯福特。要是——要是母亲发生了什么不幸，我就要离开这儿。”说完他吃力地咽下一口唾沫。

奥克劳依特先生收敛了严峻的表情。“哎，孩子，无论你做什么，都必须经过认认真真的考虑。可不能依赖我来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不管你过去干了些什么，对于你母亲来说，你不算是个坏孩子。”

说完这些话奥克劳依特先生清清喉咙，板起面孔注视着晚报，仿佛他知道得很清楚自己不可能相信那上面刊登的文章，一个字也不相信。伦纳德咕哝了一句“出去走一圈”什么的，便转身离去。奥克劳依特先生仔细地、不抱希望地看完报纸，吸了一两斗烟，神情严肃地望着炉火，随后上床就寝。

2

布拉德斯福特医院不可能被人误以为是一家地方工厂，因为它没有高高的烟囱；除开这一点，则两者之间并无多大区别。

这是一个杂乱无章的丑陋的建筑，用以垒成墙壁的石块都已经发黑；房屋周围是一圈沥青铺地的院子，院中不断地有煤尘如毛毛细雨从天而降；最外面的一圈是高高的铁栅栏，假如将它们用以围一座监狱也不会显得不相称。透过这些栅栏，偶尔可以看见一名护士在石块和煤烟的冷酷背景上匆匆而过，那么令人难以置信地洁白无瑕，仿佛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这里，没有阳光，远离绿荫和蓝天，听不见鸟儿歌唱，但闻卡车和铁路货车下山时的隆隆声以及有轨电车向上爬的呻吟；在这里，在这发锈的铁栅栏和尘垢日益增厚的墙壁后面，布拉德斯福特人在与死神作斗争，或者打上一两个回合，或者扭成一团，或者进行最后的搏斗。

奥克劳依特先生最近一次到这所医院来已经是许多年之前的事情了，那是来探望他的一个来自希格顿公司的朋友。现在他差不多已经完全不记得医院内部是什么样子。医院的外貌他相当熟悉，因为这地方距离奥格登街不到四分之一英里，而且，多少年来他几乎每天都要从它旁边经过。然而，今天上午，这医院的外貌好像也很陌生。他的妻子在那里面的某个地方，在某一扇黑乎乎的窗子后边。

“是特约的吗？”守门人问，“现在不是探望病人的时间，你也知道。”

“哦，我并不知道，”奥克劳依特先生说。“我是接到通知来的，是的，而且从大老远赶来。”

“你稍等片刻，我去问一下。请再说一遍，你叫什么名字？好的。你可以到那里边去等着。”守门人指了指一扇门，随后转身离去。

四壁萧然的小小等候室里有几个人，其中一个女的体型非常大，头上裹着围巾。眼泪顺着面颊直往下淌，她并不去把它擦干，只是一味地用毫无变化的调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们根

本就不该让他进来，根本不该这样。”

屋子另一边是一个有点儿年纪的男人，他那拉长着的面孔奥克劳依特先生觉得似曾相识。“十八个月里动了四次手术，这就是她得到的待遇，”这人说道。“四次手术。”那话语中透出悲哀的自豪。他环顾四周，对奥克劳依特先生微微点了点头，重又嘀咕：“哎，四次手术。”

包括两个小孩在内的其余一些人缄默不语，他们只是等着。奥克劳依特先生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他们肯定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他的心一沉，想要离去。

这时候守门人正站在等候室门口向他招手示意。“奥克劳依特，是吗？她在外科病房第二十七号床。是这样，护士长说，很抱歉你现在不能去探望她，请你下午再来。”

“我明白了，”奥克劳依特先生说，随即感到自己仿佛获得了释放。他试着让自己产生一种失望的感觉，对自己说必须尽快见到妻子，然而，他无法消除这获释感。他在等候室里仅仅待了几分钟，并没有真正进入医院里边，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返回喧闹的伍尔格特街是一种安慰。不过，在沿着几条主要街道慢慢往回走的一路上，奥克劳依特先生心里总是不踏实，就像是一个在保释中的囚犯。

刚过中午他第二次去医院，又白跑了一趟，院方要他晚些时候再去。后来总算获准入内，他爬上四级石头台阶，找到了外科病房，在入口处遇上一个护士。“让我想一想，”护士说，“你来探视第十七号——小多丽丝·史密斯——是吗？”

当奥克劳依特先生告诉护士他要看望的是第二十七号的时候，护士好像很失望，这使他觉得心里更加不是滋味，仿佛他没有权利待在那儿似的。

“对了，现在我记起来了，”护士一边说一边把视线在奥克劳

依特先生的上下左右绕圈子，但是并不停留到他的身上。“护士长说你可以去见她了，对不对？你是病人的丈夫，不是吗？她没有要求见你。你们有个儿子，是不是？我想我见过他。现在随我来吧，别弄出太大的声音。按规定今天不是探视病人的日子，你不能打搅别人。”

奥克劳依特先生蹑手蹑脚地跟着护士向前，他这样的走路方式连一只苍蝇都不会被打搅。他踮着脚尖，一步一步地非常小心，弄得两条腿十分酸疼。他们差不多必须从病房的这一头一直走到那一头，虽然奥克劳依特先生企图尽可能少地运用他的眼睛，但还是无法避免地看到了一些现象。所有的女病人都躺在床上，好像每个人身上都盖着一件蓝色的东西；她们有的已经老了，有的很年轻；有的正在熟睡，有的凶狠地瞪着眼睛；在某几张病床上，可以看见滑轮组那一类奇怪装置，有一两张则完全被屏风所包围。没人悲叹，没人呻吟，整个病房里寂静无声，好比一个蜡制品展览会；一切都那么整洁，那么光亮，那么平静；十分奇怪，十分叫人害怕。

护士突然停住脚步，转过身来。这一回她直视着奥克劳依特先生。“你的妻子病得很重，你要知道，”她低声说。“待会儿你见了她必须保持安静。如果她不很清醒，精神有点儿恍惚，你不要想得太多。好，等一等。”护士说完，向前几步走到一张病床跟前；奥克劳依特先生听见她说：“喂，二十七号，你的丈夫来看你了。”其余的话他没能听见，只看见她俯下身去做了些什么，接着后退两步对他点头示意。奥克劳依特先生忐忑不安地踮着脚走上前去，此刻他觉得整个身子异常地不灵活。放在身后的一只手握成拳头，越握越紧，以至于指甲嵌入了长着老茧的手掌。不一会儿，他站到了病床旁边，目光朝下注视着二十七号的脸。

“喂，伙伴，”奥克劳依特先生嗓音沙哑地说。他想笑，但笑不

出来，只扮出一个怪相。“不——不。”仿佛除此以外他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

病人的脸看上去尽是骨头和深深的皱纹，并且好像脆如蛋壳；她的嘴巴只是短短的一条线，颜色很暗，流露出痛苦的表情；她的眼珠虽然在眼眶里转动得极慢极慢，但是仍然闪耀着光芒，奥克劳依特太太那固执、毫不退缩、揶揄世事的灵魂通过这一双眼睛观察人生。奥克劳依特先生能够感觉到这一点，虽然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它；不过在他心里有个声音在说“嗯，她是决不认输的。”怀着既怜悯又敬畏的感情，奥克劳依特先生注视着自己的妻子。

奥克劳依特太太的眼光在丈夫身上转悠，她的身体微微动了一动，传来一阵令人厌恶的香味。一只手在折叠的被单上缓慢地移动，奥克劳依特先生坐下时把它抓在自己手里。他竭力想装笑脸，但是纯属徒劳。

“杰斯？你——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们的伦纳德叫我来的。”

一听说伦纳德，奥克劳依特太太的目光变了，变得柔和了。仿佛她那双眼睛已经不会因为任何其它事情而做出这样的表示。

“我没有叫他这么做。”她的话说得很清楚，但是很慢，那声音好似来自一个梦境。

“他觉得最好还是让我知道。他是个好孩子。我对他说了，他是他妈妈的好孩子。”

“现在你该这么想了，”奥克劳依特太太说；她平时那种咄咄逼人的神气又一次闪现出来。“哎，哎，一个好孩子……我们的伦纳德。他很快就会来吗？”

“他会尽快来的，你要他什么时候来他就会来的，”奥克劳依

特先生对妻子说。

奥克劳依特太太很慢很慢地点了点头，慢得使她丈夫看了心里难受。随后她把视线移向别处，好像并无具体目标，仿佛她丈夫已经不在床边了。奥克劳依特先生在越收越紧、令人麻木的沉默中等待着。最后，奥克劳依特太太总算重又望着她的丈夫，那神态仿佛她从遥远的地方回来，看见丈夫仍然坐在那儿感到微微吃了一惊。奥克劳依特先生企图想一些话来说，但是好像一句也想不出来；不知怎么地，他的嗓门也卡住了。

“我不行了，杰斯，”他妻子终于说。

他的嗓门重又通畅。“呃，伙伴，为什么你早不告诉我？”

这句话奥克劳依特太太似乎没有听见。“我希望他们不要管我，”她咕哝说。“他们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不，他们能有办法，”奥克劳依特先生说；他企图要自己相信那些人会拿出办法来，尽管在内心深处他知道他们无能为力。

“我——我不能为你做些什么吗？”他寄希望于万一，这样问道。

对于这个问题，他的妻子没有回答，只是以锐利而带点儿讽刺的目光瞅着他。当这种目光变得柔和以后，奥克劳依特太太的身体又动了一动，那样子仿佛丈夫已经被打发走了。她的手从丈夫手中慢慢地抽出来，抖抖瑟瑟地在床单上移动。当她再次开口说话时，她开始精神恍惚起来。她谈到他们的莉莉，谈到希格顿公司，谈到她向别人借用的一只独腿浴缸，所有这些话好比一阵杂乱的梦呓。护士悄悄地走上前来，拍拍奥克劳依特先生的肩膀。他站起来，瞧着护士给他妻子喝一些什么东西。

“你最好现在走吧，”护士对他说。不过，说完这句话护士自己先离去，让奥克劳依特先生暂时再待一会儿。

他的妻子这会儿直勾勾地望着他。“现在，杰斯，要走了，是

吗？你离开家以后，自己照顾自己还不错吧？”

“我真不该离开家里到外面去。”

“不，伙伴，我不知道你这么说是不是对。你不必为你所做的事感到难过。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你现在情况好吗？”

奥克劳依特先生点了点头。

“这样就好，”奥克劳依特太太继续说道。“我们的伦纳德现在也干得很好。嗯，他现在——很好！”她把眼睛闭上一会儿，接着重又睁开望着丈夫，脸上现出极淡的一丝微笑。“什么时候你应该去看看我们的莉莉，如果你能做到的话。那是你一直想做的一件事，不是吗？不，杰斯，我知道。叫我们的伦纳德今天晚上到这儿来。”

现在，奥克劳依特先生回到了伍尔格特街上，但他觉得自己并没有真正把医院甩在后面。此时此刻，在他看来是怪诞而没有真实感的，正是这些街道和商店，这些有轨电车和运货卡车，是所有这嘈杂而忙乱的一团。他的一半仍然蹑手蹑脚地行走在那长长的病房里——那间由病床、覆盖着蓝色被单的肩膀、滑轮，以及屏风所组成的病房。它的寂静仍然留在奥克劳依特先生的脑海中，好像变戏法似的使街上活生生的车辆和行人失去了真实感。这一场动乱意味着什么呢？奥克劳依特先生并没有对自己说这些话；对于目前所发生的事情，其中的大多数他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但是他能够感觉到。要是你在街上与他交臂而过，你可以从他恍惚的眼神中看出这一点。

第二天他来到医院，看见妻子十分明显地更加虚弱了。她的目光呆滞，说起话来含糊不清，所说的事情差不多每一件都是支离破碎、不着边际，都是希奇古怪的梦呓的碎片和七零八落的对往事的回忆。奥克劳依特先生在病床边坐了一个钟点，两只手使劲地握在一起，悲哀地呆呆望着妻子，在悄悄离去的时候他心里

感到十分难过，也很害怕。

晚上，他和伦纳德一起再去医院。他们被告知可以上楼，然而却没有被允许进入病房，护士长说守门人弄错了：此刻二十七号不能会客。也许，他们不妨在楼下的等候室里待一会儿。他们通过围着病床的屏风的门朝里面瞥了一眼，随后下楼去。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他们在等候室里翻阅晚报——看了其实也等于没看，而每一次房门打开都使他们吓一大跳。时间很晚了。他们再次询问，院方对他们说，继续等下去是没有用的。已经定局了，他们只能盼望不利情况下的最好结果吧；现在医生们正在采取每一个可以采取的措施。但是，第二天早晨，第一声汽笛还没有鸣响，二十七号就已经去世了。

奥克劳依特太太的遗体存放在一个教堂里等候丧葬承办者来把它取走；奥克劳依特先生从那冷冰冰的小教堂回到家中，他们把一个用一张棕色的纸包着的小包裹塞到他手里。他呆呆地接受了，把它带回家里，又呆呆地把它打开。一些衣服，一只刷子，一把梳子，一个小信封，从那里面滚出一枚结婚戒指。信封里还有别的东西。假牙。

"哎呀，我弄不明白！"萨格登太太叫道；这几天她一直在奥克劳依特先生的屋子里。"他们为什么要用这些东西来烦你？可怜的人！他们一点儿头脑都没有，还不如——哎，我真弄不明白！"

可是奥克劳依特先生只点点头，随后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去。

3

一切必办的事奥克劳依特先生毫无怨言地都办了。他帮助伦纳德在报上登了讣告；他会见了丧葬承办者和保险公司的人；

他给莉莉发了电报。在所有这些事情之中，只有这后一件使他麻木了的身体内部产生了一点活力。当邮电局的人向他解释电报如何发出去以及对方哪一天能收到的时候，他的心头突然一热，有一种想大声喊叫的冲动。除了这个电报，其余各项事情，该做的他都一一做妥，但是他显得那么沉默，以至于他妻子那一系的亲戚——他们以奥克劳依特太太的妹妹艾丽斯·贝尔斯托为首，络绎不绝地来到布拉德斯福特——不知道该如何看待他才好。他们喧闹忙碌，熬红了眼睛，但是在心里暗暗庆幸自己的长寿；他们在角落里议论奥克劳依特先生。萨格登太太觉得他这种态度是对妻子的死"耿耿于怀"，然而，尽管大家公认这位太太是不幸的奥克劳依特先生之富有同情心的邻居和煮茶者，她在这件事情上的看法却被认为是没有道理因而不值得重视。贝尔斯托太太发表了这样一个观点：真正折磨她姐夫的是一种负疚感；这也是很自然的——奥克劳依特先生离家出走，天晓得去了什么地方，根本不管妻子的死活，现在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不过，她还不至于那么粗鲁，没有当面对奥克劳依特先生说这些话，而只是以一种生硬的宽容态度来对待他，同时在伦纳德身上则小题大做。有那么一两回，奥克劳依特先生对她怒目而视，很显然将要脱口说出一些尖刻的话；然而在多数时候他只是弓起背，脸色铁青，毫无表情，对她所说的一切都点头称是。贝尔斯托太太所说的那些话主要与奥克劳依特太太的葬礼有关；这葬礼将按照奥格登街的传统以最地道的形式来举行。她发出了许多邀请信，并气派十足地保证将从保险公司取得保险费。

在举行葬礼的那天早上奥克劳依特先生收到一封信。他以为准是莉莉寄来的，顿时心情激动，但是一看，并非如此，便立刻对它失去兴趣，拆都不拆就塞进口袋——等到把令人抑郁的事情忙过之后有的是看信的时间。这是一个按照传统形式举行的

隆重而冗长的葬礼。马车和送葬者费去一段时间才集合起来。接着，长长的队伍缓慢地向达姆林公墓行进——那块地方，一本正经的布拉德斯福特人在自己被送去等候最后审判日的号声的许多许多年之前，在晴朗的星期日下午常去散步。然而，在公墓的小教堂里举行了仪式；文学学士，伍尔格特公理会的约·汉密尔顿·莫里斯牧师试图就死者的美德发表长篇议论，但是感到困难很大，因为他对于奥克劳依特太太缺乏了解。不过，他勇敢地直视着那些或布满泪痕或冷酷严厉的面孔，尽了他最大的努力，最后还感慨地向死亡发问："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① 葬礼结束之后，长长的队伍又往回走，不是去奥格登街 51 号，而是去沙特尔街的卡迪餐馆，他们在那儿预定了丧礼茶点。卡迪是一家老式餐馆，经营这一类筵席仍然是它的特色；在它的营业卡片上可以看到，上首印着"供应酒菜"，底下是"结婚蛋糕"，而在两者之间的则是"丧礼茶点"的字样。时下，送葬的人（多数是亲戚）仍然从相当远的地方到这儿来；他们不但需要休息，需要恢复精神，而且需要有一个机会来交换各种消息，因为许多散居各地的亲戚朋友只有在参加葬礼的时候才相互见面。要是说这样的茶点对于年长的布拉德斯福特人来说是最最快活的享受也许并不真实，但是必须承认，这一类茶点一般来说总是成功的，它们的发展势头是布拉德斯福特的许多社会现象所从来没有的。完成了一项痛苦的任务之后，每一个人都有那种愉快的感觉；看够了空旷荒凉的墓地，然后回到实际生活中，和叔叔伯伯、堂兄弟表姐妹一起吃饭喝茶、交换消息，是一种快乐；再说，经过长途往返、一道道仪式，以及在墓地的伫立，更不必说感情的折磨，送葬者真正食欲大振，葬礼茶点也就成了正式茶点。正因为是这样，在布拉

---

① 语出《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第 15 章第 55 节。

德斯福特的哑剧中扮演老妇人的丑角演员每一次——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屡试不爽——在台上说到"我用火腿埋葬了他"这句台词的时候，都博得满场喝采。眼下这一回，贝尔斯托太太要卡迪的老板送上地地道道是他们餐馆特色的丰盛的茶点；她如愿以偿，每一位她所邀请来的怀抱希望的客人也没有失望。

在这些客人之中，吃得津津有味同时又唠叨不停的是奥克劳依特先生的老朋友、我们的老相识、独立自主的手艺人和养鸡者萨姆·奥格尔索普先生。他是奥克劳依特先生乐意与之交谈的人；虽然在实际上奥克劳依特先生话说得并不多，但是从他们俩踏上卡迪餐馆的台阶那一刻开始，他就紧挨在萨姆身边。

"喂，杰斯，"奥格尔索普先生说，"我要走了，我得照顾我的鸡，你也知道。人可以等待，鸡是等不及的。"

"哎，"奥克劳依特先生闷闷不乐，随后又忽然提起精神。"嘿，萨姆，我跟你一起去。"

"他们会需要你的吧？"奥格尔索普先生说。两人开始离开餐桌慢慢地向门口走去。

"如果是这样，他们就得一直需要我。现在我在这儿没事可干。"

"说得对，老伙计，"奥格尔索普先生高兴地说。"我们乘电车去。"

在电车上，以及在从终点站步行去沃布莱的路上，两人说话不多，有时候默不作声，不过始终快活地抽着烟斗。奥克劳依特先生至少不再觉得自己是在一场恶梦中游荡。萨姆或许算不上是个非常活跃的人，也不见得有许多关于自己的事情要告诉别人，但在这种时候他是一个使人快乐的同伴。

"现在我们来谈谈，"喂过他的鸡之后奥格尔索普先生建议说，"一边喝点儿啤酒。用不着去'垂钓者'酒馆吧？我想也不必。

好吧，我去拿酒来，让我们从鸡群的吵吵声里闹中取静。不，你不要来，我自己去拿。”

这就是萨姆用来当工作室的那间鸡舍——一个星期天晚上他正是坐在这里与萨姆和他的侄子特德谈论那辆卡车，这件事现在似乎已经过去许多许多年了。就在这么等待萨姆取酒回来的时候奥克劳依特先生想起了口袋里的信。原来它是特兰忒小姐写来的：

亲爱的奥克劳依特先生：

听说你妻子病了，你不得不回家去，我心里很难过。衷心地希望此时此刻你能得到她病情好转的报告。我有一些消息要告诉你。古奇先生见过那个里德弗斯了，并且威吓他，迫使他同意赔偿损失。我不知道这么做是不是很合法——看起来好像不合法——不过，无论如何，里德弗斯必须为自己的愚蠢行为付出代价。这样一来，他也就要破费许多，换句话说，我就可以省下许多钱了——谢谢你。很快你将接到古奇先生的信，到那时请你记得这一点。另外一个消息是，麦克法伦医生和我很快就要结婚了。我们将在盖特福特镇外住一段时间。这样，恐怕我原先的打算——想在希特屯给你安排一些活儿——便不可能实现了，尽管这个打算本来就并不具体。不过，请你到我们这儿来谈谈你的设想好吗？除非你主意已定。我刚刚收到秀茜从伦敦寄来的一封非常激动的信。她已经开始彩排了，而且喜欢她的角色。

你的忠诚的　伊丽莎白·特兰忒

奥克劳依特先生非常仔细地把这封信看了两遍。他很高兴特兰忒小姐可以不赔钱了。他还很高兴她将嫁给那位大个子医生。他

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很高兴’，然而他知道自己所感觉到的只是一种模糊的失望。这封信——一封传递了好消息的信——理应使他兴奋起来，可是情况并非如此。奥克劳依特先生依然那么麻木、呆滞，只觉得某个地方有那么一丝疼痛。

萨姆拿着满满一壶啤酒回来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称心如意、看来话匣子打开了就会说个没完的神态。奥克劳依特先生也想有那种感觉，可是不知怎么地他无法做到这一点。

“喂，杰斯，”奥格尔索普先生以他那种干细木工活儿时所特有的慢条斯理、若有所思的神态说，“在南方你们的事情干得怎么样？”

“嗨，”奥克劳依特先生说，“就在最近我们遇上了一点儿麻烦；发生了一点儿混乱，可以这么说。”要是在一个星期之前，他会把整个事情详详细细地加以叙述，然而此刻他做不到，即使努力想做也不行。仿佛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就像书本里的故事。

“哎，我想会发生的，”奥格尔索普先生皱起眉点了点头审慎地说。很明显，在南方，任何事情都会发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你参加了舞台演出，是不是，杰斯？我听说了。那一行有什么可干的呢？让生活有点儿变化，所以离开希格顿公司，呃？完全不同的生活，我敢肯定，对不对？”

奥克劳依特先生承认萨姆说得不错，并且简要地描述了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他都干了些什么。假设他这是在描述奇异的仙境，他的这位听故事者也不会显得比现在更加吃惊和兴奋，但是，尽管他微微感觉到一丝温暖——因为他带来的消息被人以他长期以来一直期待着的、平时在头脑中经常如此设想的这么一种态度和方式所接受——他的感情依然不能真正地被激动起来。当两人谈到他的旅行时，情况也完全一样。

“那么，布里斯托尔和贝德福郡，杰斯，”奥格尔索普先生大声说，“那些地方你去了吗？”

“布里斯托尔和贝德福郡？”奥克劳依特先生困惑地重复着说。

“嘿，伙计，你不记得了吗？我倒记得清清楚楚，就好像昨天的事。你到我这儿来——那也是你最后一次来这里——对我说想要外出，想去南方，我说，‘那么，你想去哪里呢？’你说，‘布里斯托尔和贝德福郡，’我笑了。随后——我的老天！——我还没有转过身来你就已经走了。嗯，后来，有许多次，想起这件事情我就要笑。我到布拉德斯福特来过，想找你谈谈；在俱乐部里有个人问我，‘杰斯·奥克劳依特到哪里去了，萨姆？’我就告诉了他。‘布里斯托尔和贝德福郡，’我说。‘你说什么？’他们说。‘喏，他去过我那儿，他对我说想去布里斯托尔和贝德福郡，说完一眨眼的工夫就走了，’我说。别对我说你根本没有去过，杰斯。”

“我记起来了，”奥克劳依特先生慢吞吞地说。“哎，我根本没有到布里斯托尔，萨姆，不过，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我曾经有可能见到贝德福郡，但是也说不准。我们到处都跑，周游四方，你知道。嗨，我大开了眼界。”

“这么说现在你该满意了，伙计，”奥格尔索普先生说，语气中带有一点讽刺。“快说说你都到过一些什么地方，有些什么见闻。”

奥克劳依特先生抚摸着下巴。“你给我出了一个大题目，萨姆，”他这样开头，显得有点儿不很肯定。“当你到各处走一走之后，那些地方——”

奥格尔索普先生立刻打断他的话头。他现出非常恼火的样子，尽管是开玩笑。“喏，杰斯，”他警告说，“你不要对我说什么那些地方只要你熟悉了它们就好像都一个样子。”

"哎，情况差不多就是那样，"奥克劳依特先生咕哝说。

他的朋友立刻猛拍桌子。"你这些话，就是我们的特德那个星期天说过的，一字不差——也是在这个地方，"他吼道。"一字不差，全是他的话。当时你说，'嗨，要是它们都一样，我还有什么劲头。'我还支持了你的看法。才不过是前两个星期，我们的特德又在这儿谈起这件事，他说不知你到了什么地方。好了，好了，好了！就说到这里吧。我们活到老学到老，我们活到老学到老。嘿，杰斯！"

"别这么嚷嚷，萨姆！"奥克劳依特先生怀着愉快的心情呵叱道。但是他看来有点儿迷惑了，实际感觉也的确如此。"我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一个样。你的特德错了。他说得太过分了，实在有点儿太过分了。我的想法是——"

"喂，杰斯，随它去吧，伙计，随它去吧。不要再多说了。来，再喝点儿啤酒。现在似乎好喝一些了，这啤酒。如果他们不注意，又会把麦芽和蛇麻子放进酒里，就像他们以前的做法，而不是只将贮液器里的水染上颜色后装入桶内。好了，今后准备干什么呢，伙计？还参加舞台演出吗？"

奥克劳依特先生心中无数，而且他好像并不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他曾经几次问过自己，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发觉把这个问题丢到一边而不回答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仿佛他体内有某一种东西刚刚断裂。"我不知道，"他回答，同时以那种在布拉德斯福特被认为相当于叹息的方式呼出一口气。"我不知道，萨姆。他们曾经谈起过，让我继续干这一行，不过具体工作换一换，可是我不知道那样会闹出什么样的结果来。这件事我还没有考虑过。我觉得我必须认真想一想。"

奥格尔索普先生慎重地点了点头。随后他现出十分严肃的神态。"别在这一带干细木工，杰斯，这是最要紧的。目前，细木

工是不景气的行当，不能靠它来挣钱，根本不行。现在干这一行就像是鸡找食只能零星地找到一点儿。”

“现在的情况比从前糟糕吗？”奥克劳依特先生问。

“哎，生意糟得很，许多人不是停止不干了就是时间干不足，没有活儿呀，你懂不懂，杰斯？他们得等到那些房屋陷于毁灭的时候才能找到事情干。如今，不管我把脑袋伸向哪里，总能看见五六件活儿需要有人去做，但是人们没有多余的钱花在那上面。他们没有能力承担，伙计。我养了十四年鸡，如果说，到头来现在要靠鸡来养活我，我是不会感到惊奇的。所以，你不要在这一带干细木工，杰斯。也许在南方情况有所不同，我估计，但是在此地——不能靠它来挣钱。继续参加舞台演出吧，我说，因为，如今人们似乎还有钱能用于看戏、看电影，以及类似的活动，却没有几个铜板可以花在任何别的事情上。你有没有年轻的女演员在一起，杰斯？”

“嗨，萨姆，你把我当作什么人了？”不过奥克劳依特先生并不感到震惊。他回答得很机械，几乎不假思索。

这时候奥格尔索普先生忽然想到现在还不是开这种玩笑的时候——他们靴子上达姆林公墓的泥土尚未干透呢——于是他急急忙忙很不自然地改变话题。但他无法改变他的朋友那种闷闷不乐和心不在焉的情绪；两人的谈话很快趋于枯竭。奥克劳依特先生回家的时候，脑子里一片混乱，充满着各种令人抑郁的念头和回忆，其中，他在各处周游时的遭遇以及“好伙伴”的一次次成功和失败，都占有各自的地位。但它们只是像一些影子在墙上摇曳。他希望再一次看看这些好伙伴们；他会充满深情地倾诉自己对他们的思念；然而，他们只是小小的人影，又离得很远。他默默地走着，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有能力把他唤醒让他回到现实生活中来的，不是他们，也不是布拉德斯福特的任何人或任何事

情。在一套别扭的黑色衣裤里缩成一团，奥克劳依特先生彳亍在熟悉的街道上。街灯只能使他头顶上方的夜空显得愈加黑暗；在灯光下，他形单影只。不，并不完全孤独，因为和他一起朝前走的，是巨大而模糊的人影，是如此众多的玄理、痛苦和死亡的形象。

4

"那么我们得把家里的东西卖了，"第二天一早奥克劳依特先生说。此刻他正抑郁地望着桌子对面的伦纳德；儿子刚刚告诉父亲他已经决定接受别人的介绍去曼彻斯特工作。

"要是你不打算在布拉德斯福特住下去，那么留着它们就没有用处了，"伦纳德说。

"嗯，我不打算在这儿住下去，"他父亲平静地说。

"你准备干什么呢？"

"等一等，孩子，等一等。让我想想。"奥克劳依特先生这时候十分恼火。"我们不能都去当剃头匠在曼彻斯特的马路拐角上干活，不是吗？"

"我只是这么问，"伦纳德说；他重又像个小孩似地拉长了脸。

"那么好吧，孩子。你不用管我了。我很高兴你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你现在干得不错，伦纳德，只要你能安分守己，不再那么没有节制地追逐姑娘——"

"那种事情我已经腻了，"伦纳德说；他心里也的确是这么想的。

"这样就好。你会干得很出色的，"奥克劳依特先生第一次用那种像是赞许的目光看着儿子。"那么，我们决定把它们卖了。怎

么卖呢？这是个问题。现在又没有什么地方在搞拍卖。”

“不过也用不着那么做，”伦纳德说着瞥了一眼房间的四壁。“这儿没有多少东西。”

“嘿！真是活到老学到老。以前我还觉得我这个家很不错呢，”奥克劳依特先生语气中带点儿讽刺大声说，“可是现在看起来连拍卖都不值得。”

“我们最好的办法是，”伦纳德明智地避免与激动起来的父亲发生冲突，“把那些做旧家具生意的人叫一两个到家里来，让他们出个价钱。艾伯特会告诉我谁最合适。我今天上午去找他，如果你同意的话。”

“好吧。”这时候奥克劳依特先生环顾四周。“我在想，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我们的莉莉可能会需要，”他若有所思地说。

“我想大概会有的。”伦纳德点燃一支香烟。“不过她现在有了自己的家，条件比我们这儿好。杰克·克拉夫在那儿很能挣钱。”

“我来看一遍。要是有什么我认为她会用得着的东西，我就把它装进盒子。”说到这儿奥克劳依特先生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呃，不管我干什么，我得先回盖特福特去。我的工具丢在那儿了。”

伦纳德睁大眼睛瞪着父亲。“我的老天，你真让我吃惊，爸爸！还有什么？你的工具！”

“哎，工具，孩子，工具！这还不够吗！我是个手艺人，一个手艺人，我不能靠一把剪刀、一只推子和一瓶发油来做生意。我需要工具来开始我的工作。你别忘记，那些工具我已经使用二十年了。说什么我也不能把它们丢掉。我是个手艺人，对不对——另外，如果你愿意听我说，我们只剩下不多几个铜板了。”

“你能不能估计一下，”伦纳德以比较聪明的年轻一代人所

具有的轻蔑问道，"他们支付的薪水？"

"无法估计，"他父亲沮丧地回答。"尽管这样，一个有手艺而又能运用它的人——他不是一架机器，也不是一只翻跟斗的猴子——他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孩子，有薪水也好，没有薪水也好，他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说完这些奥克劳依特先生猛击桌子。这"砰"的一声立刻在门上得到一记响应。"喂，那是谁呀？"

"邮递员。让我去。"回来时伦纳德又说："一封我的，一封你的。"

先前奥克劳依特先生已经从特兰忒小姐的信中得知盖特福特的古奇先生将给他来信，然而他还是觉得意外。当下面这一枚小小的炸弹在他鼻子底下爆炸的时候，他就更是大吃一惊了：

亲爱的先生：

根据我们的当事人伊·特兰忒小姐的指示，在我们同里德弗斯先生的谈判取得了满意结果的情况下，我们现在高兴地代表特兰忒小姐奉上我们的一张£100(壹佰英镑)支票。收到后请赐复，并请通知特兰忒小姐本人。

你的忠诚的

戈林父子和古奇律师事务所

与信纸一起的，是一张蓝白夹花的小纸片：付给杰·奥克劳依特先生或持票人。一百英镑。嘿！

"喂，"奥克劳依特先生对伦纳德喊道，"我得了一百镑。哎，弄不懂是什么道理。一百镑！是一百镑，对不对？"

"要是有这么回事我就不是人！你凭什么得一百镑，爸爸？让我们来瞧一瞧。没错。是一张支票，是的。可是他们为什么要给你这一百镑呢？"

“呃，我一直在替这位特兰忒小姐干活，曾经替她分析过一些情况，作过一些推理。一定为她节省了许多钱，我想，不过这个道理真讲不通。哎，一百英镑！”

“那是根据你所做的事情而决定的，对不对？”伦纳德显得很有见识地说。

奥克劳依特先生简要地讲述一遍他做了些什么。

“哦，那就对了，”伦纳德说。“你可能为她节省了一大笔钱——对你的行为表示敬意——要是给我那该多好。”他又仔细地察看支票。“这种事情我知道一些。你不能直接用它买东西，你要知道，爸爸，因为那上面写着汇款人的指示。你必须把它送到银行里去。”

“什么银行？没有银行，我倒是曾经在邮局里取过一点儿钱。再说，我该做交易才可以得到收入。”

“你拿着它到银行，把它存进去，”伦纳德解释说，对于自己的高级财务知识感到自豪，“然后，如果你需要的话——我是说钱，你知道——你再取出来。方法就是这样。”

“放进去又取出来，”奥克劳依特先生大声说，心里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看那样傻得很。不过，要是规定如此，我就这么办。另外，我还得告诉他们一声我收到了支票。哎，可是——一百英镑！”他困惑地瞪视着他的儿子。

“迟早会有用处的，这一笔钱，”伦纳德说；现在他已经不知不觉地扮演一个老资格青年人的角色。“这一笔钱，加上卖掉这屋子里的东西你将得到的钱，准会使你有一个好的开始。”

“不，卖掉家里的东西所得到的钱不能全部归我，”奥克劳依特先生表示异议。“你必须拿一半，伦纳德。我们还得送一些给我们的莉莉。不管怎样，我们得分配一下。”

“我们的莉莉不会要的。她很富足，真的。我也不要，”伦纳

德又添上一句。公正地说，他并不是一个贪婪的年轻人。“你自己留着，爸爸。所有的钱，全部都是你的。不过，卖掉家里的东西不会使我们得到许多钱的，这一点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要去找艾伯特问一问。”

伦纳德一走，奥克劳依特先生便立刻开始在屋子里彻底寻找，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能是莉莉喜欢的。他漫步上楼，在那儿待了不少时间；呈现在他眼前的，并不是渺小的旧家什，而是“过去”本身——他几乎已经完全忘怀的时间、季节，以及各种场景和事件这时候再现了出来，一切都那么清晰和明亮，但又很小，仅仅是富于魅力而又令人伤感的一个整体之一部分。

从楼下传来一个轻微的声音，重又把奥克劳依特先生拉回到现实中来。他悄悄下楼，发现在起居室里，紧靠着那只旧沙法，有一个肮脏的蓝色哔叽呢小堆叠，看上去就像一个小丘。一眨眼工夫它迅速变成了正站直身子的萨格登太太；她面孔通红，气喘吁吁，并且有点儿慌乱。

“早上好，萨格登太太，”奥克劳依特先生冷冰冰地招呼说，“我想象不出你这是在干什么。”

“呃，奥克劳依特先生，我希望你不要见怪，”萨格登太太喘着粗气大声地说。“我进屋来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的伦纳德经过我家的时候告诉我说你打算把家里的东西卖掉，所以我就想进来瞧瞧这只沙法。我家里一直需要一个，我想如果你这一只可以跟别的沙法一样使用的话，我就把它要下来。”

“哎，”奥克劳依特先生现出一种半是悲哀半是幽默的无可奈何的神态对她摇摇头说。“你就要了它吧，萨格登太太。乘现在的机会仔细瞧瞧。常言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说完他转身重又上楼，不过，此刻他所看见的，只是这么许多家具和零星什

物，通通都已经被使用得破旧不堪，简直就是一堆破烂。他必须抽一袋“老水手”让自己的情绪松一松。

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

“奥克劳依特先生，奥克劳依特先生，”萨格登太太正朝着楼上尖声叫喊，“来了一个邮件，是给你的。”他匆匆下楼，萨格登太太伸出手来把东西递给他时又添上一句：“像是一封电报。”

是一封电报。奥克劳依特先生的手哆嗦着把烟斗放到桌上，然而，即使这样他拆信封的时候也还不是那么容易。目不转睛地盯着手中的电报，他连呼吸也觉得困难。十分悲痛诚挚的爱若您来此地非常欢迎随时有好工作莉莉杰克。他看了一遍又一遍，生怕自己弄错了。随后，仿佛一扇巨大的门被打开，阳光如潮水般涌入，给他以温暖，使他重又充满活力。

“你是不是打算去啊？”当好奇心终于得到满足之后萨格登太太问道。“呃，路程远得很。”

“远得很！远什么！哪怕就像是从这儿到月亮，我也要去。”

萨格登太太听见这令人敬畏的充满着爱和胜利喜悦的声音，便不再作声。毫无疑问，她知道，当这种声音响开时，宇宙间一切别的声音就都像芦苇的窸窸窣窣，微不足道，最好还是保持缄默。也许正是因为认可了奥克劳依特先生的权威性语调，萨格登太太才得到那只沙法作为报答。

那天早晨另有一人也听到了这种语调。他就是沙特尔街上的“托里”客运售票处那个年轻人。从装订成册的船票本子上抬起头来，他看见一套质量低劣样子可憎的黑色衣服，一张急切地想说什么的嘴和一双由于激动而闪耀着光芒的蓝眼睛。

“喂，小伙子，”这人以布拉德斯福特居民通常使用的令人觉得遗憾的方式招呼说，“告诉我到加拿大怎么去。”

年轻人把船票本子移到一边，取出一支铅笔。听他这么说，

生意来了。“政府资助的吗?”

“你说什么?”

年轻人开始解释有关移居国外、政府的许可、应该填写的表格等一些问题,但是他很快就被打断话头。

“跟那些不相干,”奥克劳依特先生说。“不关政府的事。我自己出钱。买一张三等舱对我来说根本不成问题。”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年轻人说;他现在开始向奥克劳依特先生介绍不同的航行路线和各家轮船公司的情况。“当然啰,这取决于在那一端你的目的地是哪里。不过我们不妨先考虑作为起点的这一端。你可以从利物浦出发,也可以从南安普敦出发。”

“好极了!”奥克劳依特先生叫道。

“是的,利物浦,或者南安普敦。”

“很好!”想了一想奥克劳依特先生接着又说:“我考虑还是南安普敦吧;让我告诉你为什么。我想到中部的一个地方——盖特福特——去一趟,然后取道伦敦,因为那儿有我的一些朋友,在出国之前我想去看看他们。所以,就这么定了吧,从南安普敦出发,小伙子。”

“好嘞!南安普敦。”年轻人大笔一挥。“你要去的是加拿大哪个地方?我们也许可以给你安排一张联票。”

“你是个能干的小伙子,我看得出来,”奥克劳依特先生非常高兴地说。“把你的地图拿出来,我指给你看我要去哪里。是我女儿居住的地方,我可以把手指没有一点儿偏差地按在那上面。你了解加拿大,是不是?哎,好吧,让我们看着地图好好合计合计。”

在随后的一小时里,“托里”的这位年轻人再也没有回到他的船票本子上来。另一方面,他并没有白白浪费这一个小时。售

票处里充满了活力。

5

这又是一个星期六下午，在镇西面那条狭窄的通道——曼彻斯特路上，又一次出现了奇怪现象。一条灰绿色的布帽子潮流正懒洋洋地沿着这条路流动，正离开布拉德斯福特“联合”足球俱乐部的球场；在那儿，哈德斯菲尔德队刚刚以二比三败北。在这密集的布帽子的潮流中间某处，有一顶看上去比大多数别的帽子新一些。它属于杰西雅·奥克劳依特先生。在即将离开布拉德斯福特许多年，也许是永远离开这个小镇之前，奥克劳依特先生设法来观看了这场比赛。就在今天晚上，他将乘火车去盖特福特——他这一次长途旅行的第一个短暂停留点；他的衣箱和一只大铁皮箱子已经在火车站，等待6:50那一班列车。在这样一个缓慢地向前移动着的人群之中，随意聊天是很方便也很受大家喜爱的事情，因为它能帮助排遣时光，即使它无助于发泄感情。奥克劳依特先生此刻正在和别人聊天。无意中我们可以听到那么一两句。

“嗨，”走在他身边的朋友说，“要是他们在整个比赛季节都踢得像今天这样，他们就会名列前茅，而不会落到几乎是最后一名。现在，全部比赛差不多要结束了，他们才清醒起来。”

“嘿，今天这场球好极了，真的，”奥克劳依特先生说；他依然沉浸在比赛中。“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看一场比它更精彩的。嗯，以前的劲头又拿出来了。最后那两只球——嘿，棒极了！”

“嗯，他们踢得不错。”

“踢得不错！他们踢得好极了！”

下面的话我们听不见了。这条由帽子和人组成的潮流继续

向前移动，缓慢地然而在逐渐加速，好比我们的时代。它渐渐远去，变得越来越细、越来越小，一直到最后你根本不再注意它。这时候，曼彻斯特路成了只是众多的街道之中的一条而已，因为布拉德斯福特镇本身——整个儿地——展现在你的眼前。霍尔兹沃思有限公司的大工厂矗立在左面；中部火车站的屋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与之相呼应，布拉德斯福特大商场的玻璃屋顶也闪耀着光芒；那银色的一条是运河；而耸立在那些高高的烟囱的中央，以《里胥蒙山的姑娘》使大气颤抖的，是布拉德斯福特镇公所的钟楼。它向我们伸出一只手指，随后便不见了，消失在淡淡的一团烟雾之中。转瞬间布拉德斯福特成了仅是山丘当中一堆肮脏的碎片。约克郡和兰开夏之间的高沼地稳稳上升，在春天珍珠似的阳光下显得十分清楚。人们又一次看见一片又一片石南丛生的荒地和黑色的岩石，又一次听见麻鹬在散落于小湖里的珠宝似的沙洲上方啭鸣；看见了德比郡的山丘；看见了北边坎伯兰的大片荒野。这时候，从匹克区到克罗斯岗，颜色越来越黑的长长一整条，映入了眼帘——那就是有时候被称为“英格兰的脊骨”的奔宁山脉。

尾　声

这只是作者最后的附言，是为了满足那
些坚持要求得到全部最新消息的读者们

不，秀茜没有嫁给英尼戈。不过，她也没有嫁任何别人。曾经有过那么几次，英尼戈因为听说了一些谣传、看了报上闲话栏内的小段文章，便急匆匆地赶去看她（这并非说英尼戈平时一直不和她见面），可是她却笑呵呵地劝英尼戈别那么傻。有一回，那倒不假，出现过真正的危险——因为，毕竟谁也无法否认道格拉斯·希思沃切特爵士是一位极有魅力的青年人——那时候，可怜的英尼戈深信自己和秀茜之间的一切都完了，乘飞机去了挪威，在那儿还试着想要钓鱼。然而，回到英格兰，他却发现秀茜还是那么笑呵呵的，而道格拉斯爵士则订了去美国弗罗里达州的船票，在那儿，鱼儿比挪威的更大。秀茜说自己太年轻，还不到结婚的时候，生活真是太有趣了；待到将来她发现自己将被降到扮演次要角色的地位时，或者，做一个有着为数众多的观众对自己的演出如痴如狂的喜剧女明星已不再有什么乐趣，到那时，迪安小姐宣称，她将抓住她所见到的第一个好男人，把他拖入最近的一个结婚登记处。毫无疑问，英尼戈将设法充当这个男人。

他有最好的机会，因为他几乎每隔一天就能见到秀茜，而且两人一起到这儿一起去那儿，到什么地方都在一起。他们两个

——现在这时候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他们两个挣钱之多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秀茜谈论她的工资时口气相当严肃，她毕竟还缺乏舞台经验；英尼戈就不同了，对他来说，整个这一类事情不过是一场复杂的笑话。他带着可笑的大惊小怪的神态注视着演出费、乐谱版税、唱片版税等各种价格的上涨。匹茨纳先生似乎仍然是一个很不真实的人，假若他递过来的钱突然烟消云散，或者如同神话故事里的金子突然在银行的柜台上变成一堆枯叶，英尼戈是决不会感到奇怪的。他玩弄了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哗众取宠的把戏，便搞到了这么许多钱，真是不可思议。不过，他的写作倒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他已经发表了一本随笔集子，题目叫《最后一只背包及其它》，里面那些文章有着如此一本正经的书卷气，以至于简直不堪卒读。这本书人们只在迪安小姐的化妆室里曾经看见过一册。秀茜表面上装出一副讥笑它的样子，心里却暗暗感到十分得意，因为书上的题辞是"献给秀茜，最好的伙伴"，她决心要在将来的某一天把它从头至尾看一遍。英尼戈说，这本书之所以销路很差，只是因为他十分愚蠢地自费出版。正在写作中的下一本书，将要由出版商负责出版；到时候，英尼戈宣称，出版商将被迫想方设法使每一个人都阅读这本书。

有时候，不过主要是在联系业务的时候，他们遇见杰里·杰宁汉。杰里也许比从前发福多了，尽管他注意饮食，接受按摩，并且进行体育锻炼。他当然算得上是音乐喜剧舞台上最有成就的年轻人之一。如今，他已经成功地学到了一口美国口音——这将永远提醒人们杰里·杰宁汉曾经在美国百老汇度过一个演出季节——正忙于筹建他自己的剧场。该剧场将不设正厅，这个事实使许多边远的郊区孤寂起来。杰宁汉太太不是一个出名的人物。确实，这些天人们很少看见她。不过，她常常和秀茜一起吃午饭；迪安小姐非常同情地听她叙述她全部的苦恼。这一叙述相当频

繁地被这么一声喊叫所打断："可是，亲爱的，千万不要以为我后悔嫁给了他。"

吉米·纳恩和布伦迪特夫妇仍然在歌舞班里，最近还以《红色的狂欢者》的上演（不是在里尔就是在兰达诺）成功地结束了演出季节。吉米的消化系统又开始折磨他了，他也觉得自己不如从前那么年轻力壮，所以，越是能早一些经管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小小的草台班子越好。听说，他将尽可能在下一个演出季节完成这件事情。乔治目前在汽车业学徒，在经济上多少还得依靠父母，不过很快他就能独立谋生了，到那时候，布伦迪特夫妇将要——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找点儿事情干干"。究竟找点什么事情，他们尚未作出最后的选择。乔还是倾向于经营一个海滨旅馆；埃尔茜·达尔佛曾经在伊斯特滩遇见过他们夫妇两人，答应帮助他们寻找一家；英尼戈和秀茜则答应借给他们一笔相当数目的款子。莫顿·米切姆先生不再登台表演，他当上经理了——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虽然，在实际上他不折不扣地只是一个突堤的经理，你猜猜，在什么地方？嘿，不是别处，正是桑迪贝。他现在成了镇上的头面人物之一，并且天天在那些钓鱼的人中间——他们每天早上和晚上都在突堤那一端的小酒吧里喝苏格兰威士忌酒——遇见来自东方的熟人。来到此地访问演出的流动剧团里的每一个年纪比他轻的成员都带着一种类似敬畏的心情看待他，因为，似乎是他莫顿·米切姆而不是别人发现了秀茜·迪安和杰里·杰宁汉；那些怀疑这个说法的人则被邀请到他的住处访问，并得以亲眼目睹一些海报、节目单和照片。

麦克法伦夫妇安家在爱丁堡。在那儿，休当开业医生，情况很不错，还常常到爱丁堡大学进行严肃的讲学。他出版了一本书，开本很小，题目却大得惊人——它从《关于甲状旁腺的一些观察报告》开始，一步进一步地深入阐述，并"附有特别参考资

料”，等等——巴黎和维也纳认为这本书有点儿道理，而来比锡和芝加哥对此不很肯定。麦克法伦太太则更是觉得说不准了，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她毫不怀疑：虽然休现在把太多的事情揽到自己的身上，但是看上去气色比以前好得多。你不认为是这样吗？我得遗憾地说，麦克法伦太太虽然嫁给了爱丁堡最受人尊敬的公民之一，而且愉快地成了两个很胖的小男孩的母亲，却还有着一种外人所不了解的坏习惯。她常常喜欢悄悄地溜走，买一份《舞台》报，到角落里贪婪地阅读。要是有一天你迅速地进入她的房间，你就会很容易撞见她正脸带微笑看报上的广告。“欲被知道……在小桑德穆斯发生一场骚乱，上一个……”有时候休出差去伦敦，于是她便恋恋不舍地离开两个胖小孩陪伴丈夫一同前往，在这种时候她就去看望秀茜和英尼戈，或许还会在正厅前排的某个座位上观赏杰里漂亮的舞姿。当然，她也收到朋友们的来信。顺便提一句，真想不到布伦迪特太太会写出这样的信：内容平淡之极——还是那些关于突堤亭的观众、希奇古怪的住宿处以及星期天的列车等等老一套——但是那字写得流利而优美，那文体简直如同出自吉斯特菲尔伯爵① 之手。我并不是说布伦迪特太太每封信都写得这么好，但是麦克法伦太太隔开一段时间就从她那儿接到的一些信的确属于这种类型。

除了以上这些人物，还有远在加拿大的奥克劳依特先生，或者，准确地说，他是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匹特福斯。在这儿我们遇上困难了。麻烦在于没有人到加拿大去过，因此一切有关他的消息的细流只能从他那些简短来信的岩石之中一点一点地滴出来。肯定的消息是，奥克劳依特先生如今非常自豪地当上了外祖

① 即菲利普·多默·斯坦厄普（1694—1773），曾任英国内阁大臣；他因写给他的私生子菲利普·斯坦厄普（1732—1768）的一些旨在训导年轻人如何学会世故的信，而在文坛上享有声名。

父，和他的女婿杰克·克拉夫一起，自主地、勤勤恳恳地做着很不错的手艺人生意，在匹特福斯人人都很好，谢谢你们。我知道奥克劳依特先生并不和女儿同住，而是有他自己的一个不大的处所，就在马路的那一头。在那儿，他可以一边吸着烟斗，一边翻阅三星期之前的《布拉德斯福特晚报》的星期六体育版——这是由约克郡沃布莱镇边区的萨姆·奥格尔索普定期给他寄来的。此外，我猜想匹特福斯的居民都把他看作是一个有丰富舞台经验的人，并且是母国地形方面的权威。秀茜寄给他的照片，以及英尼戈给他的、其中包括用五六种不同方式演唱和演奏的《悄悄地溜过拐角》的那一盒唱片——这些东西巩固和提高了他的声誉。毫无疑问，奥克劳依特先生在加拿大过得十分快活，但是，很显然，不足之处也还是存在的。比如说：匹特福斯似乎有一种可恶的鬼门道，弄得天气不是太热就是太冷；在这儿没有舒适的小酒店，而他现在所加入的俱乐部也不能完全代替得了布拉德斯福特的俱乐部；此地的烟丝味道太甜，比不上"老水手"；这里的火炉也不怎么样，因为你习惯于坐在厨房的煤气炉灶前烤火——白天里，煤气炉灶上也许还在烘烤着什么好吃的东西；此外，这个地方看上去有一种古怪的、空落落的样子。我听说，他们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想回故国去一趟。奥克劳依特先生承认，他渴望去看一看可爱的故乡布拉德斯福特。在加拿大奥克劳依特先生是不是像原先他所期望的那么快活，我不知道，虽然，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肯远离莉莉和两个小孩的，因为他们在一起就永远都享有"乐趣"。我们的议论只好到此为止了。在这个地方——我们叫它布拉德斯福特也好，叫它匹特福斯也行——无论是此地的人，还是他们的命运，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更不用说我们所叙述的关于他们的故事了——这些提示和猜想，各种传闻以及做着手势的人影，这些令人困惑的生活之梦的记录。



ISBN 7-5327-0739-3/I·373

上 下 册 定 价： 13.25[illegible]元